明治四十四年四月一日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四月五日發行
明治四十五年二月十日四版發行
大正二年四月五日五版發行

（漢文大系第六卷奥付）
正價金貳圓五拾錢

校訂者　重野安繹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九番地

編輯者　合資會社冨山房編輯部

發行者　坂本嘉治馬
合資會社冨山房社長
東京市牛込區市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印刷者　青木弘
東京市牛込區市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印刷所　株式會社秀英舍第一工場

發兌元　（明治廿九年六月設立）
東京神田裏神保町　合資會社冨山房
電話本局｛長一〇三六　四一三〇｝　振替貯金東京五〇一

史記列傳索引終

ワ

レ

ロ

ヒ

フ

ソ

ス

セ

シ

コ

キ

史記列傳索引

表ハ本傳ノ標題ニ係ラズ總テ氏名ヲ主トシ其下ニ卷數ト頁數トヲ示ス。字謚稱號等ノ下ニハ卷頁數ヲ略シ代フルニ氏名ヲ以テシ括弧ヲ施シテ之ヲ別ツ。字號等ヲ知リテ本名ヲ求メントスル場合ニ本表ノミヲ以テ事足ルノ便アレバ也。上下ハ漢文大系史記ノ上卷下卷ナリ。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六終

（漢文大系第六卷總紙數七百四十四頁）

得之。至於封侯眞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卽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衆甚也。索隱曰。案此論匡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或亦稱太史公。其序述淺陋。一何誣也。

索隱述贊曰。張蒼主計。天下作程。孫臣始絀。秦曆尙行。御史亞相。相國阿衡。申屠面折。周子廷爭。其他娖娖。無所發明。

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札記云、御覽二百四、引テ命ヲ合ニ作ル、疑フ今本誤ル。

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拜爲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爲光祿勳。居殿中爲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閒。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徐廣曰。微一作徵。然多至御史大夫卽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

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

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卽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衞尉。徙爲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爲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沈。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

何見之明也、札記云、宋本毛本何上是字アリ。

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爲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贓。免爲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敎喩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爲列侯。黃丞相卒。

奏京兆尹趙君云云、以下文著明ナラズ、宜ク漢書趙廣漢傳ニ據テ解スベシ。

陳平等劾中尙書、札記云、宋本舊刻尙字ナシ。

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索隱曰。繁。姓也。音婆。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尙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

覇アリ、皆宣帝ノ時ナリ、韋元成、匡衡ハ、則元帝ノ時ナリ、此皆少孫別ニ傳聞アリ、各傳ノ後ニ綴ルナリ、按ニ褚先生、名ハ少孫、沛人、漢元帝成帝間ノ人ナリ。

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卽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漢。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

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項曆ハ、禮記、志疑云、句解スベカラズ、漢書專遵用秦之顓項曆ニ作ル。

孝武時丞相多甚云云、淩稚隆曰、此後、車丞相韋丞相等ヲ紀スル、並ニ褚先生ノ筆、太史公ノ原文ニ非ズ、趙翼曰、張蒼申屠嘉傳後、征和以後相ト爲ル者ヲ增記ス、車千秋ノ外、韋賢、魏相、邴吉、黃

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周等爲丞相。徐廣曰。周父夷吾爲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徐廣曰。娖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齪。○索隱曰。娖音側角反。小顏云。持整之貌。漢書作齪齪。音初覺反。斷音都亂反。義如尚書斷斷猗無他技。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項曆。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項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正義曰。言其質直掘強如木石焉。任敖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名千秋。卒而有韋丞相代。索隱曰。自車千秋已下。皆褚先生等所記。然丞相傳都省略。漢書則備。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

他官居其中注漢書宂官、禮記、雜志云、宂ト它ト形近ウシテ譌ス、後人又改テ他ト爲スナリ。

堧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堧音畏愞之愞。○索隱曰。愞音乃喚反。韋昭音而緣反。又音輭。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爲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正義曰。自歸帝首露。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眞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索隱曰。漢書作宂官。爲散官。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爲節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侯去病。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子臾改封靖安侯。子侯臾代。六歲。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爲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謚夷。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舍謚哀侯。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謚哀侯。平棘侯薛澤。徐廣曰。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平棘節侯薛澤。武彊侯莊

吾私之ハ、顏師古曰、私ニ之ヲ戒敎セント欲スルヲ言フ。

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卽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

者ヲ擘張ト曰ヒ、足ヲ以テ踏ム者ヲ蹶張ト曰フ。

餘見無可者、顏師古曰、見ハ、見在ノ人ヲ謂フ。

文帝嘗燕飲ノ嘗ハ、漢書常ニ作ル。

有蹶張士。○索隱曰。孟康云。主張強弩。蹶其月反。漢令曰。蹶張士百人也。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索隱曰。所類反。從擊黥布軍。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爲丞相。嘉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爲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正義曰。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

ノ文ヲ以テ相承屬ス、其三事タルヲ別ツ所以ナリ、蔣西谷曰、比定ナル者ハ、舊律ヲ以テ抑比シ、而テ新律ヲ定ム、卽文帝十三年、張蒼馮敬、議シテ律ヲ定ムルヲ請フ事ナリ、詳ニ漢書刑法志ニ見ユ。

子類注一作顓、禮記云、雜志云、顓ハ乃類ノ譌ナリ。

蒼子復長、札記云、御覽五百十九、史ヲ引キ蒼子復長八尺ニ作ル、漢書ト同ジ、疑フ今本脫ス。

以材官蹶張、顏師古曰、今ノ弩、手ヲ以テ張ル

議張蒼。張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瓚曰。中候官名。大爲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爲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徐廣曰。一作顓。音瞶。代爲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索隱曰。案漢書云。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文康代。八年卒。子顓代侯。則顓卽類。與漢書略同也。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精案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駰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蹋强弩張之。故曰蹶張。律

緒正律曆、漢書注、文穎曰、緒ハ尋ナリ、其統緒ニ本ヅキ而テ之ヲ正スヲ謂フ。

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ハ、札記云、舊刻入、錢警石云、倪氏史漢異同、許氏史漢方駕錄、此傳入ニ作ル、今本皆人ニ譌スト、而テ方苞ハ人字ニ從ヒ、之ヲ解シテ曰、比ハ、刑罰ノ比例ナリ、尙書呂刑ニ、上下比罪、禮記ニ、必察大小之比以成之、蓋漢初法ヲ約シ刑ヲ省キ、蕭何律ヲ造ル簡ヲ尙ブ、律ノ未ダ詳ニセザル所、蒼更ニ上下大小ノ比例ヲ以テ之ヲ定ム、猶後世律ノ外、更ニ例アル如キナリ、此刑罰ノ律、故ニ律令ト曰フ、樂音ノ律ト異ナリ、蒼律ヲ吹キ、樂器ト人聲トヲ調ヘ、又比例ヲ以テ刑律ヲ定メ、又百工ノ爲ニ程品ヲ立ツ、故ニ及ト若ト

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正義曰。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推五勝之法。以周赤烏爲火。漢勝火以水也。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正義曰。比音鼻。或音必履反。謂比方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爲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晉灼曰。若。預及之辭。○索隱曰。晉灼說爲得。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駰案漢書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

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應前王陵言沛公勿斬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

三歲免注正義其二過也、札記二ヲ貳ト作ル。

平陽侯曹窋ハ、札記窋ニ作ル、云フ柯淩窋ニ譌ス。

不與大臣共誅、札記云、不字ヲ衍ス、漢書云、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ト。

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正義曰、辟音避。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謚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爲太常、坐酒酸國除。駰案漢書、任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索隱曰、此徐氏據漢書爲記、而誤云二年。裴駰又引任安書證、爲得其實。○正義曰、按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十九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而漢書誤。裴氏不考乃云徐誤、何其二過也。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接前）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爲丞相。（重說）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總結歸張蒼上）會天下初定、將

無以易堯ハ、顏師古曰、堯之ヲ爲ス可シ、他人勝フル能ハザルヲ言フ、易ハ代ナリ。

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有生色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江邑侯。徐廣曰。十一年。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爲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徐廣曰。謚悼也。○索隱曰。漢書列傳及表咸言周昌謚悼。韋昭云。或謚惠非也。漢書又曰。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爲安陽侯。有罪國除。後五歲。正義曰。高后之年。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

趙堯進請問ハ、札記云、志疑云、宋祁曰、問、疑フ聞ニ作ル、按ニ漢書聞ニ作ル。與呂后有郤耶、漢書郤ヲ隙ニ作リ、耶字ナシ。

其人有堅忍質直、札記有字ナシ、云フ人下有字ヲ衍ス、今刪ル、雜志云、御覽職官部、引テ無シ、漢書其人堅忍伉直に作ル、亦有字ナシ。

知其左遷注索隱不得下仕諸王、札記王上侯字アリ、云フ中統游本侯字アリ。

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耶。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索隱曰。謂不知其計所出也。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應前蕭曹等皆卑下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正義曰。桓譚新論云。使周相趙。不如使取呂后家女爲妃。令戚夫人善事呂后。則如意無患也。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弃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索隱曰。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韋昭以爲左猶下也。禁不得下仕於諸王也。然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貶秩爲左遷。他皆類此。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

知其不可注正義曰期、札記期ヲ昌ニ作ル、云フ昌ヲ期ニ誤ル、考證改ム。

側耳於東廂、札記廂ヲ箱ニ作ル、索隱小顏ヲ引クニ依テ改ム、漢書箱ニ作ル。

爲詭謝、札記詭ヲ跪ニ作ル、云フ宋本毛本跪、各本詭ニ譌ス。

且代君之位ヘ、茅坤曰、方與何ヲ以テ堯ノ能ク昌ニ代ルヲ知ル、必堯嘗テ與ニ謀テ、而テ逆メ之ヲ知ルナリ。

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有生色）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正義曰。期。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期期也。）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韋昭曰。殿東堂也。○索隱曰。小顏云。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似箱篋之形。）見周昌。爲詭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索隱曰。幾鉅依反。）

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瓚曰。方與縣令也。）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伏後案）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正義曰。古用簡牘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曰刀筆吏。）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

大夫ト爲ル者九人、皆張蒼ノ前ニ在リ、張蒼既ニ相タリ、而テ申屠嘉之ニ代ル、故ニ蒼淮南ニ相タルニ於テ、預メ十四年選爲御史大夫ヲ書シ、然ル後五人ノ御史大夫ト爲ル、脈絡相貫キ、而テ主客ノ分判然タリ、蒼以前丞相ト爲ル者、名跡顯著也、故ニ復言ハズ、嘉以後丞相ト爲ル者六人、別ニ表見スル所ナシ、故ニ其名氏ヲ最シ、而テ娖娖員ニ備ハルヲ以テ之ヲ蔽フ、別ニ見ルアル者ハ列セズ、皆義法ノ然ラザルヲ得ザル者ナリ、按ニ最ハ、聚ナリ。

封爲高景侯注徐廣曰元年、札記九年ニ作ル、云フ毛本九、各本元ニ譌ス。

沛公以周昌爲職志。徐廣曰。主旗幟之屬。○索隱曰。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官也。音昌志反。周苛爲客。張晏曰。爲帳下賓客。不掌官。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亨周苛。徐廣曰。四年三月也。於是乃拜周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爲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徐廣曰。元年封。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伏後羣臣素所敬憚案 昌嘗燕時入奏事。駰案漢書音義曰。以上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

遷爲計相ハ、顔師古曰、專ラ計籍ヲ主ル、故ニ計相ト號ス。

更以列侯爲主計ハ、顔師古曰、計相ノ名ヲ去リ、更メテ主計ト號ス。

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方苞曰、漢興リ、御史

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相。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爲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曰。謂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後評）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倒說）爲御史大夫。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

張丞相列傳、方苞曰、漢初文臣、御史大夫ト、丞相ト、並ニ重シ、張蒼、申屠嘉、兩職ヲ兼ヌ、故ニ合傳ス、其餘御史大夫ト爲ル者五人、具ニ聲績アリ、故ニ之ヲ列敍ス、丞相ト爲ル者六人、皆發明スル所ナシ、故ニ其名ヲ總記シ、以テ娖娖員ニ備ハル者ノ戒トナス。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索隱曰。案縣名。屬陳留。正義曰。鄭州陽武縣也。好書律曆。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爲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恆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爲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之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爲。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爲四方文書是也。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索隱曰。小顏云。質。鑕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爲常

伏後父事王陵案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五終

子平侯阿、札記、志疑云、阿ハ乃何ノ誤ナリ、功臣表、灌夫傳、漢書鼂錯傳、並ニ何ニ作ル、漢表ヲ按ズルニ、亦何ニ作ル、然ルニ此傳、各本皆阿ニ作ル、姑ク之ニ仍ル。

索隱述贊更王、札記云誤ナリ。

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索隱曰。案他廣。樊噲之孫。後失封。蓋嘗訝太史公序蕭曹樊滕之功委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

索隱述贊曰。聖賢影響。雲蒸龍變。屠狗販繒。攻城野戰。扶義西上。受封南面。酈況賣交。舞陽内援。滕灌更王。奕葉繁衍。

柯維騏曰。太史公各傳文法各異。噲傳疊用先登字及斬首若干級字。商傳則疊用以字。夏侯嬰傳則疊用兵車趣攻疾戰字。灌嬰傳則疊用疾力疾戰字。斯子長文章之妙者也。

軍ニ長安爲亂、漢書安下欲字アリ。

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爲將軍。軍長安爲亂。齊哀王聞之。擧兵西。且入誅不當爲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爲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正義曰。風方鳳反。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

卒斬敵及特將五人、顔師古曰、卒ハ、將キル所ノ卒ヲ謂フ、特ハ、獨ナリ、各特ニ將トナル。

武泉北。正義曰。縣名。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幷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服虔曰。硰音沙。○索隱曰。劉氏音千臥反。至平城。爲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一之特也。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正義曰。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州曲陽縣是。安平。定州安平縣。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銖。○索隱曰。案漢書作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總最戰功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

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正義曰。縣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五里。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正義曰。和州歷陽縣。卽今州城是也。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雄長之長也。○索隱曰。下有郡守。此長卽令也。如淳以爲雄長非也。○正義曰。今蘇州也。案如說非也。吳郡長。卽吳郡守也。一破吳郡長兵於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爲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

統游本、吳校金板、此ノ如シ、宋本王柯淩毛旋字ナシ、索隱本旋ヲ族ニ作ル、注同ジ、於字ナシ。

攻博陽、札記、志疑云、傅ハ乃傳ノ譌ナリ。

復得亞將周蘭、漢書周蘭二字ナシ、按ニ上文生得亞將周蘭アリ、漢書是ナリ。

縣令稱公。旋。其名也。高密。縣名。在北海。漢書作假密。假密。地名。不知所在。未知孰是耳。○正義曰。酉縣在沛郡。公其令。卒斬龍且。文穎曰。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索隱曰。取音秋。慮音閭。取又音趣。僮徐是二縣。取慮是一縣名。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駰案漢書音義曰。住廣陵以禦敵。○正義曰。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也。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正義曰。郯音談。東海縣。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索隱曰。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東平陽縣。○正義曰。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案鄒縣去徐州滕縣界四十餘里也。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酇。蕭。相。攻苦譙。正義曰。戶焦二音。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徐廣曰。苦縣有頤鄉。○索隱曰。音以之反。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

使北迎相國、漢書使チ從ニ作ル。

攻龍且留公於高密、札記公下旋字アリ、云、中

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陳。○索隱曰。案武。柘縣令也。○正義曰。柘屬淮陽國。案滑州胙城。本南燕國也。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爲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張晏曰。樓煩。胡國名。連尹一人。張晏曰。大夫。楚官。○索隱曰。案左傳莫敖連尹宮廏尹是。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索隱曰。畱

降下碭以至彭城、漢書以下ニ北字アリ。

攻下黃ハ、漢書攻下外黃ニ作ル。

可爲車騎將者、札記云、車字衍ナリ、漢書車字ナシ。

平鄉。索隱曰。謂食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秦將降爲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黃。正義曰。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爲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今爲校尉。可爲騎將。索隱曰。必甲。二人名也。姚氏案漢紀。桓帝延熙三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爲晉陽關内侯也。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凡六用受詔字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凡九用所將卒字所將卒斬右

及秦軍於杠里疾鬪、淩稚隆曰、此傳、疾鬪、疾力、疾戰、所將卒、受詔別擊、及ビ生得、身生得ヲ以テ眼目ト爲ス、然ルニ亦從字法以字法アリ、又嬰ノ名ヲ用テ其首ニ冠ス、錯綜顚倒、變化測ラレズ。戰疾力ハ、顏師古曰、疾ハ急速ナリ、力ハ彊力ナリ。

潁陰侯灌嬰者。正義曰。今陳州南潁縣西北十三里潁陰故城是。睢陽販繒者也。正義曰。宋州宋城縣。高祖之爲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此下凡用十五從字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服虔曰。疾攻之。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索隱曰。亦稱宣陵君。皆非爵土。加美號耳。沛公立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

賜嬰縣北第第一ハ、漢書縣字ナシ、顏師古曰、北第ハ、北闕ニ近キノ第ナリ、嬰最第一ナリ。

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閒也。正義曰。宋州碭山縣。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淸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爲孝文皇帝。復爲太僕。八歲卒。諡爲文侯。索隱曰。案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踣地悲鳴。得石室。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馳スルヲ言フ、服樹ヲ圍デ走ルト言フ、義尤モ疎ナリ、雍讀デ擁ト曰フ。注蘇林曰南陽、札記云、考證云、漢書注南方ニ作ル、按ズルニ、索隱引ク如キハ、則モト南方ニ作ル。食祈陽注漢書沂、札記云、志疑云、水經注六、沂陽ニ作ル。

嬰固徐行ハ、顏師古曰、故ラニ閑暇ヲ示ス、士卒ノ心ヲ固クシ、而テ敵ヲシテ測ラザラシムル所以ナリ。

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沂。○索隱曰。蓋鄉名也。漢書作沂。楚無其縣。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索隱曰。縣名也。地理志屬太原。漢王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索隱曰。地理志武泉屬雲中。○正義曰。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索隱曰。地理志屬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駰案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

以兵車趣攻戰疾ハ、顏師古曰、趣ハ讀テ促ト曰フ、急速ヲ謂フナリ、次下亦同ジ、董份曰、奉車從ト言フ凡五、以兵車趣攻戰疾ト言フ凡四、以太僕從ト言フ凡三、爲太僕及以太僕ト言フ凡十、傳意正ニ嬰、太僕ヲ以テ其身ヲ終フルヲ見ハスノミ、其兵車ヲ以テ趣戰、孝惠魯元ヲ載セ。平城ノ圍ヲ出デ、代邸ニ迎ヘ宮ヲ清ムルヲ言フ、其長ズル所、此ニ在ルヲ見ル、眞ニ太僕ナリ。

面雍樹乃馳ハ、顏師古曰、面ハ偕ナリ、雍ハ之ヲ抱持ス、兩兒ヲ取リ、面己レニ背カシメ、而テ之ヲ抱持シ、以テ

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索隱曰。案說文云。匱。匣也。謂得其時自相部署之印。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公。徐廣曰。令也。駰案鄧展曰。今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正義曰。滕即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名。今霸陵也。在京兆縣。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弃之。索隱曰。蹶音厥。又音巨月反。一音居衞反。漢書作蹷。音撥。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閫樹走也。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墜。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爲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索隱曰。蘇林與晉灼皆同。今則無其言。或當時有此說。其應服之說蓋疎也。漢王怒。行欲斬

嬰證之後獄覆、陳沂曰、之ヲ證スルハ、已ニ其傷ケザルヲ證スルナリ、後又翻覆アリ、故ニ嬰坐繫セラレ、且掠ヲ受ケタル也、注明ヲ缺ク。

降泗水監平ハ、楊愼曰、降ハ、之ヲ降スナリ、嬰ト何ト、或ハ兵ヲ用ヒ、或ハ之ヲ招降スルナリ、張說是ニ非ズ。

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韋昭曰。告。白也。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爲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嬰。鄧展曰。律有故乞鞫。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曰。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鞫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鞫者許之也。嬰證之。後獄覆。索隱曰。案韋昭云。高帝自言不傷嬰。嬰證之。是獄辭翻覆也。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一日未詳 正義曰。上爲于僞反。使所吏反。又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

高祖爲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爲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凡四用兵車字ヲ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

天下稱酈況賣交也、邵寶曰、國ヲ重トナス、則朋友ヲ輕ト爲ス、是故ニ寄、祿産ヲ紿カザレバ則北軍入ルベカラザルナリ、酈生ノ節、當ニ交ヲ賣ルヲ以テ盛ト爲スベシ、賣テ敗ヲ取ル、猶將ニ之ヲ褒セントス、況ヤ一擧以テ漢ノ社稷ヲ定ムルヲヤ。

爲太常坐法國除、札記云、志疑云、七字後人ノ妄增ナリ。

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欒布自平齊來。裴駰曰。俞音舒。○索隱曰。俞音歈。縣名。又音輸。在河東。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爲繆侯。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諡曰靖。○索隱曰。繆音穆。邑也。漢書無諡。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正義曰。汝陰。即今陽城。沛人也。爲沛廄司御。索隱曰。案楚漢春秋云。滕公爲御也。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

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駰謂拒。方陳。拒音矩。○索隱曰。拒音巨。鄒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徐云。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爲攻其壁壘之垣也。李奇以爲前鋒堅蔽若垣牆。非也。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總敍戰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穎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索隱曰。酈寄字也。鄒氏本作兄。亦音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紿呂祿。詳見呂后紀索隱曰。紿。欺也。詐也。音待。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爲

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注索隱曰其地闕、錢大昕曰、趙世家孝成王十九年、龍兌汾門臨樂ナ以テ燕ニ與フ、龍脫ハ即龍兌ナリ、脫亦兌音アリ。

音支。○索隱曰。烏音於然反。氏音支。縣名。屬安定。漢書云。破章邯別將也。○正義曰。縣在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周類軍栒邑。索隱曰。栒邑在豳州。地理志屬右扶風。栒音荀。蘇駔軍於泥陽。徐廣曰。駔一作駬。○索隱曰。北地縣名。駔者。龍馬也。○正義曰。故城在寧州羅川縣北三十一里。泥谷水。源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側有泉。於泥中潛流。二十餘步而流入泥谷。又有泥陽湫。在縣東北四十里。賜食邑武成六千戸。正義曰。縣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眛戰疾鬭。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戸。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徐廣曰。在燕趙之界。駰案漢書音義曰。地名。○索隱曰。其地闕。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正義曰。易州易縣。卻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戸。正義曰。涿。幽州。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正義曰。嬀州。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

漢王賜商爵信成君、札記、錢警石云、復出、疑フ誤ナラン。烏氏、札記焉氏ニ作ル、云フ索隱本焉、各本烏ニ譌ス。

曲周侯酈商者。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曲周西南十五里。高陽人。索隱曰。酈音歷。高陽。聚名。屬陳留。○正義曰。雍周西南聚邑人也。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陳留。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從沛公也。○索隱曰。事與酈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官意異也。○正義曰。徐注非也。言商先東西略得數千人。及沛公略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以將軍從高祖也。商以將卒四千此下凡用十一以字人屬沛公於岐。索隱曰。此地名闕。蓋在河南陳鄭之界。○正義曰。高紀云。酈食其說沛公襲陳留。乃以食其爲廣野君。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酈生傳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爲廣陽君。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此傳云。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案紀傳此說。岐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絶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作洵關。駰案。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音詢。○索隱曰。案在漢中旬陽縣。旬水上之關。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正義曰。北地。寧州。上郡。鄜州。破雍將軍烏氏。駰案

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爲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婘屬。索隱曰。婘音眷。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正義曰。言不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爲庶人。國除。索隱曰。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噲玄孫之子章爲舞陽侯。邑千戶。

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曰。闥。宮中小門。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卽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

將軍太卜太僕、札記云、太卜ハ、疑フ卽下文太僕ノ誤衍ナリ、毛本明監本此二字ナシ、漢書亦ナシ。

中。正義曰。雲中郡縣。皆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是也。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徐廣曰。曼一作甯字。○正義曰。襄國邢州城。破柏人。正義曰。邢州縣。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孟子曰。害義謂之殘。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正義曰。在蔚州飛狐縣北七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正義曰。在朔州定襄縣界。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正義曰。谷音欲。蓋在代。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解福等十人。正義曰。解福。人姓名。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抵訓至。一云。抵者。丞相之名。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

攻鄒魯瑕丘薛注正義曰ノ下、札記鄒字アリ、云フ官本鄒字アリ。

清河之城明矣。今案續漢書郡國志。在濟陰宛朐也。○正義曰。案其時項羽未渡河北。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煮棗非矣。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正義曰。兗州縣。在州東南六十二里。魯。兗州曲阜縣。瑕丘。兗州縣。薛。在徐州滕縣界。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正義曰。平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五里。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正義曰。夏音假。陳州大康縣。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正義曰。陳州。大破之。屠胡陵。正義曰。在兗州南。項籍既死。漢王爲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正義曰。徐州。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正義曰。先累反。又蘇果反。又山寡反。杜預云。霍人。晉邑也。霍人當作葰。地理志云。葰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葰人故城。在代州繁時縣界也。至雲

別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ハ、方苞曰、雍ノ輕車騎ハ、秦兵ノ雍ニ屯スル者ナリ、蓋西縣ノ丞ヲ白水ノ北ニ、雍ノ輕車騎ヲ雍ノ南ニ擊テ、皆之ヲ破ルナリ、文義正ニ下ノ從擊秦車騎壤東ト類ス、此雍ハ秦ノ地ナルヲ以テ、故ニ秦ヲ言ハザルノミ。

注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札記廣下平字アリ、云フ平字、考證漢書注ニ據テ增ス。

北。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駰案如淳曰。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索隱曰。案西。謂隴西之西縣。白水。水名。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噲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廣等說皆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曲水縣西南。會徑孫山下。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正義曰。上雍於拱反。從攻雍漦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駰案漦音胎。○索隱曰。案雍。即扶風雍昌縣。漦音台。即后稷所封。今之武功。故漦城是。章平即章邯子也。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一本車作軍 索隱曰。小顏亦以爲今之地名。○正義曰。壤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卻敵。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 正義曰。岐州縣。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索隱曰。案柳中。即細柳也。在長安西也。灌。謂以水灌廢丘城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廢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此又言者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案文云。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廢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云槐里。稱其新名。後言功最。是重擧。不欲再見其文。故因舊稱廢丘也。至櫟陽。正義曰。雍州縣。賜食邑杜之樊鄉。索隱曰。案杜陵有樊鄉。三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樊鄉。即樊川也。從攻項籍。屠煮棗。索隱曰。晉灼云。檢地理志。無煮棗。功臣表則有煮棗侯。清河有煮棗城。小顏以爲攻項籍屠煮棗。合在河南。非

臣恐天下解注正義為絕句、高儀曰、解心疑大王、復何ノ疑フ所ニシテ、而テ解チ以テ絕句ト為ス。

與樊噲等四人、漢書與字ナシ。

為列侯號臨武侯注正義曰、桂陽臨武縣、錢大昕曰、戰國ノ際、趙ニ臨武君アリ、未ダ必遠ク桂陽ノ臨武ナラザルナリ。

瞋目而視。眥皆血出。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正義曰。時羽未為王。史追書。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正義曰。紀賣反。至此為絕句。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閒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誚讓項羽。沛公事幾殆。索隱曰。誚責也。亦或作譙。正義曰。幾音祈。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正義曰。桂陽臨武縣。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

轘轅注正義轘轅門、札記門ヲ關ニ作ル、云、各本門ニ誤ル、考證改ム。

亞夫謀云云、札記亞父ニ作ル、云フ淩本夫ニ譌ス。常肩蔽之ハ・札記、襍志云、肩字誤ル、漢書屏ニ作ル、中統舊刻游本之字ナク、沛公二字アリ。

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從攻長社轘轅。正義曰。許州理縣也。轘轅門在緱氏縣東南三十里。絕河津。正義曰。古平陰約以秦制。於義不通。津。在河南府東北五十里也。東攻秦軍於尸南。正義曰。在偃師南。攻秦軍於犨。正義曰。在汝州魯山縣東南。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正義曰。酈音擲。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以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瓚曰。增封也。○索隱曰。張晏臣瓚義亦近是。如淳非也。小顏以爲重封者兼二號。蓋爲得也。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亞夫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騆案漢書音義曰。撞音鍾。○正義曰。撞直江反。立帳下。徐廣曰。一本立帷下。

賜上閒爵注如淳曰閒或作閒、札記云、漢書上聞ニ作ル、注天子賞文侯以上聞爵、札記云、如淳モト呂氏春秋ヲ引キ、以テ上聞爵始マル所ヲ證ス、此譌シテ閒ト爲ス、漢書注ト乖キ、幷テ上ノ閒或作聞ノ語ト合ハズ、或ハ傳寫ノ誤ナリ、然ルニ索隱此ニ據リ以テ上閒ノ證ト爲セバ、則見ルノ本集解、已ニ今本ノ如シ、志疑云今本呂覽上卿ニ作ル、亦誤ル。從攻圉東郡守尉ハ、漢書從攻圉都尉東郡守尉ニ作リ、注、圉即陳留圉縣トアリ。出亳南注湯亳、漢書湯亭ニ作ル。

城陽。徐廣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也。〇正義曰。按城陽近濮陽。而漢書作陽城。大錯誤。先登。下戶牖。正義曰。戶牖。汴州東陳留縣東北九十一里東昏故城是。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閒爵。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如淳曰。閒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爵。〇索隱曰。張晏云。得徑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如淳引呂氏春秋證上聞。音中閒之閒。從攻圉東郡守尉於成武。正義曰。曹州縣。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索隱曰。案亳。湯所都。今河南偃師有湯亳是。〇正義。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里。河閒守軍於杠里。正義曰。地名。近城陽。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正義曰。汴州縣。以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索隱曰。音齵顒。邑名也。〇正義曰。曲丘縣東北三十八里。雨反。遇牛恭反。鄭州中牟縣有曲遇聚。攻宛陵。索隱曰。地理志屬河南。〇正義曰。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爲號也。又有功則賜封列侯。駰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〇索隱曰。小顏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

從攻胡陵方輿、唐順之曰、傳內凡從ト言フ者、沛公ニ從ヒ軍ヲ行ルナリ、別ト言フ者、軍ヲ分テ專ラ攻ムルナリ。司馬尼、札記司𡰥ニ作ル、云フ宋本𡰥、舊刻毛本𡰥ニ譌ル、餘本尼ニ譌ス、按𡰥ハ古文ノ夷字ナリ、注同ジ、漢書亦𡰥ニ作リ、汴屋讀テ夷ト同ジ。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五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舞陽侯正義曰。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樊噲者。正義曰。音快。又吉外反。沛人也。正義曰。徐州也。以屠狗爲事。正義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以下凡用十五從字攻下沛。高祖爲沛公。以噲爲舍人。從攻胡陵方與。正義曰。房預二音。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索隱曰。案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之下也。○正義曰。泗水。郡名。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索隱曰。謂破其守於薛縣之西也。與司馬尼戰碭東。張晏曰。秦司馬。○正義曰。秦將章邯司馬尼。又碭。宋州縣也。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卽官大夫也。○正義曰。爵第六級也。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以下凡五用先登字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卽公大夫。爵第七。復常從。從攻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四終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ハ、札記不無善畫ニ作ル云フ索隱本不無、各本誤倒ス、楊愼曰、五百人皆至賢ニシテ、善畫善クセザル者ナシ、乃能ク圖謀シ、以テ其國ヲ存スルナキハ何ゾヤト云フ謂ナリ、董份曰、索隱鄙陋極テ笑フベシ、無不善畫者ノ句即昌黎ノ所謂五百人ヲ以テ、劍鋩ニ脱ルル能ハズ、是ナリ。

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横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横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索隱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横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歎畫人不知畫此也。

索隱述贊曰。秦項之際。天下交兵。六國樹黨。自置豪英。田儋殞寇。立市相榮。楚封王假。齊破酈生。兄弟更王。海島傳聲。

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正義曰。奉音捧。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正義曰。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註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俗呼爲挽歌。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應前能得人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應前能得人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結案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韓信。田橫。蒯通者。善爲長短說。索隱曰。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漢書曰。號爲雋永。永一作求。索隱曰。書名也。雋音松兗反。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

致族夷ハ、顏師古曰、其族ヲ平除スルヲ言フ。

大者王小者迺侯耳ハ、顏師古曰、大者ハ横ノ身ヲ謂フ、小者其徒屬ナリト、按ニ顏說是ニ非ルニ似タリ、蓋皆横ニ屬シ、大ナレバ則王ト爲シ、小ナレバ則侯ト爲ントト言フナリ。

南面稱孤ハ、顏師古曰、王者自ラ稱シテ孤ト曰フ、蓋謙ノ爲ナリ。

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衞尉酈商曰。齊王田横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横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横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四馬下足爲乘傳。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廏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瓚曰。廏置。置馬以傳驛也。横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横始與漢王倶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横迺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尙未能敗。

破リ嬴博ニ至ル、傳寛傳、相國參ニ屬シ、博ナ殘ストアリ、博陽ノ若キハ、則汝南ノ縣ナリ、下亦誤ル。

入海居島中ハ、津板通鑑校正云、隋書地理志云、東萊郡卽墨縣ニ田橫島アリ、北史楊愔此ニ匿ル、海州東海縣ノ島山ト自ラ別ナリ、詳ニ錢大昕辯正ニ見ユ。

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嬴下。晉灼曰。泰山嬴縣也。○正義曰。故嬴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十四轉 彭越是時居梁地 應在下 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正義曰。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徐廣曰。二月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以彭越爲梁王。應上 十五轉 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韋昭曰。海中山曰島。○正義曰。按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

栢横走博陽ハ、礼記云、考證云、漢書走博ニ作ル、蘇林曰、泰山博縣ト、此陽字衍ナリ、志疑云。灌嬰傳、田横ヲ

羽於城陽。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横復得收齊城邑。徐廣曰。四月。十一轉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横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横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横。横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十二轉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重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横怒。以酈生賣己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一作假。相横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十三轉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

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爲齊王。盡幷三齊之地。索隱曰。田市王膠東。田都王齊。田安王濟北。

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徐廣曰。三年正月。○正義曰。平原。德州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立故王田假也。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

蝮螫手則斬手云云、董份曰、手足ヲ斬レバ則戚甚シ、今三田ノ楚趙ニ於ル、親ナシ、特ニ手足ヲ斬ルノ戚ニ非ザルナリ、而テ秦ニ志ヲ得シムレバ、則墳墓齮齕セラル、但ニ蝮蛇ノ身ヲ害スルノミニ非ザル也、故ニ何爲レゾ殺サザルト曰フ、注全ク謬ル。

注正義一遍ハ、札記云、疑フ匾字ノ誤分ナリ。

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索隱曰。蝮音芳伏反。螫音蹀。又音釋。○正義曰。按蝮。毒蛇。長二三丈。嶺南北有之。虺長一二尺。頭腹皆一遍。說文云。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擘。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今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憂也。瓚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齮齕。猶齚齧。○索隱曰。齮音蟻。齕音紇。齮。側齒齩也。○正義曰。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荆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卽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

四轉　五轉

走東阿ノ上、札記東字アリ、云フ中統游毛本上ニ東字アリ。

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一轉）齊人聞王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田角爲相。田閒爲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不了語）而田榮怒齊之（二轉）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閒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爲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提）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三轉）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

田儋列傳、王鳴盛曰、六國ノ後、惟魏豹、韓信、田儋、三人傳アリ、魏王咎、韓王成ト、趙王歇楚懷王孫心トノ若キハ、則其事已ニ互ニ他處ニ見ハル、故ニ皆列傳チ爲ラズ、贅出チ欲セザルノミ、諸田ノ王ト稱スル者ニ至テハ多シ、皆儋ノ傳中ニ見ハス、儋實ニ事ニ首スルチ以テ、聊用テ標目ト爲スノミ、此事ニ隨ヒ文チ立ツ、成例アルニ非ザルナリ。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北狄故縣城。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索隱曰。儋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遞爲王。榮幷王三齊。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

邪人進說ハ、吳寛曰、邪人ハ、前ノ韓王信、王黄等ヲシテ、說テ陳豨ヲ誤ラシム、是ナリ。

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韓襄遺孽。始從漢中。剖符南面。徙邑北通。穨當歸國。龍頟有功。盧綰親愛。羣臣莫同。舊燕是王。東胡計窮。

黃震曰。信以韓王庶孽從漢。復封韓。既而漢疑之。徙王太原。數被匈奴兵。遣使求和解。漢又責讓之。遂走匈奴。高帝是以有白登之圍。疑之爲患如此。盧綰與帝居同里。生同日。學同師。平生至相得。非有大功而王之燕。帝之于綰厚矣。亦以貳心自成疑。懼而走匈奴。此則綰之罪也。然信稱且暮乞貸蠻夷。綰亦爲蠻夷所侵。嘗思復歸。二人者皆非有大惡。而疏遠致疑失身至此。不亦悲夫。此信之子穨當。信之孫嬰。與綰之孫他之。皆脫身匈奴。而復列侯漢廷也。陳豨慕魏公子之爲人。監趙代邊兵。而賓客餘千乘。卒于見疑而以反誅。此尤庸妄可爲戒矣。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三終

字アリ、漢書漢紀ト合ス。
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ノ王黃二字衍ナリ、下ニ生得ト云ヒ、又樊噲傳ヲ按ズルニ、大將王黃ヲ虜ストアリ、則擊斬ヲ誤ト爲ス。
破豨將張春于聊城ハ、札記云、考證云、當ニ是鄗城ナルベシ、國策ニ所謂、秦子異人質于趙、處于鄗城者ナリ。
都中都注正義于遙ハ、札記平遙ニ作ル、云フ官本平、各本于ニ譌ス。

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正義曰。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正義曰。博州縣。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爲眞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恆爲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正義曰。中都故城。在汾州于遙縣西南十二里。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正義曰。蔚州是。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彊大。外倚蠻貊以

中統舊刻毛本吳校金板同ジ、他本大ニ譌ス。

以羽檄徵天下兵、注飛羽檄之意也、札記云、中統舊刻游毛本、飛チ非ニ譌ス、中統游本、羽チ取ニ作ル、疑フ皆錯誤アリ、當ニ取ニ飛檄之意ニ也ニ作ルベシ。以慰趙子弟、札記以上不字アリ、云フ舊刻不

吏人。爲豨所詿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飛羽檄之意也。駰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

陳豨者宛朐人也注云、錢大昕曰、地理志宛句ニ作ル、濟陰ハモト梁ノ地ナリ、故ニ史公稱シテ梁人ト爲ス。

及高祖七年云云、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爲列侯ハ、錢大昕曰、功臣侯表ヲ按ズルニ、高祖六年正月ハ、豨ノ元年ナリ、又云、已ニ臧茶ヲ破リ、豨ヲ封ジテ陽夏侯ト爲スト、則豨ノ侯タル、平城ノ前ニ在リ。

監趙代邊兵、札記云、漢書兵字ナシ、疑フ下ニ涉リテ衍ス。

及高祖七年、札記十年ニ作ル、云フ各本十ヲ七ニ譌ス、考證改ム。

自立爲大王ハ、札記大ヲ代ニ作ル、云フ宋本

陳豨者。宛朐人也。索隱曰。地理志屬濟陰。下又云梁人。是褚先生之說異也。○正義曰。宛朐。曹州縣也。太史公云。陳豨梁人。按宛朐。六國時屬梁。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爲列侯。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朐。至霸上。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茶。封豨爲陽夏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正義曰。言屈己禮之。不用富貴自尊大。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正義曰。二人韓王信將。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漢書作代王是劫略趙代。上聞。乃赦趙代

降者言張勝ハ、札記云、此降者二字、疑フ複衍ナラン。

幸上疾愈自入謝ハ、顏師古曰、上ノ疾愈ルチ得テ、自ラ入テ謝シ、以テ己ノ幸チ爲スチ冀フナリ。

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應前）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正義曰。他徒何反。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爲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封爲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惡也。○正義曰。漢表在河内。

欲急滅豨等已盡ハ、札記豨等二字ヲ重ヌ、云フ毛本重ヌ、各本ナシ、按ニ通鑑亦重ヌ。

欲令久亡連兵勿決ハ、胡三省曰、之ヲシテ兵ヲ連ネ相持シ、勝負久シウシテ決セザラシメント欲スルナリ。

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閒。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晉灼曰。使陳豨久亡畔。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

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共敖子。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爲羣臣觖望。如淳曰。觖音辭別之訣。望。猶怨也。瓚曰。觖。謂相觖而怨望也。韋昭曰。觖。猶冀也。○索隱曰。觖望。猶怨望也。又音企。韋昭音冀。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用亦字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伏後降者言張勝在匈奴爲燕使案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

曰。長君之子也。○索隱曰。案博物志。字季君也。頟五格反。作雒。音洛。龍頟。縣名。○正義曰。史記表。衞青傳及漢書表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頟侯。以酎金坐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案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爲龍頟侯。漢書功臣表云。後元元年。說孫曾紹封龍頟侯。漢表是也。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如淳曰。親。謂父也。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倶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一轉妙甚）（復說）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迺使盧綰

盲者不忘視也ハ、札記云、者ヲ舊刻人ニ作ル、上句ト合ス。

爲弓高侯 注索隱滎陵、札記營陵ニ作ル、云フ史記功臣表索隱、及ビ漢書韓王信傳注ヲ按ズルニ晉灼ヲ引キ、竝ニ營ニ作ル、今惟明嘉靖廣東本漢表、營陵ノ字アリ、地理志、營陵ハ北海ニ屬ス。

卒爲案道侯ハ、札記云、志疑云、卒疑フ當ニ今ニ作ルベシ。

信知歸漢必死。故引子胥以爲辭。今僕亡匿山谷閒。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索隱曰。痿音耳誰反。舊音耳睡反。於義爲疎。張揖云。痿不能行。哀紀云。帝即位痿痺。是也。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穨當城。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地。生子。因名曰穨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穨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穨當爲弓高侯。地理志。河閒有弓高縣也。○索隱曰。漢書功臣表屬滎陵。○正義曰。滄州縣。嬰爲襄城侯。索隱曰。案服虔云。縣名。功臣表屬魏郡。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廣曰。諡曰壯。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穨當孽孫韓嫣。漢書音義曰。音鄢陵之鄢。○索隱曰。音偃。又一言反。又休延反。竝通。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爲案道侯。子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拜爲龍頟侯。續說後。徐廣

附ト曰フ、一弩毎ニ兩矢ヲ加ヘ、外ニ嚮ヒ、以テ敵ヲ禦グナリ。

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代地也。○正義曰。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也。○索隱曰。應劭曰。柴武。鄧展云。柴奇。晉灼云。奇。武之子。應劭說爲得。此時奇未爲將。）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應前）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今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索隱曰。蘇林曰。僨音奮。張晏曰。僨。僵仆也。○正義曰。

後復破之ハ、札記後字ナシ、云フ各本復上後字ヲ衍ス、漢書ナシ、雜志ニ依テ删ル。

居代上谷ハ、札記云、上字衍ナリ、漢書居代谷ニ作ル、上谷ノ若キハ、平城ヲ去ル遠シ。上出白登ハ、漢書出字ナシ。

請令彊弩傅兩矢外嚮ハ、顔師古曰、傅讀テ

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正義曰。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曰。石州縣。）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正義曰。鴈門郡樓煩縣。）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正義曰。今嬀州。）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正義曰。朔州定襄縣是也。）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索隱曰。姚氏案北彊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正義曰。於連反。又音燕。氏音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請令彊弩傅兩矢外嚮。（索隱曰。傅音附。）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

國被邊ハ、顏師古曰、被ハ、猶帶ノ如キナリ。

疑信數閒使、顏師古曰、閒ハ私ナリ。

與其將白土人云云、札記云、志疑朱子文漢書辨正ヲ引テ曰、一與字ヲ多クス、按ニ通鑑與字ナシ。

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爲韓王。王潁川。明年春。徐廣曰。卽五年之二月。駰案漢書曰。六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馬之被。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正義曰。幷州。請治馬邑。正義曰。朔州。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索隱曰。冒音墨。又音莫報反。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曰。潞州縣。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

迺說漢王曰云云ハ、顏師古曰、高帝記、及韓彭英盧傳、皆斯說ヲ是楚王韓信ノ辭ト稱ス、而テ韓王信傳、復韓王ノ語ト云フ、豈史家繆錯スルカ、將タ二人勸ムル所、大旨實ニ同シキナリ。

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鄕。文穎曰。鋒銳欲東向。○索隱曰。跂音企。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韋昭曰。其氣鋒銳欲東也。○正義曰。跂音岐。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爲列侯。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駰案漢書曰。封爲穰侯。○索隱曰。地理志穰縣屬南陽。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正義曰。項籍在吳時昌爲吳縣令。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爲韓王。徐廣曰。二年十一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爲

韓王信盧綰列傳、札記韓信ニ作ル、云フ各本韓下王字ヲ衍ス、宋本舊刻ナシ、索隱本ト合ス。
故韓襄王孽孫也ハ、顏師古曰、孽ハ庶ヲ謂フノミ、張說非ナリ。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三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韓王信初爲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爲韓王名耳。故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孺子爲孽。○索隱曰。何休注公羊以爲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漢書朝錯云。孽子悼惠王是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横陽君成爲韓王。正義曰。故横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奔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正義曰。河南縣也。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今有申徒云。是司徒之後。言司聲轉爲申。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爲漢

黃震曰。韓信虜魏。破代。平趙。下燕。定南齊。摧楚兵二十萬。殺龍且。而楚隨滅。漢幷天下。皆信力也。武涉蒯通說信背漢。而信終不忍。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也。不知功之多者忌之尤。今日破楚。明日奪齊王信。方爲漢天下。漢之心已未嘗一日不在取信也。張良爲帝謀臣。使其爲之畫善計。猶庶幾焉。而躡足之謀。召信會兵垓下之策。皆所以疑帝之甚。而置信於死者也。失職怏怏。謀反見誅。雖信之罪。而夷三族。嗚呼甚矣。

茅坤曰。予覽觀古今兵家者流。當以韓信爲最。破魏以木罌。破趙以立漢赤幟。破齊以囊沙。彼皆從天而下。而未嘗與敵人血戰者。予故曰。古今來太史公文仙也。李白詩仙也。屈原詞賦仙也。劉阮酒仙也。而韓信兵仙也。然哉。

陳霆曰。子房進履于圯邊。韓信受辱于跨下。後一爲帝者師。一南面而王。蓋惟能下人。故能上人也。然子房猶號知道。楊誠齋詩云。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減文成。信乎先民有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觀之淮陰可見矣。

程敏政曰。呂氏之殺侯。千古之所共憤。而予以爲平實啓之。呂氏特成之耳。方人之告侯反也。高帝自意之不決。問于羣臣而欲決。其不決者。豈帝眞不之知哉。誠有以惡侯之罪而念侯之功。故徘徊猶豫。持兩端於心胸之閒。當此時也。侯之死生繫于人言。閒不容髮。爲平者宜對帝曰。侯定列國。取項羽。握重兵在外者十年。顧不反。今天下已定。裂土而王。其志願亦足矣。陛下宜使親信之臣覘之。而得其實。則使使持節召侯。召之不來。然後六師移之。未晚也。平計不出此。乃曰陛下第出僞遊雲夢。侯謁而擒之。是果何等語哉。正孔子之所謂利口。孟子之所謂逢君之惡者也。嗚呼平一言。而使高帝爲無恩之主。元勳受無罪之誅。不義之甚矣。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二終

銳精持鋒ハ、胡三省曰、銳精ハ、精織ヲ磨淬シテ、之ヲ銳スルナリ。上曰置之、置ハ猶舍ノ如シ、又赦ナリ。

之。張晏曰。以鹿喩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薦。策拜登壇。沈沙決水。拔幟傳飱。與漢漢重。歸楚楚安。三分不議。僞遊可歎。

且喜且憐之ハ、胡三省曰、喜ハ、其逼ヲ除クヲ喜ビ、憐ハ、其功大ナルヲ憐ムナリ。

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正義曰。長樂宮懸鐘之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一篇結尾有生色）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竝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

ト爲シ、什伍ヲ數ト爲スト、程子蓋此ヲ取ルナリ。
陳豨拜爲鉅鹿守ハ、錢大昕曰、此時、鉅鹿ハ趙國ニ屬ス、豨蓋趙相國ヲ以テ、鉅鹿守ヲ兼ヌルナリ。漢初、王國領スル所ノ郡、亦守ヲ置ク。
淮陰侯曰公所居、札記公下之字アリ、云フ舊刻之字アリ、漢書ト合ス。
漢十一年ハ、札記十年ニ作ル、云フ各本十下一字ヲ衍ス、舊刻ナシ。

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徐廣曰。表云。爲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擧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索隱曰。按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愼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

遂械繫信ハ、胡三省曰、械ハ、加フルニ杻械ヲ以テス、繫ハ、加フルニ徽索ヲ以テス、稱病不朝從ハ、顏師古曰、朝ハ朝見ナリ從ハ從行ナリ。

居常鞅鞅ハ、顏師古曰、鞅鞅ハ、志滿タザルナリ、絳灌ハ、絳侯周勃灌將軍嬰ナリ。

多多而益善耳ハ、楊愼曰、程子曰、分數明カナルナリト、按ズルニ、孫子曰、衆ヲ治ムル、寡ヲ治ムルガ如シ、分數是ナリ、注ニ部曲ヲ分

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猾。○索隱曰。吳越春秋作郊兎。戰國策曰。東郭逡海內狡兎也。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

故忍而就於此、顏師古曰、就ハ成ナリ、今日ノ功ヲ成スナリ。
鍾離昧家在伊廬注徐廣曰云云、錢大昕曰、續漢書郡國志ヲ按ズルニ、伊廬ニ作リ、注史記亦廬字ニ作ル、廬盧古者多ク通用ス、今ノ江西廬陵縣、土人讀デ盧音ノ如シ。

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朐縣有伊廬郷。駰案韋昭曰。今中廬縣。○索隱曰。徐註出司馬彪郡國志。○正義曰。括地志云。中廬在義淸縣北二十里。本春秋時廬戎之國也。秦謂之伊廬。漢爲中廬縣。項羽之將鍾離昧冢在。韋昭及括地志云皆說之也。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

故知者決之斷也、札記云、緯志云、當ニ決者知之斷也ニ作ルベシ。

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正義曰。音適。騏驥之跼躅。徐廣曰。跼一作蹢也。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索隱曰。鄒氏吟音巨蔭反。又音琴。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爲巫。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佯狂也。○索隱曰。案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徐廣曰。以齊爲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冢。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

東殺龍且ハ、札記云、楚兵ヲ摧キ、龍且ヲ殺ス、モト一事ナリ、漢書漢紀竝ニ遂斬龍且ニ作ル。

守儋石之祿注集解一儋與一斛之餘ハ、札記云、毛本與字ナシ、斛疑フ當ニ石ニ作ルベシ、餘疑フ儲ノ誤ナリ、方言注、所謂家無儋石之儲ノ儲字、今本亦餘ニ誤ル、又案ズルニ、此語モト漢書揚雄傳ニ出ヅ、疑フ集解尙脫文アラン。

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鄕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閒名罌爲儋石。斗石也。蘇林曰。齊人名小罌爲儋石。如今受鮐魚石罌。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儋與一斛之餘。○索隱曰。儋音都濫反。石斗也。蘇林解爲得之。鮐音胎。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

二句尤動人

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

此數句有力

爲百姓請命注正義士卒亡ナ、札記士卒不死ニ作ル、云フ誤テ士卒亡三字ニ作ル、考證漢書注ニ據テ改ム。

懷諸侯之德、札記懷諸侯以德ニ作ル、云フ游本以、各本之ニ譌ス、雜志云、漢書正ニ以ニ作ル。

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正義曰。鄉音向。齊國在東。故曰西向也。止楚漢之戰鬪。士卒亡。故云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

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陰揚楚］轉鬭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暗折漢］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晏曰。折。衂敗也。北。奔北。）敗滎陽。傷城皐。（張晏曰。於城皐傷智也。臣瓚曰。謂軍折傷。）遂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

相君之背云云ハ、胡三省曰、微言ヲ以テ信ヲ動カシ、漢ニ背ケバ、則大ニ貴キヲ言フナリ。

建號壹呼ハ、顔師古曰、建號ハ自立シ侯王ト爲ルナリ。

熛至風起ノ熛ハ火飛ブナリ。

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畔則大貴。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襍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

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正義曰。數色庾反。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此項王至計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

城陽、是齊ノ地ナリ、濮州ノ成陽ニ非ズ。

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鎭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徐廣曰。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

遂追渡水、札記追下信字アリ、云フ宋本中統游毛本信字アリ、各本脫ス。

信遂追北至城陽、注正義云云、錢大昕曰、此

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正義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齊爲主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漢爲客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陣。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濰音維。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昌都入海。徐所引蓋據水經。與此小不同。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

軍。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正義曰。懷州有平原津。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卽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齊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幷軍與信戰。未

諠言者、諠ハ譁ナリ、蓋多辯者ヲ謂フ。

走入城皋ハ、札記成皋ニ作ル、云フ毛本成、各本城ニ作ル、下同ジ。

正義曰。暴音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鎭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閒。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得黥布走入城皋。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城皋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

此當時ノ人、信ノ威聲ヲ畏レ、自ラ其生業ヲ得ル能ハズ、皆耕ヲ輟メ耒ヲ釋テ、其衣ヲ褕靡ニシ、其食ヲ甘美ニシ、以テ苟モ且夕ニ生シ、復タ久遠ノ計ヲ爲サザルヲ言フ。

然則何由ハ、顔師古曰、由ハ從ナリ、當ニ何ノ計ニ從フベキヲ言フ。

醳兵ハ、余有丁曰、此上文、已ニ休兵ノ語アリ、此醳字當ニ劉解ニ依ルベシ、一例スベカラズ。

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索隱曰。褕。鄒氏音瑜。美也。恐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一曰。偷。苟且也。慮不圖久故也。漢書作靡衣褕食。傾耳以待命者。如淳曰。恐滅亡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魏都賦曰。肴醳順時。劉逵曰。醳。酒也。○索隱曰。劉氏依劉逵作醳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醳兵士。故字從酉乎。北首燕路。正義曰。首音狩。向也。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正義曰。咫尺。八寸。言其簡牘或長尺也。暴其所長於燕。

兵ノ妙ヲ說スルヲ觀、且ツ又書三篇ヲ著シ、諸家ヲ序次シ、三十五家ト爲ス、信ノ平日學問本原、寄食辱ヲ受ル時、揣摩已ニ久シク、其百萬ノ衆ヲ連ネ、戰ヘバ必勝チ、攻レバ必取ル、皆平日學問ニ本ヅキ、危事ヲ以テ嘗試スル者ニ非ルヲ見ル可シ。所謂驅市人而戰之ハ、顏師古曰、忽チ市廛ニ入リ、其人ヲ驅リテ以テ戰ニ赴ク、モト習練スル所ノ者ニ非ルヲ言フ。

農夫莫不輟耕云云ハ、胡三省曰、榆ハ靡ナリ、

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李奇曰。鄗音臛。今高邑是。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索隱曰。此之西河當馮翊也。〇正義曰。卽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

泜水上、札記、集解徐廣曰泜音遲、索隱徐廣音遲、劉氏音脂ト注ス、云フ合刻本皆脫ス。

休畢賀、札記云、宋本休字ナシ。

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云云、王鳴盛曰、此二句、當ニ武經七書某篇ニ在ルベシ、記ヲ失シ考ヲ俟ツ、太史公自序云、漢興リ、蕭何律令ヲ次シ、韓信軍法ヲ申ブ、漢書藝文志、兵書ヲ分テ四種ト爲ス、兵權謀内ニ、韓信三篇アリ、總論云、漢興リ、張良韓信兵法ヲ序次ス、凡百八十二家、要用ヲ刪取シ、定テ三十五家ヲ著スト、信兵法ヲ引キ、以テ自ラ其用

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索隱曰。如淳云。效。致也。晉灼曰。效數也。鄭玄注禮。效。猶呈見也。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接師事之

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

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ハ、方苞曰、先行出、句ト爲ス、萬人ヲシテ先ヅ行キテ井陘口ニ出デ、水ヲ背ニシテ陣セシメ、然ル後信鼓行シ以テ出ルナリ。

注一名洞星、札記泂星ニ作ル、云フ柯淩本洞ニ作ル。

殊死戰、顏師古曰、殊ハ絶ナリ、意ヲ必死ニ決スルヲ言フ。

破趙會食。服虔曰。立駐傳飡食也。如淳曰。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利而誘之）先行出。背水陳。正義曰。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洞星。自幷州流入井陘界。即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也。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正義曰。恆州鹿泉縣即六國時趙壁也。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弃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三字疑衍）。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亂而取之）遁走。趙將雖斬之。不

倍則戰之、札記之字ナシ、云フ各本之字ヲ衍ス、雜志云、宋本無シ、上ニ涉リテ誤衍ス、御覽上兵部引テ無シ、漢書通典竝ニ同ジ、顏師古曰、多キ十倍スル者、以テ城ヲ圍ムベシ、多キ一倍スル者、戰ヘバ則勝ツベキヲ言フ。能千里ハ、札記云、能ハ猶乃ノ如キナリ、古者聲近ク義通ズ。廣武君策不用、札記云、六字疑フ衍ナリ、當ニ是後人下知其不用句旁ニ注シ、誤テ正文ニ入ル、按ニ漢書此句ナシ。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ハ、方苞曰、山ニ依リ、草木ヲ用テ自ラ蔽ヒ、而テ趙軍ノ出入ヲ望マシムルナリ、山ニ登ル、故ニ遠ヲ望ム、蔽アリ故ニ趙軍覺ラズ。

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正義曰。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索隱曰。案謂令從閒道小路向前。望見陳餘軍營即住。仍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卑山。漢書作萆。說文云。萆。蔽也。從艸卑聲。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飱曰。徐廣曰。音飧也。○索隱曰。如淳曰。小飯曰飱。謂立駐傳飱。待破趙乃大食也。今日

車不得方軌ハ、胡三省曰、方軌ハ、車併行スルヲ謂フ。

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天子傳云。至于陘山之隧。升于三道之磴。是也。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陘東十八里。即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索隱曰。喋舊音欶。非也。案陳湯傳。喋血萬里之外。如淳云。殺人血流滂沱也。韋昭音徒協反。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

陳船欲渡臨晉、淩稚隆曰、索隱陳船ヲ以テ地名ト爲ス、謬ル甚シ。以木罌缻渡軍ハ、楊愼曰、罌缻百千ヲ取リ、木ヲ以テ之ヲ縛シ、水ニ浮ベ以テ舡ニ代フ、蓋軍事速ニ用ヲ成シ、器ヲ成スニ取ルナリ、章昭ノ説ノ如キニ非ズ、顏師古曰、罌缻ハ、瓶ノ大腹小口ナルヲ謂フ。

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卽絕河關。索隱曰。今蒲津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索隱曰。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也。信乃益爲疑兵。漢書音義曰。益張旗旗以疑敵者。陳船欲渡臨晉。索隱曰。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朝邑。非也。案京兆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河也。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徐廣曰。缻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缻以渡。韋昭曰。以木爲器如罌缻。以渡軍。無船。且尙密也。○正義曰。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卽此從夏陽木押罌缻渡軍襲安邑。臨晉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襲安邑。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索隱曰。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而防臨晉耳。今安邑被襲。故豹遂降也。定魏爲河東郡。正義曰。理安邑縣故城。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徐廣曰。音余。駰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沾縣有閼與聚。閼音曷。又音嫣。與音余。又音預。沾音他廉反。○正義曰。閼與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

三秦王ハ、章邯、司馬欣、董翳ナリ。秋毫ハ、札記秋豪ニ作ル、云フ宋本中統游王柯本、並ニ同ジ、俗毫ニ作ル、顏師古曰、秋毫ハ、微細ノ物ニ喩フ。

可傳檄而定也ハ、顏師古曰、檄ハ檄書ヲ謂フ、傳檄可定ハ、兵ヲ用フルニ足ラザルヲ言フ。部署諸將所擊、部署ハ、顏師古曰、部分シテ之ヲ署置ス。

齊趙欲反漢ハ、札記欲ヲ亦ニ作ル、云フ亦字、宋本中統游毛本同ジ、他本欲ニ誤ル。

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索隱曰。案秋毫。秋乃成。王逸注楚詞云。銳毛爲毫。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爲檄書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正義曰。漢王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正義曰。出函谷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閒。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正義曰。兵敗散彭城而卻退。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

印刓弊ハ、胡三省曰、刓ハ手弄シテ角訛スルナリ、弊ハ、舊弊スルナリ。

有背義帝之約ハ、札記云、有ハ又ト讀ム。

何所不誅、札記索隱何不誅 按劉氏云、ヲ何所不誅也ト注シ、何所不散、注索隱何不散、劉氏云云トアリ、云フ雜志云、注ヲ案ズレバ、則正文三所字ナシ、後人之ヲ加フ、新書新序並ニ無シ、按ニ漢書モ亦ナシ、何所不散、通鑑注劉貢父曰、何不散ハ、義兵敵ナシ、諸侯ノ兵離散シテ以テ敗レザルナキヲ言フナリ。

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曰。不忍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應轉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索隱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

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ハ、漢書惟チ唯ニ作リ、句ト爲シ、注顏師古曰、唯ハ應辭ト、札記云、王本惟漢書唯ニ作ル、王本雖ニ作ル、唯雖字彩相近シ、古亦通用ス、漢書ニ見ユ。

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華摸寫情事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本無韓字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敎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一本亦下有以字亦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索隱曰。喑於鴆反。噁烏路反。叱昌栗反。咤卓嫁反。咤或作吒。喑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廢。偃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音句于反。○索隱曰。嘔音吁。嘔嘔。猶傴傴也。漢書作姁姁。鄧展曰。姁姁。和好貌也。人有疾

諸將行道亡者ハ、漢書行字ナシ。

國士無雙ハ、顏師古曰、國家ノ奇士ト爲ス、胡三省曰、何言フ、漢國ノ士、僅ニ信一人アリ、他ハ與ニ比スルナキナリ。

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連用七亡字）信度何等（等指滕公）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四字兩語）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文穎曰。事。猶業也。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

俛出袴下ノ俛ハ、俯ニ同ジ、首ヲ俯スナリ。

信杖劍從之、顔師古曰、直ニ一劍ヲ帶ビ、更ニ餘貲ナキヲ言フ。

適見滕公、滕公ハ夏侯嬰ナリ、初メ高祖ニ從ヒテ滕令ト爲ル、故ニ滕公ト號ス。

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索隱曰。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曰。字王孫。非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索隱曰。胯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爲不通。袴下。即胯下也。何必須要作胯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正義曰。俛音俯。伏房六反。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麾。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徐廣曰。典客也。○索隱曰。李奇云。楚官名。張晏曰。司馬也。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連用三奇字）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

無行ハ、胡三省曰、善行ノ推擇スベキ無キヲ言フ。

治生商賈ハ、顏師古曰、坐販行賣ヲ商ト曰ヒ、坐販ヲ賈ト曰フ。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正義曰。楚州淮陰縣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擧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曰。案楚漢春秋。南昌作新昌。亭長者。主亭之吏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絶去。信釣於城下。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諸母漂。韋昭曰。以水擊絮爲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正義曰。食音寺。吾哀

妒娼生患注索隱不得言妬娼是媢也、札記云、此ニ據レバ、是舊本誤テ妬媢ニ作ル者アルナリ。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隱曰。拔音白曷反。疾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姫殖。妒娼生患。竟以滅國。娼音冒。娼亦妬也。○索隱曰。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娼之誅。又論衡云。妬夫娼婦。則娼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爲疑賁赫與其姫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妬娼是媢也。一云。男妬曰娼。

索隱述贊曰。九江初筮。當刑而王。既免徒中。聚盜江上。毎雄楚卒。頻破秦將。病爲羽疑。歸受漢杖。賁赫見毀。卒致無妄。

黃震曰。布起驪山之徒。以兵屬項氏。嘗爲軍鋒。得國九江。南面稱孤矣。漢使隋何說之歸漢。遂滅楚垓下。王淮南。及信越誅。而布大恐。幸姫啓釁。竟以反誅。愚謂布非反漢。漢非少恩。勢使然耳。夫布於漢非蕭曹素臣服者比也。羣起逐鹿。成者帝。敗者族。方雌雄未決。不得已資之以濟吾事。事濟矣。同起事者猶在。則此心不能一日安。其勢不盡族之不止也。故夫乘時徼危者。未有不滅其身。惟嬰母之賢。爲不可及也已。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一終

過蘄西會甀注索隱、札記音保ノ下鉦下亭名四字アリ、非也二字ナシ、遂チ逐ニ作ル、云フ鉦疑フ鉦ノ譌ナリ、漢志鉦蘄皆沛ニ屬ス、蘄垂郵、高祖黥布チ破ル、郡尉ノ治ト、蓋地近シ。上迺壁庸城ハ、胡三省曰、布ノ軍鋭甚シキチ以テ故ニ壁チ堅ウシテ以テ之チ挫ク。

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正義曰。魏武帝注孫子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敗散。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解見）會甀。（高紀）索隱曰。上古外反。下持瑞反。韋昭云。蘄之鄉名。漢書作垂。應劭音保。非也。○正義曰。蘄音機。沛郡蘄城也。甀逐瑞反。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應前迺見番君）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紿布僞與亡。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駰案晉灼曰。芮之孫回。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索隱曰。番陽。鄱縣之鄉。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正義曰。英布冢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封賁赫爲期思侯。正義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漢書曰。將率封者六人。

歸シ、以テ自ラ厚ウシ、深固取ルベカラザルノ計ヲ爲スヲ策ス、布長沙王ニ娶ル、故ニ其身長沙ニ歸ルヲ策ス、薛公其麗山ノ徒ニ出デ、慮遠ニ及バサルヲ料ルナリ。

歸重於越ノ重ハ、輜重ナリ。

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ハ顏師古曰、一處ニ聚ラズ、而テ分テ三ト爲シ、互ニ相救ヒ、奇兵ニ出デンコトヲ欲スルナリ。

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趣作野者也。○索隱曰。野音鳥卦反。

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索隱曰。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迺立皇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如淳曰。地名也。○索隱曰。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正義曰。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

東取呉西取楚并齊取魯云云ハ、胡三省曰、齊ハ齊王肥所封ノ地、魯亦楚境ニ入ル、韓地ハ時ニ以テ淮陽國ニ益シ、魏地ハ梁王友ノ所封ナリ、下蔡縣ハ沛郡ニ屬ス、越ハ會稽ノ地ナリ、長沙ハ呉芮所封ノ國、時ニ其子臣嗣封ス、黥布六ニ都ス、淮ヲ阻シテ固ト爲ス、故ニ其西下蔡ヲ取リ、東劉賈ヲ取リ、以テ全淮ニ據ルヲ策ス、越ハ東南ニ在リ、故ニ其輜重ヲ越ニ

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筴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呉。正義曰。荊王劉賈都呉。蘇州闔廬城也。西取楚。正義曰。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呉。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索隱曰。案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皐。又立庾。故亦云敖庾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呉。西取下蔡。正義曰。古州來國。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正義曰。今潭州。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綦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絶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罫。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呉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呉楚。并韓魏。塞成皐。據敖倉。此趨

徵驗淮南王ハ、顏師古曰、徵驗ハ其事ヲ顯言セザルナリ。

固當反ハ、札記固ヲ故ニ作ル、云フ宋本毛本故、各本固ニ作ル。

言此三人者、札記言字ナシ、云フ各本此上言字ヲ衍ス、宋本舊刻ナシ。

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不顯言其事曰微驗 微一作徵 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索隱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

誅梁王彭越醢之ハ、顏師古曰、反者誅セラル、皆以テ醢ト爲ス、卽刑法志ニ云フ所ノ、其骨肉ヲ菹ス、是ナリ、按ニ醢音海、肉醬ナリ。候伺旁郡警急ハ、顏師古曰、收捕セラルルヲ恐レ、卽兵ヲ發シテ反セント欲スルナリ。

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索隱曰。人姓名也。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

布甚大怒ハ、札記云、甚大當ニ其一ヲ衍スベシ、漢書大怒ニ作ル、按ズルニ、此亦旁注ノ混幷ナリ。踞牀洗ハ、顏師古曰、洗ハ足ヲ濯フナリ。帳御ハ、胡三省曰、帳ハ今ノ帳設ノ若キナリ、御ハ服御ナリ。

上折隨何之功云云ハ、淩稚隆曰、高帝モト儒ヲ喜バズ、而ルヲ況ヤ天下已ニ定ルヲヤ、何ヲ折ク、誠ニ本心ナリ、吾方ニ子ノ功ヲ圖ラントヽ曰フ若キ、又帝ノ臣下ヲ駕馭スル所以ノミ。

年十二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正義曰。高祖以布先分爲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皐。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擧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索隱曰。腐音輔。謂之腐儒者。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

事以構、以ハ巳ナリ、漢書札記竝ニ巳ニ作ル、顏師古曰、構ハ結ナリ、楚ニ背クノ事、巳ニ結成スルナ言フ。

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曰。構。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曰。走音奏。向也。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閒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徐廣曰。三

深入敵國八九百里ハ、胡三省曰、楚彭城ヨリ成皐滎陽ニ至ル、中間梁ノ地アリテ之ヲ閒ツ、彭越時ニ梁地ニ反ス、是楚ノ敵國ナリ、故ニ云フ。

羽其與漢

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索隱曰。負。猶被也。以不義被其身。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鄣。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還兵。閒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晏張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迺得羽地。○索隱曰。案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索隱曰。案漢書作罷。音皮。一轉又明切 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

淮南王曰ハ即九江王英布也、九江ハ淮南ノ地、且布後ニ淮南王ト爲ル、故ニ之ヲ稱ス、通鑑改テ九江王ニ作ル、是ニ似タリ。

騷淮南之兵、騷ハ掃ナリ、漢書掃ニ作ル、顏師古曰、掃ハ悉ク之ヲ擧ゲテ地ヲ掃ク如キヲ謂フ。

垂拱而觀其孰勝ハ、顏師古曰、手ヲ斂ムルヲ拱ト曰フ、孰ハ誰ナリ、動搖セズ、坐シテ成敗ヲ觀ルヲ言フ、胡三省曰、垂ハ衣ヲ垂ルルナリ。

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破其與楚）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牆板也。築。杵也。）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應北面而臣事之句）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騷音掃。）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應可以國託句）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

因太宰主之ハ、顏師古曰、太宰ハ具食ノ官、信使國ニ入ル、必人ヲシテ之ガ主タラシム、時ニ布太宰ヲシテ、何ニ主タラシムルナリ。此臣之所以爲使ハ、顏師古曰、此事正ニ是臣爲ニ來リ、之ヲ言ハント欲スル所ナリ。

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漢書音義曰。誚。責也。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正義曰。今宋州虞城也。謂左右曰。索隱曰。案謂隨何。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主。舍也。○索隱曰。太宰。掌膳食之官。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

使布先涉渡河ハ、札記涉字ノシ、云フ各本渡上涉字ヲ衍ス、宋本舊刻ナシ、漢書ヲ按ズルニ、先涉河ニ作ル、此後人旁注ヲ混幷ス、顏師古曰、涉ハ、舟楫ナクシテ渡ルヲ謂フ。

布常爲軍鋒ハ、漢書前鋒ニ作ル、札記云、注索隱前簿、考證云、今漢書鋒ニ作ル。

皆罷戲下、戲ハ地名、項羽陣スル所ナリ。

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澠池縣東二十二里。 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閒道破關下軍。索隱曰。鄒氏云。閒音閑。閑。謂私也。今以閒音紀莧反。閒道。卽他道也。猶若反閒之義。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索隱曰。案漢書作楚軍前簿。簿者。鹵簿。 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應前當刑而王 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正義曰。郴丑林反。今郴州有義帝冢及祠。 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暗伏隨何說案

伏後布故與番君婚案

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正義曰。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閶闔城中。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正義曰。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君。英布爲當陽君。正義曰、南郡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指次甚悉爲上將。范增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

共俳笑之ハ、史游急就篇云、倡優俳笑、是優俳一物而二名也ト、漢書戲笑ニ作ル。

論輸麗山、麗山ハ驪山ナリ、顏師古曰、罪アリ論決セラレ、而テ驪山ニ輸作ス。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索隱曰。地理志云。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爲六安也。布本姓英。英國名也。咎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〇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卽此城。又春秋傳。六與蓼咎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爲蓼也。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伏後誅案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駰謂幾。近也。〇索隱曰。臣瓚音機。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祈。祈者。語辭也。義亦通。人有聞者。共俳笑之。索隱曰。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布已論輸麗山。正義曰。言布論決受黥竟。麗山作陵也。時會稽郡輸身徒。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羣盜。索隱曰。曹。輩也。偶。類也。謂徒之輩類。陳勝之起也。

獨患無身耳ハ、蓋越等ノ囚虜ニ甘ンジテ死セザル者ハ、獨リ其死シテ身ノ亡ブルヲ患フルノミ、身ニシテ有ラシメバ、爲ス所アランヲ欲スルヲ言フナリ。

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正義曰。言魏地闊千里。如席卷舒。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徐廣曰。一作唼。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曰。音牒。喋猶踐也。敍敵踐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遂亡。仲起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續軍糧。徵兵不往。菹醢何傷。

楊愼曰。此贊曲折意甚奇。能言豪傑意中事。取于衆人所不取。亦其素意如此。獨患無身耳五字極備。雲蒸龍變又怪。其度二字不可解。意云度其故亮以此也。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終

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瓚曰。今漢嘉是也。○索隱曰。蘇林云。縣名。今爲臨邛。瓚說爲是。西至鄭。索隱曰。地理志云。鄭屬京兆。○正義曰。華州。

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正義曰。上唯季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

各本地字ヲ脱ス、官本アリ、注苑丘ヲ宛丘ニ作ル、云フ官本宛ニ作ル。

五年項籍已死、札記云、五年ハ衍ナリ、上已ニ書ス。

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卽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曰。從宋州已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汴滑竝與彭越。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海。傅音附。○正義曰。從陳潁州北以東。亳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幷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舊地。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卽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正義曰。在亳州也。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爲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州。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

使曹咎守成皐、札記城ヲ成ニ作ル、云フ官本成、各本城ニ作ル。

固陵注正義固陵名、札記名上地字アリ、云フ

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索隱曰。擅猶專也。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曰。滑州河上。 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曰。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 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皐。正義曰。河南府汜水是。 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正義曰。爲于僞反。 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正義曰。在濟州東阿縣東三十六里是。 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 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陵。名。在陳州苑丘縣西北三十二里。 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

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札記云、漢字衍ナリ、按ニ漢書ハ漢字アリ、通鑑ハ田榮與越將軍印ニ作ル。

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正義曰。碭音唐郎反。宋州碭山縣。 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正義曰。蕭縣令。楚縣令稱公。角名。 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眞魏後。乃拜彭

昌邑注正義爲昌國ハ、札記昌邑國ニ作ル、云フ邑字、考證漢志ニ據テ補フ。

曰。莊子云。無異騏驥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國爲郡。高祖本紀曰。置三郡。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詳項羽本紀

彭越者。昌邑人也。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爲昌國。有楚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三里。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居歲餘。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索隱曰。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

緩頰往說魏豹ハ、漢書高帝紀注、張晏曰、緩頰ハ、徐言シテ譬喩ヲ引クナリ。

本漢縣。

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索隱曰。案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正義曰。它徒多反。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徐廣曰。二年六月。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爲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曰。今晉州。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正義曰。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卽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耳。索隱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顔師古曰、故魏ハ、六國時ノ魏ナリ。遷咎爲家人ハ、漢書家人ヲ庶人ニ作ル。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寧陵君。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眞魏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 秦滅魏。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曰。王于放反。 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爲說也。 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正義曰。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九終

豈非以利哉、札記豈非以勢利交哉ニ作ル、云フ索隱本勢交二字アリ、各本脱ス、注理下是字アリ。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曰。葛洪要用字宛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諸者何也。謂然諸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太史公一篇本意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刎頸相信。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乃去印。勢利傾奪。隙末成釁。

以尚魯元故、札記元下公主アリ、云フ索隱本公主二字アリ、漢書同ジ、顏師古曰、尚ハ猶配ノ如キナリ、易泰卦九二爻辭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テ配ト爲ス、諸公主ヲ尚スト言フ者、其義皆然リ、而テ說者乃云、尚公主ハ、尚書尚食ト同意、尚ヲ訓シテ主ト爲ス、之ヲ主掌スルヲ言フト、其理ヲ失フ。

及封張敖他姬子ハ、札記及ヲ乃ニ作ル、云フ王柯凌本及ニ誤ス。

壽爲樂昌侯、札記云、蔡本中統舊刻毛本、並ニ壽字ナシ、錢警石云、傳末集解ニ據レバ、此句壽字、下句侈字、皆後人ノ增ス所ナリ。

心乎。乃仰絕肮遂死。韋昭曰。肮。咽也。○索隱曰。蘇林云。肮。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音下郎反。蕭該或音下浪反。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尚為配。恐非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索隱曰。案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元王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地陽鄉也。侈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諡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侈。樂昌侯名壽。

立名義不侵爲然諾ハ、胡三省曰、義ヲ以テ自ラ立チ、侵辱ヲ受ケズ、然諾ヲ重ンズルナリ。

泄公勞苦ハ、胡三省曰、相勞ヒ、且其苦シム所ヲ問フナリ。

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

徐廣曰。箯音鞭。駰案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輿以行。○索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筍音峻。筍者。竹箯。一名編。齊魯已北名爲筍。郭僕三蒼注云。箯轝。土器。

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

上變ハ、胡三省曰、變ハ非常ナリ、非常ノ事ヲ上告スルヲ謂フ。上皆幷逮捕ハ、通鑑注劉貢父曰、逮ハ、其人存在スレバ、直ニ之ヲ追取ス、捕ハ、其人亡ゲ、當ニ討捕スベキナリ、故ニ或ハ但逮ト言ヒ、或ハ但捕ト言フアリ、異義ナルヲ知ル、一曰、逮ハ易キ辭、捕ハ力ヲ加フルナリ、逮ハ徒ニ之ヲ呼召ス、捕ハ則束縛ヲ加フト。

使張敖據天下云云ハ、張敖ヲシテ謀ヲ遂ゲ、高祖ヲ弑シ、天下ヲ取ラシメバ、豈汝ノ女ヲ少トセンヤ、必富貴ヲ倶ニセント言フナリ。

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幷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幷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髠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十刺剟。徐廣曰。丁劣反。○索隱曰。案剟亦刺也。漢書作刺爇。張晏云。爇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瓚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正義曰。泄姓也。史有泄私。臣之邑子。素知之。此

何乃洿王爲乎、胡三省曰、洿ハ染汙スルナリ。

令事成、札記云、舊刻、令ヲ今ニ作ル。

要之置ハ、札記要之置廁ニ作リ、云フ毛本廁字アリ、索隱本及漢書ト合ス、各本竝ニ脫ス、注空中ヲ空之ニ、謂之曰廁ヲ謂之置廁ニ作ル、音惻ハ音側ニ作ル。

孱。冀州人謂懦弱爲孱。韋昭曰。仁謹貌。〇索隱曰。案服虔音鉏閑反。弱小貌也。小顏音仕連反。說王曰。夫天下豪桀竝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索隱曰。案小顏云。齧指以表至誠。爲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爲乎。索隱曰。漢書作汙。蕭該音一故反。說文云。汙。穢也。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爲變也。〇正義曰。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宿處也。要之置。韋昭曰。爲供置也。〇索隱曰。文穎云。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中。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曰廁。廁者。隱廁之處。因以爲言也。亦音惻。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

陳餘亦復ハ、札記云、復疑フ後ナリ。

高祖箕倨ハ、札記云、舊刻踞、索隱本ト合ス、各本倨ニ作ル、顏師古曰、箕踞ハ、兩脚ヲ申ベ、其形箕ノ如キヲ謂フ。

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三年十月。斬陳餘泜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索隱曰。蘇林音祗。晉灼音邸。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爲得。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泜水出常山中丘縣。○正義曰。在趙州贊皇縣界。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爲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駰案漢書四年夏。漢五年。張耳薨。謚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徐廣曰。韝者。臂捍也。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索隱曰。崔浩云。屈膝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音如潺湲之

甘公曰注索隱齊楚不同下、札記、劉歆七略云、字逢甘德、志林云、甘公一名德ニ作ル、云フ字逢二字當ニ甘德ノ下ニ在ルベシ。

從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爲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爲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名德。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年十月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

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索隱曰。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爲人所稱譽。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正義曰。上說音悅。下式鋭反。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

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閒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望。怨責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索隱曰。案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曰。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

抄ムルヲ恐ル、故ニ垣墻ヲ夾築シ、以テ餉道ヲ通ズ、顔師古曰、屬ハ聯及ナリ。

且有十一二相全ハ、胡三省曰、十分ノ中、一二分以テ秦ニ勝チ、而テ相保全スルヲ冀フナリ。

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正義曰。澤音釋。覆前案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正義曰。十中冀一兩勝秦。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索隱曰。崔浩云。嘗猶試。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

官ヲ顧ミテ慙ヅルナリ。

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ハ、札記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ヲ以テ句ト爲シ、其下ニ索隱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ヲ注ス、獨立趙後ヲ句ト爲シ、其下ニ索隱謂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ヲ注ス、云フ索隱本漢書ト合ス、各本立字ヲ重ヌ、蓋誤テ獨立ヲ以テ上難字ニ屬シテ句ト爲スナリ。

夷其城郭、顏師古曰、夷ハ平ナリ。

築甬道屬河餉王離ハ、胡三省曰、敵其糧運ヲ

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曰。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鎋反。駰案張晏曰。趙之苗裔。立爲趙王。居信都。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

左提右挈ハ、顔師古曰、相扶持スルヲ謂フ。

至后邑、札記石邑ニ作ル、云フ淩本后ニ譌ス。

起慙其從官ハ、胡三省曰、拜謁シテ起チ、從

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尙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后邑。索隱曰。地理志云。屬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姉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姉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

趙王閒出、顔師古曰、閒出ハ閒隙ニ投ジテ微出スルナリ。

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因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爲廝。炊烹爲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索隱曰。杖音丈。箠音之委反。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

特以計賀王ハ、顏師古曰、力制スル能ハズ、凡安撫ヲ事トシ、權宜ノ計ヲ爲スヲ言フ。

曰。以言擧事不可失時。時機之迅速。其間不容一喘息頃也。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

獨介居河北注晉灼曰云云、顏師古曰、二說並ニ非ナリ、介ハ隔ナリ、讀テ本字ノ如シ。
不王無以塡之ノ塡ハ、鎭ニ同ジ。
又不如立其兄弟、方苞曰、如疑フ當ニ知ニ作ルベシ。

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蘇林曰。戲。地名。卻。兵退也。○正義曰。戲音義。在驪山。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筴。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戛。瓚曰。方言云。介特也。不王無以塡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卽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閒不容息。索隱

ノ地戰ハズシテ降ルモノ三十餘城、然ル後乃邯鄲ニ至リ、武臣乃自立シテ趙王ト爲ル、然ル後韓廣ニ命ジ燕地ヲ略ス、豈未ダ邯鄲ヲ得ザルノ前、已ニ涿郡ニ抵ルベケンヤ、然ラバ則蒯生居ル所ノ范陽、當ニ何ノ地ニ屬スベキ、曰淮陰侯傳ニ稱ス、齊人蒯通、又稱シテ齊ノ辯士ト爲ス、則范陽ハ必齊ノ地也、漢志ニ、東郡ニ范縣アリ、此即齊ノ西境、孟子范ヨリ齊ニ之ク、此地ヲ謂フ、趙世家云、嬴姓將ニ大ニ周人ヲ范魁ノ西ニ敗ル、司馬貞謂フ、范魁ハ趙ノ地ト、然ラバ則此范陽、蓋齊趙ノ界ニ在リ、モト齊ノ地、而シテ亦趙ニ屬スベキ也。

慈父孝子。莫敢剚刃公之腹中者。徐廣曰。傳音菑。〇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爲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入肘腋）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有布置）臣侯印。拜范

今已張大楚王陳ハ、方苞曰、陳勝初メ起ル、狐鳴ヲ爲シテ曰、大楚興リ、陳勝王タラント、此今已ニ大楚ヲ張リ、而テ故ノ陳ノ地ニ王タルヲ言フナリ。

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云云ハ、錢大昕曰、此范陽、注家所在ヲ詳ニセズ、酈古涿郡ノ范陽ヲ以テ之ニ實ツ、因テ謂フ通モト燕人、後齊ニ游ブト、此レ地理ヲ攷ヘズ、而テ妄ニ之ガ說ヲ爲ス也、武臣白馬ヨリ河ヲ渡ルニ方リ、纔ニ十城ヲ降ス、安ゾ能遠ク燕地ニ渉ラン、且范陽既ニ降ル後、趙

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鬬。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

ト爲レバ、則兵鋒ヲ野ニ交ヘズ、諸縣皆秦ニ畔キ、復六國ト爲リ、復秦ノ爲ニ城ヲ守ル者ナシ。恐天下解也、顏師古曰、解ハ其心ヲ離散スルヲ謂フナリ、通鑑懈ニ作ル。

北有長城之域ハ、札記域ヲ役ニ作ル、云フ毛本役、漢書ト合ス、各本城ニ誤ル。頭會箕斂注漢書音義云云、札記云、杭氏考證云、脫誤アリ、漢書注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ニ作ル。

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曰。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擧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陳涉失職在此）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曰。案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桀曰。鄧展曰。至河北縣說之。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域。（漢書城作役）南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爲名。在交阯界中也。○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

上謁陳涉ハ、顏師古曰、其謁ヲ上リテ見ユルナリ、上謁ハ、今ノ通名ノ若シ。

瞋目張膽ハ、顏師古曰、張膽ハ勇ノ甚シキヲ言フナリ。

野無交兵縣無守城ハ、胡三省曰、六國皆與國

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曰。案門者。卽餘耳。自以也其名而號令里中。詐更別求也。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卽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

ニ之ヲ張耳ニ請フナリト、按ニ李說ニ從ヘバ、去テ父ニ抵テ客タリ、父素ト張耳ヲ知ル云云ト爲スベシ。

爲里監門以自食ハ、顏師古曰、監門ハ卒ノ賤者ナリ、二人卑賤ヲ以テ自ラ隱ル。陳餘欲起云云ハ、胡三省曰、辱ヲ受クル能ハズ、起テ吏ト抗セントス欲スルナリ、躡之ハ、其足ヲ躡ムナリ。

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索隱曰。地理志。屬中山。○正義曰。音邢。邢州唐昌縣。）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一篇柱子）（索隱曰。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爲張耳從漢張本）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便見優劣）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張晏曰。監門。里正衞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一作攝。）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何等情悃）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

及魏公子毋忌爲客ハ、顏師古曰、毋忌ハ信陵君ナリ、其尙毋忌ヲ見ルニ及ビ、之ガ賓客ト爲ルナリ。

嫁庸奴亡其夫ハ、方苞曰、其夫ヲ去ルナリ、告ゲズシテ去ル、猶逃亡ノ如キナリ。

去抵父客云云ハ、皆川淇園曰、卒爲請決ハ、女ノ爲ニ決絶ヲ夫ニ請フナリ、李光縉曰、去抵父客ハ、婦人嫁ヲ謂テ歸ト曰フ、則歸寧ヲ覩テ、客ト爲スナリ、下父客ノ客字疑フ衍ナリ、卒爲請決ハ、父爲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索隱曰。張耳與芮。勢倖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旣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竝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索隱曰。臣瓚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爲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去抵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索隱曰。如淳曰。抵。歸也。音丁禮反。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爲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名由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八終

蘇子古史曰。蒙氏爲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脈。自知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計無罪死而不厭。夫偸合取容。咎亞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于琅邪。使毅還禱山川。至沙丘而崩。使毅尙從。則趙高李斯廢適之謀。殆不能發。嗚呼。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死。顧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絶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呑藥自殺。（一句結束自悲酸）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絶地何罪。勞人是愆。呼天欲訴。三代良然。

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曰。參。謂三卿。伍。即五大夫。欲參伍更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孽臣逆亂。暗指趙高内陵之道也。徐廣曰。亂一作辭。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一本作則身死亡國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索隱曰。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

猾スハ其姦ヲ王ニ傳ヘ、之ヲ寛赦スルヲ冀クナリ。

故立號曰繆、錢大昕曰、此ニ據レバ、則秦繆公ノ謚當ニ讀デ繆ノ如クスベシ、所謂名ト實ト爽フヲ繆ト曰フナリ、蒙恬ハ秦人、其言必自ル所アラン。

以是籍於諸侯ハ、方苞曰、劉說是ナリ、春秋傳ニ、非禮也勿籍トアリ。

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諸侯。索隱曰。言惡聲狼籍布於諸國。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極明切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

願大夫爲慮焉、王維楨曰、大夫ハ御史曲宮ヲ

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一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暗指趙高 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鬭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姓。宮。名。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索隱曰。蒙毅言己少事始皇。順旨蒙恩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擧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

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卽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擧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索隱曰。愈一作兪。兪卽踰也。音臾。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正義曰。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繫之。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擧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隱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

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方苞曰、胡亥二字衍ナリ。

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曰。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直抵甘泉。正義曰。宮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竝海上。索隱曰。竝音白浪反。北走琅邪。索隱曰。走音奏。走猶向也。鄒氏音趣。趣亦向義。於字則乖。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應前不敢阿法而不爲己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

收河南注靈及勝、札記及字ナシ、云フ各本靈下及字ヲ衍ス、官本無シ。

用險制塞、札記用制ニ險塞ニ作ル、云フ蔡本中統蕪刻毛本同ジ、他本制險倒ス。

至遼東注正義至海之上札記云、之上二字疑フ衍ナリ。

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云云ハ、淩稚隆曰、此突然趙高家ヲ起シ及ビ其罪アル一段ヲ挿入ス、蒙氏ノ禍實ニ此ニ本ヅクヲ著ス所以ナリ。

生隱宮ハ、或曰生レテ陰ナキト謂フ、索隱ノ說恐ラクハ非ナリ。

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幷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以下暗點蒙氏罪狀)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曰。謂靈及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徐廣曰。臨洮屬隴西。○正義曰。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爲宦者。○索隱曰。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爲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竝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卽私事公子胡亥。喩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

取城皐ハ、札記成皐ニ作ル、云フ蔡本毛本成、各本城ニ作ル。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索隱曰。驁音遨。又鄒氏音五到反。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爲秦將。以下次蒙氏世功伐韓取城皐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七終

嚮者焚籍之後。繼有坑儒之慘。臣惟國家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而諸儒誦法孔子。皆繩以罪。恐失天下心。用是略陳衷悃。干冒威嚴。不圖拂意見疏。監兵上郡。自離膝下。于今三年。瞻戀闕庭。儼若咫尺。切慮陛下輕萬乘之尊。違九重之宴。巡遊天下。西祀東封。懲忠之臣率以祈延壽命爲詞。殊不知川途險巇。姦軌伺隙。供億日繁。民怨胥作。臣豈忍默而不言。坐令變起蕭牆。而荊棘生于朝也。臣亦揣往事取憎。強聒何補。第念先公穆公悔過自誓。卒能顯名諸侯。延休後嗣。臣豈忍絕望于陛下哉。嗚呼詎意竟以此獲罪耶。詔書云。臣與蒙恬將兵屯邊。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誹謗。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嗚呼其亦弗諒之甚矣。陛下混一宇內。匈奴遠遁。邊境晏然。臣等憑藉威靈。又何功之可樹。若撫綏士卒。將軍任耳。臣受命監兵。何乃吹毛而求疵也。且夫懷宴安而厭險阻。覬寵幸而嫌疎遠者。常人之情也。履險阻而不辭。處疎遠而不忘納君于善者。臣子之義也。臣輸忠行孝。不蒙省察。而概以常情律之。昔人云。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臣誠有死而已。夫復何言。嗚呼古今以諫獲罪。如比干剖心。子胥湛身。猶曰戚屬耳。猶曰羈臣耳。父兮生我。何若是忍也。若乃衞宣于伋。實由瀆倫。晉獻于申生。寔由嬖寵。陛下無二者之溺。而甘心焉。此臣之所未喩也。豈緘默者假誹謗之名。以售譎歟。陰謀者倡怨望之說。以傾奪歟。夫投杼之誤。曾參不免。臣賢不逮若人。而讒者特衆。陛下惡得而無猜也。陛下試思之而詳察之。倘有讒人交亂其閒。幸投之豺虎。肆之市朝。以雪臣冤。更冀收臣骸骨。埋之酈山之足。庶幾陛下百歲後。魂魄相依。生雖弃捐。死得密邇。無所恨矣。神迷氣短。不知所云。遂自殺。胡亥得書。喜以示斯高曰。夫固已疑之。幸矣哉其不復請也。

蘇子古史曰。始皇以詐力幷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失。李斯燔書詩。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老太子在外。履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奸。復偸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楊維禎曰。趙高謀矯事。所忌者斯一人耳。其言曰不謀丞相事不成。高請于斯。斯既能以亡國之言絕之矣。而又以其言慮不得懷通侯之印。易其心而許之。是殺蘇與恬者斯也。誠使斯善度事機。相亥以與高。其事必敗。孰與操其矯書以逆先誅高。而與恬立蘇也。卽高未誅。潛以矯謀聞於蘇。蘇可不死。恬之殺高。機上肉爾。計不出此。他日事皆決于高。乃始上書高言罪。吁嗟何及矣。嗚呼。秦愚天下。而受其愚者李斯也。斯愚秦君臣。而受其愚者趙高也。五刑具。三族夷。然後父子對哭。而思東門狡兎之樂。斯眞愚人也哉。

〔增〕柯維騏設扶蘇自訟書云。秦始皇崩沙丘。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詐爲始皇書賚上郡。數長子扶蘇及將軍蒙恬罪。並賜死。扶蘇不敢復請。乃爲絕命書以獻。曰臣聞勇者不避禍。仁者不撓節。況國聽于君。家聽於親。死生惟命。誰能逃之。臣以不肖干陛下重怒。安抗必行之命。祈必不可得之恩哉。屬鏤在前。扶蘇豈敢愛其死。然事之本末。不容不自明也。臣少讀易。至無妄災邑之辭。常疑其事。乃今信其眞有耳。嗟乎嗟乎。臣何辜而罹此禍耶。夫父子之愛不可解于心者也。自非反德悖道之人。孰不欲其親全令名。而身共享安寧之慶哉。是故過而幾諫。勞而無怨。此聖哲之懿訓。生人之通道也。臣雖愚闇。竊聞斯義久矣。夫人非堯舜。孰能無過。陛下信任之臣如李斯輩。皆持祿容身。莫敢匡諫。臣爲長嗣。休戚同之。關弓射人。或談笑而道。或涕泣而道。何則親疏之情異也。

り、李談趙談ノ屬ノ如キ、皆改テ同ト稱ス、同談亦聲相近キニ取ル、此韓談獨リ改メザル何ゾ、滑稽傳談言微中、司馬相如傳因斯以談、皆談字ヲ避ケズ、札記云、史談ヲ諱デ同ニ作ル、此後人改ム。羣臣百官皆畔不適ハ、方苞曰不適ハ、君所ニ如カザルナリ、尚書民不適有居ト、字義同ジ。

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也。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正義曰。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索隱述贊曰。鼠在所居。人固擇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陽。人臣極位。一夫誑惑。變易神器。國喪身誅。本同末異。

二世上觀ノ觀ハ、宮ノ門闕ナリ。

與宦者韓談ハ、錢大昕曰、太史公父ノ名談ナ

曰。陛下（與本紀參互）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衞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與本紀不合）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卽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索隱曰。劉氏云。弟字誤。當爲孫子嬰。子嬰卽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

辭服奏當上ハ、方苞曰、斯ノ辭服ス、故ニ高其罪刑ト相應ズルヲ奏スルナリ、漢書ニ奏當ノ成ル、皐陶之ヲ聽クト雖モ、猶以テ死シテ餘辜アリト爲ストアリ。

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因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應前上蔡布衣）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

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陜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敎。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

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

フト、亦此子學ナリ。

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

［每句反上］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威勢亞於人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

臣疑其君ハ、余有丁曰、疑ハ卽易ノ陰疑於陽ノ疑ナリ、勢相近ク、均敵スルヲ言フナリ。司城子罕相宋云云ハ、錢大昕曰、韓子二柄篇云、子罕宋君ニ謂テ曰、夫レ慶賞賜予ハ、民ノ喜ブ所ナリ、君自ラ之ヲ行ヘ、殺戮刑罰ハ、民ノ惡ム所也、臣請フ之ヲ行ハント、是ニ於テ宋君刑ヲ失ヒ、而テ子罕之ヲ用フ、故ニ宋君劫カサルト、又人主篇云、宋君其爪牙ヲ子罕ニ失ヒ、簡公其爪牙ヲ田常ニ失フト、高誘注呂覽亦云、子罕宋昭公ヲ殺スト、宋世家ヲ攷フルニ、子罕ノ事ヲ載セズ、左氏傳ニ據レバ、司城子罕、乃宋ノ良臣、平公ノ朝ニ仕フ、初メ未ダ君ヲ劫カサザルナリ、但樂氏世世司城ト爲ル、或ハ子罕ノ後、更ニ政ヲ專ラニシ、君ヲ劫カス者アリ、事春秋以後ニ在リ、故ニ戰國漢初人多ク之ヲ言フ、鄒陽傳ニ、宋子罕ノ計ヲ聽イテ墨翟ヲ囚

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索隱曰。玘亦作起。竝音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

楚盜公行注音私、札記曰松ニ作ル、云フ各本私ニ譌ス、吳王濞傳集解ニ依テ改ム。

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索隱曰。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爲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爲疎。　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曰。公一作訟。音私。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爲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駰案觳抵。卽角抵。　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

李斯以爲言ハ、淩稚隆曰、高二世ナシテ朝廷ニ坐セザラシムルチ言フナリ。

吾有所言者、札記云、治要、吾所欲言者ニ作ル。

朝廷。譴擧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徐廣曰。揆一作撥也。）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索隱曰。房音旁。一如字。）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

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通或宜作照。）今坐

既ニ聖人ノ術ヲ行ヒ、以テ天下ヲ督責スル能ハザレバ、則除去シ、天下ノ役ト爲リ、更ニ何ノ事トスル所アランヤト言フ、荀子是猶力少ウシテ任重シ、舍シ、碎折シ、適ナキナリト、辭意略同ジ。
開於側ハ、札記開於側ニ作ル、云フ蔡王柯毛本開ヲ閑ニ作ル。
拂世摩俗、札記摩ヲ磨ニ作ル、云フ索隱本磨、各本摩ニ作ル。

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扶弗反。摩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摩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己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

樓季不輕犯也注樓季之兄也、札記云、句誤アリ。

跛牂牧其上、札記云、牂當ニ牂ニ作ルベシ、今本皆俗ニ從フ。

注牝曰牂、札記云、舊刻牝ヲ牡ニ作ル、按ズルニ、牂ハ、詩傳、爾雅、廣韻、集韻並ニ牝羊ト云フ、內則鄭註、說文、玉篇、類篇、並ニ牡羊ト云フ、牝牡字形近ク、亂レ易シ、未ダ孰カ是ナルヲ知ラズ、然ルニ此文跛牂ヲ樓季ニ對シテ言フ、是人ヲ指ス、羊ヲ謂フニ非ズ、莊子駢拇篇ニ、臧穀同ジク羊ヲ牧スルノ論アリ、疑フ牂ト臧ト同聲假借ナリ、乃牧羊ノ跛豎ヲ言フノミ、注非ナリ。

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方苞曰、舍ハ除去ナリ、

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　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牂羊墳首。毛傳曰。牝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陗（一作峭）塹之勢異也。索隱曰。陗。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塹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塹則易涉。故跛牂牧於泰山也。　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爲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爲勤身苦心爲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　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

布帛尋常鑠金百鎰ハ、淩稚隆曰、八尺ヲ尋ト曰フ、尋ニ倍スルヲ常ト曰フ、少キヲ謂フナリ、鑠ハ斷ジテ鑠鎔ノ鑠ナリ、鑠金ハ新鎔ノ金ナリ。

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彊悍也。虜。奴隷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黥也。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必燔。人必怒。怒則鬬。鬬則三族。雖刑之可也。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爲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

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卽以天下爲桎梏於身也。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

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札記云、然則二字疑フ衍ナラン。

肆志廣欲ハ、札記賜志廣欲ニ作ル、云フ賜字、蔡本中統游王毛本竝ニ同ジ、字類補遺、此文ヲ引キ、亦賜ニ作ル、方言ニ、賜ハ盡ナリ、義自ラ通ズベシ、今本肆ニ作ル者、疑フ後人賜志經見セザルヲ以テ改ム。

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與始皇本紀不合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

治直馳道、札記云、直下字ヲ脫ス、治要引テ、治直道馳道ニ作ル。

飯土匭啜土鉶、匭ハ匣ナリ、鉶ハ瓦器ナリ。

手足胼胝ハ、皮厚キナリ。

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郤。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索隱曰。采。木名。卽今之櫟木也。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索隱曰。粢音資。糲音郎葛反。粢者。稷也。糲者。麤粟飯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徐廣曰。匭一作溜。鉶音刑。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徐廣曰。觳音學。觳一作穀。推也。○索隱曰。爾雅云。觳。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穀。則字宜作較。鄒氏音角。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正義曰。謂河之九曲別爲隄防。決渟水致之海。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胈。胈。膚毳皮。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

矺死於杜注史記音義、札記史記音隱ニ作ル、云フ宋本中統本同ジ、游王柯凌本音隱ヲ誤テ音義ニ作ル。

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史記音義曰。矺音貯格反。○索隱曰。矺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支體而殺之。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

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閒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

卽以屬吏繫於陽周ハ、方苞曰、蒙恬ノ死、後ノ趙高ノ語ニ於テ之ヲ出ス、故ニ此ニ於テ其死狀ヲ言ハザルナリ。

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少蒙恬死一節）徐廣曰。屬上郡。○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

足以爲寒心、札記云、雜志云、以字文義ヲ成サズ、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テ足爲寒心ニ作ル。

於是斯乃聽高、屠隆曰、李斯詐ツテ胡亥ヲ立テ、陰ニ扶蘇ヲ弑ス、趙高ノ奸ニ由ルト雖モ、實ニ其私心欲スル所ナリ、彼其初之ヲ難ンズルハ、説ヲ飾リ、以テ高ト天下トヲ欺クニ過ギザルノミ、其後扶蘇死シテ、斯大ニ喜ブ、眞情其レ微シク露ハル矣。

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索隱曰。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爲逆謀。故曰安足爲謀也。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涙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詳始皇本紀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

忠臣不避死而庶幾ハ、董份曰、庶幾ハ、他望アルナリ、忠臣死ヲ避ケテ、他望ヲ幾ハザルヲ言フ、古者幾字冀ト同ジ、注謬ル甚シ。
孝子不勤勞而見危ハ、董份曰、孝子ハ、身ヲ謹ミ親ニ事ヘ、危險ヲ蹈マザルヲ言フ、暗ニ胡亥ヲ指スナリ。
就變而從時、札記云、毛本就ヲ龍ニ作ル、志疑云、文選東方朔畫贊ニ、引テ龍變而從之ニ作ル。
秋霜降者云云ハ、札記云、索隱本下句ヲ出シ、動字ナシ、雜志云、秋字動字、皆後人ノ增ス所ナリ。

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曰。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己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高爲此言便欲刦斯必聽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曰。水搖者。謂冰泮而搖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晩。斯曰。吾聞晉易太子。正義曰。謂廢申生立奚齊也。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正義曰。謂小白與公子糾。身死爲戮。紂殺親戚。正義曰。謂殺比干囚箕子。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

懷通侯之印ハ、胡三省曰、徹侯、漢ニ通侯ト曰フ、應劭曰、通モ亦徹ナリ、通トハ功德王室ニ通ズルヲ言フナリ。

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斯之禍身與禍秦根由本此）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

衞君殺其父云云、錢大昕曰、春秋ニ、衞ノ石曼姑師ヲ帥テ戚ヲ圍ム、公羊以テ伯討ト爲シ、孟子書ニ衞君輒ヲ稱シテ孝公ト爲ス、故ニ趙高此言ヲ爲ス、然ルニ蒯聵未ダ嘗テ輒ニ死セズ、輒亦德ノ戴クベキナキナリ。

今大行未發、凌稚隆曰、先儒陳氏曲禮ヲ注シ、天王登假ハ、猶漢書ニ大行ト稱スル如シ、其往テ返ラザルヲ以テ、故ニ大行ト曰フ。

贏粮躍馬ハ、其時ニ乘ズベキヲ形容スルナリ。

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衞君殺其父。而衞國戴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閒不及謀。贏粮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

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云云ハ、余有丁曰、趙高ノ言ヲ斯傳ニ歷載ス、同惡相濟スヲ見ルナリ、方苞曰、趙高亂ヲ謀ル、李斯ノ傳ニ入ル、高ノ惡斯之ヲ成シ、秦ノ亡斯之ニ主タルヲ以テナリ、其始迹ハ蒙恬ノ傳ニ入ル、蒙毅曾テ高ヲ治シ、其罪ヲ死ニ當シ、而テ高此ニ因テ賊心アルヲ以テナリ。

車中。徐廣曰。一作輜車。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文穎曰。轀輬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窻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轀輬車也。如淳曰。轀輬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從李斯所建議罷分封中來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史記音隱宰顯反。○索隱曰。劉氏音將淺反。則譾亦淺義。古人語自有重輕。所以文字有異。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

餘子莫從注在善文中、淩稚隆曰、杜預、古人文章ノ簪者ヲ集メ、善文ト曰フ。

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爲後夷族張本 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正義曰。今沂州。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伏後趙高與斯矯制案 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爲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眞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轀輬

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正義曰。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總前）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伏後上蔡東門案）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

辨白黑、札記辨チ別ニ作ル、云フ索隱本別、各本辨ニ作ル。

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索隱曰。重音逐用反。重者。再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幷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索隱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眞。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幷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敎。敎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

ナリ、管子無シ。

此所謂藉寇兵、胡三省曰、藉ハ慈夜切、假ナリ、借ナリ。

尊主爲皇帝、札記云、主ハ舊刻王ニ作ル。

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也。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此下俱應逐客爲過之意）資敵國。（索隱曰。資猶給也。）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他國得士而用之便成孝穆惠昭）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索隱曰。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云。齎。持遺也。齎或爲資。義亦通。）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又挈前議作結尾）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幷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

阿縞之衣、札記云、阿或ハ綱ニ作ル、廣雅ニ綱縞ハ練ナリ、淮南修務訓注ニ、阿ハ細穀、漢書禮樂志註ニ、阿ハ細繒ナリ、司馬相如傳注ニ同ジ。隨俗雅化ハ、趙女ニ屬スルナリ。快耳目ハ、札記云、目字後人ノ加フル所也、文選無シ、舊本書鈔・類聚、御覽樂部、史ヲ引テ皆目字ナシ。昭虞武象者注索隱曰ナ、札記、集解徐廣曰ニ作ル、云フ王柯凌本誤テ索隱曰ニ作ル。

能明其德注索隱泰山云云、札記云、泰字誤衍

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傳之珥。以璣爲之。竝非秦所有物也。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修使。○索隱曰。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索隱曰。說文云。甕。汲缻也。音於貢反。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缻音缶有反。鄭衛桑閒。昭虞武象者。索隱曰。昭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索隱曰。管

第三段

與前何也相應

人才滿前適用而已矣

方正說

發明前

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擧重明輕）正義曰。昆岡在于闐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正義曰。括地志云。濆山一名崑山。一名斷蛇丘。在隨州隨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爲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以爲傳國璽也。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見蘇秦傳。乘纖離之馬。徐廣曰。纖離蒲稍。皆駿馬名。○索隱曰。徐氏據孫卿子而爲說。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鄭玄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與上五子者不產于秦相應）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之所生然後可。（上面一節只是順說又倒說）則是夜光之璧。（第一段一轉）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索隱曰。駃音決。騠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駃騠爲獻。廣雅云。馬屬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第二段又一轉）充下陳。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娛心意。（上面反說一二項此專指女色又倒一倒不覺重疊）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索隱曰。宛音於阮反。傅音附。卽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傅者。以璣附著於珥。珥者。瑱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

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擧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索隱曰。案惠王時張儀爲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爲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於相。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北收上郡。正義曰。惠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南取漢中。正義曰。惠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包九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卽屬楚之夷也。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宜城縣云。故鄢也。○正義曰。夷。謂幷巴蜀。收上郡。取漢中。伐義渠丹犂。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東據成皐之險。正義曰。河南府汜水縣也。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一作葉。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索隱曰。高誘注淮南云。蠶食。盡無餘也。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說得斬截 向使四君卻此應逐客尚過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

邸瓠口ニ作ル、云フ中字西字、考證河渠書溝洫志ニ據テ增ス。

游閒於秦耳ハ、胡三省曰、遊說シテ以テ秦ノ君臣ヲ閒スルヲ謂フ。

求丕豹公孫支、札記求チ來ニ作ル、云フ索隱本來、各本求ニ作ル。

此五者、札記此五子者ニ作ル、云フ王柯凌毛本子字ヲ脫ス。

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自山邸瓠口爲渠。傍北山東注洛二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閒秦作注溉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刀之割。一運斤無不斷者。解漢書者。以一切爲權時。義亦未爲得也。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正義曰。在始皇十年。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索隱曰。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是也。○正義曰。新序云。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虞亡入秦。號五羖大夫也。迎蹇叔於宋。索隱曰。秦紀又云。百里奚謂穆公曰。臣不如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厚幣迎之。以爲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也。時游宋。故迎之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索隱曰。丕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謂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以來。亦未見其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游晉。後歸秦。此五者。一本五下有子字 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索隱曰。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幷國二十。或易爲十二。誤也。孝公用商鞅之法。移

ク大功ヲ成ス者ハ、皆慊セザル所アリト雖モ、而モ忍ビ彊勉シテ其事ヲ就ス、是ヲ以テ卒ニ能ク其功ヲ遂グルヲ得ルナリ。

由竈上騷除、札記云、雜志云、御覽人事部、引テ竈上ニ老嫗二字アリ、案ズルニ、索隱若炊婦云云、則當ニ老嫗ノ字アルベシ。

作注溉渠注正義自山邸瓠口ハ、札記自中山西

之。索隱曰、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翦除。故我將說秦以幷天下也。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幷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曰。秦孝公。惠王。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徐廣曰。騷音掃。○索隱曰。言秦欲幷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爲難也。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幷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閒秦。以作注溉渠。正義曰。鄭

此禽鹿視肉云云ハ、皆川淇園曰、其人、身卑賤ニ居ルヲ以テ、而テ心ニ食ヲ得ント欲スト雖モ、人ノ面視スル所ニ當レバ、則能ク彊忍シテ行フ者ノ比ノミト謂フナリ、按ニ此説ニ依レバ、肉ヲ人面ニ視テ、而テ能彊行スル者ト讀ムベシ。

胥人者去其幾也ハ、札記云、雜志云、胥ハ須ナリ、去當ニ失ト爲スベシ。

成大功者在因瑕釁云云ハ、皆川淇園曰、凡能

事之於文紆廻。非也。今秦王欲呑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正義曰。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彊時。亦說士成熟時 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索隱曰。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假游說取榮貴。即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彊行也。故詬莫大於卑賤。正義曰。呼后反。恥辱也。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正義曰。言譏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爲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索隱曰。非者。譏也。所謂處士橫議之時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劉氏解幾爲彊。非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密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

爲郡小吏、札記云、郡字、類聚獸部、引テ鄕ニ作ル、御覽百八十八、引テ亦鄕ニ作ル、索隱本ト同ジ。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云。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爲楚地。故曰楚上蔡也。 年少時。爲郡小吏。 索隱曰。郡一作鄕。劉氏云。掌鄕內文書。 見吏舍厠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 索隱曰。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覓彊主以

也。不過利祿之優。異於范中行氏之所遇耳。讓之爲之報讐之深也。其義誠是。其心亦特不忘其利祿之優異。而有激於義耳。讓之言曰。吾所爲。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茲豈非爲名譽而爲善之人哉。刺客傳讓。吾無用議。子長之失矣。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六終

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致之。實非也。莊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爲不足恃。惟忠爲可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爲刺客之用乎。

王安石曰。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曰。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此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于嚴仲子。荊軻豢于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楊維禎曰。余讀豫讓傳。後尤惜政重不幸知己于嚴仲子也。政以身許仲子。曾何異豫讓爲國士。而委質于智氏之所知乎。二子卒以刺客死。而史氏遂以刺客錄。豈不悲其遇知己如智氏與仲子乎。雖然政孝義人也。使生于鄒魯之邦。加以聖賢之學。肯爲仲子輕役哉。始以母在而休身。母卒而遂輕身許人以死。烏乎身豈有二哉。自非簡知明主。身不得致。而死之之所。猶不可以不愼。而況死非其所乎。此余感政爲孝義人。而重惜其一死之輕于人。不得爲仁人義士守死之善道也。

楊士奇曰。諸侯弃甲兵之讎。爲盟會之禮。乃于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死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剸刃于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父母之喪。遂殺身以爲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仁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于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杭節致志。行出乎烈士。乃引而置諸四子之閒。不亦薰蕕之共器乎。

何孟春曰。今之論讓者曰。人惟無所爲而爲者。其善必誠。其忠必盡。而讓非其人也。讓不能知韓魏之必反。無貴於讓。知而不言。非所以望讓。言而智伯弗聽。則智伯之遇讓

太史公曰云云、方苞曰、此篇、乃太史公自ラ作ル所ナリ、國策ヲ編スル、取テソノ首尾ヲ芟ス、蓋軻閭巷閒ニ居ル事、國策ニ入ルベカラズ、高漸離秦王ヲ朴ツ、秦六國ヲ幷スルノ後ニ在ルヲ以テノ故也、後論自ラ之ヲ公孫季功董生ノ口道スル所ニ得ト云ヘバ、則戰國ノ舊聞ニ非ル、明ナリ、且先秦人事ヲ敍スル、皆廉峭ナリ、紆餘曲暢ハ、史公ノ作ヨリ乃此アリ、好學深思者、當ニ能ク之ヲ辨ズベシ、又曰、田光ノ死、太子往テ哭スルヲ載セズ、樊於期ノ事ト複スルヲ恐ルルナリ。

應前博爭道 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影上不中中桐柱 索隱曰。案。不講。謂不論習之。 甚矣喚前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卽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廏門木烏生肉足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曰。較。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炙。定吳篡位。彰弟哭市。報主塗廁。刎頸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奪魄。懦夫增氣。

蘇子古史曰。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為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縶。蔡公孫翩以大夫弒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讎之義。如荊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

ニ仍テ脳スト、今據テ改ム。家丈人召使前擊筑注索隱云云、札記云、此蓋政傳正義引ク所ト同ジカラズ、蓋司馬貞見ル所ノ漢書別ニ一本ナリ。

乃矐其目、札記矐ニ作ル、云フ柯凌本矐ニ譌ス。

善。從者以告其主。索隱曰。謂主人家之左右也。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名男子爲丈夫。尊父嫗爲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疋。丈人故言遲。是也。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索隱曰。約。謂貧賤儉約。既爲庸保。常畏人。故謂畏約。所以論語云不可與久處約也。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擧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互以爲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海各反。○索隱曰。一音角。說者云。以馬屎燻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索隱曰。案劉氏云。以鉛爲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復進得近。擧筑朴秦皇帝。索隱曰。朴音普卜反。朴。擊也。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

作於宋子注正義提州平頼縣、札記趙州平棘縣ニ作ル、云フ各本趙ヲ提ニ譌シ、棘ヲ頼ニ譌ス、按ズルニ、隋志趙郡平棘、大業ノ初、宋子縣ヲ廢シ之ニ入ル、郡縣志、武德元年趙郡ヲ改テ趙州ト爲ス、平棘

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索隱曰。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應前擊筑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索隱曰。欒布傳云。賣庸於齊爲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云庸保。鶡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宋子故城。在提州平頼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

中桐柱、札記云、策桐字ナシ、疑フ衍ナリ、毛本銅ニ作ル。箕倨以罵、札記箕踞ニ作ル、云フ蔡本毛本踞、他本倨ニ作ル。

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索隱曰。且音卽餘反。）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正義曰。提姪帝反。）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索隱曰。王劭云。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索隱曰。擿與擲同。古字耳。音持益反。）不中。中桐柱。（正義曰。燕丹子云。荊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狀其創死慷慨之意）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漢鹽鐵論曰。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賁育者。介七尺之利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

ナ謂フ、九賓ハ擯者九人ナリ、按ニ擯ハ儐ト同ジ、出テ賓ニ接セシムル者ナリ。

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礼記云、舊刻秦王ノ字ヲ重ネズ、疑フ是ナリ、蓋此時軻ト秦王ト、皆柱ヲ環リテ走ルナリ。

曰。三輔黃圖云。秦始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制紫宮象帝宮。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橋南度以法牽牛也。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索隱曰。匣音戶甲反。匣亦函也。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點綴）羣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應前與樊於期語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索隱曰。室謂鞘也。○正義曰。燕丹子云。左手揕其胷。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奪袖超屏風走之。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索隱曰。諸郎中。若今宿衛之官。非

又前而歌曰、札記歌上爲字アリ、云フ中統舊刻游毛本爲字アリ。

設九賓ハ、通鑑注、劉原父曰、賓ハ傳擯ノ擯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正義曰。易水。在幽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正義曰。徵知雉反。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描寫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擧兵以逆軍吏。願擧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正義曰。劉云。設文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爲釋。見燕使者咸陽宮。正義

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云云、皆川淇園曰、此是舞陽少時ノ事ヲ謂フナリ。

何太子之遣云云ハ、皆川淇園曰、遣ハ、之ヲ遣ルヲ言フ、今之ヲ遣レバ、乃反ラザルナリト謂フ。

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一作陳。○索隱曰。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索隱曰。焠。染也。音忽潰反。謂以毒藥染劍鍔也。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

乃裝爲遣荊卿。驀然接上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索隱曰。忤者。逆也。音五故反。不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乃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倶。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指舞陽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倶。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

伏後案

徐廣曰。揕音張鴆切。一作抗。○索隱曰。揕。謂以劍刺其胷也。抗音苦浪反。言抗拒也。其義非。

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

徐廣曰。捥一作揞。○索隱曰。搤音烏革反。捥音烏亂反。字書作𢫬。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捥也。

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

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

乃今

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索隱曰。燕丹子曰。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鼃。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卽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

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

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駰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索隱曰。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司馬彪郡國志曰。薊縣方城有督亢亭。徐說是也。○正義曰。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

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

若曹沫之與齊桓公云云ハ、胡三省曰、燕丹荊軻ヲ禮致スルノ初ニ於テ、兩端ノ策ヲ畫ス、荊軻其初說ヲ守ル、事成ラザル所以ナリ、之ヲ要スルニ、戰國ノ士、皆曹沫ノ故智ヲ祖トス、藺相如ノ秦王ニ會シ、毛遂ノ從テ楚ニ結ブノ類ノ若キ是ナリ。

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索隱曰。闚。視也。言以利誘之也。秦王貪。索隱曰。絕句。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

不棄其孤也、皆川淇園曰、孤ハ燕國ノ孤弱ヲ言フナリ。

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與前田光坐定句相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索隱曰。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熹之太子。今秦有貪

ベキナリ。太子逢迎、札記云、舊刻毛本逢ヲ進ニ作ル。

荆卿可使也注正義武陽、札記云、疑フ卽下ノ秦舞陽ナリ、志疑云、秦舞陽ヲ、國策、燕丹子、隸續武梁、竝ニ武陽ニ作ル。

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拔。索隱曰。蔽音疋結反。蔽。猶拂也。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到此引入荊卿 正義曰。燕丹子云。田光答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正義曰。俛音俯。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

恐不能須臾、皆川淇園曰、須臾ハ猶從容ノ如シ。

是固丹命卒之時也、胡三省曰、命卒ハ命盡クルヲ謂フ、樊將軍窮ヲ以テ來歸ス、當ニ死ヲ盡シテ以テ之ヲ保匿舍藏スベキヲ言フ、皆川淇園曰、丹命卒ノ一句ハ、上文是謂委肉ヨリ爲之謀也ニ至ル二十五字ニ答フルノ言ナリ。此謂資怨而助禍矣、札記謂上所字アリ、云フ舊刻所字アリ。其爲人智深而勇沈、或曰、荊軻人ト爲リ沈深、田光人ト爲リ智深ウシテ勇沈ム、モト是一流ノ人ナリ、宜シク光ノ軻ヲ薦メテ其身ニ代ル

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索隱曰。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今讀購與爲燕媾同。媾。合也。漢文媾講兩字常雜。今言欲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正義曰。惛音昏。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到此引入田光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

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索隱曰。鞠音麴。又如字。人姓名也。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正義曰。以北。謂燕國也。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音白結反。○索隱曰。批。謂觸擊之。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索隱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爲心戰。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索隱曰。振。救也。言禍大而不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

一年左傳、武震以攝威之、釋文ニ攝又之渉反ト、是攝懾ト同ジ。善擊筑者高漸離注正義日音子廉反ハ、札記王義之音哉廉反ニ作ル、云フ隋志ヲ按ズルニ、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内史王義撰アリ、此之字疑フ衍ナリ、蔡本王本並ニ之字シ、之廉反ニ作ルハ、此音ト同ジ、柯本王ヲ改テ正ト爲シ、正義ヲ割入ス、斯ニ誤ト爲ス。然其爲人沈深好書、皆川淇園曰、沈深二字、前三段ヲ結ブ。

踐與荊軻博。爭道。索隱曰。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同。或有意義。俗本踐作賤。非也。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索隱曰。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爲名。漸音如字。○正義曰。音子廉反。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伏後變名姓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此處先安頓田光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

ノ若キ、又三十二年ナ減ズ、六國表俠累ノ事ナ韓烈侯三年ニ書ス、下秦始皇二十三年ニ至ル、實ニ百七十四年ナリ、此傳文及ビ集解索隱言フ所ノ年數、皆合ハズ、正義更ニ謬ル、疑フ竝ニ傳寫ノ失ナリ。

目攝之、札記云、雜志云、攝ハ懾ナリ、襄十

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也。

荊軻者。衞人也。索隱曰。按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爲余道之。則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聞。其先乃齊人。徙於衞。衞人謂之慶卿。索隱曰。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衞而改姓慶爾。荊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呂氏劍技曰。持短入長。倏忽從橫。以術說衞元君。衞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衞元君之支屬於野王。正義曰。懷州河內縣。荊軻嘗游過榆次。正義曰。并州縣也。與蓋聶論劍。索隱曰。蓋音古臘反。蓋姓。聶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曰。攝猶視也。荊軻游於邯鄲。魯句 伏後案

自刑以絕從正義自刑作刑、札記云、此蓋正義本自刑ニ作ル、而テ合刻者之カ詞ヲ爲スナリ、胡三省曰、絕從ノ從ハ、讀テ蹤ト曰フ、自ラ其蹤跡ヲ絕ツヲ謂フナリ、其姊妾云云、札記云、下一云字ヲ複衍ス、考證删ル。

及其姊亦烈女也、札記及ヲ乃ニ作ル、云フ游王柯凌本乃ヲ及ニ譌ス。

其後二百二十餘年、札記云、韓景侯六年始テ侯ト爲ルヨリ、秦始皇二十三年ニ至リ、首尾百八十年、韓哀侯六年

行乃舉之。劉氏云。察猶選也。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索隱曰。重音持用反。重。猶復也。爲人報讎死。乃自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以爲從坐。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正義曰。重直龍反。自刑作刑。說文云。刑。剄也。按重猶憂惜也。本爲嚴仲子報仇訖。愛惜其事。不令漏泄。以絕其蹤迹。其姊妾云云爲己隱誤矣。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衞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政心事）索隱曰。濡。潤也。人性濕潤。則能含忍。故云濡忍。若勇躁則必輕死也。重難猶如字。重猶惜也。言不惜暴骸之爲難也。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歸重於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徐廣曰。聶政至荊軻。百七十年爾。○索隱曰。徐廣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此傳率略而言二百餘年。亦當時爲不能細也。○正義曰。按年表。從始皇二十

韓購縣之、札記云、當ニ縣購之ト爲スベシ、下文王縣購其名姓千金ト曰フ、胡三省曰、賞チ懸ケテ以テ告ル者チ募ルチ購ト曰フ。

乃於邑曰其是吾弟歟、方苞曰、史公増易スル所チ觀ル、乃國策ノ疎ナルチ知ル。

取聶政屍暴於市。正義曰。暴蒲酷反。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榮一作嫈。○索隱曰。榮其姊名也。戰國策無榮字。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索隱曰。劉氏云。煩冤愁苦也。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閒者。爲老母幸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楚詞云。還及吾君之無恙。風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恙。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齧蟲也。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恙非病也。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索隱曰。案察謂親察有志

衆終莫能就、札記云、衆ト終ト一字ナリ、今衆終ニ作ル者、一本衆ニ作リ、一本終ニ作リ、後人誤テ之ヲ合スルノミ、韓策終莫就ニ作ル。

請益其車騎、札記云、韓策益ヲ益具ニ作ル、義長ズ。

韓之與衞云云、札記云、索隱本韓衞閒不甚遠ノ六字ヲ出ス、疑フ此衍文アラン。

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札記云、索隱本無生得ノ三字ヲ出ス、考證云、唐本失字ナシ、後人誤テ増ス、雜志說同ジト、按ニ此說ニ據レバ、生得ハ生禽ナリ、多人ナレバ生得セラルル者無キ能ハズト謂フナリ。

因自皮面決眼ハ、胡三省曰、皮面ハ、刀ヲ以テ面ヲ𠟍シテ、而テ其皮ヲ去ルナリ、𠟍音棃、剝ナリ。

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衞相去。中間不甚遠。索隱曰。高誘云。韓都潁川陽翟。衞都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甚遠也。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曰。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失。言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被生擒而事泄。亦俱通也。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擧國而與仲子爲讎。徐廣曰。一作讎。○索隱曰。戰國策譙周亦同。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衞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徐廣曰。韓烈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索隱曰。戰國策云。政直入上階刺韓傀。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高誘云。東孟。地名也。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此處不露面決眼。主意索隱曰。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自屠出腸。遂以死。韓

駰自見ル所ノ漢書、今本ト異ナルナリ、實元王傳、札記元下六字アリ、云フ官本六字アリ、各本脫ス。

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正義曰。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

具酒自暢注正義數色吏反、札記云、數字此音ナシ、疑フ吏ハ乃庚字ノ誤ナリ。

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札記夫人ヲ大人ニ作ル、云フ官本大、各本夫ニ作ル。

注正義尊大嫗爲夫人、札記尊婦嫗爲大人ニ作ル、云フ各本婦ヲ大ニ作ル、吳校改ム、錢大昕曰、正義本大人ニ作リ、注中夫人ノ字、皆大人ノ誤ナリ、下文家丈人召使前、索隱韋昭ノ説ヲ引キ、古者尊父嫗爲丈人、又漢書宣元六王傳、古詩丈人故云遲ヲ引キ、之ヲ證ス、則司

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賜。○索隱曰。按戰國策作觴。近爲得也。○正義曰。數色吏反。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此芮反。○索隱曰。鄒氏音脆。義相通也。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正義曰。糲酒麤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尊大嫗爲夫人。漢書宣元王傳。王遇大人益解。爲大人乞骸去。按大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是。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索隱曰。言其心志與身本應高潔。今乃卑下其志。屈辱其身。論語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是也。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索隱曰。禮記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

與韓相俠累有郤注索隱曰俠音古挾反、錢大昕曰、俠累合シテ、傀音ト爲ル。

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廻車。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特書里伏姊所言案 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正義曰。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索隱曰。高誘云。嚴遂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烈侯三年。烈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爲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聞疑傳疑。聞信傳信。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與韓相俠累有郤。索隱曰。俠音古挾反。累音力追反。按戰國策。俠累名傀也。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擧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是有郤之由也。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閒。嚴仲子至門請。

陽縣東一里。襄子至橋。馬驚。（有生色）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應前無所知名）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應前甚尊寵之）。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

又漆身爲厲。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賴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然厲賴聲相近。古多假厲爲賴。今之癩字從病。故楚有賴鄉。亦作厲字也。戰國策亦作厲。吞炭爲啞。索隱曰。啞音烏雅反。謂瘖病。戰國策云。漆身爲厲。滅鬚去眉以變其容。爲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借友人摹寫讓之苦心處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索隱曰。欲。謂因得殺襄子。顧。反也。邪。不定之辭。反不易邪。言其易也。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索隱曰。劉氏云。謂今爲厲啞也。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索隱曰。言寧爲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正義曰。汾橋下架水。在幷州晉

漆其頭以爲飲器、通鑑注、顏師古曰、匈奴嘗テ月支王ノ頭ヲ以テ、漢使ト血ヲ歃リテ盟フ、然ラバ則飲酒ノ器、是ナリ。

也。襄子。林父弟。荀首之後。范中行智伯事。已具趙系家。

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索隱曰。謂初以酒灌。後又率韓魏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板。故怨深也。漆其頭以爲飲器。索隱曰。按大宛傳云。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爲飲器。裴氏注云。飲器。椑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也。皆非。椑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爲褻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爲溲杯。故也。○正義曰。酒器也。每賓會設之。示恨深也。按諸先儒說恐非。

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索隱曰。卒音足律反。居頃之。豫讓

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描寫專諸難下手處侍。皆持長鈹。音披。○索隱曰。兵器也。劉逵吳都賦注。鈹。兩刃小刀。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索隱曰。詳音陽。爲如字。左傳曰。光僞足疾。此之詳。即僞也。或讀爲音僞。非也。豈詳僞重言耶。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徐廣曰。炙一作炮。○正義曰。炙者夜反。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索隱曰。刺音七賜反。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豫讓一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索隱曰。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故嘗事范中行氏。伏後衆人遇我案而無所知名。索隱曰。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爲范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爲氏。去而事智伯。索隱曰。按智伯。襄子荀瑤

潛。索隱曰。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左傳作掩餘燭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有潛縣。天柱山在南。杜預左傳注云。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正義曰。潛故城。在壽州霍山縣東二百步。

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眞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指季子是無如我何。索隱曰。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則是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爲卿。遂彊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先。義非允愜。王肅之說亦依史記也。

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徐廣曰。窟一作空。○索隱曰。僚之十二年夏也。吳系家以爲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唯言夏四月。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掘地爲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

而具酒請王僚。王僚

未可說以外事ハ、余有丁曰、外事ハ楚ヲ伐ツヲ謂フ。

頓語

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索隱曰。言其將有內難弒君之志。且對外事生文。吳世家作知光有他志也。乃進專諸於公子光。

追言內志本末

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索隱曰。祭音側界反。次曰夷眛。索隱曰。眛音亡葛反。公羊作餘末。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眛。夷眛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眛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眞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二年。此云九年。竝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也。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

進爲言之也。

曹沫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索隱曰。齊魯鄰接。今齊數侵魯。魯之城壞。卽壓近齊之境也。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索隱曰。倍音佩。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又複提　過脈處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專字亦作剸。音同。左傳作鱄設諸。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

曹沫者魯人也注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竝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錢大昕曰、說文ヲ按ズルニ、沫ハ末ニ从フ、莫葛切ト讀ム、亡葛ト同ジ、沫ハ未ニ从フ、荒內切ト讀ム、本ト是レ兩字、司馬貞溷ジテ一ト爲ス、非ナリ、劌字宜ク讀デ鸞聲噦噦ノ如クスベシ、呼惠反ナリ、乃沫ノ音ト相近シ。

獻遂邑之地以和注正義龍丘、札記龔丘ニ作ル、云フ官本龔、各本龍ニ譌ス。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六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竝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索隱曰。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也。○正義曰。故城。在兗州龍丘縣西北七十六里也。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索隱曰。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爲祝阿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索隱曰。匕音比。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首也。此事約公羊爲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劌之盟。信齊侯也。又不記其行事之時也。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索隱曰。公羊傳云。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仲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五終

嫪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正義曰。蘄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畤。遂滅其宗。索隱曰。地理志。扶風有好畤縣。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

索隱述贊曰。不韋釣奇。委質子楚。華陽立嗣。邯鄲獻女。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徙蜀懲謗。懸金作語。籌策既成。富貴斯取。

蘇子古史曰。戰國惟秦楚燕爲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簒奪得之。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喪亂。欲假手於秦。而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釁納妾於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徐廣曰。十二年。駰案皇覽曰。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母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毒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毒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爲帝太后。索隱曰。王劭云。秦不用謚法。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稱皇帝之後。故其母號爲帝太后。豈謂誄列生時之行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毒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曰。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毒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贊中言嫪毒得寵貴由不韋耳。合作長信侯。人之告嫪毒。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

體要ニ關スルナシ、故ニ莊襄王ノ葬ニ因リ、牽連シテ之ヲ書ス、而テ莊襄王ノ葬、不韋傳ニ見ル所以、又後莊襄王ト芷陽ニ合葬スル者ハ、乃不韋ノ姬ナルヲ以テナリ、但此等止ダ文章波瀾ノ爲ニ設ク、史法ニ據レバ、則宜ク書スベカラズ。

○正義曰。秦莊襄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索隱曰。杜原之東也。○正義曰。夏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二十五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三陵。皆三萬戶。計去此一百六十餘年也。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卽薨。以子爲後。說苑曰。毐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鬭。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鬭者。走行白始皇。○索隱曰。劉氏窶音其矩反。今俗本多作屨字。蓋相承錯耳。不近詞義。說苑作窶子。言輕諸侍中。以爲貧窶家之子也。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棫陽宮。地理志。雍縣有棫陽宮。秦昭王所起也。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索隱曰。家。謂家生資物。竝沒於官。人口則遷之蜀也。王欲誅相國。爲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爲遊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詳始皇紀

嫪毐ハ、嫪音居蚪反、毐音烏改反、顏師古音ニ據ル。

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云云、方苞曰、夏太后華陽太后ノ薨葬ハ、應ニ不韋傳ニ載スベカラズ、夏太后後百年當ニ有萬家邑ノ語アルヲ以テ、史公奇ヲ好ミ之ヲ傳ヘント欲シ、而テ以テ秦本紀ニ入レバ、則

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正義曰。以桐木爲小車輪。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正義曰。腐音輔。謂宮刑胥靡也。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正義曰。雍故城。在岐雍縣南七里。有秦都大鄭宮。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爲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正義曰。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縣。故芷陽。按在長安東也。

齊有孟嘗君注索隱孟嘗春申死已久據表及傳、札記云、單本此十一字ナシ。

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九年。李園殺春申君。孟嘗君當秦昭王二十四年已後而卒。最早。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索隱曰。王劭云。孟嘗春申死已久。據表及傳。孟嘗春申死稍在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正當在莊襄王時。不韋已爲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向十餘年。不得言死之久矣。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愼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時君也。六論者。開春愼行貴直不苟以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索隱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案咸訓皆。其地在渭水之北。北阪之南。水北曰陽。山南亦曰陽。皆在二者之陽也。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

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錢大昕曰、蓋不韋之チ資助シ、遂ニ邯鄲ノ豪家トナル。

莊襄王所養母、札記養字ナシ、云フ各本所下養字アリ、索隱本ナシ、雜志云、後人ノ妄加ナリ。

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爲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索隱曰。劉氏本作所生母。生衍字。今檢諸本。並無生字也。眞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索隱曰。下文尊爲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高帝置一。後又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太司徒。食河南洛陽十萬戶。索隱曰。戰國策云。食藍田十二縣。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徐廣曰。時年十三。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正義曰。仲。中也。次父也。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爲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

子楚質於趙者絶賢ハ、毛晃曰、絶ハ相去ル遼遠ナリ。

呂不韋怒念云云ハ、董份曰、念フハ、眞ニ念フニ非ズ、不韋身スルアルヲ知リ、而テ佯リ怒リ、以テ念フノミ、通鑑不韋佯怒ニ作ル。

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絶賢。索隱曰。閒音閑。從音七恭反。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絶好善舞者。與居。索隱曰。言其姿容絶美而又善舞也。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應本謀 索隱曰。釣者。以取魚喩也。奇。即上云此奇貨可居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索隱曰。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

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索隱曰。戰國策作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也。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擧立以爲適而子之。索隱曰。以此爲一句。子。謂養之爲子也。然欲擧立以爲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重尊作下句。意亦通。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

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索隱曰。既解不韋所言之意。遂與密謀深語也。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正義曰。適音嫡。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卽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正義曰。言子楚無望得預長爲太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索隱曰。幾音冀。幾。望也。左傳曰。日月以幾。戰國策曰。子傒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高誘注云。子傒。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

此奇貨可居ハ、胡三省曰、賈人滯貨ヲ居積シ、時ヲ伺ヒ以テ利ヲ牟ボル、異人ヲ以テ財貨ニ方ブルナリ。注正義立國家之主贏、札記立主定國之贏ニ作ル、云フ官本立主、各本皆倒ス、鄗城、云フ王柯本鄗ヲ聊ニ作ル、楊泉君ノ楊ヲ陽ニ作ル、云フ官本陽、秦策ト合ス、各本楊ニ譌ズ、下同ジ、子傒、胡三省曰、蓋秦太子ノ子、愛セラレテ長ニ居ル者ナリ。

母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索隱曰。質舊音致。今讀依此。穀梁傳曰。交質子不及二伯。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索隱曰。韓信傳亦云。韓信。襄王之孽孫。張晏曰。孺子云孽子。何休注公羊。孽子。賤子也。非嫡正之子曰孽。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索隱曰。下文又云。以五百金爲進用。宜依小顏讀爲賮。音才刃反。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本課以子楚方財貨也。○正義曰。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飽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鄗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楊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寧於太山。必無危亡之患矣。楊泉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楊泉曰。諾。入說王后。爲請於趙而歸之。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

陽翟大賈人也、注正義今河南府也ハ、札記今河南府縣ニ作ル、云フ也字誤ル、考證改ム。

往來販賤賣貴ハ、皆川淇園曰、販字、後世用ル所、率ネ物チ市中ニ行賣スルノ義ト爲ス、而テ此販字ノ如キ、卻ア是價賤キ者以テ買フ義ト爲ス。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索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戰國策以不韋爲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採戰國策。然爲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己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記合也。賈音古。鄭玄注周禮云。行曰商。處曰賈。○正義曰。陽翟。今河南府也。往來販賤賣貴。徐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也。往來賤買貴賣也。○索隱曰。王劭賣作鬻。音育。案育賣義同。今如字讀。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索隱曰。名柱。後立。是爲孝文王也。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索隱曰。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人也。而子字之。乃變其名曰子楚。子楚母曰夏姬。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四終

漢事。故但取其似屈原者附入耳。

余有丁曰。漢帝非楚王比。漢之用誼。亦不類楚之放平。平貴戚之卿。見楚將亡。不用己之言。不得已而自沈。誼以新進之士。欲閒大臣而更帝制。則不能自用于帝。太史公同取其文。而同悲其志。故列爲同傳焉。

王愼中曰。太史公先敍屈原以讒見疎于懷王。作離騷。而發明其所以作之之意。復敍其勸懷王殺張儀不從。諫懷王毋入秦不從。而又發明其惓惓宗國。以及人君知人之難。然後敍其見放作漁父天問與懷沙賦。而終之以自投汨羅。此必有得于屈原行事次第之實。而文亦宛轉有餘味矣。

自沈淵。索隱曰。荊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北岸有廟也。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徐廣曰。一本作奭。然自失矣。

索隱述贊曰。屈平行正。以事懷王。瑾瑜比潔。日月爭光。忠而見放。讒者益章。賦騷見志。懷沙自傷。百年之後。空悲弔湘。

蘇子古史曰。漢賈誼爲長沙傅。過汨羅。爲賦。以弔屈原。曰。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乎屈原廉直而不知道。殉節以死。然後爲快。此所以未合于聖人耳。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庶乎其志也哉。

楊維禎曰。原。楚之宗臣也。又懷王之所寵任也。王西行以陷虎狼之口。原當以死諫。王不從。以身先之。不則與王俱行。王存而存。王亡而亡。原報主法也。質不委于先王。而受嫌于後主。放于江南。至無所自容。而卒投汨羅以死。嗚呼移其葬魚腹者葬虎關。不爲死之得所哉。

何良俊曰。太史公以賈誼與屈原同傳。故但載其弔屈原文與鵩賦二篇而已。然誼所上政事書。先儒稱其通達國體。以爲終漢之世。其言皆見施用。其所論貯積與鑄錢諸事。皆大有關于政理。是何可以不傳。班固取入漢書傳中。最是。或者太史公未及整齊

至孝昭時列爲九卿ハ、淩稚隆曰、司馬遷ハ、漢武ノ末年ニ卒ス、此賈嘉孝昭ノ時ニ至リ、列シテ九卿ト爲ルト言フ、蓋後人ノ增ス所ノミ。

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索隱曰。梁懷王。名揖。文帝子。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詳見漢書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徐廣曰。文帝十一年。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太史公曰。此贊意用四轉而語奇峻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

札記云、說文欄闌儽三字皆ナシ、字音字義ヲ以テ之ヲ求ムル、闌字ニ於テ近シト爲ス。好惡積意注李奇曰所好所惡積之萬億、錢大昕曰、意當ニ薏ニ作ルベシ、說文ニ薏ハ滿ナリ、一ニ曰、十萬ヲ薏ト曰フ。直人淡漠兮注不以心捐死ハ、札記死ヲ道ニ作ル、云フ考證莊子ニ據テ改ム。

養空而游ハ、札記游ヲ浮ニ作ル、索隱本ト漢書文選ト合ス、各本浮ヲ游ニ作ル、雜志云、游字誤ル。細故蔕薊兮、錢大昕曰、薊字ヲ成サズ、當ニ薊ニ作ルベシ、薊芥聲相近シ、故ニ漢書芥ニ作ル、注正義如邁反ハ札記如ヲ加ニ作ル、云フ如ニ譌ス、今改ム。

道息。索隱曰。莊子云。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捐死。不以人助天。呂氏春秋曰。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反其天年。謂之眞人也。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服虔曰。絶聖棄知。而忘其身也。○索隱曰。遺形者。形固可使如槁木也。自喪者。心若死灰也。莊周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寥廓忽荒兮。與道翺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徐廣曰。坻一作坎。駰案張晏曰。坻水中小州也。○索隱曰。漢書坻作坎。周易坎九二有險。言君子見險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索隱曰。莊子云。勞我以生。休我以死也。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若不繫之舟。索隱曰。出莊子。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索隱曰。鄧展云。自寶。自貴也。養空而游。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索隱曰。德人。謂上德之人。心中無物累。是德道之士也。細故蔕薊兮。何足以疑。韋昭曰。蔕音士介反。○索隱曰。薊音介。漢書作介。張揖云。蔕介。鯁刺也。以言細微事不足蔕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以疑之者也。○正義曰。蔕刃邁反。薊如邁反。

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徐廣曰。祭祀福胙也。駰案如淳曰。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僖。坐宣室。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曰。三輔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應劭云。釐。祭餘肉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

本並ニ搏ニ譌ス。

攌如囚拘ハ、札記攌ニ作ル、云フ索隱本欄、各本攌ニ作ル、錢大昕曰、索隱云、說文云、攌大木柵也、說文ヲ按ズルニ攌字ナシ、索隱殆ド誤ルナリ、漢書儃ニ作ル、而テ蘇林音欺全反、卻テ圜音ト相近シト、

曰。謂死而形化爲鬼。是爲異物也。患協韻音環。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索隱曰。莊子云。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也。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索隱曰。莊子。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言人生不過此二者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應劭曰。徇。營也。瓚曰。以身從物曰徇。○索隱曰。此語亦出莊子。夸者死權兮。應劭曰。夸。毗也。好榮死於權利。瓚曰。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悲也。○索隱曰。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勢以自矜夸者。至死不休也。尤。甚也。言勢不甚用。則夸毗者可悲也。品庶馮生。孟康曰。馮。貪也。○索隱曰。漢書作每生。音謀在反。服虔云。每念生也。鄒誕本亦作每。言唯念生而已。今此作馮。馮亦恃念之意也。然案方言每字合從手旁。音謀改反。○正義曰。馮音憑。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索隱曰。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云。仕諸侯爲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悉在關東。小人怵然內迫私家。樂仕諸侯。故云。怵迫私東也。李奇曰。私多作西者。言東西趨利也。怵音黜。又怵者誘也。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索隱曰。張機云。德無不包。靈府弘曠。故名大人。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徐廣曰。攌音華板反。又音晥。索隱曰。說文云。攌。大木柵也。漢書作儃。音去隕反。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索隱曰。莊子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後存諸人。張機云。體盡於聖德。美之極。謂之至人。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衆懷抱好惡。積之心意。○正義曰。意合韻音憶。眞人淡漠兮。獨與

大專槃物兮索隱曰、漢書云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錢大昕曰、專ト鈞ト聲相轉ズ、舌齒音ヲ異ニシ、而テ均シク出聲ト爲ス、此假借ノ例ナリ、槃讀テ般ト爲ス、補完切ナリ、般播聲相近シ。

何足控摶ハ、札記控搏ニ作ル、云フ蔡王柯淩

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矢激疾則去遠也。說文旱與捍同音。以言水矢流飛。本以無礙爲通利。今遇有物觸之。則激怒更勁疾而遠捍。猶人或因禍致福。倚伏無常也。

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爲大鈞。○索隱曰。漢書云。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義同。虞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案上郝陽傳注云。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言其能制器大小。以比之於天。

坱軋無垠。應劭曰。其氣坱軋。非有限齊也。坱音若央。軋音若乙。○索隱曰。案無垠。謂無有齊畔也。說文云。垠。圻也。郭璞注方言云。坱軋者。不利也。王逸注楚詞云。坱軋。霧氣昧也。○正義曰。坱字音烏郎反。軋於黠反。

天不可與慮兮。索隱曰。與音預。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索隱曰。此莊子文。

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索隱曰。既以陶冶喩造化。故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也。

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索隱曰。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

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索隱曰。莊子云。人者萬化。而未始有極。

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如淳曰。控引也。控摶。玩弄愛生之意也。○索隱曰。摶音徒端反。又本作控揣。揣音初委反。又音丁果反。揣者。量也。故晉灼云。忽然爲人。言此生甚輕耳。何足引物量度己年命之長短。而愛惜之也。

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索隱

化變而嬗ハ、札記變化ニ作ル、云フ毛本索隱本及漢書文選ト合ス、各本倒ス、錢大昕曰、文選嬗ヲ蟺ニ作ル、蓋韋昭本訓、而ヲ如ト爲シ、嬗ヲ蟬ト爲スニ从フナリ。

不能言請對以臆。此下皆假臆爲對 正義曰。協韻音憶。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斡音烏活反。斡轉也。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謂變蛻也。或曰。蛻蔓相連也。○索隱曰。韋昭云。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禪。謂其相傳與也。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索隱曰。漢書無窮作無閒。沕音蜜。又音昧。沕穆。深微貌。以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也。○正義曰。音勿。禍兮福所倚。正義曰。於犧反。依也。福兮禍所伏。索隱曰。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旤。案倚者。立也。伏下身也。以言禍福遞來。猶如伏立也。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正義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彊大兮。禍兮福所伏 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禍兮福所倚 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福 卒被五刑。禍 韋昭曰。斯。李斯也。傅說胥靡兮。禍 徐廣曰。腐刑也。○索隱曰。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墨子曰。傅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十里河西岸吳坂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乃相武丁。福 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應劭曰。福禍相爲表裏。如糾纆繩索相附會也。瓚曰。糾。絞也。纆。索也。○索隱曰。韋昭云。纆。徽也。又通俗文云。合繩曰糾。字林云。纆。三合繩也。音墨。糾音九。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索隱曰。此淮南子及鶡冠子文也。彼作水激則旱。而呂氏春秋作疾。

乙ス、蟻字、郭都下去魚ト讀ヲ爲スベカラザルヲ知ラザルナリ、今惟索隱本未ダ改メズ。

賈生爲長沙王太傅注、札記上文乃以賈誼爲長沙王太傅注索隱ヲ移シテ、此際正義ノ上ニ入レ、云フ合刻本索隱ヲ前文ニ係ク、司馬貞ノ意ニ非ズ、今移正ス。

單閼之歲注徐廣曰文帝六年歲在丁卯、錢大昕曰、漢書律歷志ヲ按ズルニ、高帝元年歲敦牂ト名ヅク、太初元年歲困敦ト名ヅク、是ヲ以テ之ヲ推ス、單閼ノ歲當ニ是文帝七年ナルベシ、徐氏古者超辰ノ法アルヲ知ラズ、故ニ六年ト云フナリ、按ニ敦牂ハ午年ナリ、困敦ハ子ナリ。

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局腳石牀。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誼所坐。

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鴞曰服。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索隱曰。鄧展云。似鵲而大。荊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鷄。其雄爲鴞。楚人謂之服。吳錄云。服。黑色也。鳴自呼其名。

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索隱曰。姚氏云。廣猶寛也。

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閼。文帝六年歲在丁卯。○索隱曰。李巡云。單閼。起也。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閼。孫炎本作蟬焉。蟬。猶伸也。○正義閼烏曷反。

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徐廣曰。施一作斜。○索隱曰。施音矢移反。猶西斜也。漢書作斜。

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索隱曰。漢書作讖。說文云。讖。驗言也。此作策。蓋讖策之辭。○正義曰。發策數之書。占其度驗。

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索隱曰。于。於也。漢書作子服。小顏云。子加美之辭。

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正義曰。音災。

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徐廣曰。數。速也。

服乃歎息。擧首奮翼。口

豈云異夫犬羊注正義其文如纂ハ、札記騏文如綦ニ作ル、云フ騏ヲ其ニ譌シ、綦ヲ纂ニ譌ス、汪校改ム。

瞝九州而相君兮、索隱云、漢書作歷九州、錢大昕曰、瞝當ニ讀デ离ノ如クスベシ、离歷聲相近シ。

見細德之險微兮ハ、札記云、困學紀聞云、漢書顏險阸之證ト注スレバ、則微當ニ徵ニ作ルベシ、文選徵ニ作ル。

固將制於螻蟻ハ、札記蟻螻ニ作ル、云フ此倒文以テ韻ニ叶フ、蓋螻ヲ讀デ龍珠切ト爲ス、集韻十虞此一音アリ、此後世俟ヲ轉ジテ虞ニ入ルルノ濫觴也、讀者螻蟻ノ字ヲ習見シ、以テ誤ト爲シ、而テ之ヲ

葬從蟻、與蛭蚓。此下惜其不早去而罹其讒毀也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正義曰。使騏驥可得係縛羈絆。則與犬羊無異。責屈原不去濁世以藏隱。其文如纂也。驥。千里馬。般紛紛其離此尤兮。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般音斑。或曰。盤桓不去。紛紛構讒意也。○索隱曰。尤謂怨咎也。亦夫子之辜也。索隱曰。漢書辜作故。夫子謂屈原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翔逝之故。罹此咎也。瞝九州而相君兮。索隱曰。瞝音且知反。謂歷觀也。漢書作歷九州。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索隱曰。言鳳皇翔見人君有德乃下。故禮曰。德輝動乎內。是也。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徐廣曰。一云。遙增擊也。○正義曰。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又有險難微起。則合加動羽翮。遠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索隱曰。汙。潢也。瀆。小渠也。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如淳曰。大魚也。瓚曰。鱏魚無鱗。口近腹下。固將制於螻蟻。索隱曰。莊子云。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亦同。案以喩小國晤主不容忠臣。而爲讒賊小臣之所見害也。賈生爲長沙王太傅。正義曰。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也。傅爲長沙靖王差之二年也。括地志云。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南三百里。賈誼

本兮下而字アリ、索隱本無シ、下二句ト一例ナリ、雜志云、漢書文選兮瓠下ニ在リ、亦而字ナシ。

訊曰注索隱、（札記、誶曰、李奇曰誶告也、音信、張晏曰、離騷下章誶亂也、劉伯莊音素對反、訊猶宣也、重宣其意、周成師古音碎也ニ作ル、云フ周成ノ下疑フ脫文アリ、隋志ニ梁解文字七卷、周成撰アリ、又云、師古音碎也ハ、自ラ漢書注合刻ヲ引テ改ム、師古二字解詁ト爲シテ譌ル、按ニ漢書誶曰ニ作ル、字典云誶訊ト通ズ。

章甫薦屨兮ハ、顏師古曰、冠乃下ニ居リ、屨反テ上ニ在ルヲ言フ。

隱處注正義以自ノ下、札記珍字アリ、云フ官本珍字アリ、各本脫ス。

而寶康瓠。如淳曰。斡。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甈。大瓠也。應劭曰。康。容也。斡音筦。筦。轉也。康。空也。○索隱曰。斡音烏活反。甈音五列反。李巡云。康。謂大。瓠。瓢也。騰（一句）駕罷牛兮。驂蹇驢。（一意與下句對說）正義曰。（一句一意足成上一句）罷音皮。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索隱曰。戰國策曰。夫驥服鹽車上太山。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也。章甫薦屨兮。應劭曰。章甫。殷冠也。漸不可久。劉向別錄曰。因以自諭自恨也。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應劭曰。嗟。咨嗟。勞苦屈原遇此難也。訊曰　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章亂辭也。○索隱曰。訊音信。劉伯莊音索對反。訊猶宣也。重宣其意。周成解詁音碎也。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索隱曰。漢書作壹鬱。亦通。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遰兮。（漢書遰作逝）索隱曰。遰音逝。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或曰。襲。覆也。猶言察也。○索隱曰。莊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故云九淵之神龍也。沕深潛以自珍。徐廣曰。沕。潛藏也。音亡筆反。彌融爚以隱處兮。徐廣曰。一云。偭蟂獺。一本云。彌蝎爚以隱處也。○正義曰。顧野王云。彌。遠也。融。明也。爚。光也。沒深藏。以自彌遠明光。以隱處也。○索隱曰。案徐所注。蓋三本總不同也。蘇林云。偭音面。應劭云。偭。背也。蟂獺。水蟲。害魚者。以言背惡從善也。郭璞注爾雅云。似鳧。江東謂之魚鵁。夫豈從螘與蛭螾。漢書螘字作蝦。韋昭曰。蝦。蝦蟇也。蛭。水蟲。螾。丘螾也。○索隱曰。螘音蟻。漢書作蝦。言偭然絕於蟂獺。況從蝦與蛭螾也。蛭音質。螾音引。○正義曰。言寧投水合神龍。豈陸

辭往行聞ヨリ不得長又ニ至ル、札記云、漢書文選此十五字ナシ、志疑云、生服鳥舍ニ入ルニ因リ、故ニ以テ命長キヲ得ズト爲ス、卑溼ニ因ルニ非ルナリ、此乃下文ノ複出スル者、當ニ衍ナルベシ。共承嘉惠兮、顏師古曰、嘉惠ハ詔命ヲ謂フ。造託湘流兮、顏師古曰、造ハ至ナリ、湘水ニ至リ、而テ因テ其流ニ託スルヲ言フナリ。遭世罔極兮、顏師古曰、罔ハ無ナリ、極ハ中ナリ、中正ノ道ナキナリ。方正倒植、錢大昕曰、植ハ置ト同ジ、論語ニ植其杖而芸、漢石經置ニ作ル、札記云、選注ニ史記ヲ引テ値ニ作ル。

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札記而字ナシ、云フ各

賈誼祠及誼坐石牀在也。

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徐廣曰。竹革反。韋昭曰。謫。譴也。○索隱曰。字林云。適音丈厄反。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張晏曰。恭。敬也。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索隱曰。造音七到反。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一句兩意鸞鳳伏竄兮。鴟梟翺翔。索隱曰。竄音七外反。闒茸尊顯兮。一句一意與下句對說讒諛得志。索隱曰。闒音天蒞反。茸音而隴反。應劭胡廣反。闒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翺翔之用。而反尊貴。字林云。闒茸。不肖之人也。賢聖逆曳兮。一句一意足成上一句方正倒植。索隱曰。胡廣云。逆曳。不得順而行也。倒植。賢不肖顚倒而易位也。世謂伯夷貪兮。一句兩意與鸞鳳鴟鴞句法同謂盜跖廉。索隱曰。漢書作隨夷溷兮跖蹻廉。一句皆兼兩人。隨。卞隨。夷。伯夷。跖。盜跖。蹻。莊蹻也。莫邪爲頓兮。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瓚曰。許慎曰。莫邪。大戟也。○索隱曰。吳越春秋曰。吳王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劍名也。頓讀爲鈍。鉛刀爲銛。徐廣曰。思廉反。駰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索隱曰。鉛者。錫也。銛。利也。音纖。言其暗惑也。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應劭曰。嚜嚜。不自得意。瓚曰。生。謂屈原也。斡棄周鼎兮。與伯夷盜跖句法同

法制度ハ、札記云、中統游本法ヲ改ニ作ル、按ニ漢書法字ヲ删ル。

謙讓未遑ハ、顏師古曰、遑ハ暇ナリ、自ラ以テ當ニ制ヲ改ムベカラズト爲ス。

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正義曰。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爲上也。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正義曰。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馮敬時爲御史大夫。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按上漢有賈生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索隱曰。誼爲傅。是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荊州記。長沙城西北隅有

ルベシ、楚詞民生稟命ニ作ル。余何畏懼兮、札記余ヲ餘ニ作ル、云フ索隱本餘、各本余ニ作ル。曾傷爰哀云云、札記云、雜志云、上曾唫恆悲四句ハ、即此四句ノ異文ナリ、特ニ史ハ前ニ在リ、楚詞ハ後ニ在ルノミ、後人楚詞ニ據テ、史ヲ增ス、已ニ上文ニ見ユルヲ知ラザルナリ、此四句當ニ史較叔師本ニ從フベキ、長ト爲スニ似タリ。自投ハ、札記云、索隱本沈ニ作ル、襍志云、沈字是ナリ、注每於此日以筒ハ、筒上竹字アリ、云フ官本竹字アリ、類聚四、續齊諧記ヲ引クト合ス。終莫敢直諫云云、方苞曰、諸人ノ直諫スル能ハザルヲ惜ミ、而テ繫グルニ楚ノ削ト滅トヲ以テス、通篇脈絡皆相灌輸ス。

及棟葉。皆汨羅之遺風。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徐廣曰。差作慶。○索隱曰。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景瑳。今作差。是字省耳。以徐裴鄒三家皆無音。是如字讀也。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過脈處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正義曰。顏云。秀。美也。應劭云。避光武諱。改茂才也。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索隱曰。吳。姓。史失名。故稱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

當ニ北行スベシ、故ニ進路北次ノ語アリ。

含憂、索隱楚詞作舒憂ハ、札記云、含ハ當ニ舍ニ作ルベシ、舍卽舒字ナリ。

浩浩沅湘兮注索隱海陽山、札記陽海山ニ作ル、云フ各本誤倒ス、漢志ニ依テ乙正ス、正義海山ノ上陽字アリ、流字ナシ、云フ陽字ヲ脫ス、北下流字ヲ衍ス、考證說文ニ依テ改ム。

分流汨兮云云ハ、戴震曰、汨汨ハ疾キ貌ナリ、修ハ長ナリ、拂ハ茀ニ作ル、茀章昭注國語云、草穢路ヲ塞グヲ茀ト爲スト、是ナリ、曾ハ累ナリ、唫ハ呻ナリ。

驥將焉程兮、錢大昕曰、程讀デ秩ノ如シ、匹ト韻ヲ爲ス、書ノ平秩東作ヲ、史記ニ便程ニ作ル。

各有所錯兮、方苞曰、錯ハ措ト通ズ、置ナリ、窮達禍福各措置ノ處アルナリ。

人生有命兮、札記人生稟命ニ作ル、云フ各本有命ニ作ル、雜誌云、當ニ宋本ニ從ヒ稟ニ作

也。○正義曰。說文云。沅水出牂牁東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縣海山北流入江。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也。分流汨兮。正義曰。汨流也。修路幽拂兮。索隱曰。楚詞作幽蔽也。道遠忽兮。曾唫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曰。楚詞。無曾唫已下二十一字。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王逸曰。程量也。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王逸曰。錯安也。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索隱曰。楚詞餘並作余。曾傷爰哀。永歎喟兮。王逸曰。喟息也。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王逸曰。類法也。○正義曰。按類例也。以爲忠臣不事亂君之例。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索隱曰。地理志。長沙有羅縣。羅子之所徙。荊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音覓。○正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爲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糉。并帶五色絲

アリ、履正ノ上足字アリ、云フ官本足字アリ、類聚ト合ス、五備擧ノ五下色字アリ、云フ官本色字アリ、類聚ト合ス、今本外傳彩ニ作ル。任重載盛兮注王逸曰ハ、楚詞注ニ用字ナク、身下ニ放弃二字アリ。誹駿、札記云、誹索隱本非ニ作ル、駿字各本皆同ジ、姑ク之ニ仍ル。

文質疎內ハ、戴震曰、文ノ質ニ過ギザル、之ヲ望ム疏ニ似テ、又且內ニ藏スルヲ言フ。材樸委積ハ、戴震曰、用ヲ得ツノ材委積シ、宿有ナルヲ言フ、說文ニ樸ハ木素ナリ。古固有不竝兮、洪興祖曰、聖賢時ヲ竝ベテ而生セザルナリ。邈不可慕也、戴震曰、邈ハ遠キ貌ナリ。懲違ハ、戴震曰、懲ハ止ナリ、違ハ猶拂ノ如キナリ、鄭康成箋毛詩ニ云、褻回ナリ。進路北次兮、方晞原曰、沅湘ニ據レバ、沅ヨリ漵ニ入リ、乃遷所ニ至ル、則羅淵ニ沈ム、

盛兮。陷滯而不濟。〔王逸曰。言己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而身陷沒沈滯。不得成其本志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王逸曰。示。語也。〕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一作俊〕疑桀兮。固庸態也。〔王逸曰。千人才爲俊。一國高爲桀也。庸。厮賤之人也。○索隱曰。尹文子云。千人才曰俊。萬人曰桀。今乃誹駿疑桀。固是庸人之態也。〕文質疎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徐廣曰。異一作奧。駰案王逸曰。采。文采也。〕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余之從容。〔王逸曰。牾。逢也。○索隱曰。楚詞牾作遻。竝吾故反。〕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索隱曰。楚詞作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湣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王逸曰。象。法也。〕進路北次兮。〔正義曰。北次。將就。〕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曰。娛。樂也。大故。謂死亡也。○索隱曰。楚詞含憂虞哀。作舒憂娛哀。娛音虞。娛者。樂也。〕亂曰。〔索隱曰。王師叔云。亂者。理也。所以發理辭指。總撮其要。而重理前意也。〕浩浩沅湘兮。〔索隱曰。二水名。地理志。湘水出零陵海陽山。北入江。沅。即湘之後流

本窈窕ニ作ルト、戴震曰、眴ハ揚雄所謂目冥眴シテ見ルナキナリ、窈窕ハ山谷ノ深キナ言フ、注索隱、札記眴音舜、徐氏云眴音眩、窈音烏鳥反ニ作ル。
冤結ハ、戴震賦注菀結ニ作ル、菀音鬱ナリ。
章畫職墨兮注索隱楚詞職作志ハ、錢大昕曰、職ハ識ト通ズ、周官職方氏ヲ、漢ノ華嶽碑ニ識方ニ作ル、是ナリ、志卽識ノ古文ナリ、周禮注ニ見ユ。
孰察其揆正ハ、戴震曰、揆正ハ揆度ノ正シク法守ト爲スベキヲ謂フナリ。
玄文幽處兮ハ、玄墨ノ文ヲ持テ、幽冥ノ處ニ居ルナリ。
瞽以爲無明注正義眄、札記眄ニ作ル、云フ眄ヲ眄ニ譌ス、今改ム。
鳳皇在笯云云、戴震曰、方言ニ、籠ハ南楚江沔ノ閒ヲ笭ト謂ヒ或ハ之ヲ笯ト謂フ。
注正義翼俟順ハ、札記云、俟字疑フ誤ル、類聚翼挾義ニ作ル、今本韓詩外傳、亦挾義二字

爲圜兮。常度未替。王逸曰。刓。削。度。法。替。廢也。言人刓削方木。欲以爲圜。其常法度尚未廢也。○索隱曰。刓音五官反。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王逸曰。由。道也。○正義曰。本。常也。鄙。恥也。言人遭世不道。變易初行。違離常道。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索隱曰。畫。計畫也。楚詞職作志。志。念也。餘。如注所解。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王逸曰。玄。黑也。矇。盲者也。詩云。矇瞍奏公。章。明也。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王逸曰。離婁。古明目者也。瞽。盲也。○正義曰睇田帝反。眄也。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索隱曰。下音戶。鳳皇在笯兮。雞雉翔舞。徐廣曰。笯一作郊。駰案王逸曰。笯。籠落也○索隱曰。笯音奴。又音女加反。籠落。謂藤蘿之相籠絡也。楚詞雉作鶩。○正義曰。瑞應圖云。黃帝問天老曰。鳳鳥何如。天老曰。鴻前而鱗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鷄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俟順。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備擧。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王逸曰。忠佞不異。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王逸曰。莫照我之善意。○索隱曰。按王師叔云。羌。楚人語辭。言卿何爲也。○正義曰。羌音彊。任重載

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注、淈ヲ札記滑ニ作ル、云フ今本楚詞淈ニ作ル、義同ジト、淈ハ濁ナリ、混ナリ。

新沐者必彈冠ハ、呂延濟曰、彈ハ其塵ヲ振ヒ去ルナリ。

受物之汶汶者乎注王逸曰蒙垢塵ハ、札記垢汙ニ作ル、云フ舊刻汚、各本𣀮ニ作ル、游本瑕ニ作ルト、索隱汶汶者音閔、汶汶猶惛暗也ニ作ル、云、疑ノ汶者二字ヲ衍スト。

寧赴常流ノ常ハ、楚詞湘ニ作ル。

蒙世之溫蠖乎ハ、札記世下ニ俗字アリ、云フ舊刻俗字アリ、索隱本ト合ス、注惛憒ハ心亂ルルナリ。

陶陶孟夏ハ、戴震曰、陶陶ハ長養ノ氣充盛ナルナリ。

汨徂南土、汨羅ハ郢ノ南ニ在リ、故ニ南土ト曰フ。

眴兮窈窕ハ、札記窈窈ニ作ル、云フ蔡王柯凌

移。擧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索隱曰。楚詞隨其流。作淈其泥也。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釃。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索隱曰。楚詞懷瑾握瑜。作深思高擧也。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王逸曰。己清潔。受物之汶汶者乎。王逸曰。蒙垢塵。○索隱曰。汶汶音門門。汶汶。猶惛暗不明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索隱曰。常流。猶長流也。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索隱曰。蠖音烏廓反。溫蠖。猶惛憒。楚詞作蒙世之塵埃乎。乃作懷沙之賦。索隱曰。楚詞九懷曰。懷沙礫以沈。此其義也。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貌。索隱曰。莽音姥。○正義曰。莫古反。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王逸曰。汨。行貌。○索隱曰。方言曰。汨。謂疾行也。眴兮窈窕。徐廣曰。眴。眩也。○索隱曰。眴音瞬。窈音烏鳥反。孔靜幽墨。王逸曰。孔。甚也。墨。無聲也。○正義曰。孔。甚。墨。無聲。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眴。野甚清淨。漠無人聲。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王逸曰。鞠。窮。紆。屈也。軫。痛也。愍。病也。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

豈足福哉注正義豈是受福ノ是字、札記足ニ作ル、云フ足ヲ是ニ譌ス、考證改ム、

子非三閭大夫歟注ハ、王逸ノ離騷篇序ナリ、序其譜屬ノ上屈原ニ字アリ。

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索隱曰。向秀。字子期。晉人。注周易。爲我心惻。張璠曰。可爲惻然。傷道未行也。○索隱曰。張璠亦晉人。注易也。可以汲。王明竝受其福。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索隱曰。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有明主。汲我道而用之。天下竝受其福。故曰王明竝受其福也。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足福。○正義曰。言楚王不明。忠臣豈是受福。故屈原懷沙自沈。接上屈平既嫉之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遷於江南。卽漁父篇中語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索隱曰。父音甫。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而至此。屈原曰。擧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

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云云、唐順之曰、忽又轉シテ離騷上ニ到ル。

人君無愚智云云、余有丁曰、事ヲ序シ未ダ畢ラズ、中間雑フルニ論斷ヲ以テス、伯夷傳ト略同シ、蓋傳ノ變體ナリ。

不知忠臣之分、札記云、臣字疑フ誤ル。

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絶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絶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徐廣曰。三十年入秦。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隱曰。名横。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索隱曰。此已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之不任賢信讒。而不能反國之論也。莫不欲求忠以自爲。擧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

淅ニ譌ス、注同ジ、錢氏攷異ニ依テ改ム、蔡本中統游王柯本竝ニ丹陽ニ作ル、楚世家同ジト、注正義岐江ハ枝江ニ作ル、云フ枝ナ岐ニ譌ス、考證郡國志ニ據テ改ム。

殺其將唐昧注正義莫葛反、錢大昕曰、呂氏春秋唐蔑ニ作ル、漢書古今人表同ジ、古文昧蔑通ズ。

蓋。

遂取楚之漢中地。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七年秦敗屈匄。○正義曰。梁州。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索隱曰。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也。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尙。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索隱曰。張儀傳無此語。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徐廣曰。二十八年敗唐昧也。○正義曰。昧莫葛反。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索隱曰。楚世家昭睢有此言。蓋二人同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也。

不獲世之滋垢ハ、錢大昕曰、滋ハ玆ト同ジ、說文ニ、玆ハ黑ナリ、春秋傳ニ、何故使ニ我水玆トアリ、札記云、廣雅ニ、獲ハ辱ナリ、又湲ハ辱汚ナリ。

乃令張儀詳去秦云云ハ、淩稚隆曰、張儀始終ノ事ヲ詳ニスルハ、屈原楚王ヲ諫ムル張本ト爲ス。

大破楚師於丹淅ハ、錢大昕曰、淅當ニ淅ニ作ルベシ、楚世家丹陽ニ作ル、札記淅ニ作リ、云フ索隱本淩毛本竝ニ

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鬧。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蟬蛻於濁穢。正義曰。蛻音稅。去皮也。又他臥反。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徐廣曰。皭。疏靜之貌。○索隱曰。皭音自若反。泥音涅。滓音淄。又竝如字。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以上推離騷本旨 正義曰。言屈平之仕濁世。去其汙垢。在塵埃之外。推此志意。雖與日月爭其光明。斯亦可矣。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正義曰。上足松反。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索隱曰。丹淅。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淅水之南。皆爲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淅是也。○正義曰。丹陽。今岐江故城。虜楚將屈匄。索隱曰。屈。姓。匄。名。音

作離騷ハ、淩稚隆曰、漢武帝離騷ヲ愛シ、淮南王安ニ命ジ、離騷傳ヲ作ラシム、太史公原ノ傳ヲ作ル、淮南ノ詞ニ本ヅクナリ。

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索隱曰。音索刀反。一音蕭。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愁也。）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正義曰。上士感反。下丁達反。慘。毒也。怛。痛也。）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正義曰。寒孟反。）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正義曰。誹方畏反。）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擧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

爲楚懷王左徒、錢大昕曰、黄歇左徒ヨリ令尹ト爲ル、則左徒モ亦楚ノ貴臣ナリ、札記云、注正義在字、疑フ卽下左字ノ譌衍ナリ。嫺於辭令ノ嫺ハ、習ナリ。

屬草藁ノ藁、札記藁ニ作ル、云フ他本或ハ藳ニ作リ或ハ稾ニ作ル、皆譌俗ナリ。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義曰。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爲楚懷王左徒。正義曰。蓋今在左右。拾遺之類。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史記嫺音隱。又音閑。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索隱曰。屬音燭。草藁。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正義曰。王逸云。上官。靳尚。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三終

關中。秦且儼然以鞏洛之周自處矣。及其拒五城之封。棄如敝屣。眇千金之壽。輕於鴻毛。高節雅度。照曜千古。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閒。連之不屈於物者。以氣勝也。謂之天下士。夫何愧哉。游說也。游俠也。比諸妾婦者。吾不得同日語也。太史公俾鄒陽同傳。擬人恐非其倫耳。

索隱述贊曰。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祿肆志。齊將挫辯、燕軍沮氣。鄒子遇讒。見詆獄吏。慷慨獻說。時王所器。

蘇子古史曰。戰國游談之士。非從卽衡。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事不厭詭詐。爭走于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髡衍。而從横之利。不入于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黃震曰。魯仲連鬪新垣衍帝秦之說。引鄒魯不肯納齊湣王之事爲證。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解邯鄲之圍者。平原君力也。非仲連口舌之所能解也。射書聊城。使其將自殺而城見屠。此不過爲田單謀耳。縱當時無仲連書。聊城無救。勢亦必亡。亦非甚有功於田單也。射書何爲哉。使連能說單無屠聊。而射書于城約其將善降。或說燕無殺其將。而使其將歸燕。以救聊城之命。皆可也。連釋此不爲。射書何爲哉。彼不預吾事而預之。是爲出位。惟不以爵賞自累。而輕世肆志焉。故得優游天下。如飛鳥翔空然。然直以爲天下士未也。〇鄒陽自陷縲紲。諄諄求哀。以此得位。不甚羞哉。

楊維禎曰。戰國之士。非游說則游俠耳。獨魯仲連不涉縱衡之利。稱天下士也。當是時秦爲七國雄。乘戰勝之氣。肆虎狼之威。鞣韓魏。制燕趙。脇齊謀楚。囊括幷吞之志。固不待莊襄之後也。向之從親會盟歃血之君。今日割地求和。明日遣子入質。若投肉餧虎。馴至裂冠毀冕以臣妾之。秦不稱帝於天下。一髮之閒耳。孰謂布衣之客。不在卿相之位。無尺寸之兵。而欲恃三寸之舌。挽天下既去之勢。不亦難哉。夫以片言之激。何有破二國之疑。蹈海一死。奚足活上黨四十萬之命。方且圖脫諸侯於醢醢之地。亦凜凜矣。今也三晉之君。一聽其言。而作其委靡潰敗之氣。大梁之使聞其議。而起盜邊畏縮之心。使秦不得志於天下者。又四十年。嗚呼向非連也。則山東諸侯馳車馬。奉玉帛。奔走

ル、是第五段、明ニ忠信ヲ盡スノ士、終ニ讒言ノ奪フ所ト爲ラザルヲ言ヒ、以テ己ノ意ヲ明ニシ、前起語忠信ノ兩字ヲ結ブ。天下寥廓之士、顏師古曰、寥廓ハ遠大ノ度ナリ。

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 注詩云云、札記云、下巖字誤ナリ、漢書文選並ニ藪ニ作ル、注集解誤本ニ據テ、彊ヒテ之ガ說ヲ爲スナリ。

欲傷行。故縣名勝母。漢書云、里名勝母也。○正義曰、鹽鐵論皆云里名。尸子及此傳云縣名。未詳也。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廻車。索隱曰、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爲孔子至勝母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正義曰、朝歌、今衞州縣也。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曰、杜預云、回、邪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爲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ミ、聖王天下ヲ制馭スル、亦猶陶人ノ鈞ヲ轉ズルガ如キナリ。

獨觀於昭曠之道也、顏師古曰、昭ハ明ナリ、曠ハ廣ナリ。

臣聞盛飾入朝者云云、焦竑曰、此ヨリ末ニ至

成也。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索隱曰。通俗文云。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觀卒遇。共成王功。若烏鳥之暴集也。索隱曰。韋昭云。呂尚適周。如烏之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上面長喩廣譬至此始正言之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裳。臣妾所見牽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比喩逸才之人。應劭云。皁。歷也。韋昭云。皁。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皁也。又郭璞云。皁。養馬之器也。○正義曰。顏云。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皁在早反。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閒。謂櫪曰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索隱曰。晉灼云。烈士傳。鮑焦怨世不用己。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洛水之上。案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也。

臣聞盛飾入朝者。此言已終不肯貶志以求合以結之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

咨惜スル所ナキナリ。臣聞明月之珠云云ハ、焦竑曰、此ヨリ富貴之樂也ニ至ル、是第四段、明ニ左右讒言ノ信ズベカラザルヲ言ヒ、而テ今人主ノ讒ヲ信ズルヲ以テ之ヲ譏ルナリ、皆川淇園曰、先容アレバ、則枯株モ重器ト爲リ、因ル所ナケレバ、則珠玉モ怪ム所ト爲ル、然ラバ則布衣ノ士常ニ因ル所ナキ者、人主察セザルベカラザルナリ。隋侯之珠ハ、漢書隨珠ニ作ル、顔師古曰、隨國ノ侯、大蛇ノ傷者ヲ見テ、療シテ之ヲ愈ヤス、蛇明珠ヲ銜ンデ、以テ其德ニ報ユ、故ニ隨珠ト稱ス。雖包堯舜之術ハ、札記包ヲ蒙ニ作ル、云フ索隱本各本包ニ作ル、新序漢書文選竝ニ蒙ニ作ル、按ニ索隱注亦蒙ニ作ルニ似タリ。獨化陶鈞之上注漢書音義云云、顔師古曰、此說非ナリ、陶家轉ズル者ヲ名ケテ鈞ト爲ス、蓋周回調鈞ニ取ルノ

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囷離詭。委曲槃戾也。○索隱曰。孟康云。蟠結之木也。晉灼云。槃柭木根也。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索隱曰。左右先加雕刻。是爲之容飾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索隱曰。言蒙被堯舜之道也。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此言聖王以規後世 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員轉者爲鈞。以其能制器爲大小。比之於天。○索隱曰。張晏云。陶冶。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鈞。韋昭曰。陶。燒瓦之竈。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爲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裁

以テ呂郤ノ難ヲ免ル、管仲射テ桓公ノ帶鉤ニ中ツ、而テ用テ相ト爲ス、皆川淇園曰、晉文齊桓、能ク仇讎ヲ用フル者、卽善ヲ欲シ厭クナキノ意ナリ、又曰、何則一句、乃其能ク彊覇一匡ヲ得ル所以ノ者、亦唯其誠心天下ヲ憂フル故ヲ以テ、能ク之ヲ得ルヲ釋スルナリ。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云云ハ、皆川淇園曰、秦越二段、乃又誠心ニ加ヘズ、徒ラニ虛辭ヲ以テ借ル者ヲ擧グ。

是以孫叔敖云云ハ、皆川淇園曰、是以以下、因テ賢主ニ遭ヒ難ク、而テ材臣動モスレバ禍阱ニ陷ル、故ニ不世出ノ士、多ク遁逸ニ甘ンズ言フナリ。

僕可報之意ハ、皆川淇園曰、之ガ臣タル者ヲシテ感激シ、之ガ恩ヲ報ズルヲ願フノ意アラシムルヲ謂フ。

見情素ハ、顏師古曰、見ハ顯シテ之ニ示スナリ、素ハ心ノ向フ所ヲ謂フナリ、墮ハ毀ナリ。

無愛於士ハ、顏師古曰、

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索隱曰。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也。三去相不悔。知非己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爲相而不許。爲人灌園。○索隱曰。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齊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爲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爲人灌園。列士傳。字子終者是也。）今人主誠能去驕慠（一作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此承上言士必爲己用示己必報主意）則桀之狗可使吠堯。（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也。）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跖之客爲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跖。盜跖也。○索隱曰。竝見戰國策。）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荊軻爲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索隱曰。湛音沈。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要離事見呂氏春秋。）豈足道哉。（言己又過之）臣聞明月之珠。（此下言莫爲先容）

朱象管蔡是矣、朱ハ堯ノ子丹朱ナリ、象ハ舜ノ弟ナリ、管蔡ハ周ノ管叔蔡叔ナリ。

是以聖王覺寤云云、焦竑曰、此ヨリ豈足道哉ニ至ル、是第三段、讒ヲ信ズルノ害ヲ擧ゲ、而テ亦今人主數句ヲ以テ之ヲ望ムナリ。

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札記云、漢書文選能字於字ナシ、皆川淇園曰、子之田常、蓋此ヲ借リ以テ巧佞深奸ヲ惑ヒ易キノ臣ヲ謂フ。

夫晉文公親其讎云云、張晏曰、寺人勃鞮、晉獻公ノ爲ニ文公ヲ逐テ其袪ヲ斬ル、文公位ニ卽クニ及ビ其言ヲ用ヒ、

梁王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應上偏聽獨任意垂名當世。索隱曰。小顏云。公聽。言不私。並觀。謂所見同也。故意合。以下收拾前面意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此處文若不屬而意實相承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徐廣曰。燕王讓國於其大臣子之也。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殺簡公。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矣。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刳姙者。觀其胎產也。○索隱曰。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刳剔孕婦。則武王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此更端言齊晉善用士秦越用士不終卒歸誨梁王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謂晉寺人勃鞮。齊管仲也。何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

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索隱曰。事見呂氏春秋。商歌者。謂爲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人歌也。二說並通。矸音公禪反。矸者。白淨貌也。顧野王音岸。禪音善。如字讀協韻失之也。埤蒼云。骭。脛也。字林音下諫反。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此下卽上行合于志豈移於浮詞）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此下言魯宋之信讒逐士以自危者以諷梁王）索隱曰。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飢。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何如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索隱曰。國語云。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云。鑠。消也。衆口所惡。雖金亦爲之消亡。又風俗通云。或說有美金於此。衆人或共詆訾。言其不純金。賣者欲其必售。同取鍛燒以見其眞。是爲衆口鑠金也。積毀銷骨也。索隱曰。大顏云。讒人積久譖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爲之消滅也。是以秦用戎人由（此下承言齊秦之知士而致伯强以諷）

以駃騠。漢書音義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索隱曰。字林云。馬父驘子。北狄之良馬也。○正義曰。食音寺。駃騠音決蹄。北狄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拆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承上人惡二子而言引司馬喜范雎之事言己所以見惡于人昔者司馬喜髕腳於宋。卒相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索隱曰。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索隱曰。應侯傳作折脅摺齒是也。說文云。拉摧也。音力答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此承上言二子之高正以見惡于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索隱曰。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韋昭云。六國時人。漢書云。自沈於雍河。服虔云。雍州之河也。又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不同也。徐衍負石入海。列士傳曰。周之末世人。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此又言士之見知于君者即上而樊於期以下意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

諺曰有白頭如新云云、焦竑曰、此ヨリ三王易爲也ニ至ル、是第二段、讒ヲ信ゼザルノ利ヲ擧ゲテ、今人主數句ヲ以テ之ヲ望ムナリ。

爲燕尾生注索隱蘇秦於秦、札記下秦ヲ齊ニ作ル、云フ齊ヲ秦ニ誤ル、今改ム。

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桓譚新論曰。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索隱曰。服虔云。人不相知。才能交至白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如吳札鄭僑也。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軿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義。故云傾蓋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索隱曰。藉音子夜反。韋昭云。謂於期逃秦之燕。以頭與軻。使持入秦。以示信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此上言二子慕燕魏之義而效死以諷魏王之知己 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承上文、復說蘇白二子 而爲燕尾生。索隱曰。服虔云。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韋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案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爲燕之尾生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索隱曰。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也。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觀此一句方明 蘇秦相燕。此下方言燕魏之知二子 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

也。○索隱曰。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日。太白食昴。實也。言荊軻之謀。衞先生之策。感動皇天。而貫日食昴。虛也。

上二事不足兆特爲此

兩句設以起下文

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喩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索隱曰。言左右之不明。不欲斥主。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衞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刖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王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于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索隱曰。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案世家。楚武王名熊通。文王名貲。成王名惲。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索隱曰。佯音陽。謂詐爲狂。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接輿辟世。張晏曰。楚賢人。佯狂避世也。○索隱曰。案高士傳曰。楚人陸通字接輿。是也。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索隱曰。謂以楚王胡亥之聽爲謬。故後之而不用。後。猶下也。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索隱曰。韋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榼也。服虔云。用馬革作囊以裹尸。投之於江。臣始不信。乃今知

乃從獄中上書云云ハ、焦竑曰、舊評、此篇分テ十段ト爲ス、今只五大段ト爲ス、更ニ序アリ、首四句ハ冒子ニ似タリ、昔者荊軻ヨリ少加憐焉ニ至ル、是第一段。孝王ノ讒ヲ信ズルナキヲ冀フナリ。

太白蝕昴ハ、札記云、索隱本蝕ヲ食ニ作ル。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索隱曰。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枚生名乘。字叔。其子皐。漢書竝有傳。蓋以銜枚氏而得姓也。）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閒。（索隱曰。言鄒陽上書自達。而游於二人之閒。或往彼。或往此。介者。言有隔於其閒。故杜預曰。介。猶閒也。）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摹寫鄒陽之意）而負累。（正義曰。謂不以罪死爲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烈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索隱曰。王劭又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傀。亦曰白虹貫日是也。）衞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衞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蝕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

棄忿悁之節ハ悁、亦忿ナリ。

吾與富貴而詘於人ノ詘ハ、屈伸ノ屈ナリ。

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枝。猶擬也。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絶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正義曰。忿敷粉反。悁於緣反。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一篇結案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簒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索隱曰。遺。弃也。謂弃子糾事小白也。○正義曰。管仲傅子糾。而魯殺之。不能隨子糾死。是怯懦畏死。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荊淮海岱燕齊之閒。罵奴曰臧。罵婢則曰獲也。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正義曰。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胙。彤弓矢大輅。故爲五伯首也。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索隱曰。曹昧也。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

士無反外之心、札記云、外當ニ北ニ爲ルベシ、北ハ古ノ背字ナリ、齊策北ニ作ル。

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推聊城之守之得）。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正義曰。如墨翟守宋卻楚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曰。言孫臏能撫士卒。士卒無二心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說之歸燕）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終擬强國也。劉氏云。讀說士爲銳士。意雖便不如依字。矯國更俗。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功名可立也。亡意（開之降齊）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曰。亡音無。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衞。索隱曰。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衞。衞公子荆。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衞。富比陶衞。謂此云爾。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

王喜ノ世ニ在リ、別ニ偏師ヲ以テ齊城ヲ降シ、讒ヲ懼レ敢テ歸ラザル者アリ、仲連ノ言ヲ用ヒズ、以テ身死シ城屠ラルルニ至ル、史公書スル所、之ヲ戰國策ニ較スルニ其實ヲ得ト爲ス、吳師道田單趙ニ相タルノ後、必復齊ニ返ラズト謂フ、亦恐ラクハ未ダ然ラズ、孟嘗君秦ニ相トシ、而テ歸リ復齊相ト爲ル、此其證ナリ。爲書約之矢ハ、胡三省曰、書ヲ以テ圍繞シ、矢ニ東縛スルヲ謂フ。勇士不怯死而滅名ハ、札記怯ヲ卻ニ作ル、云フ索隱本卻、故ニ注避死ト云フ、各本怯ニ誤ル。齊之南陽注索隱卽濟、札記卽齊ニ作ル、云フ各本齊ヲ濟ニ譌ス、今改ム。

楚攻齊之南陽。索隱曰。卽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魏攻平陸。索隱曰。平陸。邑名。在西界。○正義曰。兗州縣也。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索隱曰。卽聊城之地也。○正義曰。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爲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言必攻之也。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索隱曰。此時秦與齊和。故曰衡秦之勢成也。楚國之形危。齊弃南陽。斷右壤。定濟北。索隱曰。謂弃楚所攻之泗上也。又斷絕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平陸是也。言右壤斷弃而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索隱曰。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以全齊之兵。（明燕之絕救）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指燕他將之失）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二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

選左思詠史詩注、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テ竝ニ辭讓ニ作ル。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札記謂字ナシ、云フ各本所下謂字ヲ衍ス、舊刻無シト、通鑑亦謂字ナシ。

解紛亂ハ、札記云、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文選詠史詩注、北文移文注、後漢書桓榮傳注、荀或傳注、引テ皆亂字ナシ。

齊田單攻聊城歲餘注徐廣曰案年表云云、錢大昕曰、六國表ヲ按ズルニ、田單聊城ヲ攻ムルノ事ナシ、惟燕武成王七年、田單中陽ヲ拔クヲ書ス、乃長平ノ前五年ニ在リ、又聊城ニ非ズ、或ハ徐廣ノ誤ヲ疑フ、今細ニ徐氏文義ヲ繹ヌルニ、特ニ仲連遺書栗腹ノ事アルヲ以テ、時代ヲ推檢スルニ、當ニ長平ノ後十餘年ニ在ルベシ、以テ史公二十餘年ト云フノ誤ヲ正ス、年表田單ノ事アリト謂フニ非ルナリ、仲連遺書ノ燕將ハ、必樂毅ト同時ニ非ズ、蓋其事燕

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索隱曰。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正義曰。今博州縣也。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索隱曰。怯死。猶避死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

將使其子女讒妾ノ讒ハ佞ナリ。

魯連辭讓使者三ヘ、札記云、使字衍ナリ、趙策無シ、類聚人部、御覽封建部、人事部、竝ニ辭讓者三ニ作ル、文

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暗指衍）。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暗危衍）。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到此纔破衍之心）。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

當ニ趙策ニ依テ補フベシ。

攝衽抱机ハ、札記抱チ抱ニ作ル、云フ官本舊刻毛本淩一本チ引テ抱ニ作ル、他本竝ニ枹ニ譌ス。

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索隱曰。辟舍。避正寢。按禮。天子適諸侯。必舍於祖廟。納筦籥。索隱曰。音管藥。攝衽枹机。一本作抱索隱曰。机音紀。○正義曰。衽音而甚反。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索隱曰。謂閉外門不入齊君。○正義曰。籥。鑰匙也。投鑰匙於地。不得入於魯。將之薛。正義曰。薛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曰。倍音佩。謂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於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也。

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正義曰。衣服曰襚。貨財曰賻。皆助生送死之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索隱曰。謂時君弱臣彊。故鄒魯君生時。臣竝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襚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

尤當ニ忍ビザルベシ、而テ秦尤當ニ之ヲ趙ニ求ムベカラザルヲ謂フナリ。

九侯鄂侯注正義滏陽ハ、札記滏陽ニ作ル、云フ官本滏、各本滏ニ譌ス。

羑里之庫ノ羑、札記牖ニ作ル、云フ蔡本舊刻毛本羑、他本羑ニ作ル、通鑑亦牖ニ作ル。

齊湣王將之魯云云ハ、錢大昕曰、世家ニ據レバ、則魯ニ之キ、鄒ニ之ク、兩事倶ニ國ヲ失フノ後ニ在リ。

子安取禮而來君、札記云、來下待字ヲ脫ス、

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正義曰。怏於尚反。噫嘻。索隱曰。上音依。噫者。不平之聲。下音希。嘻者。驚恨之歎也。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邪。○正義曰。九侯城。在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正義曰。相州蕩陰縣北九里有羑城。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索隱曰。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爲萊之夷維人。是也。○正義曰。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也。蓋因邑爲姓。子者。男子之美號。又云。子。爵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

周烈王崩注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札記烈王十年崩、威王之七年ニ作ル、云フ此十ト七ト互ニ誤ル、故ニ正義紀表ヲ引テ、以テ之ヲ糾ス、各本紀表ニ依テ改ムレバ、則正義贅ナリ、今舊刻毛本ニ依ル。

東藩之臣因齊ハ、札記云、志疑云、齊字衍ナリ。

齊威王勃然怒曰云云、陸深曰、連ノ意謂フ、威王ノ周ヲ叱スルニ敢テスル者、亦其求ニ忍ビザルヲ以テノ故ノミ、然ルニ周天子ヲ以テ諸侯ニ求ム、亦事ノ常、怪ムニ足ル者ナシ、蓋趙ノ秦ニ於ル、敵ノミ、

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正義曰。周本紀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齊威之十年也。與徐不同。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正義曰。鄭玄云。赴。告也。今文赴作訃。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曰。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下席。言其寢苫居廬也。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公羊傳曰。斮三軍者其法斮。何休曰。斮。斬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此語不可爲訓 正義曰。罵烈王后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索隱曰。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如。正是畏懼其主耳。魯仲連曰。嗚呼梁之

衆人不知則爲一身ハ、鮑彪曰、知ラザル者、其木ヲ抱テ死スルヲ以テ、自ラ養フ無シト爲ス、其世ヲ非スルヲ知ラザルナリ。

過而爲政於天下ハ、札記云、雜記云高誘注呂氏春秋知士篇曰、過ハ猶甚ノ如キナリ。

容而取死。此言非也。〇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汙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按魯仲連蹈趙不去者。非爲一身。衆人不知。則爲一身。索隱曰。言衆人不識鮑焦之意。焦以恥居濁世而避之。非是自爲一身而憂死。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〇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爲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爲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索隱曰。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正義曰。至過字爲絕句。肆然。其志意也。言秦得肆志爲帝。恐有烹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若趙魏帝秦。得行政教於天下。魯連蹈東海而溺死。不忍爲秦百姓。〇索隱曰。謂以過惡而爲政也。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

魯連見新垣衍、札記云、游本魯ノ下仲字アリ。

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索隱曰。紹介。猶媒介也。且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索隱曰。從頌音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爲不能自寬

今齊湣王已益弱ハ、錢大昕曰、此時齊湣王ノ死ヲ距ル已ニ二十餘年ナリ、文ニ今齊湣王ト云フ、其人尚存スルニ似タリト、札記云、鮑注國策云、湣王二字ヲ衍ス。尊秦昭王爲帝ハ、鮑彪曰、諡ヲ稱ス、當時ノ語ニ非ズ、此必追書ノ辭ナリ。

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正義曰。蕩天郎反。相州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閒入邯鄲。索隱曰。新垣。姓。衍。名也。爲梁將。故漢有新垣平。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索隱曰。新垣衍欲令趙尊秦爲帝。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

魯仲連鄒陽列傳注索隱云云ハ、陳沂曰、傳チ同ウスル者、或ハ其國同ジク、或ハ其事同ジク、或ハ其趣同ジク、而テ時以テ之チ聞ツルニ足ラズ、刺客等傳ノ類ノ若キナリ、索隱誤ル、鄒陽ハ、漢景帝ノ時ノ人ナリ。

不肯仕官任職ノ官、札記宦ニ作ル、云フ蔡本中統舊刻游本宦ニ作ル、他本並ニ官ニ譌ス。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索隱曰。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爲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平。宜抽魯連同田單爲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爲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一篇領袖 索隱曰。廣雅云。俶儻。卓異也。○正義曰。俶天曆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 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二終

二城。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哉。
邵經邦曰。毅之尅破七十餘城。而兩城不能拔。其故何歟。曰燕齊之禍久矣。其始也罪止一子之耳。固無與子其宗廟社稷也。其終也罪止一湣王耳。亦無與於其宗廟社稷也。使誅一子之。求其所以代子之者。固不爲齊有也。戮一湣王。求其所以代湣王者。亦不爲燕有也。奈之何二國之不然也。其伐之也。不以置君爲重。而以全燕爲利。故其報之也。亦不以好還爲念。而以必得爲功。使如孟子之言。則且無樂毅之事。而何莒即墨之云哉。

遂經其頸於樹枝云云、胡三省曰、經ハ絞ナリ、縊ナリ、頸ハ頭莖ナリ、自奮ハ、自ラ奮起シテ還リ鬪ツナリ、脰ハ頸ナリ。

澅邑。蠋所居即此邑。因澅水爲名也。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索隱曰。經。猶繫也。何休云。脰。頸。齊語也。音豆。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聯絡

了前案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尚奇兵。斷軸自免。反閉先行。羣鳥惑衆。五牛揚旌。卒破騎劫。皆復齊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蘇子古史曰。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强齊之衆。棲田單于即墨。諸侯之救不至。使天祚燕。昭王不死。樂毅不亡。田單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盡。齊之亡。可立而待也。然單兵不滿萬人。堅守

號曰安平君、札記云、單ノ傳未ダ完カラザルニ似タリ、今攷フベカラズ、錢大昕曰、史其後事ヲ敍セズ、趙世家ヲ攷フルニ、孝成王元年、齊安平君田單、趙師ヲ將キテ燕ノ中陽ヲ攻メテ之ヲ拔ク、二年田單相ト爲ルト、卽齊王建ノ元年ナリ、豈襄王既ニ歿シ、單遂ニ齊ヲ去テ趙ニ入ルカ。

適人開戶注正義及被卒燒壟墓ノ被ハ、札記劓ニ作ル、云フ劓ヲ被ニ誤、考證改ム。

初悼齒云云ハ、札記云、王柯凌本淖ヲ悼ニ作ル、蔡本中統游本、此段索隱述贊ノ後ニ在リ、疑フ後人增ス所ナリ、毛本上ニ連ネ一格ヲ空ウス、恐ラクハ非ナリ、今舊刻王柯凌本ニ依ル。

聞畫邑人王蠋賢ハ、通鑑畫ヲ晝ニ作ル、胡三省曰、晝邑ヲ以テ畫邑ト爲スハ、孟子齊ヲ去リ晝ニ宿スルヲ以テ據ト爲スナリ。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索隱曰。奇。謂權詐也。注引魏武。蓋亦軍令也。善之者。出奇無窮。索隱曰。兵不厭詐。故云善之出奇無窮。謂權變多也。奇正還相生。正義曰。當。猶合也。言正兵當陣。張左右翼。掩其不備。則奇正合敗敵也。如環之無端。索隱曰。言用兵之術。或用奇計。使前敵不可測量。如尋環中不知端際也。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徐廣曰。適音敵。○索隱曰。言兵始如處女之輭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爲備。○正義曰。敵人。謂燕軍也。言燕軍被田單反閒易將。及被卒燒壟墓。而令齊卒甚怒。是敵人爲單開門戶也。後如脫兎。適不及距。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兎。往疾也。○索隱曰。克捷之後。卷甲而趨。有如兎之得脫而疾走也。敵不及距者。若脫兎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其田單之謂邪。初悼齒一本作淖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正義曰。嬓音皎。爲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索隱曰。畫音胡卦反。蠋音觸。亦音歜。○正義曰。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

齊人追亡逐北ハ、胡三省曰、亡ハ逃亡ナリ、北ハ奔北ナリ、逃亡者ハ之ヲ追ヒ、奔北者ハ之ヲ逐フ、毛晃曰、人道南ニ面シ北ニ偝ス、北ハ偝ナリ、故ニ古昔堂北ヲ以テ背ト爲ス、背モ亦偝ナリ、敗走ヲ以テ北ト爲ス者、之ニ偝イテ而テ走ルニ取ルノミ。

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索隱曰。齊之北界近河東。蓋齊舊地也。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索隱曰。單初起安平。故以爲號。

（傍注）懈然後擊之

（傍注）亂而取之

食ムナリ、燕人ヲシテ怯マシムル爲ナリ。

毎出約束必稱神師ハ、胡三省曰、田單衆心ノ未ダ一ナラザルヲ恐ル、故ニ神ヲ假リテ以テ其衆ニ令スルナリ。

其欲出戰ハ、札記其ヲ俱ニ作ル、云フ蕭刻俱、各本其ニ譌スト、通鑑共ニ作ル。

乃身操版插ノ插ハ、鍤ニ同ジ、すきナリ。

使老弱女子乘城ハ、乘ハ登ナリ、城ニ登リテ守ルナリ。

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正義曰。故郎反。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怒之使鬬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索隱曰。操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正義曰。古之軍行。常負板插也。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强示之怯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一本作鎰令卽墨富豪遣

ハ古之岐ト訓ズ、蝸ノ湊ル所ナリ。

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云云ハ、食スル毎ニ、飯ヲ庭ニ散シ以テ先祖ヲ祭ルト云フ、故ニ鳥烏餌ヲ得テ下リ

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徐廣曰。多作悼齒也。因
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
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應前得全。習兵。
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
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
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
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
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
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
兵威在不測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

單爲臨菑市掾、掾ハ市ノ官屬ナリ。

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軸ハ與古賀美ト訓ズ、俗ニ云フ眞棒ナリ、輪ノ先キニ長ク出ヅ、故ニ逼走ノ際、混雜シテ他車ト相撃ツヲ避ケ、其末ヲ剪斷セシナリ、而テ鐵籠ヲ以テ、其先ヲ裹ミテ、堅固ナラシムルナリ、注、鏶ハ音葉、鐵板ナリ、轄ハ久佐比ト訓ズ、鏉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索隱曰。單音丹。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齊改爲安平。秦滅齊。改爲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索隱曰。地理志云。東安平屬淄川國。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徐廣曰。傅音附。○索隱曰。斷音都緩反。斷其軸。恐長相撥也。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傅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鏶附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轂也。方言曰。車轄。齊謂之籠。郭璞云。車軸也。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徐廣曰。轊。車軸頭也。音衞。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卽墨不

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予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絶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一終

索隱述贊曰。清飈凛凛。壯氣熊熊。各竭誠義。遞爲雌雄。和璧聘返。澠池好通。負荊知懼。屈節推工。安邊定策。頗牧之功。

蘇子古史曰。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彊秦。以禮爲國。不校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爲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亡之趙。抗方興之秦。其爲力艱矣。卒以其用舍。爲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之。悲夫。

黃震曰。藺相如庭辱彊秦之君。而引車避廉頗。廉頗以勇氣聞諸侯。而肉袒謝相如。先公後私。分弃前憾。皆烈丈夫也。勇怯各得其所矣。然先之者相如也。趙奢治賦。不少貸平原君之家。而平原君因薦之王。而用之。君子不多奢之刑法自近。而多平原君之以公滅私也。括輕易取敗。無足道。括母言父子異心之狀。可謂得觀人之法。李牧養威持重。戰無不勝。與頗齊名。而頗牧皆廢於讒人郭開之口。趙之亡忽焉。悲夫。又曰。太史公作廉頗藺相如傳。而附之趙奢李牧。趙之興亡著焉。一時烈丈夫英風偉槩。令人千載興起。而史筆之妙。開合變化。又足以曲盡形容。奇哉。

王世貞曰。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爲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城出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詒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辭就

在リ、秦兵未ダ其地ニ至ルヲ得ズ、恐ラクハ上ニ武遂方城ノ文アルニ因リ、誤テ遂字ヲ衍スルノミ。

李牧司馬尚欲反ハ、方苞曰、國策ヲ按ズルニ、牧臂短キヲ以テ、木ヲ用テ之ヲ接ス、郭開誣ルニ刃ヲ懷クヲ以テシ、而テ死ヲ賜フ、文甚明カナリ、其反ト曰ヒ、捕斬ト曰フ者、趙史ノ誣詞ナリ、六國惟趙史尙存ス、故ニ遷敢テ異聞ヲ錄セズ、而テ後論ニ於テ之ヲ發ス、然ルニ欲反ト曰ヘバ、則實跡ナキ知ルベシ、使人微捕ト曰ヘバ、則謀反ノ迹見ハレテ、名ヲ正シ之ヲ誅スルニ非ル知ルベシ、此又遷ノ微指ナリ。

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〇正義曰。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牽連 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與奢傳文異 爲反閒。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索隱曰。一作掘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索隱曰。信音申。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而ヲ之ヲ用ヒ、以テ戰ハザルナリ。乃具選車云云ハ、胡三省曰、車騎皆其堅良ナル者ヲ選ス。

以數千人委之、胡三省曰委ハ弃ナリ、之ヲ敵ニ委スルナリ。

趙悼襄王元年云云ハ、方苞曰、頗弃リ、牧將タル、事已ニ前見ス、而テ之ヲ覆擧シ、以テ前後ノ關鍵ト爲シ、兼テ頗既ニ亡ゲテ、牧又自ラ安ンズル能ハズ、趙ノ遽ニ亡ビテ救フナキ所以ヲ著スナリ。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ハ、札記秦破殺趙將云云ニ作ル、云フ各本殺趙二字倒ス、索隱本誤ラズト、錢大昕曰、趙世家、武遂ヲ武城ニ作ル、武遂ハ燕趙ノ交ニ

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彀者十萬人。索隱曰。彀音古侯反。彀。謂能射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曰。委。謂弃之恣其殺略也。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襜都甘反。襤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駰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地。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挿入廉頗廉頗既亡入魏。接上奢傳趙乃以趙使李牧爲將而攻燕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卽馮煖也。龐音皮江反。煖音況遠反。又音喧。劇辛本趙人。仕燕者。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索隱曰。扈。氏。輒。名。漢張耳時。別有扈輒也。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閒武遂也。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正義曰。在栢州槀城縣西南二十里。大破秦軍。走秦將栢齮。索隱曰。齮音蟻。封李牧

ヲ趙邊ニ顯ハスノ久シ、此ニ至テ始テ書ス、相如病篤ク、趙奢死シ、廉頗奔リ、恃ム所惟牧ナルヲ以テナリ、趙奢秦ヲ破ルヲ書スル後、即奢ノ始末ヲ具ス、李牧燕ヲ攻ムルヲ書スル後、乃頗魏楚ニ居ル事ヲ詳ニスル者、牧誅セラレテ趙滅ス、更ニ頗ノ事ヲ其後ニ綴レバ、則文氣懈惰ス、故ニ頗ノ事既ニ終リテ、而テ後牧ノ始迹ヲ著ハスナリ。

代鴈門注正義、札記故云ノ下代字アリ、云フ官本代字アリ、各本脫ス。

急入收保ハ、胡三省曰、畜産ヲ收メ、而テ自ラ保ツナリ。

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ハ、胡三省曰、屢賞シ、

也。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莫。大也。〇索隱曰。如淳解莫爲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爲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帟爲府署。故曰莫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索隱曰。上紀寬反。下音牒。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反前不敢戰出戰數不利。反前不亡失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正義曰。許六反。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應前不亡失前失亡多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
云云。方苞曰、李牧功

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插入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廣陽也。○正義曰。武遂。易州遂城也。方城。幽州固安縣南十里。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壽春縣北四里。藺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正義曰。今鴈門縣。在代地。故云鴈門。

有何怨乎ハ、札記云、有讀テ又ト爲ス。

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擧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索隱曰。信平。號也〇徐廣曰。尉文。邑名也。按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封頗。而號爲信平君也。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屬魏郡〇正義曰。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

身所奉飯飲ハ、札記云、治要飲字ナシ、疑フ衍ナラン、通鑑亦ナシ、奉讀テ捧ト曰フ。予軍吏士大夫、札記云、士大夫三字疑フ衍ナリ。

王以爲何如其父ハ、通鑑何字ヲ刪ル。

母置之ハ、胡三省曰、置ハ止ナリ、廢ナリ、置之ハ、此事ヲ廢置シ、止メテ言フ勿レト言フナリ。

有如不稱云云ハ、胡三省曰、不稱ハ、任ニ勝ヘザルヲ言フ、隨坐ハ、相隨テ罪ニ坐スルナリ、此ヲ觀レバ、則古者敗軍ノ將、罪併テ其家ニ及ブヲ知ル。

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正義曰。奉音捧。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暗伏後案 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

若膠柱而鼓瑟耳ハ、胡三省曰、瑟ヲ鼓スル者、絃ニ緩急アリ、絃ノ緩急ヲ調スルハ、柱ノ運轉ニ在リ、若シ其柱ニ膠セバ、則絃得テ調スベカラズ、緩者ハ緩ニ一ニシ、急者ハ急ニ一ニシ、活法ナシ。奢不能難ノ難ハ、之ヲ辯折スルナリ、括易言之ノ易ハ、輕ナリ。

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伏案冷語）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摠擧）秦之閒言曰。（詳）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專言趙括）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

胥後令邯鄲ハ、錢大昕曰、五字當ニ一句讀スベシ、邯鄲ハ趙王ノ都スル所、當ニ趙王ノ令ヲ待ツベキヲ言フナリ。

許歷復請諫注完而不髡曰耐ハ、前漢高帝紀注、應劭曰、輕罪髡ニ至ラズ、其耏ヲ完ウス、故ニ耐ト曰フ、耐ハ頰旁ノ毛ナリ。

先據北山上者勝、注正義至閼ノ閒、疑フ去字ヲ脱ス。

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曰。案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胥爲須。須者。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正義曰。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險狹。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出此令。今垂戰。須得謀策。不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也。邯鄲。許歷復請諫。索隱曰。邯鄲二字。當爲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粲詩云。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也。曰。先據北山上者勝。正義曰。閼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閼與。卽此山也。案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其太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趨之二日一夜至。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據。今洛州去潞州三百里閒而隔。相州。恐潞州閼與聚城。是所拒據處。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

將勇者勝、將ハ將帥ナリ、故ニ下文承クルニ令趙奢將救之ノ將字ヲ以テスルナリ。

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接上趙奢破秦軍閼與下）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正義曰。國謂邯鄲。趙都也。）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

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云云ハ札記趙チ租ニ作リ、云フ舊刻租、各本誤テ趙ニ作ル。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胡三省曰、平原君ノ家臣、事チ用ヒテ租稅チ出スチ肯ンセザル者ナリ。

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索隱曰。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閼與。反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駰云。或屬齊屬魏也。○正義曰。幾音祈。在相潞之閒。

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房子。○索隱曰。案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也。○正義曰。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爲名。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正義曰。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結前起後）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突起）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

與廉頗同列ハ、札記云、頗當ニ君ニ爲ルベシ、文選盧諶覽古詩注、曹攄感舊詩注、並ニ引テ君ニ作ル、治要同シ。

肉袒負荊ハ、胡三省曰、荊ハ笞ウツ所以ナリ、故ニ之ヲ負ヒ、以テ罪ヲ請フナリ。

刎頸之交ハ、胡三省曰、襟懷相契シ、首ヲ刎斷スト雖モ、顧ル所ナキヲ言フナリ。

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借前案反說）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索隱曰。肉袒者。袒衣而露肉也。負荊者。荊楚也。可以爲鞭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一儒領袖）爲刎頸之交。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

文選西征賦注、引テ奨ニ作ルト、按ニ缻ハ缶ニ同ジ、ほとぎト訓ズ、音不。

五歩之内云云、五歩ノ内ハ至近ナ言フ、以頸血濺大王ハ、已レノ血ナ王ニ濺グナリ、秦王ナ殺サントスルナ反言スルナリ。

位在廉頗之右ハ、通鑑注、毛晃曰、人道ハ右ナ尙ブ、故ニ左右手ノ右ハ、右ナ以テ尊ト爲ス。

有攻城野戰之大功ハ、札記云、文選西征賦注、後漢書寇恂傳注、御覽兵部、人事部、疾、病部、引テ竝ニ大字ナシ、治要通鑑同ジ。

與廉頗爭列ハ、毛晃曰、列ハ行次ナリ、位序ナリ。

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正義曰。濺音贊。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索隱曰。王劭按董勛答禮曰。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爲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爲左。是以位下遷爲左。○正義曰。秦漢以前用右爲上。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

請奉盆缻秦王、札記奉ヲ奏ニ作ル、云フ舊刻奏、御覽四百三十三、又七百五十八、元龜八百四十八、寰宇記五、引ク並ニ同ジ、各本奉ニ作ル誤ナリ、雜志云、奏ハ進ナリ、上文請奏瑟ト曰フト正ニ相對ス、

蓋謂石邑也。○正義曰。故石城。存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

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案表在趙惠文王二十年。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絶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徐廣曰。二十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索隱曰。缻音缶。○正義曰。缻音缾。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

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結案 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索隱曰。劉氏云。

舍相如廣成傳舍、札記下ノ舍字ナシ、云フ各本傳下舍字ヲ衍ス、索隱本ナシ、雜志云、魏都賦廣成之傳張載注、引テ亦ナシ。

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

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

願結友ハ、札記云友ハ交ノ誤、文選恨賦注、御覽治道部、引テ並ニ交ニ作ル。

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

趙惠文王十六年云云取晉陽、札記陽晉ニ作ル、云フ索隱本陽晉ニ作ル、各本誤倒スト、錢大昕曰、六國表ヲ按ズルニ、惠文十五年、齊ノ昔陽ヲ取ル、即樂毅齊ヲ破ルノ歲ナリ、此傳ト世家ト皆十六年ニ作ル、疑フ誤ナリ、表ト世家ト皆昔陽ニ作ル、而テ此ニ晉陽ニ作リ、索隱又陽晉ニ作ル。趙宦者令繆賢ノ繆、音眉救反。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敍頗）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索隱曰。陽晉。衞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衞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正義曰。按晉陽故城。在今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也。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敍相如）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爲後相如可使眼目）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挿入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如相可（事敍相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終

蘇子古史曰。齊湣王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樂毅為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徇齊五年。下七十餘城。唯莒卽墨未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鎭撫內外。必有道矣。至與莒卽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董份曰。樂毅徇齊。其勢亦有不可遂拔者。然燕非有大德殊政。以服齊人之心。不過連勢借力。乘亂攻昧。欲幷兼其國。雖攻拔二邑。而人未忘齊。其亂終作。以秦之彊。六國陵夷。乘其積衰。漸以兵滅。而及其起而亡秦者。猶六國之後也。況當齊之猶盛乎。樂毅之智。必見其有難拔之形。欲困以歲月。然不知自古未有以力經營。可以幷國滅姓善後。而無事者。卽其與二城為守。孰若勸燕王益施仁義以服齊心。定國置君。反城與地。則恩浹于齊人。德著于天下。所謂亂而伐之。威莫大焉。服而舍之。仁莫厚焉。上可以成王業。而下亦不失為桓文。惜不及此也。

黃震曰。樂毅為燕報齊。誠師出有名矣。而盡取寶物祭器輸之燕。仁義之師不為也。徇齊五歲。下七十餘城。而莒卽墨猶未下者。齊王保於莒。有困獸覆車之勢。齊方憤發。而毅之師已老。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其勢然也。夏侯玄許以湯武之事。何甚耶。然毅以讒去適趙。趙父母國也。報燕惠王書稱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不效戰國反覆。復為趙而讎燕。去就無慊。傳之子孫。亦然。高帝過趙。復封其孫樂叔者於樂鄉。信義之入于人深矣。然則樂毅非戰國之士也。

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北新城。○正義曰。地理志云。信都有樂鄉縣。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一作巨公。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索隱曰。本亦作巨公。樂臣公教蓋公。索隱曰。蓋音古闔反。蓋公。史不記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昌國忠讜。人臣所無。連兵五國。濟西爲墟。燕王將受。空聞報書。義士慷慨。明君軾閭。閉乗繼將。芳規不渝。

室有語云云ハ、淩稚隆曰、室家ニ事アル、言ヲ盡シテ以テ、他人ニ告グ可カラザルヲ言フ、二子當ニ燕ニ歸ルベシ、燕ノ過ヲ明カニシ、而テ趙ニ居ルベカラザルヲ謂フナリ。

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索隱曰。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爲之守法也。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曰。言家室有不相盡。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正義曰。二者謂燕君未如紂。燕民未如殷民。復相告。子反燕以疑君民之惡。是寡人不爲君取之。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爲武襄君。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

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受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弃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繇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索隱曰。閒音紀閑反。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張華曰。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索隱曰。栗。姓。腹。名。漢有栗姬。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索隱曰。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戰之國。○正義曰。東鄰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

云、官本君子上ニ言字アリ。

君王之留意焉、注夏侯玄ハ、三國魏ノ人ナリ。

正義曰。君子之人。交絶不說己長而談彼短。**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索隱曰。言忠臣去離本國。不自潔其名云己無罪。故禮曰。大夫去其國。不說人以無罪。是也。○正義曰。言不潔己名行而咎於君。若箕子不忍言殷惡。是也。**臣雖不佞。**索隱曰。不佞。猶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索隱曰。數音朔。言我以數經奉教令於君子。君子。卽識禮之人。謂己在外。猶云己罪。不說王之有非。故下云不察疏遠之行。斯亦忠臣之節。**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喩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爲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擧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爲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擧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卽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卽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

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方苞曰、其本志ヲ變化セザルナリ、國策不改ニ作ル、或ハ字ノ訛ナリ。

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ハ、胡三省曰、離ハ罹ト同ジ、墮ハ隳ト同ジ、毀ナリ。以幸爲利ハ、余有丁曰、爲利ハ、卽所謂燕ノ敝ニ乘ズル者、索隱ノ解、未ダ明ナラズ。不出惡聲注正義、札記

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弃羣臣之日。餘敎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愼庶孼。施及乎萌隷。皆可以敎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暗指惠王）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索隱曰。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神也。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索隱曰。誹音方味反。墮先王之名。索隱曰。墮音計規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曰。謂旣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爲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擧之濟上注正義、札記濟上在濟水之上ニ作ル、云フ官本此ノ如シ、各本錯シテ濟水之上在齊上ニ作ル。

故鼎反乎磨室ハ、札記磨室ニ作ル、注同ジ、云フ舊刻磨、各本磨ニ譌スト、李光縉曰、磨音歷、周官遂師抱磨、亦音歷ト、字典云、戰國策磨室ニ作ル、今磨室ニ作ル、誤ルト。

先王以爲慊於志ハ、札記云、此慊當ニ愜ト訓シ、足ト訓スベシ、注索隱非ナリ。

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擧之濟上。正義曰。濟水之上在齊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應前敘事）齊器設於寧臺。索隱曰。燕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燕元英磨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大呂陳於元英。索隱曰。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也。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歷也。○索隱曰。燕鼎。前輸於齊。今反入於磨室。磨室亦宮名。戰國策作歷室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曆室。燕宮名也。高誘云。燕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今反歸燕故鼎。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索隱曰。薊丘。燕所都之地。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注非也。○正義曰。幽州薊地西北隅有薊丘。又汶水源出兗州博城縣東北原山。西南入泲。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索隱曰。慊音苦簟反。亦作嗛。嗛者。常慊然而不愜其志也。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又一喚）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緣此所以受封）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

故察能而授官者云云、李廷機曰、功ヲ成シ名ヲ立ツ、是一篇ノ主意ナリ。

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擧也。見有緣此所以歸燕高世主之心。正義曰。樂毅見燕昭王有自高尊世上人主之心。故假魏節使燕。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擧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正義曰。杜預云。父兄。同姓羣臣也。以爲亞卿。緣此所以仕燕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

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擧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弃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不敢斥言王故託之侍御者）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

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ハ、胡三省曰、王代ラシム、其意善カラズ、將ニ之ヲ誅セントスルヲ知ルナリ。

卽墨未服。正義曰。卽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閒。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索隱曰。騎劫燕將姓名。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卽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正義曰。滄德二州之北河。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

趙嚪秦ハ、札記嚪說秦ニ作ル、云フ索隱本說字アリ、胡三省曰、利ヲ以テ之ヲ誘フヲ嚪ト曰フ。使樂毅約趙惠文王云云ハ、方苞曰、趙ニ結ビ齊ヲ破ル、毅ノ惠王ニ報ズル書ニ具ス、故ニ敍次過詳ナルヲ得ズ。

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徐廣曰。嚪進說之意。○索隱曰。嚪音田濫反。字與啗同。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應前自矜）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曰。護。謂總領之也。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竝暗伏毅書中語案）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齊郡。○正義曰。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

南敗楚將唐昧於重丘注索隱屬平原、札記云、叢說云、平原ハ齊ノ西北ニ在リ、南ト云フヲ得ズ、左氏襄十七年傳ニ、飮馬於重丘、杜注重丘ハ曹邑ト、此時當ニ楚ニ屬スベシ。

摧三晉於觀津、札記云、津當ニ澤ニ作ルベシ。

齊霸國之餘業也ハ、胡三省曰、齊桓公天下ニ霸タリシヨリ、國以テ彊大ナリ、田氏其餘業ニ藉ル。

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賓。危國之臣。其名臣。其實虜。今王將自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斷役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理。以求臣。則人臣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逡巡以求臣。則師傅之才至矣。誠欲興王霸同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常置隗爲上客。

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先以齊之彊起案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索隱曰。昧音莫葛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正義曰。在冀州城武縣界。西摧三晉於觀津。索隱曰。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也。○正義曰。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云云ハ、方苞曰、樂氏賢多シ、故ニ其前後世繫ヲ詳ニシ、因テ以テ章法ト爲ス。

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云云ハ、凌稚隆曰、太史公詳ニ樂毅燕ニ入ル始末ヲ敍ス、蓋毅他日燕惠王ニ遺ル書ノ張本ト爲ス。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正義曰。今定州。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索隱曰。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都之地。○正義曰。今鎮州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索隱曰。中山。魏雖滅之。尚不絕祀。故後更復國。至趙武靈王又滅之也。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正義曰。說苑云。燕昭問於隗曰。寡人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九終

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爲秦相數月。卽告老。爲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雎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客寵。如狡兔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者。是又在范雎下矣。

董份曰。蔡澤說應侯而奪之位。其辯雄矣。然以功成當去。志得當止。則亦天下之至理也。故應侯聽之。而澤一因人讒。遂弃相印。與雎亦不旋踵。蓋不徒言而已。以秦之少恩。而二子翩然。皆能免于刑僇。善保終始。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二子之謂矣。余謂戰國之士。有不可及者。蓋如此而澤尤高。其振世之傑哉。

索隱述贊曰。應侯始困。託載而西。說行計立。貴平寵稽。倚秦市趙。卒報魏齊。綱成辯智。范雎招攜。勢利傾奪。一言成蹊。

蘇子古史曰。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勳。而逐之可也。並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絶母。不已甚乎。宣太后之於秦。非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猶不可絶。而雎絶之。獨不愧潁考叔茅焦乎。及雎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雎蔡澤自爲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于秦也。

楊維禎曰。應侯入秦。退四貴。而攫取其相。如探物囊中。及祿位既盛。則又不以四貴爲戒。必俟夫澤之再三辨說。而後謝病。譬之奕也。觀局則明。當局則惛。應侯之退。已合退于請藥賜死之時。而律死不退。使非澤乘其日昃之勢。吾固未知其死所。吾尤取澤之善說近道。不必攻雎于王。而攻雎于雎。亦以雎可言感。而澤之言。又足以寤雎者。故雎決于去。而不俟夫逐也。及澤代雎。不數月即皤然引去。又不俟逐雎者逐我。優游于秦以封君令終。若澤者。不謂之哲人乎。

黃震曰。范雎以口舌攘穰侯之位。而蔡澤復以口舌攘之雎。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也。然穰侯以君臣骨肉之親。則雎攘之也難。范雎當君臣疑阻之際。則澤攘之也易。雎遠交近攻之策。眞有益於秦。澤特羈旅之餘。竊富貴耳。澤始非雎以離閒昭王母子兄弟而得之。澤勸雎功成身退。其心雖私。而論則正矣。

羅大經曰。范雎蔡澤。皆辯士也。太史公以之連傳。然雎傾危。澤明坦。雎幽險詭祕。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宜言代雎。至其所以告雎者。皆消息盈虛之正理。雎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ハ、二人秦ノ彊ニ因リ、其功ヲ成スヲ得ルニ喩フルナリ。
所謂一切辯士ハ、荊燕世家、皆高祖一切功臣、索隱曰、一切ハ猶一例同時ノ如キナリ。

侯遂稱病篤。范睢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羇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索隱曰。二子。范睢蔡澤也。睢厄於齊。折脅摺齒。澤困於趙。被逐弃鬲。是也。惡音烏。激音擊。

吾聞欲而不知止云云、札記云、止足二字、互ニ誤ル、足ト欲ト韻ナリ、止ト有ト韻ナリ。

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卽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

或欲大投或欲分功ハ、戰國策注云、大投ハ全勝チ謂フナリ、分功ハ勝者ノ獲ル所チ分ツナリ。

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索隱曰。信音申。詘音屈。謂志已展而不退。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班固奕指曰。博縣於投。不必在行。騆謂投。投瓊也。○索隱曰。言夫博奕。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覬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枰。枰局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正義曰。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以實宜陽。言展開三川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

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幷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索隱曰。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攜離散。充滿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

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徐廣曰。呼一作暗。○索隱曰。二人勇者。夏育。賁育也。噭音皦。○正義曰。呼大故反。然而身死於庸夫。索隱曰。高誘云。夏育爲田搏所殺。然太史噭未知誰之所殺。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擧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幷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靁。

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應四時之序二句）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眞説出睢心事）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

云フ王柯凌本忠字ヲ脱ス。

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索隱曰。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雞反。批患。謂擊而卻之。折音之列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

以其君父爲僇辱注索隱云云、淩稚隆曰、僇字ノ解、本文ト同ジカラズト、按ニ僇亦辱ナリ、其君父ヲ以テ僇辱ノ人ト爲スナリ。

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札記聖上忠字アリ、

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索隱曰。言以比干子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放。故今天下言爲其君父之所僇。而憐其臣子也。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

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訾。然爲霸主强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

百九十、引テ並ニ嘗ニ作ル、各本常ニ作ル、誤ル。
蔡澤曰吁ハ、孔安國曰、吁ハ疑怪ノ辭ナリ。
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胡三省曰、春ハ生ジ、夏ハ長ジ、秋ハ實ヲ就シ、冬ハ閉藏シ、各其功ヲ成シ、而テ相代謝スルヲ謂フ、札記云、御覽引テ、下ニ未成者來ノ四字アリ。

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札記云、策ニ澤流千世稱之而無絕ニ作ル、是ナリ。

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徐廣曰。一本無此字。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式銳反。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

持梁刺齒肥ハ、梁ハ當ニ粱ニ作ルベシ、注同ジ、刺齒ハ、札記云、二字、御覽三百八十三、又七百二十九、引テ並ニ齧ニ作ル。

秦王必困君、札記云、秦王二字疑フ衍ナラン。

子常宣言、札記云、御覽四百六十三、元龜八

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持梁。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齕也。○索隱曰。持梁謂作梁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爲齧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爾雅曰。款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腳。○索隱曰。釜音父。鬲音歷。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鼎曲腳者。以款訓曲。故云曲腳也。暗接上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

從唐舉相ノ相ハ、人相チ觀ルナリ。持國秉政ハ、札記持國秉ニ作ル、云フ索隱本此三字チ出ス、各本下ニ政字アリ、雜志云、後人ノ妄增ナリ、御覽人事部引テ政字ナシ。

魋顏注索隱曰上魋ハ、札記云、上字當ニ衍ナルベシト、按ニ魋ハ小熊赤黃色ナリ、注魋梧ハ猶魁梧ノ如シ、壯大ノ意ナリ。

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索隱曰。激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正義曰。不待禮曰干。不遇。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曰。荀卿書作唐莒。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索隱曰。按左傳云。國子實執齊秉。服虔曰。秉。權柄也。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曷一作偈。偈一作仰。巨一作渠。○索隱曰。曷鼻。謂鼻如蝎蟲也。巨肩。肩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豎也。曷其例反。魋顏蹙齃膝攣。攣。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率。○索隱曰。上魋音徒回反。魋顏。謂顏貌魋回若魋梧然也。齃音烏曷反。蹙齃。謂鼻蹙眉。膝攣。謂膝又攣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

馬服子注索隱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淩稚隆曰、馬服君ノ子、故ニ馬服子ト曰フ、索隱非ナリ。

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鄒氏頗音疋波反。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五十年。○索隱曰。徐據秦本紀及表而知也。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一本作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十二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正義曰。論士能善卒不戰。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上句ハ他人ニ屬ス、人ト云フ者ハ、固ヨリ知リ易キ者ニ非ザルヲ謂フ、下句ハ自己ニ屬ス、人ヲ知ルモ、亦未ダ易カラズト謂フナリ。

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戸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戸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

見虞卿傳

索隱曰。陘音刑。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曰。按陘庭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

因城河上廣武。

索隱曰。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北之地。本屬韓。今秦得而城。

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閒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

索隱

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札記友ヲ交ニ作ル、云フ索隱本交、各本友ニ作ル、雜志云、隷書交字、或ハ友ニ作ル、又下勝之友ニ因テ誤ル。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錢大昕曰、是歲昭王四十二年、即趙孝成王ノ元年ナリ、平原君ハ惠文王ノ弟ト爲ス、孝成ニ於テ叔父ト爲ス、惠文已ニ歿ス、當ニ更ニ弟ト稱スベカラス。

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索隱曰。上爲如字。下爲音于僞反。以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爲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擧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

不上計注凡郡長治民、札記郡掌治民ニ作ル、云フ宋本毛本ト、續漢百官志ト合ス、各本掌ヲ長ニ譌ス。

睚眦之怨必報ハ、方苞曰、目ヲ怒ラシ相視ルノ怨モ亦報ズルナリ。

高平注正義秦時、札記春秋時ニ作ル、云フ各本秦ニ譌ル、考證改ム。

於相國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暗伏後案）三歲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之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四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暗伏後案）昭王以爲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索隱曰。睚音崖賣反。眦音士賣反。睚眦。謂相嗔怒而見齒也。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索隱曰。劉氏以爲蓋在太行西南。高平拔之。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韓王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秦時周桓王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則少曲當與高平相近。◉秦昭王聞魏齊（應前）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飮。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

置莝豆其前、胡三省曰、莝ハ寸斬ノ藁ナリ、豆ニ雜ヘテ、以テ馬ニ飼ス、莝豆兩物ナリ。

使與坐堂上。食飮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報復）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伏後案）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塡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塡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

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尙未足、方苞曰、北音續數相近クシテ誤ルナリ、或曰、髮ヲ擢テ而テ之ヲ續グモ、尙以テ其罪ノ長キニ比スルニ足ラザルナリ。

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續贖古通用）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厠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應前）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

唯睢亦得謁、札記云、唯讀テ雖ト爲ス。

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索隱曰。綈。厚繒也。音啼。蓋今之絁也。○正義曰。今之麤袍。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索隱曰。劉氏云。孺子。蓋謂睢爲小子。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本吾下有固字 吾不出。范睢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

善。於是廢太后。（應前宣太后之第一段）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應前以太后故私家重于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索隱曰。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案本紀。以應爲太后養地。解者(公)云。潁川之應鄕。未知孰是。〇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古應鄕。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正義曰。劉云。諸國客館。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

帛竭入太后之家ト、疑フ此缺誤アリ。詩曰木實繁者云云ハ、横田惟高曰、詩恐ラクハ諺ノ訛ナリ、披ハ折ナリ。

見王獨立於朝、札記云、舊刻見ナ是ニ作ル。

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正義曰。披音片被反。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索隱曰。淖。姓也。音尼教反。漢有淖姬是也。高誘曰。管。典也。言二人典齊權。而行弑逆也。○正義曰。淖齒。楚人。齊滑王臣。射王股。擢王筋。索隱曰。言射王股誤也。按崔杼射莊公之股。淖齒縮滑王之筋。是說二君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三十里。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到此幾危言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

下令字ナ衍ス、考證刪ル。

齊之有田文、札記云、張載注魏都賦、引テ田單ニ作ル。

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札記云、策ノ鮑注ニ據レバ、則陶字絕句也、吳氏別儒ニ據リ、云フ利盡歸于國、國之幣

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睢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正義曰。閒音閑。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國策文作單。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徐廣曰。政適音征敵。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索隱曰。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侯執權。以制御主。斷於諸侯也。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

之ニ親ムニ及バザルナリ。

木之有蠹也注石柱蠹、札記云、石疑フ當ニ蝕ニ作ルベシ、上蠹字ニ涉リテ誤ル。

國斷而爲三注正義宜陽令、札記令字ナシ、云

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擧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睢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睢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睢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正義曰。音妬。石柱蠹。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皐之道不通。正義曰。言宜陽陝虢之師。不得下相救。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曰。言澤路之師。不得下太行相救。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正義曰。新鄭已南一。宜陽令二。澤路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

借賊兵齎盜糧、札記齎上而字アリ、云フ舊刻毛本而字アリ、索隱本ト合ス。

今夫韓魏中國之處云云ハ、茅坤曰、始ニシテ韓魏ニ親ム者。陽ニ之ニ予ヘ、以テ楚趙ヲ聯屬スルノ地ヲ爲シ、因テ以テ齊ヲ招クナリ、楚趙齊既ニ已ニ內附スレバ、則兵韓魏ニ入リ、而テ彼三國者我ニ衡セザル也、此亦從ヲ破ルノ術ナリ、未ダ幾クナラズ、而テ魏ヲ拔キ、韓ヲ收ム、蓋未ダ嘗テ

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索隱曰。謂田文孟嘗君也。猶戰國策謂田盼田嬰。爲盼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子出走。一本作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索隱曰。借音子夜反。一作藉。亦音同。齎音側奚反。言爲盜齎糧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

譬如馳韓盧云云、札記馳ヲ施ニ作ル、云フ索隱本施、策ト合ス、各本馳ニ作ル、後人改ムル所ト、按施ハ延ナリ。

至今閉關十五年云云、錢大昕曰、范雎秦ニ說ク、昭王卅六年ニ在リ、是時秦白起ヲ用ヒ、趙魏及ビ楚ヲ破ル者屢ナリ、而テ穰侯方ニ兵ヲ出シテ綱壽ヲ攻ム、安ンゾ閉關十五年ノコトアランヤ。

辟地千里注正義尺亦反、札記云、尺疑フ當ニ匹ニ作ルヘシ、蓋俗疋ニ作リ、形近カシテ譌ス。

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爲犬。謂施韓盧而搏蹇兎也。喩秦彊言取諸侯之易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淺言之）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正義曰。辟尺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

天以寡人慁先生ハ、通鑑慁ニ作ル、胡三省曰、慁ハ之ヲ溷瀆スルヲ謂フナリ、漢陸賈曰、久シク公ヲ溷ス勿レ、即此義ナリ。奈何而言ハ、札記云、舊刻毛本而ヲ有ニ作ル、當讀テ又ト爲ス。

甘泉谷口注正義得仙寒仙寒者ハ、札記得仙寒門寒門者ニ作リ、云フ各本門ヲ仙ニ誤リ、下寒下門字ヲ脱ス、九嵕山ノ下中字ヲ衍ス、以上官本皆誤ラズ。

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溷。○索隱曰。二字並音胡困反。慁。猶汨亂之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曰。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代永久。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爲磨石嶺。郊祀志云。公孫卿言黃帝得仙寒。仙寒者。谷口也。按九嵕山中西謂之谷口。即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鬭。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幷此二者而有

有補所賢之主ハ、札記補下於字アリ、云舊刻於字アリ、各本脫ス。

下惑於姦臣、札記云、索隱本於字ナシ。

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卽栗水也。陵栗聲相近。故惑也。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徐廣曰。一作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此最感動處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至此纔說出下惑於姦臣之態。索隱曰。態。謂姦臣諂詐之志。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曰。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

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暗伏太后穰侯 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此感動處 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索隱曰。厲音賴。癩病也。言漆塗身生瘡。如病癩。 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 徐廣曰。一作羌。 孟賁 許愼曰。成荊。古勇士。孟賁。衞人。 王慶忌 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 夏育之勇焉而死。駰案漢書音義曰。或云。夏育。衞人。力擧千鈞。 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一本無有字 此臣之所大 此感動處

脫シテ、罪ヲ永巷ニ待ツ、後改テ掖庭ト爲ス、顔師古曰、永ハ長ナリ、モト宮中ノ長巷ヲ謂フナリ。

莫不洒然云云ハ、余有丁曰、洒然ハ但ニ敬肅ニ非ズ、兼テ恐懼ノ意アリ。

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索隱曰。鄒誕生本作惛然。音昏。又一作閔。音敏。閔。猶昏暗也。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徐廣曰。洒先典反。○索隱曰。鄭玄云。洒然。敬肅之貌。秦王屛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索隱曰。跽其紀反。跽者。長跽。兩膝被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尙而卒王

爲其割榮也ハ、董份曰、割榮ハ意已ニ穰侯等ヲ指ス、而テ明言スベカラズ、故ニ微ニ之ニ及ブ。

不概於王心邪、概ハ感觸ナリ、札記云、索隱概作關ハ、今策本關ニ作ル。

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ハ、余有丁曰、亡字轉語、猶無乃ト言フ如キナリ、索隱輕蔑ト解ス、是ニ非ズ、札記亦云、亡讀デ無ノ如シ、亡其ハ轉語ノ詞ナリ。

離宮注正義雍ハ、札記雍州ニ作ル。

永巷注正義宮中獄、札記云、睢豈能獄ニ入ラン、王又何爲レゾ獄ニ至ラン、此注非ナリ、按ニ胡三省曰、如淳曰、周宣王ノ姜后、簪珥ヲ

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索隱曰。割榮。卽上之擅厚。謂擅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一作漑。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作關。謂關涉於王心也。徐註音同。非也。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猶輕蔑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閒。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睢。徐廣曰。一云。使持車。○索隱曰。徐按戰國策文也。於是范睢乃得見於離宮。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宮。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曰。永巷。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睢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

ト合ス。

獨不重任臣者云云ハ、王臣ヲ保任スル者ハ、王ニ反復スル者ニ非レバ、獨之ヲ重ンゼザルカト言フ、蓋王稽ヲ指ス。

周有砥砨ハ、札記云、說文篇韻砨字ナシ、秦策戹ニ作ル。

曰。戰國策立作涖。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索隱曰。椹音陟林反。椹者莝椹也。質。剉刃也。謂腰斬者爲椹質也。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縣藜。薛綜曰。縣藜。一曰。美玉。楚有和朴。正義曰。縣音玄。劉伯莊云。珍玉朴也。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

之字アリ、荀息云云、今說苑此篇ナシ、類聚二十四、又七十四、御覽七百五十八、引テ竝ニ孫息ニ作ル、此殆不殆也、類聚二十四、引テ臣謂是不危也ニ作ル、謀議將興、類聚御覽引テ下ニ兵字アリ。

常稱帝ノ常、札記嘗ニ作ル。

伐齊綱壽、札記云、舊刻剛壽ニ作ル、穰侯傳

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爲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慴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此殆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也。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曰。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然草具。謂麤食草菜之饌具也。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伏後廢四貴眼目　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曰。穰侯謂冉。宣太后之異父弟。穰縣在南陽。華陽君。芊戎。宣太后之同父弟。亦號爲新城君。是也。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伏後寶器珍怪多于王室　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穰侯傳作剛壽　欲以廣其陶封。范睢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索隱

入秦至湖關、札記云、各本湖下關字ヲ衍ス、索隱本無シ、襍志云、地理志京兆尹湖トアリ、關アルヲ言ハズ、水經河水注、亦但穰侯ニ湖縣ニ遇フト言フ、文選𤴓嘲注、史ヲ引キ竊カニ范雎ヲ載テ入リ、湖ニ至ル、關字ナシ。

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謁君ハ、王稽官謁者ナルヲ以テ之ヲ稱セシナリ。

危於累卵注正義九層臺ハ、札記云、官本臺上

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伏後范雎言王稽內臣函谷關案 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也。○正義曰。今虢州湖城縣也。　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索隱曰。內音納。亦如字。內猶入也。　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索隱曰。索。搜也。先格反。　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暗含後來傾穰侯等案 正義曰。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金。謂左右

匿名錄曰張祿ハ、浚稚隆曰、蓋後ノ秦號シテ張祿ト曰フ、而テ魏知ラズノ根本ト爲ス、以下仍范雎ト曰フ者ハ、太史公ノ筆ナリ。

簀。索隱曰。簀謂葦荻之薄也。用之以裹其屍也。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索隱曰。更音羹。溺卽溲也。溺音年弔反。溲音所酉反。〇正義曰。溺古尿字。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弃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正義曰。卒祖忽反。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索隱曰。三亭。亭名。在魏境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魏之郊境。總有三亭。皆祖餞之處。如今與期三亭之南。蓋送餞已畢。無人之處所也。〇正義曰。括地志云。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七里。按三亭岡。在山部中名也。蓋岡字誤爲南。

范睢蔡澤列傳、錢大昕曰、秦本紀六國表ニ人ノ名ヲ見サズ、睢音雖。

聞睢辯口ハ、札記云、御覽居處部、才人部、引テ辯有口ニ作ル。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曰。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官。此魏有中大夫。蓋古官也。姓須。名賈。蓋密須氏之後。）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索隱曰。世本。昭王名遬。襄王之子。）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索隱曰。襄王名法章。）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伏後范睢數賈三罪案）爲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摺齒。（索隱曰。摺音力答反。謂打折其脅。而又拉折其齒也。）睢佯死。卽卷以

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爲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概于中乎。

楊維楨曰。志天下之奇貨者。必中天下之奇禍。傳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卽吾所謂奇禍也。楚之春申君。秦之文信侯。是也。春申售娠姬于考烈王而生悍。文信售娠姬于莊襄王而生政。文信卒殺于政。春申免于悍而殺于園。此豈非天下之奇禍。足爲小人奇貨之戒哉。或曰。悍非歇之娠也。園妹欺歇。而歇又以其欺者欺考烈耳。

余有丁曰。春申之死。智以利昏也。使當園妹進說之時。峻斥之。則無此禍矣。旣惑于邪謀。而包藏禍心。移人家國。則亂賊而已。以亂召亂。理固宜然。故歇之施。不在于失朱英而在于惑園妹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八終

是歲也秦始皇立九年矣ハ、方苞曰、晉世家ノ終、是歲齊威王元年也ヲ書スルト同義ナリ。呂不韋廢ハ、董份曰、傳後復不韋ノ事ヲ結ブ、一時事偶〻相同ヲ見シテ、之ヲ歎ズルナリ、文ノ妙正ニ此處ニ在リ。

正義曰。壽州城門。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秦始皇九年。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長句法 結案 索隱曰。按楚悍有母弟猶。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

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事與本傳合故及 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揚 後制於李園。旄矣。抑 徐廣曰。旄音耄。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黄歇辨智。權略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宰輔。珠炫趙客。邑開吳土。烈王寡胤。李園獻女。無妄成災。朱英徒語。

蘇子古史曰。黄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己子盜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于民。而獲罪于天。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

馬字ノ譌、皆川淇園曰、毋望ハ不意ナ謂フナリ。

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札記云、索隱本不治國而ノ四字ナシ、疑フ後人楚策ニ依テ增ス。

乎。正義曰。謂吉凶忽爲。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曰。言園是春申之仇。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爲王舅。與此異。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

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正義曰。毋望。謂不望而忽至也。又有毋望之禍。索隱曰。周易有无妄卦。其義殊也今君處毋望之世。正義曰。謂生死無常。事毋望之主。正義曰。謂喜怒不節也。安可以無毋望之人

毋望之人。柱正義謂言凶忽爲ハ、禮記云、爲疑フ

娉入乎、娉ハ聘ニ同ジ、委問ヲ聘ト曰フ。

東郡。正義曰。濮滑州兼河北。置東郡。濮州本衞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閒。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

引テ室悉竝ニ有リ、疑フ今本悉字ヲ脫スルカ。

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曰。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正義曰。黽隘之塞。在申州黽音盲也。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鬭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衞野王。作置

伏傳末呂不韋疑案

城故吳墟注正義闔閭云云、札記云、考證云、句脫アリ、當ニ闔閭所都ニ作ルベシ。

（ウ）楚相四年ハ、淩稚隆ニ、卽前ノ十五歲內ノ事ナリ。

刀劍室以珠玉飾之ハ、札記云、御覽四百五、引ク同ジ、四百九十三、引テ室ヲ悉ニ作ル、七百九十七、又八百七、

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幷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正義曰。墟音虛。今蘇州也。闔閭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今圮毀也。又大內北瀆四從五橫。至今猶存。又改破楚門爲昌門。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索隱曰。年表云。八年取魯。封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

封爲春申君注正義曰然四君封邑云云ハ、札記云、然上當ニ倚文アルベシ、今缺ク。

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三十六年。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正義曰。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竝蓋號謚。而孟嘗是謚。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

云フ考證唐志ニ據テ改ム。
一經兩海ハ、胡三省曰、東西ヲ經ト爲ス、兩海ハ東海西海ナリ、西海ヨリ、東海ニ至リ、其地一ニ秦ノ有スル所ト爲ルヲ謂フ、注正義曰廣云云、札記云、正文廣字ナシ、疑フ是集解ヲ釋ス、或ハ廣上文アリ今皆缺クカ。

曰。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正義曰。廣言横度中國東西也。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

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

注地於齊ハ、方苞曰、秦、韓魏ヲ得レバ、則地齊ニ接ス、水ノ流注シ通ズベキ若キナリ。可拱手而取也注正義滑州ハ、札記濟州ニ作ル、

秦爲敵也。一云。校者。報也。言力能報秦。

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索隱曰。言齊一年之後。未卽能爲帝。而能禁秦爲帝有餘力矣。然禁字作楚者誤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擧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徐廣曰。遲一作還。○索隱曰。遲音値。値。猶乃也。令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秦之計失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内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内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内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曰。注。謂以兵裁之。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曰。右壤。謂滑州之南北也。王之地。一經兩海。索隱

今王資之ハ、胡三省曰、資スルニ兵ヲ以テスルヲ謂フ。

隨水右壤注索隱、胡三省引キ、之西ノ上水字アリ、三省謂フ、右壤ハ蓋其地楚都ノ右ニアリ。

泗上必擧注正義誤ル、胡三省曰、時ニ楚、魯國ヲ蠶食シ、泗上ノ地ヲ有ス。

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正義曰。惡音烏。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索隱曰。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竝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擧。正義曰。此時徐泗屬齊也。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曰。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盡取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索隱曰。校音教。謂足以與

武ハ足跡、宅ハ猶居ノ如シ、地ノ遠ニ居ル者ハ、大足アリト雖モ、之ニ渉ラザルヲ言フナリ。

卑辭除患ハ、札記云、除疑フ徐ノ誤ナリ、説文ニ、徐ハ緩ナリ、策ニ慮ニ作ル。

大軍不遠跋渉攻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兎。遇犬獲之。韓嬰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兎。謂狡兎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毚兎。狡兎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索隱曰。趯天歷反。毚音讒。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索隱曰。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絶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顚。○索隱曰。摺音拉。頤音夷。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

楡次之禍注正義同遇ハ、札記洞渦ニ作ル、云フ官本洞渦、水經注ト合ス、各本同遇ニ譌ス。

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ハ、鮑彪曰逸詩ナリ、

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楡次之禍。索隱曰。智伯敗於楡次也。地理志云。屬太原。有梗陽鄉是也。〇正義曰。楡次。幷州縣也。注水經云。楡次縣南同遇水側有鑿臺。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索隱曰。干隧。吳之敗處地名。干。水邊也。隧。道路也。〇正義曰。干隧。吳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卽吳王夫差自剄處。在蘇州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索隱曰。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自易其患於後。後。卽楡次干隧之難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索隱曰。從音縱用反。劉氏云。從。猶領也。旣勝齊人於艾陵。正義曰。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也。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戰國策曰。三江之浦。〇正義曰。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卽從三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乃開渠。由三浦入。破吳王於姑蘇敗干隧也。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正義曰。幷州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徐廣曰。鑿臺在楡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正義曰。言

黄濟陽嬰城正義云嬰城未詳、錢大昕曰下文又許鄢陵嬰城ト云フ、皆城ヲ嬰ラシテ自ラ守リ敢テ戰ハザルヲ謂フナリ、正義誤テ以テ地名ト爲ス、故ニ未詳ト云フ、黄ハ即陳留ノ外黄ナリ、胡三省曰、嬰城ハ、兵ヲ以テ城ヲ繞ラシテ守ルナリ。

濮磨之北ハ、札記濮磨ニ作ル、云各本磨ニ作ル、志疑云、磨之誤ナリ、新序善謀篇、濮歴ニ作ル今依テ改ム。

王之威亦單矣ハ、董份曰、單及ニ鬼方一單ハ延ナリ、又云俾ニ爾單厚一、單ハ大ナリ、蓋王ノ威、諸國ニ延被シテ大ナルヲ言フナリ。

易曰狐涉水濡其尾ハ、胡三省曰、易未濟象ニ曰、濡其尾無攸利ハ、終ヲ續ガザルナリ。

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幷蒲衍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索隱曰。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也。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卽長垣。非河東之垣也。垣音圓。以臨仁平丘。徐廣曰。屬陳留。○索隱曰。仁及平丘。二縣名。謂以兵臨此二縣。則黄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地理志。平丘縣屬陳留。仁闕。黄濟陽嬰城。徐廣曰。蘇代云。決白馬之口。魏無黄濟陽。○正義曰。故黄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冤句縣西南。嬰城未詳。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濟。○索隱曰。地名。近濮。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正義曰。劉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絕從。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曰。按單音丹。單盡也。言王之威盡行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正義曰。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比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此

冬夏是也注正義、當ニ胡三省引クニ從ヒ、冬至陰之極而陽生焉、夏至陽之極而陰生焉ニ作ルベシ。

致至則危ハ、胡三省曰、致モ亦極ナリ、其至ヲ極レバ、則危シ、累棊極高ニ至レバ即必危シ。

有其二垂ハ、胡三省曰、秦國ノ地、天下西北ノ二垂ヲ有ツナリ。

先帝ハ、蓋先王ノ誤、通鑑先王ニ作ル。

文王莊王之身ハ、余有丁曰、國策文王武王之身ニ作ル、是ナリ、此莊王ト曰フ、誤ナリ。

從親之要注索隱、胡三省通鑑注引テ、東ノ下ニ合字アリ。

使盛橋守事於韓ハ、鮑彪曰、橋ハ秦人ナリ、守ハ猶待ノ如シ。

桃入邢ハ札記云、國策桃人ニ作ル、入字誤ル。

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指秦楚）相與鬭。兩虎相與鬭。而駑犬（指韓魏）受其弊。索隱曰。謂兩虎鬭乃受弊於駑犬。劉氏云。受。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致至則危。徐廣曰。至或作安。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曰。言極東西。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索隱曰。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腰。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曰。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索隱曰。信音申。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桃入邢。徐廣曰。燕縣有桃城。平皐有邢丘。○正義曰。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魏之兵。雲翔而不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索隱曰。名橫。考烈王之父。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迫前事發案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正義曰。竟陵。屬江夏郡也。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正義曰。今陳州也。黃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擧兵而滅楚。歇

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嚄唶懦將之所教。而恫脅不振之餘也。又縱其父兄獨子。以歸者二萬人。外若削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八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爲瑕。轉弱而爲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無魏矣。魏旦暮亦惟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一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恫脅不振之餘也。國五其將。將五其師。此非可以頃刻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之。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爲整。轉弱而爲勁者。又何如也。愚以爲善爲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七終

諸故老ノ傳フル所ヲ得テ、而テ自ラ敍次ヲ爲ス歟。
有以也ハ、札記云、疑フ也字ヲ衍ス、有以ニ字錯簡ナリ、當ニ末奉祠不絕ノ下ニ在ルベシ。

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知朱亥。盡禮侯嬴。遂卻晉鄙。終辭趙城。毛薛見重。萬古希聲。

蘇子古史曰。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明目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劉敞曰。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士至三千人。然孟嘗以讒廢。唯馮生從車一乘入秦。使孟嘗復重於齊。平原與楚約從。非毛遂幾不定。信陵最賢矣。待侯嬴乃能成功。士亦安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此三人。此三人者。非特百十之雄也。乃在三千之一也。以彼之折節慕學。貧賤無所遺。平生得其用者。三千之一耳。而況乎不善養士。士無所歸者乎。其不困辱幸矣。何功名之望哉。

黃震曰。按無忌用侯生朱亥之力。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其後在趙。用毛公薛公之諫。趣駕歸魏。以卻彊秦之圍。此四人者。皆隱於屠沽博徒。無忌獨能察而用之。五國賓從。威振天下。雖非正道。而能爲國家之重。過平原孟嘗遠矣。然毛公薛公之正論。又非侯生朱亥之詐力比也。安釐王受秦反閒。廢無忌。不終十八歲而魏亡。悲夫。

王世貞曰。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鹹趙人四十五萬。而壓其城。城且旦暮下矣。

而虜魏王屠大梁ハ、唐順之曰、魏ノ亡ヲ以テ信陵傳ニ係ク、信陵ノ國ノ存亡ニ係ルヲ見ル。

太史公曰云云ハ、方苞曰、毛遂從ヲ定ム、國策ニ見エズト雖モ、而モ辭頗ル近シ、信陵君傳ハ、則全然太史公ノ意趣也、豈大梁ニ游ビ、

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索隱曰。魏王名假。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

公子嘗名之ハ、董份曰、客兵書ヲ進メ、而テ總テ公子ニ名ク、故ニ世魏公子兵法ト稱ス、索隱注本文ト正ニ相反ス。

夷先生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索隱曰。抑音憶。謂以兵壓之。秦兵不敢出。與不敢加兵相應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索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恕也。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

以稱平原君、稱ハ、愜ノ意、人ノ意ニカナフヲ謂フナリ。徒豪擧耳ハ、札記云、徒ニ客衆キヲ以テ豪ト爲スノミト謂フ、索隱非ナリ。

毛公薛公兩人注索隱云云ハ、宜ク移シテ上段ニ在ルベシ。

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擧耳。索隱曰。謂豪者擧之。擧亦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曰。史失其名。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

自言辠過ハ、胡三省曰、辠古ノ罪字、秦始皇、辠字ノ皇字ニ近キヲ以テ、改テ罪ト爲ス。

爲公子湯沐邑ハ、胡三省曰、凡湯沐ノ邑ト言フハ、其賦税ヲ以テ湯沐ノ具ニ供スルヲ謂フナリ。

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辠過。纔有本領以負於魏。索隱曰。負音佩。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索隱曰。鄗音霍。趙邑名。屬常山。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

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醪。○索隱曰。徐按別錄云也。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

負䪅矢注索隱胡䪅ハ、胡簏ノ誤ナリ、邦訓夜奈久比ナリ。

（一句剪住此篇）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䪅矢。（呂忱曰。䪅盛弩矢。○索隱曰。䪅音蘭。謂以盛矢如今之胡簏而短也。呂姓。忱名。作字林者。）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應前）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數句收上起下）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此客國策作唐雎）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

嚄唶宿將ハ、黄份曰、嚄唶ハ即項羽ノ暗啞叱咤ナリ、其勇氣ヲ狀スト、五井純禎曰、嚄唶ハ、即光武言フ所ノ矍鑠ナリ、老テ而テ壯ナル貌、字異ニシテ音同ジト、此說從フベキニ似タリ。
公子親數存之、存ハ存問スルナリ。

將。嚄音烏百反。唶音莊白反。○索隱曰。嚄唶。謂多詞句也。○正義曰。聲類云。嚄。大笑。唶。大呼。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應前朱亥故不復謝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擧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

後漢書鄧禹傳、因留宿閒語、注閒ハ私ナリ。

如姬資之三年ハ、方苞曰、貨財ヲ以テ人ニ資シ、其父ノ仇ヲ求ムルナリ。

得虎符ハ、胡三省曰、虎ハ威猛ノ獸ナリ、故ニ以テ兵符ト爲ス、漢ニ銅虎符アリト、符ハ二分シ、一ハ王ノ所ニ在リ、一ハ將ノ所ニアリ、之ヲ合セテ以テ信ト爲スナリ。

此五霸之伐也、伐ハ功ナリ、通鑑功ニ作ル。

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曰。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畜也。謂欲爲父復讎之資畜於心已得三年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

曰公子喜士ノ曰ハ、侯生端ヲ更メテ言フナリ。

無他端ハ、胡三省曰、他ノ奇策以テ端ヲ發スルナキナリ。

乃屛人閒語ハ、札記云、閒ハ閒厠ノ閒ニ讀ム、

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省)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屛人閒語曰。索隱曰。閒音閑。謂靜語也。嬴聞晉

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伏後朱亥云小禮無所用）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索隱曰。魏將姓名。）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詳見魯仲連傳）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

俾倪故久立、俾倪ハ睥睨ニ同ジ、邪視ナリ。

因謂公子曰ハ、淩稚隆曰、前ニ公子ヲ觀ントス欲ス、微ニ公子ヲ察ル、兩段ノ形容、皆侯生因テ公子ニ謂フ一段ノ張本ト爲ス。
不宜有所過ハ、宜シク侯生ノ家ニ過ギル有ルベカラズト言フ。

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索隱曰。俾音浦計反。倪音五計反。鄒誕生俾音疋未反。倪音五第反。○正義曰。不正視也。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擧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索隱曰。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爲一作羞。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

鑑曰、兜零ハ籠ナリ。

虛左ハ、胡三省曰、古者車ニ乘ル、尊者左ニ在リ、左ヲ虛ウシテ侯生ヲ迎フルナリ。

有寇卽火然。擧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正義曰。爲于僞反。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救趙之端 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去魏之端 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曰。音盈。又曹植音嬴瘦之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

信陵君列傳ハ、札記魏公子列傳ニ作ル、云フ宋本中統游毛各本、竝ニ索隱本ト合ス、合刻本信陵君列傳ニ作ル、疑フ正義ニ本ヅク。

且入界注桔槔兜零ハ、後漢書光武帝紀注、廣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七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索隱曰。地理志云。無信陵。或曰。是鄉邑名。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擧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低之。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六終

索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戮。義士增氣。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蹻。受賞料事。乃困魏齊。著書見意。

蘇子古史曰。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于爲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距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爲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于趙。趙豹知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于勝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相危國拒彊秦。難矣哉。然游說之士。皆歷詆諸侯。以左右網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反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爲魏齊棄相印走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黃震曰。按去讒而遠色。固尊賢之道也。平原君以賓客稍引去。乃斬笑躄者美人頭。雖曰人情所難。亦已甚矣。邯鄲之急。得毛遂以合楚之從。得李同募死士以須楚魏之救。邯鄲之獲全。固平原君力也。然向使不受上黨之嫁禍。則趙必無長平之敗。亦必無邯鄲之圍。平原之功。于是不足贖誤國之罪矣。太史公謂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邯鄲幾亡。非歟。而譙周乃稱長平之陷。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吁何惑哉。

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ハ、錢大昕曰、王懋竑曰、范雎、秦昭王ノ四十一年ヲ以テ相ト爲ル、魏齊卽是年ヲ以テ趙ニ奔リ、平原君ノ所ニ匿ル、四十二年、平原君ヲ誘執ス、魏齊虞卿ト亡・魏ニ走ル、後五年秦趙ノ長平ヲ破ル、則昭王ノ四十七年、而周赧王ノ五十五年ナリ、[illegible]敍スル所其詳、虞卿傳ヲ攷フルニ及ビ、雎趙ノ爲ニ事ヲ計ル、皆長平ノ後ニ在リ、雎傳ト合ハズ、故ニ古史攷、魏齊死後、虞卿復歸リ、趙ニ相タルヲ疑フ、然ルニ云フ所ノ如キハ、則史ノ窮愁著書ノ言、亦當ルナシ、通鑑平原君ノ誘執スル事ヲ、赧王ノ五十六年ニ敍ス、則卿傳ト合ス。然ルニ秦五十六年正月ヲ以テ、兵ヲ罷メ、其歲九月又邯鄲ヲ攻ム、此數月ノ中、秦未ダ必能平原君ヲ誘致セズ、而平原君亦未ダ必敢テ往カズ、古史云フ所ト、未ダ孰カ是ナルヲ知ラズ。

乃合魏爲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戸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卿弃相印。乃與齊閒行。亡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曰。藝文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覩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閒。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哉。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擧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曰。前取秦攻。今得賂。是易道也。易音亦。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索隱曰。過音戈。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光臥反。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

因秦之彊怒ハ、札記云、疑フ怒字一ニ彊ノ旁注ニ作ル、誤テ并ス。

危哉樓子ハ、札記云、危讀デ詭ト爲ス、古ヘ或危ヲ以テ詭ト爲ス、天文志司詭星ハ、天官書危ニ作ル、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ハ、文子危ニ作ル。

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

吉二字ナシ。

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正義曰。季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歜。康子從父昆弟。公甫文伯
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
相室曰。正義曰。謂傅姆之類也。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
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
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
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
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
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曰。此
飾說也。王眘勿予。徐廣曰。眘音愼。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
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

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ハ、札記云、十六字衍ナリ、趙策及ビ新序善謀篇並ニ無シ。

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ハ札記云、何字衍ナリ、如ハ與ナリ、新序ニ予秦地與無予孰吉ニ作ル、此何字疑フ後人趙策ニ依テ增ス、彼レ孰

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一本有作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兩開法）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按私。謂私心也。樓

解負親之攻ハ、札記云、鮑彪國策ヲ注シ、云フ趙嘗テ秦ニ親ミ而之ニ負ク、故ニ秦來リ攻ムト、意自明ナリ、索隱據ル所ノ本、之攻誤倒ス、因テ强テ之ガ說ヲ爲スナリ。

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爲足下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也。）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

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

卿。譙周曰。食邑於虞。○索隱曰。趙之虞。在河東太陽縣。今之虞卿縣。是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徐廣曰。復一作係。 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古后反。求和曰媾。○索隱曰。按媾亦講。講亦和也。 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

ニ、功ナクシテモ城ヲ受ケ、而國人ナレバ、其功ノ有無ヲ計較シテ、賞罰スルヲ言フ。
事成操右券以責ハ、券ハ木牘ヲ以テ契約ノ書ヲ爲ル、左券右券アリ、商子云、左券ヲ以テ、吏ノ法令ヲ問フ者ニ與ヘ、法令ヲ主ドルノ吏謹デ、其右券ヲ藏スト、虞卿契約ノ書ヲ操テ、其報德ヲ責ムル如キヲ言フ。
平原君厚待公孫龍云云ハ、方苞曰、平原君喜ブ所ハ策士ナリ、而終ニ著書談道ノ士ヲ以テス、因テ虞卿著書ト相映ズ。

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曰。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解見孟軻傳及鄒衍過趙。索隱曰。過音戈。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索隱曰。抒音墅。抒者。舒也。繳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徐廣曰。蹻。草履也。簦長柄笠。音登。笠有柄者謂之簦。○索隱曰。蹻音脚。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

而以國人無勳ハ、札記云、此句誤アラン、疑フ以字衍、上句也字當ニ此下ニ在ルベシ。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ハ、親戚ヲ以テノ故

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正義曰。言士方危苦之時。易有恩德。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徐廣曰。河内城皐有李城。○正義曰。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故溫城移縣於此。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擧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

九鼎大呂注索隱天子ハ、天下ノ誤ナリ。

李同注正義太史公諱改ハ、司馬遷ノ父名談ナリ、故ニ遷之ヲ諱デ同ト改ム。

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曰。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謂爲天子所重也。○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鍾。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曰。名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閒。分

公等錄錄、索隱曰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ハ、錢大昕曰、說文モト綠ニ作リ「云フ隨從ナリ、故ニ王劭錄ヲ以テ借字ト爲ス、札記云、廣韻史ヲ引テ綠ニ作ル。

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曰。惡烏故反。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痛切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豭。大夫已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音捧。若周禮。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索隱曰。歃音所甲反。公等錄錄。音祿。○索隱曰。音六。王劭云。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反應前先生不能

索隱本廢、各本發ニ作ル、雜志云、未ダ口ニ發セザルヲ謂フナリ、廢ハ即發ノ借字ナリ。

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擧鄢

テ彊盟シテ、從チ定メント言フ、此文武備具スル者ト偕ニスル所以ナリ。

前自贊於平原君ハ、贊ハ進ナリ、前漢書東方朔傳、朔自贊曰云云、顏師古注ニ、贊ハ進ナリ。

乃穎脫而出、穎ハ錐鋩ナリ、脫ハ逸ナリ、猶錐ノ衝突シ、囊中チ逸脫シテ、全ク出ヅル如シ、特ニ其末僅ニ見ハルノミニ非ルチ言フ。

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ハ、董份曰、目笑ハ、之チ輕ンズルノ意、目ニ寓スルナリ、未發ハ、札記未廢ニ作ル、云フ

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曰。鄭玄云。穎。環也。脫音吐活反。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曰。發一作廢。鄭玄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卽廢弃之也。 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

ト同ジ、各本陸ニ作ル。

使文能取勝則善矣云云ハ、蓋文ハ文辭言語ヲ謂フ、文辭ヲ以テ勝チ取レバ則善シ、若勝ツ能ハザレバ、勇力ヲ以

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反應前貴士賤妾語 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一作得。 秦之圍邯鄲。正義曰。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 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

槃散行汲、槃散ハ亦蹣跚ニ作ル、跛行ノ貌ナリ、跛ハ足偏癈スルナリ。

罷癃之病、札記罷癃ニ作ル、云フ毛本索隱本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正義曰。勝式證反。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正義曰。今貝州武城縣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散亦作跚。○索隱曰。上躄音璧。散音先寒反。亦作珊。音同。○正義曰。躄。跛也。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徐廣曰。癃音隆。癃。病也。○索隱曰。罷音皮。癃音呂宮反。罷癃。背疾。言腰曲而背癃高也。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五終

何益于大故乎。誠使當時之客如孟氏焉。在梁曰仁義。在齊又曰仁義。執吾之正論。以治天下。則四公子之禮遇。不爲虛設。其亦庶乎有補也。而奈之何其不然也。是以史遷於田文也。斷之曰自喜。夫固斥其爲一己之私好。非天下之公好焉耳。然則客之爲禍。他日浸浸不已。非田文之徒實漲其波而誰哉。至若秦王之興以囊括四海。包擧宇宙之志。非戰國爭立比也。而猶曰逐客。不知是客也將何歸乎。是必如晉之范粲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乃可。良用一慨。

楊維禎曰。秦聞田文賢而請于齊。收天下之豪傑以居之爾。文信甘心以往。獨不聞楚懷王之執乎。位文以相。其能容于國舅魏將軍乎。文客以千計。公孫弘稱可以致主伯王者五人。未聞五人者爲文計何也。吾是以知文之客皆雞狗耳。或曰。文養雞狗。終賴雞狗以脫死。雞狗何負于文哉。吁苟客有一人異于雞狗者。則文何翅於脫死。三國伐秦。兵臨函谷。師出有名。秦人爲之震恐。割地求解。是擧也楚囚可出。齊國可伯。又信蘇代以罷兵。客無一人異于雞犬者。信矣。

此一段ヲ申ヌ、孟嘗君客ヲ過スル故ノ如キヲ見ル、亦一例ナリ。

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彊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煖如何承睫。薛縣徒存。

蘇子古史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以割地。諸侯孰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于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爲名。與韓魏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予韓魏。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壯者也。夫兵直爲壯。曲爲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伯。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于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豈有以大義而屈于不義者哉。

陳仁子曰。客之稱。四海一君之世無是也。故在春秋時。百里奚虞人也。而客於秦。苗賁皇楚人也。而客於晉。欒盈之去晉而客也。爲晉之憂。子胥之去楚而客也。爲楚之患。大抵皆客也浸淫至戰國。談天雕龍。蜂起泉湧。猶空言爾。儀秦以從橫爲劍佩。其禍生民何限哉。而四公子之徒。直以取數之多。爭爲雄長。要其所得。不過雞鳴狗盜之輩爾。夫

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札記趨ヲ趣ニ作リ、注索隱亦趣ニ作ル、云フ索隱本趣、字類引ク同ジ、各本趨ニ作ル、雜志云、當ニ趣市朝ニ作ルベシ、下文過市朝者、正ニ此文ヲ承ク、索隱本已ニ譌スト。

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ヘ、張之象曰、傳末復

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曰、趨音娶。趨向也。又音趨。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曰、過光臥反。朝音潮。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因言市朝云。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入平明側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忘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

乃使人至境候秦使ハ、薑份曰、王未ダ馮驩ノ言ヲ信ゼズ、其實ヲ驗セント欲スルナリ。

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卽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復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

憑軾結靷、軾ハ車ノ前ニ在ル横木ナリ、靷ハ牛ノ胸ニ當ル革ナリ。勢不兩立爲雄雄者云云、札記云、雜志顧子明ヲ引テ曰、爲雄二字下ニ脫シ、一雄字ヲ衍スト。

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疊前語）游士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

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淺稚隆曰、戰國策ニ、馮驩薛ノ債券ヲ焚ク、後朞年ニシテ、孟嘗君相ヲ免ジ、國ニ薛ニ就ク、未ダ至ラザル百里、民老ヲ扶ケ幼ヲ携ヘ以テ迎フト、太史公載セズ、始末ヲ缺クニ似タリ。

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卽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卽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卽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

出息錢於薛ハ、札記云、游王本、出ヲ貸ニ作ル。

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札記云、者字疑フ衍ナラン、下爲無以奉客也ト云フ、兩無字相對スルヲ以テ文ヲ爲スト、則民ノ以テ本業ト爲ス無キ爲メナリト讀ムベシ。

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曰。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於薛也。而民尚多不以時與

謌曰ハ、謌各本歌ニ作ル、歸來乎ノ乎、御覽引テ兮ニ作ル、下同ジ。

歳餘不入ハ、皆川淇園曰、歳凶ニシテ其租チ入レザルナリ。

長者無他伎能ハ、長者ナレドモ、他ノ伎能ナキナリ。

（物可裝。但以蒯繩纏之。故云蒯緱也。）彈其劍而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冷語後起案）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正義曰。奉符用反。）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曰。與。猶還也。息。猶利也。）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伎亦作技。）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

中立、爲諸侯ハ、札記中立於諸侯ニ作ル、云フ、雷刻於、各本爲ニ誤ル。

初馮驩云云ハ、方苞曰、馮驩ノ事國策ニ見ユ、而テ語ハ則異ナリ、蓋秦漢ノ間、戰國權變ヲ論ズル者一家ニ非ズ、史公錄スル所、今傳ノ國策ト異ナルノミ。置傳舍十日ハ、札記云、御覽三百四十六、引テ置之傳舍五日ニ作ル、疑フ今本脫誤アラン。

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爲孟嘗君。皇覽曰。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〇索隱曰。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〇正義曰。括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驩音歡。復作驩。音許袁反。索隱躡屩而見之。曰。屩音腳字亦作蹻。又作僑。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竝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蒯音苦怪反。茅之類。可爲繩。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緱音侯。亦作侯。謂把劍之處。〇索隱曰。蒯。草名。音蒯聵之蒯。緱。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

ルナリ。

以自厚其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索隱曰。變。謂齊秦合則親弗呂禮用。用則秦齊輕孟嘗也。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

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札記云、御覽四百三十六引テ乃奔魏前有獲粟於孟嘗之賢者聞之ニ作ル、蓋是別本タリ、然ルニ之チ推スニ、此本疑フ魏字當ニ重ヌベシ。以身爲盟ハ、皆川淇園曰、盟疑フ明ノ譌ナランO

且反齊王之信ハ、皆川淇園曰、反ハ初ニ復ス

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索隱曰。湣王三十年。田甲劫王。薛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正義曰。周最。周之公子。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爲得之。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而相秦之亡將。蘇代謂孟嘗令齊收最

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注齊ハ當ニ楚ニ作ルヘシ。

韓魏賀秦ハ、札記云、魏賀二字誤ル、策ニ韓慶入秦ニ作ル、是ナリ。

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西周）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曰。東國。齊徐夷。）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索隱曰。舍人官微。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收其國之租稅。）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

齊湣王不自得ハ、董份曰、己レ之ヲ遺リ、幾ンド秦ニ害セラル、故ニ自ラ安ンゼザルヲ言フノミ、注謬ル。

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己無德故也。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云。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慶為西周謂薛公也。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以北舊屬楚。二國共沒以入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

更封傳變名姓ハ、皆川淇園曰、封傳ハ、蓋關ニ至ルノ間之ヲ封ジ、關ニ至レバ則之ヲ發クナリ。

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按抵。謂觸冒而求之也。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正義曰。藏在浪反。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曰。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言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正義曰。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三里。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

木偶人與土偶人云云、注索隱木偶ヲ孟嘗君ニ比スルノミ、十偶ヲ以テ涇陽君ニ比スルハ、未ダ必然ラズ。

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偶音遇。謂以土木爲之偶類於人也。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

ハ、疑フ短モト裋ニ作ル、故ニ音豎ナリト、裋ハ敝衣ナリ、褐ハ毛布ナリ。

遺所不知何人ハ、黄份曰、前ニ玄孫ノ孫何ト爲スヲ問テ、知ル能ハザル也ト曰フニ因リ、故ニ此知ル能ハザルノ子孫ニ遺ルヲ言フノミ、索隱謬ル。

舍業厚遇之ハ、索隱ノ說從フベシ。

無貴賤一與文等ハ、札記云、御覽四百七十五、引テ文ヲ之ニ作ル、雜志云、當ニ之ニ作ルベシ、文代立ノ下、皆孟嘗君ト稱シ、文ト稱セズ、之字食客ヲ指シテ言フ。

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應前不能知）人。索隱曰。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爲靖郭君。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索隱曰。謚爲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是也。陬音鄒。亦音緅。陬者。城隅也。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摠案）索隱曰。舍業者。捨弃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爲之築舍立居業也。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逐節詳）坐語。而屛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

異義ナシ、浴シテ之ヲ乳スルヲ謂フ、或曰、生字必之ヲ長養スト解セズ、下句及長字ト相礙ハル、生ハ之ヲ殺サザルヲ謂フナリ。

誰能至者ハ、其戸ト齊シキニ至ラザルナリ。

士不得短褐、索隱短亦音豎、札記云、此ニ據レ

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擧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戸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曰。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戸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戸。則高其戸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伏後遺所不知 索隱曰。爾雅云。玄孫之子爲來。來孫之子爲昆。昆孫之子爲仍。仍孫之子爲雲。又有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索隱曰。短亦音豎。豎褐。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僕妾

作ル、云フ魏世家及ビ索隱引ク所ノ紀年ニ據テ改ム。

東阿南注正義齊州、札記濟州ニ作ル、云フ考證唐志ニ據テ改ム。

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入、凌稚隆曰、二舉字

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改爲後元也。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曰。東阿。齊州縣也。盟而去。索隱曰。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也。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絹。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也。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索隱曰。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

成侯與田忌爭寵云云、凌稚隆曰、此嬰ト忌ト同ク將タルニ比テ、故ニ幷テ忌ノ事ヲ記ス。

殺魏將龐涓注索隱三十一年、札記三十六年ニ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索隱曰。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辯謂宣王曰。王方爲太子時。辯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爲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索隱曰。紀年當梁惠

牽連別事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四終

韓於老莊之後者。所以譏老莊。而傳淳于髡諸子於孟荀之閒者。所以長孟荀也。荀卿年五十。始自趙學于齊。三爲齊祭酒。後爲楚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卿廢。卒死於蘭陵。葬焉。嫉世之濁。而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著書數萬言。此亦能守道不變者。故太史公進之與孟子等。

凌約言曰。太史公略敍孟子遊說不遇。退而著書。即開說當時餘子之紛紛。然後結以荀卿之尊孔子明王道。及其名傳。獨以孟荀而餘子不與焉。其布置之高。旨意之深。文詞之潔。卓乎不可尚矣。

柯維騏曰。荀卿著書。詆訾孟子子思。又以堯舜爲僞。人性爲惡。此其學術弗醇。不得與孟子並也。太史公序傳雖舉並論。然其傳中所敍。推尊孟子。與孔子同。而斷其異於談說之阿世取榮者。至敍荀卿。乃以繼於談說之士之後。且抑之曰。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則孟荀優劣較然矣。唐韓愈氏作進學解。並稱二儒優入聖域。非定論也。

爲節用注至於郢見ノ下、札記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ノ二十八字アリ、則下文索隱墨子解帶ノ說、始テ明瞭ナリ。

蘇子古史不嗜殺人一句ハ、或曰、宜ク四君ノ下ニ移スベシ。

大夫。善守禦。爲節用。

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絶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曰。公輸爲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爲城者。謂墨子所術。解身上革帶。以爲城也。以牒爲械者。牒。小木札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般之攻械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詘音屈。謂般技已盡。墨守有餘。滑釐者。墨子弟子之字也。釐。音狸。

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軻游齊魏。其說不通。退而著述。稱吾道窮。蘭陵事楚。騶衍談空。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蘇子古史曰。孟子生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強暴。游說諸侯。諄諄之言冀或信。而諸侯習其鄙詐。莫以爲然。孟子之言。非苟爲大也。不深原其意詳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由孟子以來。漢高帝光武唐太宗藝祖皇帝四君。孟子之言。豈偶然哉。性有習。習有美惡。譬之火能熟能焚。孟子謂之善。火能熟者。荀卿謂惡。火能焚者。荀之失遠矣。

黃震曰。太史公之傳孟子。首擧不言利之對。歎息以先之。然後爲之傳。而傳自受業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詳述一時富國彊兵之流。與騶衍迂怪不可究詰。以取重當世之說。形孟子之守道不變。與仲尼菜色陳蔡者同科。奇哉遷之文。卓哉遷之識歟。蓋傳中

爲堅白同異之辯ハ、焦竑曰、莊子ノ疏ヲ按ズルニ、云フ堅白ハ即守白ナリ、白ハ猶是ノ如キナリ、堅ク執リ、其說ヲ是トシ、而テ之ヲ守ルナリ、同異ハ、衆人ノ異論ヲ合同スルナリ。

阿之吁子 注索隱音芋ハ、札記云、疑フ吁字、本ト吽ニ作ル、故ニ索隱音芋、師古音弭ナリ、吽即芋ノ俗字、玉篇ニ見ユ。

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衞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眞。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曰。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即爲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騶衍同時。括地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索隱曰。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敎。正義曰。藝文志。李子三十二篇。李悝相魏文侯。富國彊兵。楚有尸子長盧。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衞鞅客也。衞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幷誅。乃亡逃入蜀。自爲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曰。尸子名佼。音絞。長盧未詳。○正義曰。長盧九篇。楚人。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呼亦如字。○正義曰。按東齊州也。藝文志云。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師古云。音弭。按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

炙轂過髠注索隱過則是器名、札記則過是器名ニ作ル、云各本過錯テ則上ニ在リ、今乙正ス、按ズルニ、說文楇ハ膏ヲ盛ル器、讀デ過ノ若シ、廣韻輠ニ作ル、過ハ乃假借字ナリ。

齊尙脩列大夫之缺ハ、即上文ノ淳于髠ヨリ以下ノ列大夫ナリ、襄王ノ時、其缺員アリシモ、尙能ク之ヲ修メテ、荀卿ヲ以テ大夫ト爲セシナリ。

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髠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髠。徐廣曰。炙轂。一作亂謂。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髠智不盡如炙輠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曰。劉氏云。轂。衍字也。今按文稱炙轂過。過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名過。與鍋字相近。蓋即脂器也。轂即車轂。過爲潤轂之物。則轂非衍字明矣。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索隱曰。襄王。名法章。湣王子。莒人所立者。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爲官名。故呉王濞爲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爲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而皆爲其所尊。故云三爲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正義曰。蘭陵縣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

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愼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愼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愼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 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也。仕齊爲祭酒。仕楚爲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之諱也。 年五十。始來，

管晏不及ハ、札記管晏ニ作ル、云殿本晏ニ誤ル。

髡曰固也云云ハ、王鏊曰、淳于髡、梁王ノ志チ知ル、是左右ニ探訊シテ之チ知ル、故ニ特ニ以テ王チ動カシ、其說チ信ニセント欲スルノミ。

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一篇柱子）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屛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此正承意觀色處）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應志在驅逐）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應志在音聲）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屛人。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曰。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也。有之。謂我實有此二事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

孟貫ニ此ヲ爲ザルナリ、故ニ又伯夷衛靈梁惠ノ事ヲ引キ、孔孟困阨スト雖モ、而モ世ニ阿リ、苟モ容レラレ、以テ尊禮ヲ取ルヲ肯ゼザルヲ見ハス、其論甚正シ。

持方枘欲内圜鑿ハ、枘ハ音芮、柄ナリ、木端ヲ削リテ鑿ニ入ルル物ナリ、鑿ハ穴ナリ、四角ノ木枘ヲ以テ、圓キ孔ニ入レントセバ、齟齬シテ入ラザルヲ謂フ。

飦牛車下・札記飦ヲ飯ニ作ル。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ハ、詹惟修曰、牛鼎ノ説、他ニ求メズ、即上文伊尹負鼎百里奚飦牛ナリ、札記云、此鄒子始ノ泛濫者ヲ比シテ、飯牛負鼎ノ類ト爲ス、之ヲ鄙ムナリ、索隱非ナリ。

自騶衍云云ハ、札記云、自如騶衍云云ニ作ル、自如二字連文ナリ、後人如字ヲ淳于髡諸人ノ上ニ移ス、文義ヲ成サズ。

長太息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大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枘。是笱也。圜鑿。其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笱而内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納圓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也。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干世主。猶方枘圓鑿然也。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飦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提出六人名）奭之徒。（作過接血脈）索隱曰。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駢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曰。愼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口。接田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

始也濫耳ハ、方苞曰、始メ汎濫ニシテ、端涯ナキノ詞ヲ爲シ、以テ人聽ヲ動カスヲ言フノミ、錢大昕曰、索隱ノ說非ナリ、上下ノ文義ヲ詳カニスルニ、衍ノ說始メ泛濫ト雖モ、而要スルニ仁義節儉ニ歸スルノミト謂フニ似タリ、司馬相如傳云、相如虛濫ノ說多シト雖モ、然ニ其要歸之ヲ節儉ニ引クト、語意正ニ相類ス。

懼然顧化ハ錢大昕曰、懼ハ卽瞿字ト、瞿然ハ心驚ク貌ナリ。

側行撇席、札記撇ヲ撇ニ作ル、撇モ亦拂ナリ。

豈與仲尼菜色陳蔡云云ハ、董份曰、此前衍尊禮セラルルヲ敍シ、其術能ク列國諸侯ヲ動カシ孔孟ノ困阨ト同ジカラザルヲ言フ、然ルニ孔

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卽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也。謂衍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爲後代之宗本。故云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劬。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内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異常聞。而異異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索隱曰。按字林云。撇音疋結反。韋昭音敷蔑反。張揖三蒼訓詁云。撇。拂也。謂側行而衣撇席爲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爲之埽地。以衣袂擁帚而卻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爲敬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鄒子書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曰。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衍執詭怪。熒惑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爲

必先驗小物云云ハ、趙恆曰、此下三段、當ニ先字推字ヲ看ルベシ、必先驗小物ヨリ無垠ニ至リ、至小ヨリ之ヲ至大ニ推スナリ、先序今以上ヨリ不可考而原ニ至ル、今ヨリ之ヲ推シ、遠古ニ至ルナリ、先列中國ヨリ所不能睹ニ至ル、近キヨリ之ヲ極遠ニ推スナリ。

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竝世盛衰ハ、方苞曰、大當ニ及ニ作ルベシ、傳寫誤ルナリ、蓋先ヅ戰國以上黃帝ニ至ル事ノ、學者共ニ稱述スル所ト爲ル者ヲ序シ、然ル後竝世ノ盛衰ニ及ブナリ、術述ト同ジ。

載其禨祥度制ハ、禨モ亦祥ナリ。

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竝世盛衰。〔竝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竝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熒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熒惑諸侯者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且將有裨將。亦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

梁惠王不果所言、札記云、廣雅ニ果ハ信ナリ。

退而與萬章之徒注索隱云云、錢大昕曰、公明高ハ孟氏ノ弟子ニ非ズ、廣韻離婁ヲ以テ孟子ノ門人ト爲ス、其誤亦此ニ類ス。

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爲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蓋竝軻之門人也。萬。姓。章。名。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覩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

注索隱曰按序傳云云、札記云、今ノ序傳、今本ノ次序ト同ジ、漢書司馬遷傳亦同ジ。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爲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眞德秀曰。孟荀傳旁及諸子。而兼乎議論。傳之變體也。

楊愼曰。孟子傳與伯夷傳。書法略相似。先敍孟子。而以騶衍形之。則孔孟之不合於時者。其道從可知矣。又擧孔孟伯夷。豈有意阿世苟合者。則騶子之見尊禮于諸侯者。其道又從可知矣。其曰騶子。倘有牛鼎之意乎。語不露而意雋永。最文字之妙者。此法惟韓子得之。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騶人也。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鄒故也。○正義曰。軻字子輿。爲齊卿。鄒。兗州縣。受業子思之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終

單爲相。單語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强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劍之爲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無鉤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爲鉤罕鐔蒙須之便。焉能以三萬行于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爲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奈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喟然歎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國。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衆不可。彼決機兩陳之閒。爲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衆耳。

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㓖身。徐廣曰。㓖音沒。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應上短字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遞爲秦將。拔齊破荊。趙任馬服。長平遂坑。楚陷李信。霸上卒行。賁離繼出。三代無名。

蘇子古史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歎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而困於游談之士。使起勉強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覽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法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爲之流涕也。趙充國征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功。充國竟爲漢宣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不能害充國。而卒陷其子卬。嗚呼循道而不阿。自古而難之歟。○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

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擧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正義曰。徐州縣也。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擧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

客　起案

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云云ハ、凌約言曰、此蕭相國多ク田宅ヲ買ヒ、以テ自汙ガスト同意、始皇ノ諸將惟王翦共終ヲ善クスルヲ得ル者、此ヲ以テナリ。

秦王怚而不信人ノ怚ハ、札記怚ニ作リ、集解音麤ト注ス、云フ毛本怚各本怚ニ譌ス、說文怚ハ驕ナリ、又注怚一作麤ノ麤ハ怚一作粗ト爲ス。

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蕃。○索隱曰。謂使者五度請也。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徐廣曰。怚一作麤。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作摶。又作剸。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駰案。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

會城父注正義是太子建居之ハ、札記是ヲ使ニ作ル、云フ官本使、各本是ニ誤ル。

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索隱曰。固始縣屬淮陽。寢丘。地名也。大破荊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索隱曰。在汝南。即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云。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是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各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名錯亂。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弃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正義曰。罷音皮。悖音背。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

李將軍果勢壯勇、集解勢一作新ハ、札記云、御覽二百七十四、引テ果勁ニ作ル、義長ズ、新ハ斷ト同ク斤ニ从ッテ誤ル。

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荊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正義曰。薊音計。秦使翦子王賁擊荊。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荊也。○索隱曰。賁音奔。荊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起案）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應前）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伏後案）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余。○正義曰。在預東北五十四里。蒙恬

武安ノ自言ヲ述ベ、以テ武安ノ罪案ヲ結ブ、蒙恬傳末ノ語意ト同ジ。

皆祭祀焉注張虛捲ハ、札記云、毛本卷、說文ニ捲ハ氣勢ナリト、或ハ借テ拳ニ作ル。

但憂平原之補袒ノ袒ハ札記云、毛本但ニ作ル、補袒字ノ但ヲ借用スル、猶但裼字ノ袒ヲ借用スルガ如シ。

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鄕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爲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爲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袒。患諸侯之捄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毋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彊。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爲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爲害。禍大於劇戰也。○索隱曰。捲音拳。袒音濁莧反。字亦作綻。捄音救。

王翦者。頻陽東鄕人也。索隱曰。地理志。頻陽縣屬左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正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正義曰。音預。破之。拔九城。

遷之陰密注正義古陰密國、札記云、國字疑ヲ衍ト。

武安君引劍將自剄云云ハ、淩稚隆曰、太史公、

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正義曰。彊其兩反。 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正義曰。故城在涇州鶉觚縣城西。卽古陰密國。密康公國也。 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卻。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曰。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 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

圉邢丘ハ、札記云、邢丘ハ魏ノ地、韓ノ地ニ非ズ、丘字衍ナリ、邢即陘ノ借字ナリ。

割韓垣雍ノ下、札記注アリ、云フ集解徐廣曰、卷縣有二垣雍城一、正義、釋地名云、卷縣所レ理垣雍城、按今在二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一也ト、此本脫ス。

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亡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曰。因白起之攻。割取韓趙之地。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正義曰。入針反。堪也。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兵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

本坑ニ作ル、下並ニ阬ニ作ル。
遺其小者、札記云、遺毛本遣ニ作ル。

武安君爲三公云云ハ、徐中行曰、蘇代應侯是忌刻人ナルヲ揣知ス、故ニ先ヅ武安ノ貴ヲ言ヒ、以テ其忌心ヲ動カシ、然ル後民秦ト爲ルヲ樂マズト言ヒ以テ其阻心ヲ動カス、勢破竹ノ如シ、邯鄲ノ圍ミ安ゾ解カザルヲ得ン。

南定鄢郢漢中注夷道、札記率道ニ作ル、云フ各本率ヲ夷ニ誤ル、襄州ヲ梁州ニ作ル、云フ各本襄州、或ハ襄州ニ誤ル、考證郡縣志及唐志ニ據テ改ム。

周邵ハ周召ニ作ル、云フ官本召、各本邵ニ作ル。

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廻兵復定其郡。其餘城猶屬趙。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司馬梗定太原。正義曰。太原。趙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正義曰。鄢。在襄州夷道縣南九里。郢。在荊州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襄州之地。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皐有邢丘。〇正義曰。邢丘。今懷州武陵縣東南二十里平皐縣城是也。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

趙軍逐勝ハ、勝ニ乘ズルナリ。
追造秦壁注今古ノ古、札記亦ニ作ル、云フ官本亦、各本古ニ譌ス。

盡坑殺之ノ坑、札記阬ニ作ル、云フ官本阬、各

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正義曰。秦壁一名秦壘。今古名秦長壘。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閒。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卽趙括築壁自敗處。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正義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索隱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

軍多失亡軍數敗ヘ、札記云、下軍字疑フ上ニ渉テ衍ス。

趙裨將茄。索隱曰。音加。裨將名。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索隱曰。障。堡城。尉。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趙鄣故城一名都尉城。今名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有故穀城。此二城。卽二鄣也。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一作乘。奪西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卽廉頗堅壁以待秦。王齕奪趙西壘壁者。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正義曰。數音朔。挑田鳥反。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閒曰。正義曰。閒紀莧反。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閒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正義曰。詳音羊。張二奇兵以劫之。

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注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錢大昕曰、平陽君ハ趙豹ナリ、趙世家ニ見ユ。

緱氏藺注正義輪、札記綸ニ作ル、云フ官本綸、各本輪ニ譌ス。

趙軍長平注正義西北ノ北、札記二十ニ作ル、云考證郡縣志ニ據テ改ム。

曰。鄭國。卽韓之都。在河南。秦伐野王。是上黨歸韓之道絕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正義曰。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徐廣曰。屬潁川。○索隱曰。今其地闕。西河別有藺縣也。○正義曰。按檢諸地記。潁川無藺。括地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緱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云。輪氏屬潁川郡。按旣攻緱氏藺。二邑合相近。恐輪藺聲相似。字隨音而轉作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齕音紇。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泫氏。○索隱曰。地理志。泫氏。今在上黨郡也。○正義曰。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以按據上黨民。索隱曰。謂屯兵長平以據援上黨。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候兵也。秦斥兵斬

後七年白起攻楚云云、錢大昕曰、年表ヲ按ズルニ、昭王二十八年ニ在リ、其趙ノ光狼城ヲ拔ク、卽前一年ニ在リ、此後七年ト云フ、表ト異ナリ。

燒夷陵注正義今硤州、札記峽州ニ作ル、云フ考證唐志ニ據テ改ム。

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也。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正義曰。鄢鄧二邑。在襄州。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正義曰。夷陵。今硤州郭下縣。遂東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是其地也。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城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在絳州東北三十五里也。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修武是也。○正義曰。案南陽屬韓。秦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矣。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在太行東南。孟康曰。古邢國也。野王客降秦。爲長平之戰本案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索隱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正義曰。郿音眉。岐州縣。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索隱曰。在河南也。○正義曰。今洛州伊闕。是歲。穰侯相秦。擧任鄙以爲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正義曰。今洛州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爲國尉。正義曰。言太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徐廣曰。音干。駰案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故云取韓安邑。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倚太后。外輔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摧齊撓楚。破魏圍梁。一夫開說。憂憤而亡。

薛子古史曰。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鞅。至誣以畔逆。昭王以偪遷冉。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方欲報怨。固不暇爲國慮矣。而范睢將毀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終

以廣其陶邑ハ、淩稚隆曰、前ニ陶ニ益封スト云ヒ、此後其陶邑ヲ廣ウセント云フ、范雎間ニ乘ジテ讒スベキヲ見ルナリ、故ニ太史公特ニ於是ノ字ヲ下ダシ、又以此時奸說數字ヲ下ダス。

秦王悟ハ、札記秦昭王ニ作リ、云フ昭字諸本脫ス。

收陶爲郡ハ、札記云、郡當ニ縣ニ作ルベシ。

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曰。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應前宣太后自治）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應前穰侯富于王室）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爲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傳肯綮有此四字）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羇旅之臣乎。

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正義曰。今晉楚伐齊。晉楚之國亦弊敗。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

乃罷梁圍ハ、淩稚隆曰、須賈利害ヲ剖析スル處、諸ヲ掌ニ指ス如シ、梁ノ爲ニ說客ト作ルト雖モ、實ハ穰侯ノ爲ニ謀ルナリ、故ヲ以テ竟ニ梁ノ圍ヲ罷ム。

臣竊必之云云ハ、札記云、索隱ノ解ノ如キ、此四字當ニ下ニ連テ文ヲ爲スベシ、正義之ヲ中斷ス、是ニ非ズ。

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爲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索隱曰。言莫行聞梁之危事。 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正義曰。表云。魏安釐王二年。秦軍大梁城。韓來救。與秦溫以和也。 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丘權反。 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而秦又以兵益助趙也。 齊襄王懼。使蘇代爲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索隱曰。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正義曰。臣。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以伐齊。王謂齊王也。 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

陶邑必亡ハ、正義ノ説從フベシ。

爲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擧之。臣以爲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正義曰。定陶近大梁。穰侯攻梁兵疲。定陶必爲魏伐。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索隱曰。賈引魏人之說不許王講於秦。是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願君逮楚趙之兵以攻梁自任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趙怒魏之與秦講。皆爭事秦。是東方從國於是解散也。○正義曰。從足松反。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爲陶開兩道。索隱曰。穰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正義曰。穰故封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幾盡故宋。索隱曰。上音祈。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衞必效

此臣之所聞於魏也ハ、董份曰、臣聞ヨリ必見欺ニ至ル、皆須賈魏ノ長吏ノ言ヲ述ブ、故ニ之ヲ結デ此臣ノ魏ニ聞ク所ナリト曰フ、其魏ニ聞ク所ノ言此ノ如シト言フナリ、詞意極テ明カ、索隱大ニ謬ル。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ハ王字衍ナリ、札記云、君ハ穰侯ヲ指ス、下文屢君ト稱ス、王字ノ衍ヲ證スベシ。

七仞之城注爾雅曰ハ、札記云、引ク所ノ文、小爾雅ニ見ユ。

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講。和也。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求秦質子。恐不然必被秦欺也。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須賈說穰侯言。魏謂人梁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聞魏見欺於秦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臣以

ヲ攻メ、楚ノ宛葉ヲ取ルト言ヒ、此又冉白起ナシテ、楚ノ郢ヲ拔カシムト言ヒ、而之ヲ結デ白起ハ穰侯ノ任擧スル所ナリト曰フ、總テ白起ノ功、皆穰侯ニ本ヅクヲ見ルノミ。

臣以爲衞趙可法ノ旁注、此臣衞大臣所稱ハ、謬ル、臣ハ、魏ノ長吏自ラ稱スルナリ。

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爲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上莫卭反。下陌飽反。入北宅。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正義曰。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曰。三梁。卽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衞。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衞之故國。蓋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謂楚丘也。戰國策。衞字皆作燕。子良作子之。恐非也。衞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衞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幷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此臣衞大臣所稱以爲衞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爲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竝是魏地。卽故晉國。今言秦蠶食魏地。盡晉國之地也。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將暴鳶。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

魏冉故德公矣ハ、故ハ原ナリ、董份曰、仇液モト魏冉ノ爲ニ來ル、冉モト自ラ之ヲ德トスルヲ言ナリ。

呂禮來ハ、秦本紀、呂禮來テ自歸スニ作ル。

白起者穰侯之所任擧也ハ、淩稚隆曰、前既ニ魏冉白起ヲ擧ゲ、韓魏

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擧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爲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索隱曰。陶。卽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按定陶見有魏冉冢。作陰誤也。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爲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爲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擧也。相善。於是穰

ザスノ案ヲ發ス。

索隱曰。名顯。涇陽君。索隱曰。名悝。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爲能立昭王。昭王卽位。以冉爲將軍。衞咸陽。誅季君之亂。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爲亂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索隱曰。按季君。卽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爲將軍衞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之也。又逐武王后出之魏。亦事勢然也。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一篇領袖且起范雎說案）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爲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曰。戰國策作仇郝。蓋是一人而記別也。○正義曰。音亦。姓名。請以魏冉爲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宋交。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爲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

舊華陽君注義彪云ハ、札記司馬彪 作リ、云官本司馬二字アリ、他本脱スト、茅坤曰、華陽君三人ヲ敍スル者、篇末范睢說テ昭王ヲ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羋氏。曰羋八子也。其先楚人。姓羋氏。正義曰。羋亡爾反。秦武王卒。無子。以下敍系本此一句發明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羋八子。及昭王即位。羋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索隱曰。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是也。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羋戎。為華陽君。索隱曰。華陽。韓地。後屬秦。羋戎後。又號新城君。○正義曰。彪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此城。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一終

太史公曰云云、猶恆曰、三人皆智ヲ以テ稱セラル、一ハ則骨肉ヲ以テ重ゼラル、一ハ則下蔡ノ閭閻ヨリ起ル、一ハ則年十二ノミ、秦ノ强ニ方リ、而天下ノ尤詐謀ニ趨クヲ見ルベキナリ。

城以廣河閒。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曰。戰國策云。得三十六縣。○正義曰。上谷。今嬀州也。在幽州西北。令秦有十一。索隱曰。謂以十一城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誤脫一字。○正義曰。甘茂爲彊齊楚所重。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厥號智囊。既親且重。稱兵外攘。甘茂並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壽。乃攻宜陽。甘羅妙歲。卒起張唐。

蘇子古史曰。蘇秦爲諸侯弱秦。而張儀爲秦弱諸侯。其說猶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彊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閒。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閒。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鄭。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閒。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閒。（索隱曰。齎音側奚反。一音賫。並謂割五城與臣也。）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

夫項橐ハ、札記索隱本ニ依リ、大項橐ニ作リ、注亦尊其道德、故云大項橐ニ作ル。

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卿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正義曰。女音汝。焉乙連反。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索隱曰。橐音託。尊其道德。故云項橐。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索隱曰。應侯。范雎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

越之城。皆爲楚之都邑。

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爲庶子。

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閒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

以市於齊ハ、皆川淇園曰、市ハ徒ヲ賣ルナリ。

苟賤不廉ハ、戰國策不廉ヲ苛廉ニ作ル。

茂之家。以市於齊。正義曰。復音福。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曰。徐廣曰。蜎一作蠉。○索隱曰。休緣反。又音休輭反。戰國策一作蝝字。○正義曰。許緣反。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爲事君。小不爲家室。應前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涓。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句章昧之難。○索隱曰。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佯章恩義。而卒包藏禍心。構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句章昧之難也。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瀨胡。○正義曰。劉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而郡江東。正義曰。吳

置之鬼谷注正義陽城谷、札記云、官本谷上鬼字アリ、各本脱ス、凌稚隆曰、蘇代、茂ノ必齊ニ留ルヲ知ル、故ニ此ヲ言フノミ、茂ノ爲ニ游說スルニ非ザルナリ。

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三殽。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也。按陽城谷時屬韓。秦不得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索隱曰。處。猶留也。）秦因復甘

收楚韓以安之ハ、淺稚隆曰、楚潁川ヲ歸セバ、則楚韓講ズ、故ニ安ト曰フ。

秦也。解音己買反。〇索隱曰。韓楚怨不解。二國交走向秦也。 秦楚爭彊。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徐廣曰。過一作適。〇正義曰。若二國皆事秦。公則漸說楚之過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 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正義曰。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爲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不得同合韓魏於秦以伐齊也。 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也。 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 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鄒氏云。講讀曰媾。媾猶和。 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

人皆言楚之善變也云云ハ、方苞曰、亡音無ナリ、向壽楚ニ黨ス、故ニ人楚善ク變ズト言ヒ、而テ壽必以テ變ズルナシト爲ス、是自ラ楚變ノ責ヲ負フナリ。

此韓之寄地也ハ、淩稚隆曰、潁川ハモト韓ノ地ニシテ、楚之ヲ取ル、故ニ寄地ト云フ。

正義曰。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甘茂皆有黨。言無異也。又一云。改異黨楚之意。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爲責也。正義曰。楚善變改不可信。若變改。向壽必亡敗。是自爲責。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正義曰。令秦親韓。而備楚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正義曰。韓氏必先委二人。故韓爲向壽之讎。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擧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反宜陽之民。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今公徒收之。甚難。正義曰。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宜陽之民。今向壽徒擬收之。甚難事也。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侵韓潁川。蘇代令向壽以秦威重。爲韓就楚求索潁川。是親向壽。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

以閼於秦、閼ハ說文ニ遮擁ナリ、淩稚隆曰、躬カラ私徒ヲ率ヰテ、秦ニ閼グハ、正ニ前ノ禽困メバ車ヲ覆ヘスノ意ナリ。

口。猶開口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地也。封小令尹以杜陽。索隱曰。封楚令尹以杜陽。杜陽。秦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秦楚相合也。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閼於秦。閼烏曷反。○正義曰。公仲恐韓亡。欲將私徒往宜陽閼向壽也。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壽謁之公仲曰。正義曰。子。蘇代也。向壽恐令蘇代謁報公仲云。秦韓交可合。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正義曰。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楚。與公孫奭甘茂黨韓魏同也。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索隱曰。彼言公孫奭及甘茂也。有以失之。謂不見委任。情有所失。○正義曰。言秦王雖愛習公孫奭甘茂。秦事不親委者。爲黨韓魏也。今國事獨與向壽主斷者。不知壽黨於楚以事秦王者。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彊。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

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札記云、公叔二字、疑フ衍ナリ。

秦使向壽平宜陽云云、凌稚隆曰、此段、向壽樗里子公仲蘇代諸人ノ事ヲ牽引シ、甘茂秦ヲ去リ齊ニ奔ルノ故ヲ見ハス。

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爲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和。 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譬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 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正義曰。公仲自以爲必可得秦封。 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解口。秦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正義曰。上紀買反。公。向壽也。解

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ハ、始メ秦王魏ト約シテ共ニ韓ノ宜陽ヲ伐チ、又樗里子等ノ言ヲ聽テ之ヲ罷ムレバ、是魏王ヲ欺クナリ、公仲侈ハ韓ノ大夫ナリ、甘茂宜陽ヲ攻ムルヲ以テ、其怨ヲ受クルナリ。

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衍。○正義曰。音釋。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樗里子公孫奭伐韓。今二子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爲昭王。索隱曰。趙系家。昭王。名稷。系本云。名側。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赧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里。韓使公仲侈告

二縣ヨリ、其財賦ヲ宜陽ニ歸リ、之ヲ積ム久シト謂フナリ。
昔曾參之處費云云ハ、淺約言曰、此下二段ト作シテ看ル、先ヅ曾參ノ事ヲ引キ、今臣ノ賢數句ヲ以テ之ヲ結ビ、既ニシテ張儀樂羊ノ事ヲ引キ、今臣羇旅ノ臣數句ヲ以テ之ヲ結ブ。

矣。索隱曰。上黨南陽並積貯日久。○正義曰。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正義曰。謂函谷及三崤五谷。○索隱曰。數音率庾反。昔曾參之處費。音祕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

容車通三川ハ、戰國策容字ナシ。

以窺周室ハ、李光縉曰、將ニ之ヲ取ラント欲ス、而正言セズ、故ニ窺ト曰フ、窺ハ小視ナリ。

願王勿伐ハ、田汝成曰、眞ニ伐ツナキニ非ズ、王ト盟ヲ定メント欲スルナリ。

上黨南陽積之久矣ハ、戰國策注ニ、二縣財賦歸之トアリ、上黨南陽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括地志云。下蔡縣屬汝南。也。〇正義曰。今潁州縣。即州萊國。事下蔡史擧先生。伏後案 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擧。上蔡監門者。學百家之說。起案 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本作煇相壯反。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暉。壯音側狀反。姓陳也。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正義曰。餉受二音。人姓名。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〇正義曰。秦邑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

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索隱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也。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應夾字未央宮在其西。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也。武庫正直其墓。索隱曰。直如字讀。直。猶當也。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名曰衛疾二句ハ、凌稚隆曰、此二句、號曰誅楚二句ト自ラ相對應ス。

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正義曰。防衛樗里子。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樗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曰。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即子路作宰地。蒲守恐請胡衍。索隱曰。胡衍。人姓名也。胡衍爲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爲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正義曰。蒲是衛國之郭衛。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魏亡西河之外。正義曰。謂同華等州。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幷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

秦惠王二十五年ハ、錢大昕曰、年表ヲ案ズルニ、惠王後十二年ニ在リ、此二十五年ト云フ者、前十三年ヲ幷之テ數フ。

助魏章攻楚ハ、錢大昕曰、魏章ハ、卽秦本紀ノ庶長章ナリ。

智伯之伐仇猶注正義赤草、札記赤章ニ作ル、云フ官本章、各本草ニ譌ス。

遺之廣車ハ、札記云、國策韓非子ニ據ルニ、此文遺ノ下脫文アリ。

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正義曰。藺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之號。當是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索隱曰。游姓。騰名也。智伯之伐仇猶。許愼曰。仇猶。夷狄之國。○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以仇猶爲厹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猶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幷州盂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仇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除塗內之。赤草曼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遂內之。曼支因斷轂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卒。鄭玄曰。橫陳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

滑稽多智、楊愼曰、滑稽ハ、轉注ノ器ナリ、漏卮ノ類ノ如シ、以テ人ノ言語捷給ニシテ、應對窮マラザルニ比スルナリト、漏卮へじやうごナリ。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索隱曰。樗。木名也。音攄。高誘曰。其里有樗樹。故曰樗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紀年則謂之褚里疾。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索隱曰。滑音骨。稽音雞。鄒誕解云。滑。亂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曰。滑讀爲淈。水流自出。稽。計也。言其智計宜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云。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其變無留也。一說。稽。考也。言其滑亂不可考較。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索隱曰。右更。秦第十四爵名。使將而伐曲沃。正義曰。故城在陝州縣西南三十二里也。盡出其人。索隱曰。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首八萬。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拔明矣。而傳云八年拔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表及此傳。三處記秦伐。國竝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參考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終

謀六國。以緩秦兵。而直以權詭激之入秦。自貽後患何耶。將儀之多詐不可告以情。抑秦自以不及儀。與之共謀六國。慮軋己耶。夫縱橫之士。固不可以常情槩之也。

董份曰。觀太史公贊語中。頗亦有與蘇而抑儀者。蓋蘇起閭閻匹夫。當秦方盛時。遂能聯六國之心。并用其師。以遏方彊之敵。此其勢甚有難者。今觀其說詞。亦有跨歷天下驅役列國。控御彊秦之氣。可謂奇絕矣。方天下畏秦。從勢且解。儀倚秦之力。乘將解之勢。比于蘇固獨易者。而其辭亦不如蘇之精嚴。微覺力緩。

茅坤曰。蘇秦張儀二傳。幷戰國縱橫游說之詞。適以傾亂人國。本不足覩覽。特其詞言利處。則諱其害。言得處。則蔽其失。亦自有聳躍人處。要之同自陰符中出。

凌約言曰。蘇秦欲六國合從以擯秦。則言其彊。張儀欲六國爲橫以事秦。則言其弱。然而六國之王。皆聳敬聽從。擧國而付之。未嘗有一語相折難者何哉。彼皆憚于秦之勢。惟求爲苟安計。故不暇自計其强弱。而或從或橫。一惟二子之是倚耳。不然六王非盡至愚者。其於土地之廣狹。人民之多寡。兵革財賦之所出。豈無一井然于衷。而何待于疎遠游客爲吾借箸而籌哉。

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索隱曰。暴音步卜反。振。謂振揚而暴露其短。扶。謂說彼之非。成我之是。扶會己之說辭也。成其衡道。索隱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爲合從。張爲連衡也。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

索隱述贊曰。儀未遭時。頻被困辱。及相秦惠。先韓後蜀。連衡齊魏。傾危誑惑。陳軫挾權。犀首騁欲。如何三晉。繼有斯德。

蘇子古史曰。戰國之爲縱橫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汚賤無恥。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耳。周鄭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閭。不知而見者以爲神也。王獨不好色耳。王說資之珠玉。而遣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之以千金。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觴臣。中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跪請罪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

黃震曰。蘇秦之說六國。爲六國也。張儀之說六國。爲秦也。欺詐諸侯。如侮嬰兒。雖均之捭闔。而儀又秦之罪人矣。然儀之入秦。蘇秦實使之。雖欲止秦兵於一時。而卒以伐從約於異日。智者不爲也。夫儀秦友也。儀始謁蘇秦。以故人求益也。秦不以情告儀。使其

君之國ハ、王維楨曰、燒掇焚杅ニ連ナル、當ニ截テ下句ニ屬スベカラズ。

大敗秦人李伯之下、札記云、中統、游本、人ヲ入ニ作ル、索隱ト合ス。

燒掇焚杅。徐廣曰。一孤切。○索隱曰。掇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杅音煩烏。謂焚蹂而牽制也。戰國策有云。且燒焫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君之國有事。索隱曰。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索隱曰。謂秦求親義渠君也。○正義曰。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若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之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令義渠君勿援秦也。其後五國伐秦。索隱曰。按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共攻秦。是其事者也。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應前輕使重幣事君之國乃以文繡千純。索隱曰。凡絲綿布帛等。一段爲一純。音屯。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犀首云。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公孫衍之所謂。因趙兵襲秦。以傷張儀也。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索隱曰。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則李伯。人名或邑號。戰國策伯作帛。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索隱曰。犀首後相五國。或從或橫。常爲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

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正義曰。此張儀合秦魏之辭也。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擧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措。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弃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索隱曰。音戈。言義渠道遠。自今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也。請謁事情。索隱曰。謂欲以秦之緩急告語之也。曰中國無事。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正義曰。中國。謂關外六國。無事。不共攻秦。秦得

顧子爲子主計之餘ハ、董汾曰、宜シク餘字ヲ句トスベシ、其主ノ爲ニ之ヲ計ルノ餘、即我ガ爲ニ之ヲ計ルヲ言フ、謙言シテ其君ヲ先ニシ、後秦ニ及ブナリ、軫故ニ曰、臣ガ主王ト異ナルナシト。

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索隱曰。此張儀等計策。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索隱曰。子。指陳軫也。子主。謂楚王也。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卞莊子。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鬭。鬭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鬭。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

怒而不聽其事ハ、皆川淇園曰、其事ハ、田需從親ノ事ヲ謂フナリ。

中謝、札記云、北宋本、下ニ之士二字アリ。

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舃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舃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舃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

今軫不忠其君ハ、札記云、今ハ疑フ令字ノ譌ナラン。

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鄕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弃。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敎汝之事。何不相見。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飮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索隱曰。饜一艶反。饜者。飽也。謂欲令其多事。曰。柰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曰。需時爲魏相。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

陳軫者游說之士云云ハ、淩稚隆曰、起首邑里ヲ敍セズ、而テ直ニ游說之士ト曰フ、虞卿廉頗李牧諸傳首句ト同ジ、此又一例ナリ。

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爲鄰。故云與國也。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索隱曰。年表云。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

入儀之梁ハ、札記云、儀字衍ナリ、齊策內之梁ニ作ル、內卽入ナリ。舍人馮喜之楚注索隱舊本作憙誤ハ、札記云、喜古通ジテ憙ニ作ル。

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彝器等。因謂此爲祭器也。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憙。誤也。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

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音在。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恆山之尾五城。索隱曰。尾猶末也。謂獻恆山之東五城以與秦。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

趙王之狼戾、札記很戾ニ作ル、云フ各本很、狼ニ譌ス、今改ムト、很ハ說文ニ聽從セザルナリ。

王飲。陰告廚人曰。卽酒酣樂。進熱歠。索隱曰。音昌悅反。謂熱而歠之。是羹也。下云廚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斟。是也。反斗以擊之。正義曰。反卽倒斗柄擊也。於是酒酣樂。進熱歠。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駰案。笄。婦人之首飾。如今象牙擿。○正義曰。笄。今簪也。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閒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曰。竝在易州界。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

趙服必四分其地ハ、札記云、服當ニ破ト爲スベシ、趙策破趙ニ作ル。

奉祀之日ハ、札記云、北宋本、毛本、奉祭祀ニ作ル。

作爲金斗、斗ハ銚子ノ長柄ノ如キ者、銅鐵ノ類ヲ以テ之ヲ造ル。

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弃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姉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也。上音勾。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爲斗。若安長柄則名爲科。音主。尾。卽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令可以擊人。與代

大王之力。擧巴蜀。幷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交道也。告齊使興師渡淸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皐。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澠池。

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索隱曰。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也。○正義曰。謂同華州地也。趙入朝澠池。澠綿善反。割河閒以事秦。索隱曰。河漳之閒邑。割以事秦耳。○正義曰。河閒瀛州縣。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指博關。則漯河南臨菑卽墨危矣。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曰。飾音敕。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今以

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索隱曰。番音盤。又音婆。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

夫羣臣諸侯ハ、札記云、羣臣字當ニ諸侯ノ下ニアルベシ。

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曰。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爲于僞反。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

當ニ菽飯ニ作ルベシ、韓策豆飯ニ作ル、春秋後語、亦菽飯ニ作ル。

跿跔科頭ハ、或曰、跿跔、猶下文ノ徒裼ノ如シ、徒跣ヲ謂フナリ、義科頭ト協フ。貫頤奮戟ハ、或曰、索隱注、貫捧ト通ゼズ、劉辰翁曰、射ラルルモ、猶奮擊シテ、死ヲ顧ミザルヲ謂フト、則此下文奮戟ニ連ネテ義ヲ爲ス。

秦馬之良戎兵之衆ハ、禮記云、上下皆馬ヲ言フ、此句雜出シ、且上文已ニ之ヲ謂フ、疑フ衍ナラン。

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曰。厮徒。謂襍役之賤者。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家。亦賤人也。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駰案跿跔音徒俱。跳躍也。又云。偏擧一足曰跿跔。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索隱曰。跔又音劬。戰國策作虎摯之士。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駰案言執戟奮怒而入陳也。○索隱曰。兩手捧頤而直入敵。言其勇也。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閒三尋。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趹於後。趹音烏穴反。趹謂後足抉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閒。一擲而過三尋也。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索隱曰。徒。跣也。裼。袒也。謂袒而見肉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

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索隱曰。混本一作棍。同胡本反。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

飯菽藿羹ハ、雜大經曰、倒句法ナリ、札記云、

兩虎相搏注或音戟ハ、札記云、搏モト據ニ作ル、故ニ徐音戟、後人搏ニ改メ、或字ヲ加フ、謬ル甚シ。

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本謀天下之心。徐廣曰。一作吞。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索隱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亾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徐廣曰。搏或音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曰。以常山爲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胷。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胷。則他國不得以動也。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擧。擧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曰。邊近泗水之側。當戰國之時。有十二諸侯。宋邾魯莒之比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卽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

拒扞關、札記拒チ距ニ作ル、注魚復縣有扞水關ニ作ル、云各本縣字チ脫シ、水下扞チ衍ス、考證通鑑集覽注ニ據テ增删ス。

則從境以東ハ、札記云、策從竟陵以東ニ作ル、此誤ル。

夫待弱國之救ハ、札記云、待當ニ恃ト爲スベシ、上文ニ涉リテ誤ル、楚策正ニ恃ニ作ル。

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曰。舫音方。謂並兩船也。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扞關。在楚之西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正義曰。在硤州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擧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正義曰。楚之北境斷絕。秦兵之攻楚也。鎖得簡明 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索隱曰。偏音匹連反。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閒也。○正義曰。新攻得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

ス、唯甲ヲ出ス無シ、甲ヲ出セバ、則常山ヲ席卷シ、而天下ノ脊ヲ折クヲ言フ、席卷ハ、國策注ニ、之ヲ收取スル、席ヲ卷クノ易クシテ遺コス無キ如キナリ。

曰。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正義曰。古之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亾。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義曰。挑田鳥反。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虚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正義曰。卒忽勿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曰。汶音泯。浮江。

此ニ據レバ、則索隱ノ說從フベキニ似タリ、然ルニ二書文勢自ラ異ナリ、彼ヲ援テ此ヲ證スルヲ得ズ、正義ノ說是ト爲ス。

聞蘇秦死云云ハ、余有丁曰、秦死シテ而後儀其說ノ行フヲ得、所謂蘇君在ル、儀寧渠ゾ能センナル者ナリ。

雖無出甲ハ、札記云、雜志云、雖讀ヲ唯ト爲

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索隱曰。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爲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正義曰。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正義曰。今房州也。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應蘇秦傳 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

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ハ、或曰、國策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ニ作ル、

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徐廣曰。在枝江。正義曰。今梁州也。在漢水北。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正義曰。要音腰也。欲以武關外易之。正義曰。卽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

詳失綏墮車ノ綏ハ、說文云、車中ノ把ナリ。

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云云ハ、札記云、借宋之符ノ句、當ニ誤アルベシ、楚世家、乃勇士宋遣ナシテ、北齊王ヲ辱カシム、齊王大ニ怒リ、楚ノ符ヲ折テ、而秦ニ合スニ作ル、則是使フ所ノ勇士、姓ハ宋、名ハ遺ノミト、通鑑輯覽注云、關ヲ閉ヂ、約ヲ絶チ、信使通ゼズ、故ニ宋ノ符ヲ借テ以テ達スト。

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絶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絶齊未晩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爲後發口張本）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絶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正義曰。詳音羊。）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絶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應上閉口）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

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敎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索隱曰。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

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

衆口鑠金ハ、皆川淇園曰、金ハ堅固ノ質、借テ以テ交ノ厚キニ比ス。

據卷衍酸棗、札記云、國策衍下ニ燕字アリ、正義亦有リ、故ニ燕滑州胙城縣ト云フ、傳寫之ヲ失フ。

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洹音桓。）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索隱曰。河之西。卽曲沃平周之邑。○正義曰。河外。卽卷衍燕酸棗。）據卷衍酸棗。（卷丘權反。衍以善反。○索隱曰。卷在河南。衍。地名。○正義曰。卷。衍。屬鄭州。燕滑州胙城縣。酸棗。屬滑州。皆黄河南地。）劫衞取陽晉。（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索隱曰。戰國策折作挾也。）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亾。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正義曰。枕針鴆反。）國必

敗魏於觀津、札記云、津當ニ澤ニ作ルベシ。

張儀復說魏王曰云云ハ、楊愼曰、首ヨリ固戰場也ニ至ル、地狹ク兵寡ク、而險ナシ、モト敗ル、其弱保ツベカラザルヲ言フ、梁南與楚ヨリ四分五裂之道也ニ至ル、一國ニ與ミセバ、而與ミセザル者攻ルヲ言フ、六國從スベカラザルノ由ヲ明ス、故ニ其下遂ニ從ノ成ラザルヲ言フ、大概從人ノ辭ト相反ス。

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觀。音貫。）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說梁形甚眞）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

卒起兵伐蜀ハ、錢大昕曰、秦本紀及ビ年表ヲ按ズルニ、蜀ヲ伐ツハ乃惠王後九年ノ事ナリ、此傳惠王十年以前ニ敍ス、則誤テ以テ前九年ノ事ト爲スナリ。

公子華ハ、札記云、六國表桑ニ作ル。

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索隱曰。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遂定蜀。正義曰。表云。秦惠王後九年十月擊滅之。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一作革。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邑名。○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索隱曰。夏音下。山名。亦曰大夏。禹所都。○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正義曰。表云。惠王之十三年。周顯王之四十四年也。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

繕兵不傷衆ハ、繕ハ左傳甲兵ヲ繕スルノ繕ト同ジ、治ナリ、注非ナリ。

利盡西海ハ、注說明カナラズ、蓋滇池ヲ謂フナリ、滇池ハ方五百里、旁ノ平地肥饒數千里アリ、楚頃襄王ノ時、莊蹻ヲ遣テ之ヲ定ム。

臣請論其故ハ、札記論ヲ謁ニ作リ、索隱論者亦謁者ニ作ル、云フ索隱本謁各本論ニ作ル、雜志云、秦策新序並ニ謁ニ作ル。

齊韓之與國也ハ、田汝成曰、齊字恐ラクハ衍ナリ、當ニ韓周之與國也ト云ベシ。

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索隱曰。戰國策取作得。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正義曰。繕音膳。同鱔。具食也。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索隱曰。西海謂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爲陸海然也。其實西亦有海。所以云海西。○正義曰。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無知。故言海也。言利盡西方羌戎。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索隱曰。名謂博其德也。實謂得土地財寶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索隱曰。論者。告也。陳也。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正義曰。韓自知亡二周。故與周幷力合謀也。將二國幷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

楚臨南鄭注正義今、札記令ニ作ル、云官本ニ依ル。

侵楚魏之地ハ、或曰衍文ナリ、削ルベシ。

水經云。鄩城水。出北山鄩溪。又有故鄩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維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鄩溪相近之地。當屯留之道。正義曰。屯留。潞州縣也。道。即太行羊腸阪道也。魏絕南陽。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今魏絕斷壞羊腸。韓上黨之路也。楚臨南鄭。正義曰。是塞斜谷之口也。今楚兵臨鄭。南塞轘轅鄩口。斷韓南陽之兵也。秦攻新城宜陽。索隱曰。新城。當在河南伊闕之左右。○正義曰。洛州福昌縣也。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索隱曰。王音于放反。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

苴蜀相攻擊注正義王自葭萌禦之、札記云、王上當ニ蜀字ヲ重ヌベシ滅巴蜀二郡、札記取苴與巴焉ニ作ル、云フ考證華陽國志ニ據テ改ム、石饒縣、札記石鏡縣ニ作ル、云フ考證唐志ニ據テ改ム。

斜谷之口注正義洛州維氏縣、札記緱氏縣ニ作ル、云フ考證唐志ニ據テ改ム。

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爲芭黎之芭。音與巴相近。以爲今之巴郡。○索隱曰。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爲巴也。註引天苴卽巴苴也。譙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爲芭黎之芭。按芭黎。卽織木葺所以爲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其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爲好。巴與蜀爲讎。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石牛道伐蜀。王自葭萌禦之敗績。走至武陽。爲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苴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饒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索隱曰。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皋鞏縣有尋口。○索隱曰。尋斜聲相近。故其名惑也。戰國策作轘轅緱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斜谷。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溫泉水。卽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

爲文檄注徐廣咫尺ハ、札記北宋本毛本ニ從ヒ尺一ニ作ル。

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何等描寫）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至此纔說出來）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纔了蘇君一段案）渠音詎。○索隱曰。古字少假借耳。

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氣盈タリ）徐廣曰。檄一作咫尺之檄。○索隱曰。王劭按春秋後語云。丈二尺檄。許慎云。檄。二尺書也。始吾從若飲。索隱曰。若。汝也。下文而亦訓汝。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應前楚相亡璧笞張儀）

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ハ、方苞曰約ヲ敗ルノ後、已レ諸侯ノ責ヲ負フヲ恐ルナリ。

因而數讓之ハ、數讓共ニ責ナリ、札記云、索隱數音朔、非ナリ。讓デ之ヲ數ムルニ王命ヲ以テスノ數ノ如シ、是蘇秦傳ニ、所謂張儀ヲ激怒シ、之ヲ秦ニ入ル者ナリ。

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音足容反。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索隱曰。按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又搖入一層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城。張氏爲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爲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略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正義曰。傳云。晉有公族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官卿之嫡。以爲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横流。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索隱曰。說音稅。嘗從楚相飲。爲後檄告楚相眼目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醳音釋。○索隱曰。古釋字。其妻曰嘻。索隱曰。音僖。鄭玄曰嘻。悲恨之聲。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説諸侯以顯名。索隱曰。譙允南以爲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鵠。典略亦同其説。蓋按蘇氏譜云然也。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閒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季子周人。師事鬼谷。揣摩既就。陰符伏讀。合從離衡。佩印者六。天王除道。家人扶服。賢哉代厲。繼榮黨族。

蘇子古史曰。秦彊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爲横者。易爲功。而爲從者難爲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横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爲愈歟。蘇秦本説秦爲横。不合而激於燕趙。甘心於所難爲之期年而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爲約書入秦。秦人爲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説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九終

令言如循環云云ハ、李光縉曰、如循環ハ、其窮リナク詰ヲ致スベカラザルヲ言フ、如刺蜚ハ、易キニ喩フルナリ、蜚ハ蟲ノ名。

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ハ、方苞曰、西河上雒三川、皆秦ノ幷ス所ノ三晉ノ地ナリ、晉國ノ秦禍ヲ被ル、幾ンド三晉ノ半ヲ失亡スルナリ。燕趙之秦者ハ、方苞曰、之秦ハ、使ヲ秦ニ奉ズル者ヲ謂フ。

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破我岸門。封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趙荘之戰。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荘與秦戰敗。秦殺趙荘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索隱曰。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三川晉國。皆是秦與魏戰之處。秦兵禍敗我三晉之半。是秦禍如此其大者。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索隱曰。燕趙之人往秦者。謂游說之士。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重楚ハ正義是ナリ。

塞鄳阨注正義古盲ハ、札記古鄳ニ作ル、云フ官本鄳、各本盲ニ誤ル。

趙得講於魏ハ、札記趙ヲ已ニ作ル、云フ考證策ニ據テ改ム、雜志說同ジ。

兵傷於譙石、札記云、北宋本譙ヲ離ニ作ル、索隱本遇上而字アリ。

則封魏不爲割ハ、札記云、不上當ニ魏字ヲ重サヌベシ、策有リ。

齊爲天下罷。秦欲攻魏。重楚。索隱曰。重。猶附也尊也。○正義曰。畏楚救魏。則以南陽委於楚曰。正義曰。南陽。鄧州地。本韓地也。韓先事秦。今楚取南陽。故言與韓且絕矣。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阨。徐廣曰。鄳。江夏鄳縣。均一作灼。鄳音盲。○索隱曰。均陵在南陽。今之均州。鄳。縣名在江夏。○正義曰。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羅山縣。本漢鄳縣。申州有平清關。蓋古盲縣之阨塞。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弃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阨爲楚罷。兵困於林中。徐廣曰。河南范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至當爲質。謂以公子延爲質也。犀首者。公孫衍也。本魏將。因之以屬軍行。行音胡郎反。謂連兵相續也。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索隱曰。譙石陽馬。竝趙之地名。非縣邑也。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封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索隱曰。嬴。猶勝也。舅。穰侯魏冄也。母。太后也。適燕者曰。以膠東。索隱曰。適音宅。適者。責也。下同。適趙者曰。以濟

宿胥之口注正義淇水、札記淇口ニ作ル、云フ水經淇水注ニ依テ改ム、靑淇口ハ、淸淇口ニ作ル、云フ官本淸、各本靑ニ譌ス。

爲木人以寫寡人、札記云、寫ハ乃鵨字ノ誤、鵨古ノ象字、燕策象ニ作ル。

黄濟陽。索隱曰。白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以灌外黄濟陽也。○正義曰。故黄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在曹州寃朐縣西南三十五里。決宿胥之口。徐廣曰。紀年云。魏救山塞集胥口。○正義曰。淇水。出衞州淇縣界之淇水。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靑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道。淸淇二水入焉。○索隱曰。紀年作胥。蓋亦津名。今其地不知所在。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燕虛長平。○索隱曰。虛頓丘。地名。與酸棗相近。○正義曰。虛。謂殷墟。今相州所理是。頓丘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云。二國地時屬魏。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索隱曰。秦令齊滅宋。仍以破宋爲齊之罪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

其不盡繇ハ、董份曰盡繇ハ、韓民ヲ徵シ、繇役シ以備ヲ爲スヲ言フ、國擧動スルノ意ナリ。

我下軹道南陽ハ、錢大昕曰、道ハ地名ニ非ズ、言軹ニ下ダルノ後、道ヲ南陽ニ取ルヲ謂フノミ、徐廣霸陵ノ軹道ヲ以テ之ニ當ツ、固ト誤ル、司馬貞謂道ヲ衍字ト爲ス、亦非ナリ。封冀ハ、陸深曰、封ハ當ニ函谷ヲ封ズルノ封ノ如クナルベシ、注非ナリ。

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曰。地名。近宜陽也。○正義曰。在懷州河陽縣西北。解在范睢傳。一日而斷大行。正義曰。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正義曰。宜陽平陽。皆韓大都也。隔河也。一日而莫不盡繇。索隱曰。音搖。搖動也。我離兩周而觸鄭。正義曰。離。歷也。歷二周而東觸新鄭州。韓國都拔矣。五日而國舉。索隱曰。離如字。謂屯兵以離二周也。而乃觸擊於鄭。故五日國舉。舉猶拔也。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正義曰。卷軛免反。劉伯莊云。太原。當爲太行。卷。猶斷絕。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索隱曰。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之西。劉氏卷音軛免反。又音丘權反。按舉安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太。衍字。原當爲京。京及卷皆屬滎陽。是魏之境。軹。是河內軹縣。言道者亦衍字。徐廣引霸陵有軹道亭。非魏之境。蓋誤。南陽。卽河內也。封。封陵也。冀。冀邑也。皆在魏境。故徐廣引河東皮氏有冀亭。是也。包兩周。徐廣曰。張儀云。下河東取成皋也。○正義曰。兩周。王城及鞏。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錟戈在後。徐廣曰。錟由冉反。○正義曰。劉伯莊云。音四廉反。利也。決滎口。魏無大梁。索隱曰。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故云無大梁也。決白馬之口。魏無外

出於巴注正義記大江、札記云、記字當ニ誤ナルベシ。

（自此至末文甚明快）枳而國亡。徐廣曰。巴郡有枳縣。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鄢。○正義曰。枳支是反。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西陵在黃州。齊得宋而國亡。正義曰。年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四十年五國共擊湣王。王走莒。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索隱曰。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汶卽岷字）眉貧反。○索隱曰。卽江所出之岷山。乘夏水而下江。索隱曰。夏音暇。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索隱曰。巴。水名。與漢水相近。○正義曰。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之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索隱曰。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爲五渚宛鄧之閒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卽五湖。與劉氏說各不同。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索隱曰。宛縣之東而下隨邑。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索隱曰。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正義曰。隼。若今之鶻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

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弃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秦受齊伐）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言其切己）。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

莫若挑霸齊而尊之ハ、方苞曰、挑戰ト同義ナリ、興起シテ而之ヲ翻弄スルナリ。

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正義曰。挑田鳥反。執持也。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正義曰。符。徵兆也。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索隱曰。長如字。賓音擯。〇正義曰。大好上計策破秦。次計長擯弃關西。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縣。〇索隱曰。二人秦王母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

肥大注正義云云、札記是益一齊也ノ下ニ移ス、云各本肥大ノ下ニ係リ、誤ル、今移正ス。

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黄份曰、齊紫ハモト敗素ナリ、而價十倍ス、此正ニ敗ヲ轉ジ功ト爲スノ意ナリ、齊國困弊ヲ言フニ非ズ、柯維騏曰、敗素ハ用ナシト雖モ齊紫ニ染ムレバ、則售ル價ヲ重クス、智者事ヲ擧ゲ、敗ヲ轉ジ功ト爲ス、正ニ此ニ類スルナリ。

肥大（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强萬乘之國。而齊總幷之。是益一齊。）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正義曰。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加之以魯衞。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擧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徐廣曰。取敗素染以爲紫。○正義曰。齊君好紫。故齊俗尙之。取惡素帛染爲紫。其價十倍。貴於錦。喩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困獘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五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臭。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而賈十倍。（索隱曰。謂紫色價貴於帛十倍。而本是敗素。以喩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

齊伐宋宋急ハ、余有丁曰、傳中ヲ按ズルニ前ニ、宋ヲ擧クルト言ヒ、此ニ宋急ト言フ者、何ゾヤ、齊表ニ據レバ、此段是ナリ、前段必誤ル。

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立昭王。而蘇代秦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正義曰。涇陽君。秦王弟。名悝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蘇代。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曰。齊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宋地。又得齊事秦。然秦不信齊及蘇代。恐爲不成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齊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疑其合齊魏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時齊魏相惡故云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正義曰。此書爲宋說燕。令莫助齊梁。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曰。燕前有一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

濟西不師ハ、淩稚隆曰、濟西ノ師ヲ起サザルヲ謂フ。

寵子母弟、札記云、索隱本從子ニ作ル、各本寵ニ作ルハ、後人策ニ依テ改ムルナリ。

蘇厲因燕質子云云ハ、淩稚隆曰、前蘇代ヲ言ヒ、此蘇厲ヲ言フ、蓋代其端ヲ發シ、而厲ト同ク往クナリ。

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正義曰。齊州已西也。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正義曰。謂滄博等州在漯河之北。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正義曰。音致。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正義曰。質直栗反。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

高宋ヲ滅ス、其年必已ニ長ズ、故ニ長主ノ稱ノリ、若シ此段問答ヲ昭王召蘇代復善遇之ノ下ニ移セバ、則詞倫次アリ。

覆三軍得二將ハ、方苞曰、燕ノ三軍ヲ覆スルナリ。五千乘之大宋注正義齊宋在前三十餘年ハ、札記云、齊下疑フ滅字ヲ脱ス。

長城鉅防注正義齊州、札記濟州ニ作ル、云フ官本濟、各本齊ニ譌ス、下濟西正義同ジ、竹書紀下官本年字アリ、梁惠ノ下王字アリ。

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正義曰。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索隱曰。謂齊王年長也。或作齊彊。故言長主。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索隱曰。戰國策云。獲二將。亦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然而以其餘兵南面擧五千乘之大宋。正義曰。齊表云。齊滑王三十八年滅宋。乃當赧王二十九年。此說乃燕噲之時。當周愼王之時。齊宋在前三十餘年。恐文誤矣。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正義曰。濟漯二水。上承黃河。竝淄青之北流入海。黃河又一源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以爲固。長城鉅防。徐廣曰。齊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正義曰。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界。竹書紀云。梁惠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太山記云。太山西有長城。緣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瑯琊臺入海。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

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云云ハ、錢大昕曰、燕王噲ノ時、齊ト燕ト未ダ深讎アラザルナリ、蘇代此說、必昭王ノ時ニ在リ、故ニ齊湣王ヲ稱シテ長主ト爲シ、且南面宋ヲ擧グルノ語アリ、湣王即位三十八年、

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擧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

不死殊而走ハ、方苞曰、殊ハ分ナリ、絶ナリ、蘇秦將ニ死セントシ、未ダ絶エズ、而刺者走リ去ルナリ。

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爲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徐廣曰。生一作先。蘇秦既

抱柱而死ハ、札記云、文選獄中梁王ニ上ツル書注、御覽人事部、引テ抱梁柱而死ニ作ル、燕策、莊子盜跖篇同ジ。

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而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詳見戰國策）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擧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弃酒。（索隱曰。詳音羊。詳詐也。僵仆也。音薑。）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

攻得十城、札記云、攻字疑フ衍ナラン。

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弃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

愈充腹ハ、札記云、燕策偷充腹ニ作ル、鄭注、史記ニ偷ハ苟且ナリ、淮南王傳、亦偷欲休、漢書愈ニ作ル、韓子難一ニ、偷取多獸、淮南人閒訓ニ愈ニ作ル、是偷ト愈ト通ズ。

弃仇讎而得石交ハ、石交ハ堅交ナリ。

子也。一歳爲烏啄。三歳爲附子。四歳爲烏頭。五歳爲天雄。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斃音幣。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索隱曰。愀音自酉反。又七小反。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

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ハ、錢大昕曰、說者此語ヲ以テ從人夸誕ノ詞ト爲ス、然ルニ張儀楚王ニ說キ云、秦兵ヲ函谷ニ出サヾル十五年云云、其趙王ニ說ク、亦云大王天下ヲ收率シ、以テ秦ヲ賓シ、秦兵敢テ函谷關ヲ出デザル十五年ト、則當時果シテ其事アリ、蘇秦從約ノ成ル、趙肅侯十八年ニ在リ、又十五歲ハ、則趙武靈王ノ九年ナリ、是歲張儀始テ連衡ヲ以テ魏ニ說ク、此十五年ノ中、秦惟兵ヲ出シ魏ヲ攻メ、閒一タビ韓ヲ擊チ、他國ニ及ブヲ聞カズ、趙武靈王八年、五國秦ヲ擊ツノ師勝タザルニ迨ビ、而後張儀說ヲ以テ之ヲ破ルヲ得タリ、則合從功ナシト爲サズ、蘇秦趙ヲ去リ而從約皆解クト謂フ、亦未ダ盡ク然ラズ。

食烏喙注正義奥毒、札記奚毒ニ作ル、云廣雅ニ依テ改ム、淮南主術訓ニ雞毒ニ作ル。

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作設。今本竝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爲易解。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結案 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開後案 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曰。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錄耳。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索隱曰。音卓。又許穢反。今之毒藥烏頭是。○正義曰。廣雅云。蘇奥。毒附

以面掩地ハ、札記云、四字疑フ後人索隱ニ依テ増竄ス。

注並音蒲仆、札記云、仆疑ノモト僕ニ作ル、乃俗寫ナリ、單本ト二作ルハ、又仆ノ爛文ナリ。

貸百錢、札記貸人百錢ニ作ル、云北宋本人字アリ、各本脱ス。

之昆弟妻嫂（應前兄嫂皆笑）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索隱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卽匍匐。並音蒲仆。〕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譙周曰。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爲季子耳。未必卽其字。允南卽以爲字。未之得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項。〔索隱曰。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沃潤流澤最爲膏腴。故云負郭。〕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

無所終薄ハ、薄ハ集ナリ、至ナリ。

擬於王者、擬ハ札記云、索隱本擬ニ作ル。

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擧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白洛反。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索隱曰。擬作擬讀。反應前末說周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

患至其後憂之、札記其チ而ニ作ル。

夫秦虎狼之國也、楊慎曰、此ヨリ以下、衡成レバ則秦帝タランノ意ヲ言フ。

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其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衞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二句說楚綱領）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呑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

北有陘塞注正義卽順故城ハ、順下陽字ヲ脫ス。

朝於章臺之下、章臺ハ秦郡ニ在リ。

大王不從ハ、札記云、不從ノ下親字ヲ脫ス、當ニ楚策ニ依テ補フベシ、楊愼曰、此ヨリ以下從ハザルノ害ヲ言フ、大王誠能聽臣ヨリ實外厩ニ至ル、從合ヘバ則楚王タルノ意ヲ言フ。

境也。○正義曰。大江中州也。夏水口。在荊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南有洞庭蒼梧。索隱曰。今青草湖。是也。在岳州界。蒼梧。地名。地理志。有蒼梧郡。○正義曰。蒼梧山。在道州南。北有陘塞郇陽。徐廣曰。春秋云。遂伐楚次于陘。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郇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汾陘之塞也。○索隱曰。陘山在楚北境。郇音荀。郇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竝無郇邑。郇邑。在河東晉地。計郇陽當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陽。猶郇邑變爲栒邑。圁陰變爲圜陰。爾。郇亦當然也。徐氏云。郇陽。當是順陽。蓋疎。○正義曰。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卽順故城。在鄭州穰縣西百四十里。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正義曰。鄢鄉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安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兵下黔中。則臨郢矣。臣聞治之其未

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喝呼葛反。○索隱曰。恫音通。恫恐懼之心也。喝本亦作猲。竝呼合反。高誘曰。虛猲。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虛作恐猲之詞以脅韓魏也。驕矜而不敢進。正義曰。言秦雖至亢父。猶恐懼狼顧。虛作喝罵驕溢矜誇。不敢進伐齊明矣。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索隱曰。威王名商。宣王之子。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正義曰。今朗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瓠後也。巫郡夔州巫山縣是。○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東有夏州海陽。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駰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索隱曰。裴駰據左氏及車胤說夏州。其文甚明。而劉伯莊以爲夏州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爲得。地理志云。海陽。地闕。劉氏云。楚之東

且夫韓魏之云云ハ、楊愼曰、此ヨリ輕爲之臣也ニ至ル、二國秦患ニ近ク、而秦ニ事フルニ輕ンズルヲ言フ。

今秦之攻齊云云ハ、楊愼曰、此ヨリ不能害齊亦明矣ニ至ル、秦ノ齊ヲ害スル能ハザルヲ言フ。
陽晉之道注正義陽晉故ハ、札記陽晉故城ニ作ル。

肩摩。連衽成帷。擧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衞陽晉之道。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封陵。○索隱曰。陽晉。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地名。蓋適齊之道。在衞國之西南也。○正義曰。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衞地曹濮等州也。杜預云。曹。魏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徑乎亢父之險。索隱曰。亢音剛。又苦浪反。地理志云。縣名。屬梁國。○正義曰。故縣在兗州任成縣南五十一里。車不得方軌。正義曰。言不得兩車竝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正義曰。狼性怯。走常還顧。

愼曰、此ヨリ志高氣揚ニ至ル、齊宣王ノ强ヲ言フ。

五家之兵ハ、王維楨曰、五家ノ兵ハ、管子ノ制ナリ、高誘注明ナ缺ク。遁如鋒矢注正義齊君、札記齊軍ニ作ル。

王曰。索隱曰。世本。名辟彊。威王之子也。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正義曰。即貝州。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云。五家。即五國。進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錐矢。高誘曰。錐。小矢。喩徑疾也。呂氏春秋曰。所貴錐矢者。爲其應聲而至。○正義曰。齊君之進。若鋒芒之刀。良弓之矢。用之有進而無退。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絶清河。涉勃海也。正義曰。言臨淄自足也。絶涉。皆度也。渤海。滄州也。齊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二部。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正義曰。筑。似琴而大。頭圓五弦。擊之不鼓。鬭雞走狗。六博蹹鞠者。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蹋徒獵反。鞠求六反。○索隱曰。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也。行六棊。故云六博。別錄云。蹴鞠者。蹴亦蹋也。促六反。崔豹云。起黃帝時。習兵之勢也。臨菑之塗。車轂擊。人

周書曰云ハ、淩稚隆曰、周廟ノ金人、其口ヲ緘シテ而其背ニ銘シ、曰緜緜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成斧柯トアリ、蘇秦ノ語此ニ本ヅク。

在大王之詔詔之ハ、戰國策上ノ詔字ナシ、蓋シ下文以趙王之詔詔之ニ涉リ、之ヲ衍セシナリ。

說齊宣王曰云云ハ、楊

養馬之賤者。今起之爲卒。○正義曰。厮音斯。謂炊烹供養雜役。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索隱曰。謂割地獻秦。以效己之誠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奈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索隱曰。此效。猶呈見也。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

ニ作ル、鮑彪云、國ハ魏ヲ謂フ、不被患ハ、衞人ヲ謂フト、按ズルニ、上文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ト同意ナリ。

越王句踐戰敝卒ハ、李光縉曰、戰敝卒三字相聯ナル、或ハ戰敝ヲ以テ微讀スルハ、非ナリ。

禽夫差於干遂注正義萬安山前燧云云、札記萬安山西南一里ニ作ル、云各本山下前燧二字ヲ衍シ、一里ニ字ヲ脫シ、誤テ山ニ作ル、考證春申君傳正義ニ據テ改ム。

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索隱曰。謂為秦築宮。備其巡狩而舍之。故謂之帝宮。受冠帶。祠春秋。索隱曰。謂冠帶制度皆受秦之法。春秋貢奉以助秦祭祀。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水旁之高地。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為名也。○正義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前燧西南山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十餘里。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正義曰。今衞州城是也。周武王伐紂於牧野築之。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索隱曰。衣音意。屬音燭。三屬謂甲衣也。覆髆一也。甲裳二也。脛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傳。贏音盈。謂齎粮糧。中音竹仲反。謂其筋力能負重。所以得中試。復音福。中試之人。國家當優復賜之上田宅。故云利其田宅也。蒼頭二十萬。索隱曰。謂以靑巾裹頭以異於衆。荀卿子魏有蒼頭二十萬。是也。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索隱曰。廝音斯。謂廝養之卒。廝

ノ詞ト同ジ、其要亦秦ニ事ヘ地ヲ割テ以テ實ト效タスニ在リ。

田舍廬廡之數ハ、余有丁曰、數ハ即數罟ノ數ナリ、芻牧スル所ナシ、人居ノ稠ヲ言フナリ、戰國策之數二字ナシ、芻牧ノ下牛馬之地四字ヲ多クスト、數罟ノ數ハ音促、孟子趙岐注ニ密細ナリ。卒有秦患不顧其禍ハ、淩稚隆曰、戰國策秦患ヲ國患ニ作リ、顧ヲ被

曰。索隱曰。世本。惠王子。名嗣。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徐廣曰。在滎陽。陳。汝南。許。郾。徐廣曰。在潁川。於幰切。○索隱曰。音偃。又於建反。戰國策作鄢。地理志云。潁川有許郾二縣。又有鄢陵縣。鄢郾不同。必有一誤。鄢音焉。○正義曰。陳汝南。今汝州豫州縣也。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地理志云。潁川有昆陽舞陽縣。汝南有新郪縣。南陽有新都縣。○索隱曰。地理志云。昆陽舞陽屬潁川。召陵新郪屬汝南。按新郪。即捿丘。章帝建初四年。徙封殷後宋公於此。更名宋。新都屬南陽。戰國策直云新郪。無新都二字。○正義曰。召陵在豫州。舞陽在許州。東有淮。潁。正義曰。淮陽潁川二郡。煮棗。徐廣曰。在宛句。○正義曰。在宛朐。按宛朐。曹州縣也。無胥。索隱曰。按其地闕。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正義曰。謂河南地。卷。衍。酸棗。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索隱曰。徐廣云。滎陽卷縣有長城。蓋據地險為說。○正義曰。卷。在鄭州原武縣北七里。酸棗在滑州。衍。徐云。地名。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正義曰。輷麼宏反。殷音隱。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此連衡之害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正義曰。衡音橫。怵音卹。卒有秦患。正義曰。卒音恖忽反。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

且大王之地有盡云云、楊愼曰、六國惟韓ハ秦患ニ逼近ス、之ヲ說クカヲ爲シ難シ、但反覆韓ノ秦ニ事フルノ失ヲ言フ、其要地ヲ割キ秦ニ事ヘ、地盡クルアリテ而求メ已ムナク、戰ハズシテ而地已ニ削ラルルニ在リ、牛後ノ喩ヲ以テ之ヲ激ス、此韓王ノ劍ヲ按ジテ起ツ所以ナリ。鄙諺曰云云ハ、何孟春曰口ヲ尸ニ作リ、後ヲ從ニ作ル、是ニ非ズ、蓋口ト後ト韻叶フ、古語自ラ此ノ如シ。又說魏襄王云云ハ、楊愼曰、其大概韓王ニ說

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索隱曰。鄭玄注禮云。效。猶呈見也。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弃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索隱曰。戰國策云。寧爲雞尸。不爲牛從。延篤注云。尸。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爲雞中之主。不爲牛子之從後也。○正義曰。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此合從之本 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索隱曰。太息。謂久蓄氣而大呼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索隱曰。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褒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又說魏襄王

者ハ、乃至其節其志ス所ニ中ル、故ニ其鏑直ニ其心ヲ弇ウテ而入ルナリ、心ハ心臟ナリト、括ハ筈ト通ズ、矢筈ナリ、弇ハオホフナリ。冥山棠谿云云ハ、淩稚隆曰、此皆寶劍ノ名ナリ。

革抉ハゆごて、㕹芮ハたてナリ。

曰。郭象云。冥山。在乎太極。李軌云。在韓國。

棠谿。 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正義曰。故城在豫州偃城縣西八十里。鹽鐵論云。有棠谿之劍是。

墨陽。 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

合膊。 音附。徐廣曰。一作伯。○索隱曰。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

鄧師。宛馮。 徐廣曰。滎陽有馮池。○索隱曰。鄧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宛人於馮池鑄劍。故號宛馮。

龍淵。太阿。 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阿。○索隱曰。按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特堅利。故有龍泉之劍。楚之寶劍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齊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劍韓為衆。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合伯。四曰鄧師。五曰宛馮。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邪。匠名也。其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劍之地。

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 徐廣曰。陽城出鐵。○索隱曰。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鄒誕云。幕一作盾。劉氏云。謂以鐵為臂脛之衣。言其劍皆能斬之。

・革抉 徐廣曰。一作決。○索隱曰。謂以革為射決。決。射韝也。

㕹芮 㕹音伐。○索隱曰。㕹與瞂同。謂楯也。芮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綬也。○正義曰。方言云。盾自關東謂之瞂。關西謂之盾。

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

韓宣惠王ハ、札記韓宣王ニ作ル、云各本宣下惠字アリ、索隱本無シ、志疑云衍ナリ。

少府時力距來者ハ、札記云、距來、荀子廣雅並ニ鉅黍ニ作ル、文選閑居賦谿子巨黍注、史記引テ巨黍ニ作ル、董汾曰、本注甚謬ル、索隱是ナリ。

遠者括蔽洞胷云云ハ、皆川淇園曰、蔽ハ隱ナリ、弩箭已ニ透リ、以テ其胷ヲ洞シ、而其箭ノ羽括、其洞透スル所イ箭ヲ蔽フナリ、其近

張儀入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索隱曰。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索隱曰。二邑本屬東周。後爲韓邑。地理志。二縣並屬河南。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曰。劉氏云。商阪之塞。蓋在商洛之閒。適秦楚之險塞也。○正義曰。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卽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東有宛穰洧水。宛於袁反。洧于鬼反。○索隱曰。地理志云。宛穰。二縣名。並屬南陽。洧。水名。出南方。○正義曰。在新鄭。東南流入潁。南有陘山。徐廣曰。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正義曰。在新鄭西南三十里。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許愼云。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索隱曰。許愼注淮南子。以爲南方蠻出柘弩及竹弩。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按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埶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曰。韓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其名並具淮南子。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索隱曰。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起足蹋之而射也。故下云蹶勁弩。是也。○正義曰。超足。齊足也。夫欲放弩。皆坐擧足踏弩。兩手引揍機。然始發之。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子云。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駰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索隱

六國從親以賓秦、賓ハ擯ニ通ズ、擯斥ナリ。

乃激怒張儀云云ハ、張儀ニ詳ナリ。

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曰。河外。謂陝及曲沃等處也。○正義曰。謂同華州。齊涉清河。正義曰。齊從貝州過河而西。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國策賓作儐。索隱曰。謂六國之軍共爲合從。相親獨以秦爲賓。而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一本乃下有封蘇秦爲武安君句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索隱曰。按一鎰。一金也。鄭玄云。一鎰二十四分之一。其說各異。純音淳。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束也。又禮鄉射云。某賢於某若干純。純。數也。音旋。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索隱曰。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北。按地理志云。雕陰縣屬上郡。○正義曰。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四里。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

臣聞明主絕疑ハ、楊愼曰、是ヨリ則霸王之業成矣ニ至ル、合從ノ意ヲ言フ。

趙涉河漳博關ハ、札記河漳博關ニ作ル、云北宋本漳字アリ。

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刳白馬而盟。索隱曰。質如字。又音躓。以言通其交質之情也。（說當時事體甚切）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擁兵於崤關之外。又守宜陽也。趙涉河漳。索隱曰。謂趙亦涉河漳。而西欲與韓相援。以阻秦軍。燕守常山之北。正義曰。謂道蒲津之東攻之。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索隱曰。謂出兵武關。以絕秦兵之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皐。正義曰。在洛州汜水縣。魏塞其道。索隱曰。其道。卽河內之道。戰國策其作午。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正義曰。齊從滄州渡河至瀛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

百里ヲ改テ、士不過三千ト爲シ、又此ヲ改テ三萬ト爲ス、謬ナリ、下文魏ニ說クモ、亦武王卒三千人ト云フ。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ハ、楊愼曰、是ヨリ豈可同日而語哉ニ至ル、從ノ利、實ニ交ヲ擇ビテ而得ルノ意ヲ言フ所以ナリ。

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二句、札記見字ナシ、云各本兩與字下並ニ見字アリ、趙策無シ、索隱本臣人句ヲ出ス、亦無シ、案ズルニ正義此ヲ解スル甚明ナリ、今雜志ニ依テ删ル。

夫衡人者ハ、楊愼曰、是ヨリ願大王孰計之也ニ至ル、衡ノ害、實ニ交ヲ擇ビテ而シテ得ザルノ意ヲ言フ所以ナリ、孰ハ熟ニ同ジ。

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幷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正義曰。破人。謂破前敵也。破於人。爲被前敵破。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正義曰。臣人。謂己得人爲臣。臣於人。謂己事他人。豈可同日而論哉。索隱曰。臣人。謂己爲彼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爲主使彼臣己也。夫衡人者。正義曰。衡音橫。謂爲秦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索隱曰。按衡人。卽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爲橫。南北爲從。秦地形東西橫長。故張儀相秦。爲秦連橫。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索隱曰。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俗本有作軒冕者。非本文也。後有長姣美人。索隱曰。姣音絞。說文云。姣美也。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愒音呼曷反。○索隱曰。恐音起供反。愒音許曷反。謂相恐脅也。鄒氏愒音憩。義疏。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

秦所害於天下ハ、楊愼曰、是ヨリ此臣之所爲君患也ニ至ル、亦交得ザルノ害ヲ申言スル所以ナリ。

臣聞堯無三夫之分ハ、楊愼曰、是ヨリ冥冥決事哉ニ至ル、其利害ヲ審度シテ之ヲ決スルヲ欲スルナリ。湯武之士不過三千ハ、札記云、文選枚乘ノ呉王ヲ諫ムル書注ニ引イテ、湯武之士不過百里ニ作ル、卒不過三萬ハ、趙策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ニ作ル、後人士不過

數年。西有常山。正義曰。在鎭州西。南有河漳。正義曰。河字一作清。卽漳河也。在潞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東有清河。正義曰。清河。今貝州也。北有燕國。正義曰。然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戎取代。旣云西有常山者。趙都邯鄲近北燕也。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擧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傅音附。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國策規作隔 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亾之

與齊則齊必弱楚魏ハ、札記云、正義魏ノ境ヲ釋カズ、下文亦止楚弱ト云フ、疑フ此魏字、上弱韓魏、渉リテ而衍スルナリ。

據衞取淇卷、札記據衞取卷ニ作ル、云索隱本此四字ヲ出ス、各本取淇卷ニ作ル、雜志云、淇字後人之ヲ加フ、史取卷ニ作リ、策取淇ニ作ル、正義但守衞得卷ト言ヘバ、則淇字ナキ明ナリ。

據番吾注、正義鎭州旁山縣ノ旁ハ、官本常ニ作ル、是ナリ。

當今之時ハ、楊愼曰、是ヨリ東有淸河ニ至ル、趙ノ地大ニ兵衆ク、國富ミ地險ナルヲ言フ、其强ニ誇ルナリ、淩稚隆曰、此意蘇ヲ說クト同ジ。

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路絕矣。河外割。則道不通。正義曰。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道路不通上郡矣。華山記云。此山分秦晉之境。晉之西鄙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曰寧秦。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正義曰。軹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則南陽危。正義曰。南陽。懷州河南也。七國時屬韓。言秦兵下軹道。從東渭橋歷北道。過蒲津攻韓。即南陽危矣。劫韓包周。正義曰。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包裹周都也。趙邯鄲故須危起兵自守。則趙氏自操兵。索隱曰。戰國策作銷鑠。據衞取淇卷。丘權反。○索隱曰。地理志云。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衞取淇。無卷字。○正義曰。衞地濮陽也。卷城。在鄭州武原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衞得卷。則齊必來朝秦。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索隱曰。徐氏所引。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疑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鎭州旁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腸經澤潞。渡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於都城下矣。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

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ハ、方苞曰、苦出辭ハ、猶苦辭ヲ出スガ如キナリ、或ハ傳寫誤倒ス、凡人ノ交ヲ斷ツ、必苦言ヲ出ス、蘇代云、何ゾ苦言ヲ以テ秦王ヲ說カザルカト、是ナリ。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ハ、戰國策ニ據ルニ、蓋黑字衍ナリ、請フ陰陽ヲ異ニスル所以ヲ別白スルノミト言フナリ、鮑彪曰、陰陽ハ事止ニ兩端アルヲ言フ、從橫ヲ指スト、索隱ノ說恐ラクハ鑿ナリ。君誠能聽臣ハ、楊愼曰、是ヨリ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ニ至ル、先ヅ利ヲ言ヒ、以テ之ヲ誘ヒ、交得ルノ利ヲ言フ所以ナリ。今大王與秦云云ハ、楊愼曰、是ヨリ此臣之所爲君患也ニ至リ、復害ヲ言ヒ、以テ之ヲ怵トス、交得ザルノ害ヲ言フ所以ナリ。

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愼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索隱曰。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蘇秦言己今論趙國之利。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

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正義曰。楚東淮泗之上。與齊接境。

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正義曰。宜陽。卽韓城也。在洛州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北。言韓

西迫彊趙注眞冀燕趙、札記貝冀深趙ニ作ル、云考證地里志ニ據テ改ム。

南近齊注齊也ハ、齊地ニ作ル。

因說趙肅侯曰云云ハ、楊愼曰、首ヨリ臣故敢進其愚慮ニ至ル、前ニ奉陽君之ヲ悅バザルヲ以テ是言ヲ爲ス、奉陽國ニ當ル、專權ヲ免カレズ、而肅侯亦之ヲ惡ムノ意アリ、故ニ之ヲ揣リテ、而此言ヲ爲シ、以テ微ニ之ヲ激スルナリ。

君而不任事、札記而君不任事ニ作ル、云考證趙策ニ據テ改ム。

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正義曰。眞冀燕趙四州。七國時屬趙。卽燕西界。南近齊。正義曰。河北博滄德三州。齊也。北境與燕相接。隔黃河。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

應前奉陽君弗說

奉陽君已死。卽因說趙肅侯曰。索隱曰。世本云。肅侯。名言。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正義曰。奉符用反。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

凡七用安字

（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地理志云。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是也。○正義曰。鴈門山。在代燕西門。）

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國策斃作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國策寇作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眞定。○正義曰。趙之東邑。在恆州眞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

ス。
此天府也ハ、鮑彪曰、天府ハ、蓄積ノ富、人力ニ非ルヲ言フ。

說燕文侯曰云云ハ、楊愼曰、首ヨリ天府者也ニ至ル、燕地廣ク兵衆ク、富饒ナルヲ誇言スルナリ、次ハ燕ノ兵ヲ被ラザル、趙其南ヲ蔽フヲ以テナリ、秦ハ趙ヲ踰テ燕ヲ攻ル能ハズ、而趙ハ則之ヲ攻ム、趙以テ之ヲ蔽フナケレバ、燕ハ秦兵ヲ被ムルヲ謂フナリ。
西有雲中九原注林楡ハ、札記楡林ニ作リ、云各本誤倒ス、下同ジ、九原郡ノ下城字ヲ增ス。

此天府也。索隱曰。周禮春官有天府。鄭玄曰。府物所藏。言尊此所藏若天府然。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詞工）文理未明。不可以幷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爲後奉陽君已死眼目）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索隱曰。說音稅。燕文侯史失名。燕東有朝鮮遼東。索隱曰。朝鮮音潮仙。二水名。北有林胡樓煩。索隱曰。地理志云。樓煩屬鴈門郡。○正義曰。二胡國名。朔嵐已北。西有雲中九原。索隱曰。地理志云。雲中九原。二郡名。秦曰九原。漢武帝改曰五原郡。○正義曰。二郡竝在勝州也。雲中郡城。在林楡縣東北四十里。九原郡。在林楡縣西界。南有嘑沱易水。周禮曰。正北曰幷州。其川嘑沱。鄭玄曰。嘑沱出鹵城。○索隱曰。嘑沱。水名。幷州之川也。音呼沲。地理志云。鹵城。縣名。屬代郡。嘑沱河自縣東至參谷。又東至文安入海也。○正義曰。嘑沱。出代州繁時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州縣東。流過幽州歸義縣東。與嘑沱河合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索隱曰。戰國策。車七百乘。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索隱曰。戰國策。

下ニ於テ徧觀之三字ヲ出シ、其下得周書陰符五字ヲ出ス、疑フ此文六字當ニ下文雖多亦奚以爲ノ下ニ在リ、於是出其書徧觀之得周書陰符云云ニ作ルベシ、今本錯簡ナリ。

期年以出揣摩ハ、皆川淇園曰、伏而讀之期年ノ效ヲ以テ、其心自ラ揣摩ノ術ヲ發出スルナリト、或曰、揣摩ハ篇名ナリ、出ハ出其書ノ出ナリ、故ニ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ト。

秦四塞之國注南山ハ、札記云、南下ニ脫文アリ、當ニ南有某山云云トスベシ。

同注被山帶渭ハ、札記截テ後注ニ入レ、正義曰被山帶渭又爲界ニ作リ、云又字當ニ以ニ作ルベシ、地里字疑フ誤アラン。

東有關河注渭州隴山之西南ハ、札記云、渭州上疑フ西從ノ二字ヲ脫

士業已屈首受書。索隱曰。謂士之立操業者。素也。本也。言本已屈首低頭。受書於師也。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索隱曰。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揣音初委反。摩音姥何反。鄒誕本作揣靡。靡讀亦爲摩。王劭云。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爲三篇也。高誘曰。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讎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江邃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爲後周顯王除道使人郊迎眼目皆少之。索隱曰。謂王之左右。素慣習知秦浮說多不中當世。而以爲秦智識淺。故少之。劉氏云。少。謂輕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正義曰。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山及武關嶢關。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國。被山帶渭。被山帶渭。東有關河。正義曰。又爲界。地里。江。謂岷江。渭州隴山之西南流入蜀。東至荊陽入海也。河。謂黃河。從同州小積石山。東北流至勝州。卽南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滄等州入海。各是萬里已下。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索隱曰。謂代郡馬邑也。地理志云。代郡又有馬城縣。一云。代馬。謂代郡。兼有胡馬之利也。

東周雒陽人也、雒ハ洛ト同ジ、注雒陽軒里之人也、札記、乘軒里人也ニ作ル、乘字ヲ脱シ、里下之字ヲ衍ス、考證趙策ニ據テ改ム。

出其書徧觀之ハ、札記云、索隱本、屈首受書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索隱曰。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譙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鵠。竝爲游說之士。此下云。秦弟代。代弟厲。未詳。○正義曰。戰國策云。蘇秦。雒陽軒里之人也。藝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朝之亂。從王城東遷雒陽故城。乃號東周。以王城爲西周。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駰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竝有鬼谷墟。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又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出游數歲。大困而歸。索隱曰。戰國策。此語在說秦王之後。兄弟嫂妹（爲後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眼目）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索隱曰。徧觀。謂盡觀覽其書。曰夫

卬以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鞅而知帝王之術。其肯爲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今鞅使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賦。事末利及怠而貧者。擧爲收孥。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麗哉。其後始皇之世。有子而嫁者有刑。夫爲寄豭者殺之無罪。妻爲逃嫁者。子不得母。法皆與情不應。至於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其端皆自鞅發之。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八終

過失ハズ云云、鞅ノ術他ナシ、特ニ告訐ヲ特ムノミ、又云 商ヲシテ糴スルヲ得ルナク、農ヲシテ糶スルヲ得ルナカラシム、農糶スルナケレバ、則窳惰ノ農勉メ、商糴スルナケレバ、則多歲與ニ樂マス云云、鞅大都耕ヲ誘ヒ、戰ヲ督スルヲ以テ本ト爲シ、自ラ其弊ヲ知ラザルノミ。

注新序論周室歸藉ハ、札記云他本藉ニ作ル、錢大昕曰、索隱云、藉音胙、字合作胙、誤爲藉耳、予謂フ、藉胙聲相近シト、胙ハ祭肉ナリ、卽本文ノ天子致胙於孝公ナリ。

說苑秦法棄灰於道者云云ハ、序論中ノ棄灰於道者被刑ノ解ナリ。

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疆。長雄諸侯。周室歸藉。四方來賀。爲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幷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幷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衞鞅始自以爲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諭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衞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衞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裴氏引之。藉音胙。字合作胙。誤爲藉耳。按本紀。周歸文武胙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棄灰於道者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贊曰。衞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旣欺魏將。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賓。

蘇子古史曰。解牛之技。恥於屠狗。鬻人之盜。恥於穿窬。衞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强國之事說孝公乎。蓋鞅之志。本於强國而已。恐孝公之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鞅欺公子

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ハ、明焦竑曰、開塞乃其書第七篇、謂フ道塞ル久矣、今之ヲ開カント欲ス、必刑九ニシテ而賞一、刑將ニ過マタントスルニ用フレバ、則大邪生ゼズ、賞奸ヲ告グルニ施セバ、則細

秦走商邑。索隱曰。走音奏。走向也。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兆鄭縣也。○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鄭縣。秦本紀云。初縣杜鄭。按其地。是鄭桓公友之所封。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索隱曰。鄭黽池者。時澠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黽或作彭者。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黽音亡忍反。○正義曰。黽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爲刻薄之行。刻。謂用刑深刻。薄。謂棄仁義不悃誠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卽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自有狙詐。則初爲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爲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幷

客人不知其是商君ハ、客人ハ客舍ノ人ナリ。

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索隱曰。衛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爲國。其中凡有十三都。故趙良勸令歸之。○正義曰。都。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鞅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鞅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應前刑其傅黥其師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應前襲虜魏公子卬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

教之化民也深於命云云ハ、方苞曰、此泛ク教化ノ理ヲ論ズ、命ハ口ヨリ出デ、而教ハ身ニ型ス、故ニ民ヲ化スルヤ深クシテ、而民ノ之ニ效フ捷カナリト、型ハ模範ナリ。左建外易ハ、皆川淇園曰先王ノ左ト爲ス所ノ者ヲ以テ之ヲ建テ、先王ノ外ト爲ス所ノ者ヲ以テ之ヲ易ヘ、而先王ノ數ヲ廢スルヲ言フ。

持矛而操闟戟者ハ、闟モ亦戟ノ名ナリ、注鋋ハ小矛ナリ。

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敎。謂商鞅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民之效上也捷於令。索隱曰。上。謂商鞅之處分。令。謂秦君之敎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敎也。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徐廣曰。一作索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〇索隱曰。闟亦作鈒。同所及反。鄒誕音吐臘反。索音邀。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將竝古良匠。造矛戟者名。〇正義曰。顧野王云。鋋也。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閒謂之鋋。其柄謂之鈐。釋名云。戟。格也。旁有格。所及反。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曰。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

一救荊國之禍注此云救荊未詳ハ、札記云、攷異云、宋ニ荊ノ禍アリ、而秦之ヲ救フヲ謂フ。

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擧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索隱曰。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一救荊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此云救荊未詳。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韋昭曰。款叩也。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正義曰。音體。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

己レ亦貪位貪名ノ人ト爲ルヲ言フナリ。反聽之謂聽內視之謂明ハ、駢陳霆曰、反聽內視ハ、己レニ反リ、視省スルノ謂ナリ。

索隱曰。說音悅。與音予。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索隱曰。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爲自勝。若是者乃爲彊。若爭名得勝。此非强之道。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正義曰。以殷紂比商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荊。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

號爲商君注近此三邑、凌稚隆曰、三邑恐クハ二邑ノ譌ナリト、二邑ハ於ト商トナリ。

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ハ皆川淇園曰、此貪位、卽下文貪商於之富ノ貪ナリ、恐僕貪位貪名也ハ淇園曰、恐ラクハ商君ノ化スル所ト爲リ、

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云。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曰。從蒲州安邑徙汴州浚儀也。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應前卽不用鞅必殺之衞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徐廣曰。弘農商縣也。○索隱曰。於商。二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曰。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索隱曰。孟蘭皐。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皐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

心疾。非魏幷秦。秦卽幷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卽今蒲州之中條已東連汾晉之嶮嶝。是也。阨。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伏後徙大梁案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鄕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衞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衞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飮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飮。而衞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伏後魏人怨其欺公子卬弗受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

作爲築冀闕ハ、札記云、疑フ爲字一本築ニ作ル、校者旁注シ、後人誤テ幷ス。集小都鄕邑聚爲縣ハ、札記曰、都字衍ナリ、秦本紀曰、諸小鄕聚ヲ幷セ、集テ大縣ト爲ス、六國表曰、初テ小邑ヲ聚テ三十一縣ト爲ス、皆都字ナシ。封疆注謂驛塍ハ、驛ハ道ナリ、札記云、疆音疆、正文及ビ注中上ノ疆字皆誤ル、古ヘ疆或ハ疅ニ作リ、或ハ省テ畺ニ作ル、集韻及ビ字類ニ見ユ、史文何ニ屬スルヲ知ラス。

於公戰。怯於私鬪。鄕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即上言不便之人）來言令便者。衞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索隱曰。卽太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卽魏闕也。冀。記也。記列敎令。當於此門闕。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鄕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塍也。疆音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索隱曰。音統。量器名也。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正義曰。音左故反。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衞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

言初令之不便者ノ初字、蓋下文初言令不便者ニ因テ衍ヘルナリ、索隱ノ說、恐クハ牽强ナリ。

奴婢。蓋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孥音奴。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爵秩也。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曰。謂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曰。謂鞅新變之法令爲初令。於是太子犯法。衞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伏後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曰。趨音七踰反。趨者向也。附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

卒定變法之令云云ハ方苞曰、管子齊ヲ治メ、蕭何律ヲ定ム、皆略シテ具セズ、而詳ニ商君ノ法ヲ記スルハ、王道ノ由テ滅熄スル所ヲ著スナリ。

相收司連坐ハ、方苞曰、相收スル者ハ、彼此相拘管ス、猶周官司圜ノ罷民ヲ收敎スルノ收ノ如シ、相司スル者ハ、相督察シテ以テ姦ヲ告ルナリ、蔣西谷曰、酷吏傳、姦盜賊ヲ收司スルト同義ナリ、漢書注云收ハ捕、司ハ察ナリ。

各以率受上爵、率ハ差等ナリ。

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修古。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指殷紂夏桀也。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索隱曰。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也。○正義曰。或為十保。或為伍保。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也。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今匿姦者言當與之同罰也。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正義曰。民有二男不別為活者。一人出兩課。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音律。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末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則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官

コ、孝公曰、今吾欲變法云云ト、是其證ナリ、新序善謀篇同ジ。必見敖於民ノ敖ハ、モト謷ニ作リ、謠テ謷ト爲シ、遂ニ敖ニ轉ゼシナラン。

愚者制焉ハ、愚者ハ法ニ制セラルルナリ。

負。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索隱曰。商君書。作必見訾於人也。○正義。敖五到反。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索隱曰。言救弊爲政之術。所爲苟可以彊國。則不必要須法於故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索隱曰。孝公之臣。甘。姓。名。龍也。甘氏出春秋時甘昭公子帶之後。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輒拘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

秦王ノ心ヲシテ厭ハシメ、以テ益其伯ヲ用ルノ志ヲ堅クシ、伯ノ效ノ速カナルヲ見スノミ。

鞅復見孝公益愈ハ、詩小雅ニ、憂心愈愈、蘇氏曰、愈愈ハ益々甚シキノ意ト、此益愈モ蓋其意ナリ。

以帝王之道比三代ノ比ハ、下比德於殷周ノ比ト同ジ、正義ノ說解シ難シ。

鞅欲變法ハ、札記云、鞅字衍ナリ、此孝公鞅ニ從ヒ法ヲ變ゼント欲シ、天下己レヲ疑フヲ恐ル、故ニ鞅疑事無功ノ諫アリ、商子更法篇ノ諫アリ、商子更法篇

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節奏）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正義曰。比必寐反。說者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以三代帝王之道方與。孝公曰。太久遠吾不能。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君臣合謀本此）說君。索隱曰。音稅。君大說之耳。索隱曰。音悅。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句整）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索隱曰。商君書作非

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索隱曰。疾重而悖亂也。○正義曰。悖音背。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索隱曰。景。姓。楚之族也。監音甲彡去聲平聲竝通。孝公既見衞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衞鞅。衞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

吾說公以帝道、吾說公以王道ハ、董份曰衞鞅說クニ帝王ノ道ヲ以テスルニ非ズ、蓋先ヅ迂濶久遠ノ事ヲ以テシ、

庶孽公子、札記云、公字後人ノ加フル所ナリ、玉藻曰、公子ヲ臣孽ト曰フ、是公子卽孽ト爲スナリ。

問病注索隱卽魏侯之子ハ、魏ノ下疑フラクハ文ヲ脫ス。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正義曰。秦封於商。故號商君。衞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商君本領 事魏相公叔座。索隱曰。公叔。氏。座。名也。座音在戈反。爲中庶子。索隱曰。官名也。魏已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諸子。禮記文王世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索隱曰。卽魏侯之子。名罃。後徙大梁。而稱梁也。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索隱曰。戰國策云。御庶子也。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擧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卽不伏後聽用鞅。恨不用公叔座言 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

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與子貢異矣。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爲是歟。○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歟。如曾皙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强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己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爲貴者哉。○樊遲之學爲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此孔子謂樊遲小人也。○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有若之賢。而其無恥至此極歟。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戰國雜說類此多矣。○孔子弟子高第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幷錄之。凡七十九人云。

范仲淹曰。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爲邑宰。或不願仕。蓋顯于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徒。與孔子語而未嘗怨何哉。君子之道克乎己加乎人。窮與達一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脫賤貧逐高貴。弗奪弗厭。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終

如キ、康成皆注セズ、而弟子籍ハ則注アリ、又曰、弟子籍ハ、孔氏ノ古文ニ出ヅ、所云少孔子若干歲云云ハ、的確信ズベシ。

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所許也。○太史公言。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恆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爲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爲不善。不至於從叛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恆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子我也。田恆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恆之亂。恆既殺闞止弑簡公。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强晉伯越。予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恆。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恆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爲子貢之辭。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孔門。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衞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與悝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悝以取衞。其不釋悝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爲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所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其慮害曾不若召獲。悲夫。○善乎子夏之敎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譬如農夫之植草木。既爲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異哉今世之敎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敎者未必知。而學未必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是起。此子夏所謂誣也。○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則

弟子籍出孔氏古文ハ、王鳴盛曰、仲尼弟子列傳裴駰注ニ、鄭玄注ヲ引ク、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ノ類ノ如キ、既ニ論語注ニ非ズ、鄭又史記ヲ注セズ、家語ハ王肅私定、鄭亦見ズ、竟ニ此鄭何書ノ注タルヲ知ラズ、太史公曰、弟子籍出孔氏古文ト、然ラバ則亦是孔安國得ル所ノ魯共王壞宅壁中ヨリ取出ス書ナリ、蓋康成曾テ之ヲ注ス、壁中書逸書逸禮ノ

邽巽。字子斂。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斂。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邽巽。邽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家語曰。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索隱曰。家語載亦同此。

公西葴。字子上。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子尙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幷次爲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敎興闕里。道在郰鄉。異能就列。秀士昇堂。依仁遊藝。合志同方。將師宮尹。俎豆琳瑯。惜哉不霸。空臣素王。

蘇子古史曰。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于此。譬如爲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既九仞。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衆弟子之辨。○古之君子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平易近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家語曰。名亢。字籍。○正義曰。亢作冗。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正義曰。魯人。

廉絜。字庸。鄭玄曰。衞人。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晉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族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晳。索隱曰。家語載本各異。

リ、譌シテ蔵ト爲リ、三寫シテ戚ナ成スト。

秦商字子丕ハ、李光縉曰、子丕當ニ丕玆ニ作ルベシ、左傳、秦堇父生秦丕玆、事仲尼ハ、卽此人ナリ。

句井疆。鄭玄曰。衞人。○正義曰。句作勾。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丕玆。

申黨。字周。正義曰。魯人。

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鄭玄曰。魯人。○正義曰。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公良孺注正義今在三十二人數ノ三ハ、四ノ誤ナリ。

奚容蔵、札記蔵ヲ箴ニ作リ、云説文黑部、黬、雖皙而黑也、古人名黬字皙、段玉裁注云、弟子傳曾蔵、奚容蔵ハ、皆黬ノ省ナリ、論語曾晳名點、段云借字ト、案ズルニ箴ヲ蔵ニ作ル者ハ、隷書相亂レシナリ、説文ノ名黬字皙ハ、即本史ノ文ナリ、點ト黬ト義相近シ、段説是ナリ、黬省テ箴ニ作

任不齊。字選。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三十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正義曰。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惟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仲叔會四人。家語有事迹。而史記闕。公伯寮秦冉鄡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三人。

公夏首。字乘。鄭玄曰。魯人。

奚容蔵。字子皙。正義曰。衞人。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魯人。

鄡苦堯反。單。音善。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鄔單。鉅鹿有鄡縣。太原有鄔縣。

疑フ此文及受業聞見予書傳ノ下、亦當ニ者字アルベシ、上三十五人ナ題スルナリ、其下四十二人ノ末、則當ニ索隱本出ス所ノ如クスベシ、後人移シテ一處ニ幷セ、預メ提シテ前ニ在リ、跡ヲ截テ履ニ適シ、其字ヲ增減シ、史文ノ眞ヲ失フ。

記闕。然自₂公伯遼秦冉鄡單₁三人。家語不ᴸ載。而別有₃琴牢陳亢縣亶₁。當₂此三人之數₁皆互有也。如₂文翁圖所₁ᴸ記。又有₂林放蘧伯玉申棖申堂₁。倶是後人以ᴸ所ᴸ見增益。今殆不ᴸ可ᴸ考。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曰。句音鉤。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音赤者反。字子斂。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正義曰。孔子在ᴸ衞。南子招₂夫子₁爲₂次乘₁過ᴸ市。顏高爲ᴸ御。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

商澤。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云云ハ、札記云、索隱本、傳末ニ於テ已上四十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十四字ヲ出シ、注云云ヲ著ス、

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以爲過也。

梁鱣。一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一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語云。子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衞人。孟子曰。趙人。莊子云。堅白之談也。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一本顯作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索隱曰。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

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爲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正義曰。音其。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匿非曰黨。

其母爲取室ハ、錢大昕日、此注譌外讀ミ難シ、今意ヲ以テ之ヲ推衍ス云云、札記云、世生外象云云ノ下譌脱アリ、錢大昕攷異、意ヲ以テ推衍スト雖モ、未ダ必盡ク合ハズ。

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以行。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年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爲世。六五丙子水爲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丙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爲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

有若少孔子十三歳、札記四十三歳ニ作ル、云各本四字ヲ脱ス、今北宋本、毛本ニ依ル、索隱注引テ四十二ニ作ル、未ダ孰カ誤ヲ知ラズ。

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歳。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三歳。不同。少孔子十三歳。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

者。孔安國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也。

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孔子說。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孔安國曰。季孫信讒恚子路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力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僚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孔安國曰。訒。難也。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也。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

馯臂子弘、禮記云、弘當ニ厷ト爲スベシ、厷卽肱字、名ハ臂、故ニ子厷ト字ス、諸書弓ニ作ル者ハ、同音假借ナリ。

傳楚人馯徐廣曰。音寒。臂子弘。正義曰。馯音汗。顏師古云。馯。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弘。蓋誤也。應劭云。子弓子夏門人。弘傳江東人矯音橋子庸疵。音自移反。○正義曰。漢書作橋疵。云魯人。顏師古云。橋疵字子庸。疵傳燕人周子家豎。正義曰。豎音時與反。周豎字子家。漢書作周醜也。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曰。光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三十里。古之州國。周武王封淳于國。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正義曰。儒林傳云。田何字子莊。何傳東武人徐廣曰。屬琅邪。王子中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東武縣。今密州諸城縣是也。漢書作王同字子仲。同傳菑川人楊何。正義曰。漢書云。字叔元。按商瞿至楊何。凡八代。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衞人。○正義曰。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子路使子羔爲費郈宰。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宿縣二十三里郈亭。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安國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

曾蒧ハ、禮記云、說文、玉篇、廣韻、並ニ蒧字ナシ、疑フ蒧ノ譌ナリ、索隱ニ音其炎反、其證ナリ、說ハ後奚容蒧ニ見ユ。

字路路者顏回父、禮記云、索隱本、路者顏三字ナシ。

曾蒧。音點。字晳。孔安國曰。晳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駰案包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孔子喟爾歎曰。吾與蒧也。周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音遙。○正義曰。繇音由。字路。路者顏回父。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顏氏之子也。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安國曰。賣以作椁。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正義曰。具俱反。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名萇。范甯云。字子芝。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簒夏后相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正義曰。羿音詣。盪太浪反。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廢。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愼言也。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晳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索隱曰。家語作公晳克。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曰。家語云。未嘗屈節爲人臣。故子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

排藜藿ハ、札記云、雜志云、藿當ニ藋ト爲スベシ、爾雅、蔏藋注蔏藋ハ藜ニ似タリト、藿ノ若キ豆葉ト爲ス、其類ニ非ズ、字形相近クシテ譌ス。

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與此不同。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宋人。所記不同。少孔子三十六歲。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國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包氏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云。隱居衛。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少孔子四十九歳、札記三十歳ニ作リ、云各本四十九歳ニ作ル、蓋後人家語ニ依テ改ム、今索隱本ニ依ル、注索隱亦少孔子四十九歳、此云三十不同ニ作リ、云各本四十九ト三十ト互ニ易ル、蓋既ニ家語ニ依テ史文ヲ改メ、遂ニ并テ其注ヲ易ヘ、而テ復家語ト合ハザルヲ計ラザルナリ。

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其公且方。南游至江。索隱曰。今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卽其遺迹所在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予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反。○正義曰。按澹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正義曰顏氏家訓云。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卽子賤之後。是知虙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爲宓。較可知矣。虙字從虍。音呼。宓從宀。音綿。下俱爲必。末世傳寫誤也。少孔子四十九歳。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十歳。此云四十九。不同。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子賤爲單父宰。正義曰。宋州縣也。說苑云。宓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曰。家語云。不齊所父

迺孝道注正義躯轂ハ、札記云、韓詩外傳ニ、躯ヲ轄ニ作ル。

澹臺滅明注正義靈昌縣東北里ノ北ハ、札記云、官本七ニ作ル、他本北ニ譌ス。

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在國及家必聞。馬融曰。佞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兗州。子游爲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淸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爲吏。祿不過鍾釜。尙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榱題三尺。躯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北里。注水經云。黃河水至此。爲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刦。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亦無怪意。即此津也。武城人。正義曰。括地志云。亦在兗州。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

在陳蔡閒因ノ因ハ、札記困ニ作ル、云北宋浚本因ニ譌スト、困ニ作レバ句ト爲スベシ。

顓孫師。陳人。索隱曰。鄭玄目錄。陽城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也。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鄭玄曰。干。求也。祿。祿位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愼言之。則少過。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他日從在陳蔡閒。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軛。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鄭玄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子夏居西河教授注正義竭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堰城縣ハ、錢大昕曰汾州ニ堰城縣ナシ、蓋隰城ノ譌、隋書地理志、隰城縣ニ隱泉山アリ、此竭泉當ニ謁泉ニ作ルベシ、謁隱聲相近キナリ。

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衞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閒。以成其文。喩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喩禮。故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包氏曰。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何晏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正義曰。西河郡。今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閒曰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河東故號龍門。河爲西河。漢因爲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竭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堰城縣北。注水經云。其山岸壁立。崖尖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爲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爲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而此史竝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疏也。○正義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敎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咨問國政焉。其子死。哭之失明。

為武城宰注、正義卽南城ハ、錢大昕曰、續漢書郡國志ニ據レバ、武城亦之ヲ南城ト謂フ、又武邑城ハ誤倒ナリ、武城邑ニ作ルベシ。

與時轉貨貲。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卽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索隱曰。家語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買賤賣貴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謂轉貴收賤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衞。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冢。蓋吳郡人為是也。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正義曰。括地志云。在兗州。卽南城也。輿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為宰者也。在泰山郡。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何晏曰。莞爾。小笑貌。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衞人。鄭玄曰。溫國卜商。○索隱曰。溫國。今河內溫縣。元屬衞故。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

ゲト、是ナリ、此發九郡矣ト曰フハ、則秦漢以後ノ人ノ設クル所ノ辭ナル明ナリ。

故子貢一出ヨリ覇越ニ至ル、札記云、下五國各有變ノ索隱ニ據レバ、疑フ舊本此十六字ナシ、後人卽索隱ニ依テ竄入シ、特ニ云字ヲ刪ルノミ。

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在哀十一年。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則事竝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好廢舉。

鈇屈盧之矛ハ、鈇札記鈇ニ作リ、云柯維熊本、鈇ニ誤リ、淩稚隆本、鈇ニ誤ル、注同フシテ、而音趺、按ズルニ屈ノ聲鈇ニ近ウシテ譌衍ス、索隱劉氏ヲ引テ云、一本此字無シト、是ナリ。

吳王乃遂發九郡兵ハ、方苞曰、春秋ノ時、郡ハ縣ヨリ小ナリ、定二年ノ傳ニ、上大夫ハ縣ヲ受ケ下大夫ハ郡ヲ受

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索隱曰。鈇音趺。謂斧也。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辨。不

佐之以徼其志ノ徼ハ、猶邀ノ如ク、むかふト訓ズ、若シ王肅注ニ從ヘバ、激ニ作ルベシ。

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索隱曰。王劭按家語越絕書。並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音結堯反。其志。王肅曰。激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虛音墟。莽音莫朗反。○索隱曰。有本作蕀。恐誤也。賴

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

王者不絕世ハ、王タル者ハ人ノ世ヲ斷絕セザルナリ、下文ノ存越ヲ言フ。

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

非ルナリ、而本末奇計多ク觀覽スベシ、王安石曰、予史載スル所ノ子貢ノ事ヲ讀ム、乃儀秦軫代ト以テ異ルナキナリ、子貢ノ行、盡ク義ニ當ル能ハズト雖モ、然モ孔子ノ賢弟子ナリ、固ト宜シク此ニ至ルベカラズ、矧ンヤ、孔子之ヲ使フト曰フヲヤ、子貢辯ヲ好ムト雖モ、何ゾ此ニ至ランヤ、太史公所謂其眞ヲ損スル者ナリ。

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出行ハ互文ナリ。

其地狹以泄ハ、札記云、越絕書、吳越春秋、並ニ其池狹以淺ニ作ルト、若シ之ニ從ヘバ、下ノ地廣以深ノ地モ、亦池ニ作ルベシ。

矣上驕則恣、札記云、上疑ラクハ當ニ主ニ作ルベシ、上文ニ涉リテ訛スルナリ。

絕書。(其)泄字作淺。

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

チ被リ、千古ノ寃獄チ爲ス、又曰、田常子我チ殺ス一事、史記齊世家ニ於テ、則全ク左傳原文チ用フ、應ニ亦子我ノ卽闞止ナルチ知ルベシ、而田齊世家ニ於テハ、則又闞止チ以テ監止ト爲シ、子我チ以テ監止ノ宗人ト爲ス、下又田氏ノ徒、子我及監止チ追殺スト云、是史遷既ニ闞止監止チ誤テ兩人ト爲シ又闞止監止子我ヲ誤テ三人ト爲ス、宜ナリ子我チ以テ宰予ト爲スヤ、然ルニ卽子我チ以テ宰予ト爲セバ、則宰予ノ死亦田常チ攻メ克タザルチ以デ殺サル、常ニ黨スルニ非ル也、乃宰予傳、何チ以テ又與田常作亂ト云フヤ、益史記戰國以前ノ事チ追敍スル、牴牾舛謬多ク信ズベカラザルチ知ルベシ。瑚璉也注包ノ下、當ニ氏チ補フベシ。田常欲作亂於齊云云ハ、茅坤曰、子貢嘗チ救フ一事、必當時傾謀ノ臣之ヲ爲ス、其故ニ

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索隱曰。公孫龍也。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

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云云ハ、趙翼曰、史記及ビ孔子家語、倶ニ此事ヲ載ス、呂氏春秋ヲ閱スニ及デ、左傳ト相印證スル、則宰予ノ事ニ非ズ、而傳聞ノ誤謬ナルヲ知ルナリ、呂氏愼勢篇云、齊簡公臣アリ諸御鞅ト曰フ、公ニ謂テ曰、陳常宰予ト甚相憎ム、若シ相攻メバ、則上ヲ危ウス、願クハ君其一人ヲ去レ、簡公聽カズ、未ダ幾バクナラズ、陳常果シテ宰予ヲ攻メ云云、而左傳哀十四年、以テ闞止ト爲ス、二書載スル所、同一事ナリ、而一ハ以テ闞止ト爲シ、一ハ以テ宰予ト爲ス、則闞止字子我、宰予亦字子我ナルヲ以テ、故ニ呂氏遂ニ誤テ此事ヲ以テ之ヲ宰予ニ屬シ、而史記家語、幷ニ其詳ヲ知ラズ、以テ宰予ト爲ス、輾轉譌ヲ傳ヘ、竟ニ名賢ヲシテ横シマニ誣衊

雕也。包氏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糞土之牆。不可杇也。王肅曰。杇。墁也。二者喩雖施功猶不成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爲臨菑大夫。索隱曰。謂仕齊。齊都臨菑。故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田闞爭寵。子我爲陳恆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端木賜。衞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

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

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ハ、礼記云、此上下文ニ於テ皆相渉ラズ、索隱本此九字ナ、子貢傳好廢擧與時轉貨貲條ノ後ニ出ス、疑フ錯簡ナラン。

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爲孔子侍衞。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索隱曰。左傳。子貢爲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楡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

子路爲衞大夫孔悝之邑宰ハ、札記云、錢警石曰、索隱本、爲衞大夫四字ヲ本文ト爲シ、注ニ云云トアリ、則司馬貞見ル所ノ史文、孔悝之邑宰五字ナキナリ。

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衞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衞大夫孔悝之邑宰。索隱曰。服虔云。爲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索隱曰。左傳。蒯聵入孔悝家。悝母伯姬。劫悝於廁。彊與之盟。而立蒯聵。非悝本心自作亂也。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衞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衞亂曰。

靈公太子蕢聵、蕢ハ錢大昕曰、衞世家ニ蒯ニ作ル、蔵正字蒯、俗字蕢、通用字ナリ。

偏信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欒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索隱曰。肇字永初。晉尚書郎。作論語義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孔安國曰。縕。枲著也。其由也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篠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子路爲蒲大夫。索隱曰。蒲。衞邑。子路爲之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寬以正。可以比衆。音鼻。言寬大淸正。衆必歸近之。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衞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

佩猳豚、猳ハ俗ノ豭字、牡豕ナリ。

兼人。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索隱曰。家語。一字季路。亦云。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猳豚。冠以雄雞。佩以猳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索隱曰。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爲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乎爲亂。而受不義之責也。○索隱曰。充字弘度。晉中書侍郎。亦作論語解。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竝行。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

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ハ、札記云、此文備ハラス、且下子路傳ニ見エ詳ト爲ス、疑フ此衍ナラン。

問同而答異ハ、札記云、史詮見ル所ノ宋本ヲ引キ、此五字ナシ。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莫尚乎敬。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子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之治。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犁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自專。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

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索隱曰。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子騫曰。善爲我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也。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包氏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

省、裴氏已ニ引クヲ以テナリ、今各本、蘧伯玉晏平仲柳下惠三人ニ於テ、徑ニ大戴記ニ依テ引補ス、則索隱ノ文複ス、故ニ索隱ヲ刪去テ、而テ各條又大戴禮三字ヲ注スルヲ失シ、乃老萊子ノ下、又獨索隱ヲ存ス、此皆坊刻意ヲ以テ去取シ、從テ其是非ヲ論ズルナキナリ。同注家語又云ヘ、札記云、此以下五十三字、毛刻單本無キ所、史文ト涉ルナシ、蓋亦後人ノ妄竄ナリ。少孔子三十歲注少成妙反ノ成ハ戌ノ譌ナリ。有是夫注正義論疑釋十卷、及語駮虛二卷ハ、札記云、脫誤ナリ、當ニ論語疑釋十卷、論語駮二卷ニ作ルベシ、隋志云、論語釋疑十卷、又論語駮序、唐志云、論語釋十卷、又駮一卷ト。

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衞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故以稱之。○索隱曰。衞瓘字伯玉。晉太保。亦注論語。故裴引之。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簞。笥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回也如愚。孔安國曰。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欒肇曰。用己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正義曰。肇字永初。高平人。晉尚書郞。作論疑釋十卷。及語駮虛二卷。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索隱曰。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王肅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爲設事之辭。案言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以論語爲設詞。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回爲孔子疏附之友。能使門人益親孔子。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

不並世注索隱唯舉銅鞮介山二人之行耳ト、札記云、此ニ據レバ、是集解蘧伯玉以下諸人ニ於テ、並ニ未ダ大戴記ヲ引カズ、故ニ索隱引テ以テ之ヲ補ヒ、而テ銅鞮介山二條ニ及バザル

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衞蘧伯玉。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索隱曰大戴記云。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索隱曰。自臧文仲已下。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案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衞將軍篇。孔子稱祈奚對晉平公之辭。唯舉銅鞮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行。事君不愛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理志。銅鞮。縣名。屬上黨。○正義曰鞮丁奚反。案銅鞮潞州縣也。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正義曰。少成妙反。顏淵問仁。孔子

仲尼弟子列傳ハ、其記載スル所、率ネ論語ニ出ヅ、故ニ今其解釋ヲ省略ス。

由也喭注、正義曰、吸音畔ハ、當ニ索隱ノ次ニ在ルベシ、而テ後ノ正義二字ヲ删リ、音岸ノ上ニ喭字ヲ加フヘシ。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索隱曰。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今此文政事在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正義。音癖。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柴也愚。何晏曰。愚。愚直之愚。由也喭。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吸喭。○正義曰。吸音畔。○索隱曰。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此傳序之。亦與論語不同。不得輒言其誤也。○正義。音岸。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

子不報。則爲無親。是讎楚者。在申包胥不當言。而子胥宜自盡者也。申包胥未嘗以不報止胥。是申包胥亦知胥之當讎楚也。孰謂鞭尸之過矣哉。

何孟春曰。子胥掘平王墓。鞭其尸。父讎報矣。故楚太子建。子胥父子皆事之。固嘗以爲君矣。鄭殺其君。而子胥不一問。彼豈其勢之不可耶。則伐楚之師。威疊乎遐邇。子胥誠當此時。反旆而西鼓其伐楚之師。而爲問鄭之舉。則我於君父之讎。可脫腕而兩報之矣。而何子胥其不此計也。張良之從沛公。蓋欲爲韓報讎也。子嬰誅而成王立。則復辭漢而歸韓。萬世之下。稱其有不忘故主之義。而功名次之。子胥能是。則可以塞宰嚭之口。卻屬鏤之劍於夫差之世矣。豈但申包胥之無辭。而秦哀王之不加兵哉。子胥既死。建之子勝欲伐鄭。而不克。殺令尹子西而遂大亂。卒之自刎山林。棄骸無掩。痛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終

索隱述贊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茲凶慝。員獨忍詬。志復寃毒。霸吳起師。伐楚逐北。鞭尸雪恥。抉眼棄德。

蘇子古史曰。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員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王安石曰。予觀子胥出死亾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慊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偸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於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父子。又曷可少耶。

程敏政曰。必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鯀廢而禹興。是也。以無過之父。而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子胥復讐。是也。處變之定理。蓋不易此。而蘇子乃譏逆天傷義。不亦過乎。昔王裒以父死非命。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朱子取之。而載於小學之書。以實父子之倫。則員固朱子所不棄者。然予尤有憾焉。使員當入郢之後。投戈解印。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於深山隱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惜乎其志不足及此。而反以讒見禍於他人之手也。

黃省曾曰。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者君之道也。子胥之父兄無罪。而平王殺之。則平王乃胥之讎也。非君也。鞭之者鞭其讎。非鞭其君也。說者謂其以甚。亦過矣。方平王之召也。伍尙之語胥曰。聞父召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而莫報。無謀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是以歸死自任。而報讎付之胥也。是讎楚者。非特胥之心。亦尙之心也。胥之將奔吳也。辭其友申包胥曰。楚王殺吾父兄。爲之奈何。申包胥曰。吾欲教子報楚。則爲不忠。教

怨毒之於人ハ、趙恆曰、伍胥ノ父兄、楚ニ戮セラル、而ドモ其罪ニ非ズ、故ニ怨毒ト曰フ、人ヲ殺シテ義ニ非ザルヲ胥アナリ。

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負楚惠王亡走夫人之宮。索隱曰。昭王夫人。卽惠王母。乃越女。是也。葉公聞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正義曰。左傳云。白公奔山而縊。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總子胥白公甚矣哉。王者尙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索隱曰。窘音求殞反。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乃劫之王如高府ハ、史記札記引ク所ノ王氏雜志云、當ニ之字アルベカラズト、卽チ石乞王ヲ劫カシ、高府ニ如キ、屈固王ヲ負ヒテ走リシナリ。

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是。○正義曰。鄢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豫州郾城縣南五里。與褒信白亭相近。號爲白公。徐廣曰。汝南褒信縣有白亭。○正義曰。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南四十二里。又有白公故城。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礪也。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也。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云。楚之別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索隱曰。蓋此本爲得。而左傳云。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

呉王既誅伍子胥云云ハ、淩稚隆曰、此下、幷テ呉王伯嚭ノ奸ニ中リテ而テ亾ブル所以ヲ敍シ、以テ子胥ノ結案ト爲ス。

伍子胥初所與俱亾云云ハ、淩稚隆曰此下幷テ太子建ノ子勝ノ遺事ヲ敍シテ、前案ヲ了ス。

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麋豹。移廟呉郭東門內道南。今廟見在。因命曰胥山。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曰。呉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葬胥三王廟。案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張注又非。呉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呉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呉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皋。索隱曰。音拓皐。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逡遒縣東南。○正義曰。橐皐故縣。在廬州巢縣西北五十六里。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正義曰。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以令周室。越王句踐襲殺呉太子。索隱曰。左傳。太子名友。破呉兵。呉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呉。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正義曰。紀鼻二音。

案結前

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呉。呉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正義曰。上式涉反。杜預云。子高。沈諸梁。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

賜伍子胥屬鏤之劍、屬鏤ハ劍名ナリ。

縣吳東門之上云云、越ハ吳ノ東ニ在ル故ニ云フナリ。

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鏤音錄于反。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此與張儀激楚相語同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正義曰。幾音祈。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正義曰。器。謂棺也。以吳必亡也。左傳云。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而抉吾眼。索隱曰。抉音烏穴反。抉亦決也。縣吳東門之上。正義曰。東門。鱛門。謂鯆門也。今名葑門。鱛音普姑反。鯆音覆浮反。越軍開示浦。子胥濤盪羅城。開此門。有鱛鯆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鱛魚一名江豚。欲風則涌也。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到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鴟夷。榼形。○正義曰。盛音成。榼古曷反。浮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正義曰。案年表云。吳王夫差十一年也。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正義曰。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後因立廟於

ル無ケント言フ、子胥ノ意ハ、越ヲ指シテ言フナリ。
使子胥於齊ハ、太宰嚭計ヲ以テ謀臣ヲ外ニ出シ、之ヲ疎遠シテ、而テ陰ニ罪ヲ以テ之ヲ誅セント欲スルナリ、子胥其子ヲ齊ノ鮑氏ニ屬スルハ、誠ニ失計ト爲ス。

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亾矣。汝與吳俱亾。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用事。索隱曰。愎音皮逼反。沮音自呂反。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

遂滅鄒魯之君以歸ハ、錢大昕曰、魯當ニ爲ニ作ルベシ、音ノ訛ナリ、左傳ニ、邾子又無道ナリ、吳子太宰子餘ヲシテ之ヲ討タシメ、諸ヲ樓臺ニ囚フト、鄒卽邾ナリ、當ニ其君ヲ爲ニスト云フベシ、轉寫或ハ誤ルノミ。

且盤庚之誥曰云云ハ、書盤庚中篇ノ辭ナリ、顚隕踰越シ、上命ヲ恭マザル者アラバ、我小ハ則加フルニ劓刑ヲ以テシ、大ハ則之ヲ殄滅シ、遺育スル有ルナク、其惡種ヲ此新邑ニ移シテ、善人ヲ染易セシム

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遂滅鄒魯之君以歸。正義曰。鄒君。居兗州鄒縣。魯曲阜縣。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顚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

其後四年孔子相魯ハ、方苞曰、荊蠻吳越更〻齊晉ヨリ强シ、霸統並ニ絕ス、魯孔子ヲ用テ而テ終ヘザルヲ惜ムナリ。

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太史公每附見時事之大者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正義曰。姑蘇。當作檇李。乃文誤也。左傳云。戰檇李。傷將指。卒於陘。是也。解在吳世家。軍卻。闔廬病創將死。創音楚良反。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音椒。○索隱曰。又如字。○正義曰。太湖中椒山也。解在吳世家。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曰。上。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索隱曰。劉氏云。大夫姓。種名。非也。案今吳南有文種塚。則種姓文。爲大夫官也。○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之郢人。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

已暮。故其在顚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絶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駰案稷丘。地名。在郊外。○索隱曰。左傳作稷丘。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徐廣曰。在愼縣。駰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愼縣也。○正義曰。案今豫州吳縣。在州西北九十里。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音普寒反。又音婆。○索隱曰。蓋鄱陽也。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音若。○索隱曰。今闕。

提 收前案

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

及臨質ハ、索隱ニ說チ載ス、質謂堋ノ說優ニ似タリ、堋ハ射埒ナリ。
下駟上駟中駟、駟ハ車ヲ引ク四馬ナリ、上中下ハ馬ノ優劣ヲ謂フ、忌ノ下駟ヲ以テ彼ノ上駟ト馳スレバ、一ビ勝タズ、而テ忌ノ上駟ト彼ノ中駟ト、中駟ト下駟ト馳スレバ、再ビ勝ツナリ。

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控ハ打ナリ、捲卽拳ナリ、雜亂紛糾ノ物ヲ解カント欲スレバ、當ニ手ヲ以テ徐ニ之ヲ解クベシ、拳ヲ持テ以テ之ヲ擊タザルヲ言フ。救鬭者不搏撠ハ、手擊ナリ、撠モ亦擊ナリ、鬭ヲ救フ者ハ、常ニ善ク爲ニ之ヲ解クベシ、傍ヨリ搏擊スレバ、彼ノ怒ヲ益熾ナラシムル

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射音石。隨逐而射。賭千金。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一云。質。謂堋。非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卽拳也。劉氏云。控。總。捲。縮。非也。救鬭者不搏撠。索隱曰。音搏戟。謂救鬭者。當善搏解之。無以手助相搏撠則其怒益熾矣。按撠。謂以手持撠刺人也。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結反。亢音苦浪反。按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索隱曰。謂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則是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

ナリ。
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ハ、闔廬寵幸ヲ顧ミザルニ非ラザレドモ、將タル者寵幸ヲ以テ奪フ可カラザルヲ知ルナリ。

西破彊楚入郢云云ハ、吳世家ニ詳ナリ。

孫臏ハ、古昔刖刑ヲ臏ト曰フ、孫臏本名詳ナラズ、龐涓ノ爲ニ足ヲ刖セラレシヲ以テ、故ニ呼デ臏ト爲ス。

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ハ、明董份曰、重射ハ、重ヲ以テ相射ルヲ謂フ、即下ノ千金是ナリト、蓋重ハ賭物ナリ、又案ズルニ、重射ハ猶連射ト云フ如キ歟。

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義曰。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閒。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索隱曰。臏頻忍反。龐皮江反。涓古玄反。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正義曰。今汴州。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索隱曰。第。且也。重射。好射也。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

手ヲ視ヨト謂フ、約束既布ノ約束ハ、即此四言ナリ。即三令五申之ハ。反覆丁寧ニ教フルナリ。鼓之右鼓之左ハ、鼓シテ左右シ、其左右手ヲ視シムルナリ。

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索隱曰。趣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

寡人不願下觀ハ、蓋吳王其愛姬ヲ殺スヲ憾ム

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ノ心ハ胸ナリ。

孫子曰、前則視心云云、前左右後ハ、號令シテ進退セシムルノ辭ナリ、前ト云ヘハ則心ヲ視ヨ、左ト言ヘハ則左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爲吳將。作兵法十三篇。）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索隱曰。隊徒對反。長竹兩反。）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終

法ノ揖讓ヲ以テ言フ、言ハ三代ノ兵ト雖モ、亦未ダ其閎廓深遠ノ義ヲ竟クス能ハズ、則司馬兵法ノ閎廓深遠ノ文モ、亦其實ニ過グルナリ、夫レ三代且然リ、況ヤ穰苴區區タル小國ノ爲ニ師ヲ行ル、何ゾ其揖讓ニ及ブニ暇アランヤト謂フナリト、少褒ハ溢美ヲ言フ、則其實ニ過グルナリ。

如其文也。亦少褒矣。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褒。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薦穰苴。武能威敵。斬賈以徇。三軍驚惕。我卒既彊。彼寇退壁。法行司馬。實賴宗戚。

蘇子古史曰。太史公爲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爲將。遂以成功。歸爲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湣王之臣。嘗爲湣王卻燕晉。而戰國雜說。妄爲景公時耶。

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ハ、闕誤アルベシ、和ハ太公ト號シ、威王ハ名因齊ナリ、田敬仲世家ニ、太公諸侯ト爲ルヲ求ム、周天子之ヲ許ス、十九年田和立テ齊侯ト爲ル、和卒ス、子桓公午立ツ、桓公卒ス、子威王因齊立ツトアリ、此ニ和ノ侯ト爲ルヲ云ハザルハ、闕アルニ似タリ。

太史公曰云云ハ、明趙恆曰、閎廓深遠ハ、兵

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曰。田乞。田僖子。豹亦僖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索隱曰。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爲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正義曰。放方往反。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

以狗三軍、狗ハ徇ト同ジ、となふト訓ズ、號令シテ衆ヲ警ムルヲ謂フ。

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或云、既ニ其僕ヲ斬リ、又車駙ト驂馬トヲ斬ルナリト、注循ハ徇ノ誤ナリ。

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狗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駙。又斬馬之左驂。以御者在左故也。○正義曰。駙音附。劉伯莊云。駙者。箱外之立木。承重校者。循。行示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正義曰。比作畀。必耳反。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度黃河水。北去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

入行軍勒兵、行ハ巡ナリ、勒ハ馬ノくつわナリ、馬ヲ制御スル所以ノ者、故ニ借リテ兵ヲ整フルヲ謂フ。

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按旦日。謂明日。日中時期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己為監。不甚急。正義曰。已音紀。監甲暫反。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索隱曰。仆音赴。仆者。臥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曰。援音袁。枹音浮。○正義曰。援作操。枹音孚。謂鼓梴也。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

穰苴雖田氏庶孼ハ、孼亦庶子ナリ、妾隷ノ子ヲ孼ト曰フ。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爲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〇正義曰。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曰穰苴爲司馬官主兵。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濟河。〇正義曰。河上。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北界。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孼。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索隱曰。謂命之爲將。以將軍也。將音即匠反。遂以將軍爲官名。故尸子曰。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三終

子之道。而實非也。

黃震曰。按老子與韓非同傳。論者非之。然余觀太史公之旨意。豈苟然哉。于老子曰。無爲自化。于莊子曰。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于申不害曰。本于黃老而主刑名。于韓非曰。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夫無爲自化去刑名。固霄壤也。然聖人所以納天下于善者。政教也。世非太古矣。無爲安得自化。政教不施。則其弊不得不出于刑名。此太史公自源徂流。詳著之。爲後世戒也。

柯維騏曰。虛無體也。因應用也。因應者。因而應之也。司馬談論道家。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又云。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卽史所論老子之說也。張文潛謂。史遷將老子與申韓同傳。非是强安排。其源如此也。眞德秀謂。老子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

又曰。按太史公自序云。作老子韓非列傳。其莊子申子特附載之耳。凡世家列傳。附載者極多。如陳平世家附王陵。如楚元王世家附趙王。如張儀傳附陳軫犀首。如樗里甘茂傳附甘羅。如孟子荀卿傳附淳于髡愼到騶奭。如廉頗藺相如傳附趙奢李牧。如韓王信盧綰傳附陳豨。如樊酈傳附滕公灌嬰。如傅靳傳附周緤。如張丞相傳附周昌任敖申屠嘉。如酈生陸賈傳附朱建。如萬石張叔傳附衞綰直不疑周文。如平津傳附主父偃。如魏其武安傳附灌夫。如曹劌豫讓傳附專諸荊軻。其論贊或專或兼。無定體也。

凌約言曰。太史公作史。以老子與韓非同傳。世或疑之。今觀韓非書中解老喩老二卷。皆所以明老子也。故太史公贊中。有皆原于道德之意。老子深遠之句。則知韓非皆出于老子。

極慘礉少恩、礉ハ刻ナリ。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錢大昕曰、申韓ノ學、皆自ラ老子ニ本ヅクト謂フ、而テ實ハ老子ノ旨ヲ失フ、太史公自序ニ、其父ノ說ヲ述テ、道德ト名法ト各一家ト爲ス、而テ此贊ニ於テ又明ニ之ヲ辯ズ、其同ニ似テ而テ實異ナルヲ言フナリ、說者韓非當ニ老子ト傳ヲ同ウスベカラザルヲ譏ル、蓋未ダ史公ノ微旨ヲ論ラズ。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敎。淸淨無爲。道尊東魯。迹竄西垂。莊蒙栩栩。申害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彼周防。終亡李斯。

蘇子古史曰。孔子以仁義敎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灑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爲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爲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志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竝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曰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眇也。老子八十一章。予嘗爲之解。其說如此。○予聞之吾兄子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麤者。予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文予而實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愼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愼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竝取申商而兼用。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爲。此申韓所謂老

不如以過法誅之、過ハ罪愆ナリ。

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迺誅韓非也。牽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應前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礉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礉深刻。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虛無因應ハ、解下ノ柯維騏ノ論ニ見ユ。

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ハ、方苞曰、號シテ微妙ニシテ識リ難シト爲スナリ。

莊子散道德放論ハ、方苞曰、散ハ推衍ナリ、老子ノ論ズル所ノ道德ノ意ヲ推衍シテ、而テ放言スルナリト、衍ハ布クナリ。

可擾狎而騎也、擾ハ馴ナリ、順ナリ、左傳昭二十九年ニ、董父實甚好龍、乃擾畜龍、注ニ龍ノ欲スル所ニ順テ之ヲ畜養ストアリ。

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一本作桃餘）。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正義曰。龍蟲類也。故言龍之爲蟲。）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正義曰。說者能不犯人主逆鱗。則庶幾矣。）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

盧文弨曰、仕ハ士ト通ズト、則能士ノ恥ヅル所ニ非ズト謂フナリ。果大亡其財ハ、韓非子舊注云、此夕盜至ル、故ニ大ニ亡フト。

胡兄弟之國也、錢大昕曰、鄭ハ姬姓、胡ハ歸姓、モト婚姻ノ國ナリ、而テ兄弟ト云フ者、兄弟ハ異姓チ兼テ之チ言フ、禮記曾子問篇正義云、壻ハ妻ノ父母ニ於テ、之チ謂テ兄弟ト爲スチ得ト。

彌子矯駕君車、矯ハ詐ナリ、託ナリ、詐リテ事ニ託シテ、君ノ車ニ乘リシナリ。

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曰。其子鄰父說皆當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曰。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郾城縣界。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曰。當當浪反。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一本念作啗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

謂隨人曰ハ、北宋舊刻本ニ謂字ナシ、卽周之子孫云云ハ、隨人ノ辭ナリ。

王子綦匿王己自爲王以當之ハ、綦昭王ヲ匿シテ、自ラ代リテ王ト稱シ、殺サレントスルナリ。

子之報讎其以甚乎ノ以ハ、已ト通ズ、已甚ハ甚ナリ。

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極ハ六極ノ極ナリ、將ニ天罰アラントスルヲ言フ、六極ハ窮極ノ惡事ナリ、書洪範ニ威スニ六極ヲ用フトアリ。

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正義曰。今有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卽是。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己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一本作勝人正義曰。申包胥言。聞人衆者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彊暴之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說出心事索隱曰。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

必先得唐蔡ハ、唐蔡ニ國ヲ得テ、與國ト爲スナリ。

王走鄖鄖公弟懷曰ハ、方苞曰、鄖ハ小國也、楚滅シテ之ヲ邑トシ、曼成然ヲ封ズ、楚ノ邑長、皆僭シテ公ト稱ス。

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駰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將兵伐呉。呉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駰案豫章在江南。○索隱曰。案杜預云。昔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也。）取楚之居巢。九年。呉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呉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索隱曰。概音古賚反。）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駰案子常。公孫瓦。）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呉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楚都。○索隱曰。郢音以正反。又以井反。）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呉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奏。走。向也。鄖。古之鄖國。）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

ハズシテ太子建之子勝ト曰ヒ、秦女ト曰ズシテ所奪太子建秦女ト曰フ、此書法ナリ、其詳ヲ厭ハズ。

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ハ、余有丁曰、左傳ヲ案ズルニ、郤宛楚ノ令尹ト爲ス、杜注伯氏ト訓セズ、太史公宗姓ト曰フ、或ハ見ルアリ、徐廣州犂ノ子ト曰フハ、必誤ナリト。

故呉反二將軍ハ、即二公子ナリ。

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呉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絶呉兵之後。不得歸。呉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呉王僚而自立。是爲呉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呉。徐廣曰。伯州犂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犂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呉世家云。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奔呉也。呉亦以嚭爲大夫。暗對伍胥前王僚所遣結前事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絶不得歸。索隱曰。公子燭庸及蓋餘也。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呉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呉伐楚取六與灊。駰案。六。古國。皐陶之後所封。灊縣有天柱

止中道乞食ハ、方苞曰、戰國策ニ、伍子胥橐載シテ而テ昭關ヲ出デ、夜行キ晝伏シ、菱夫ニ至ル、以テ其口ヲ糊スルナシト。

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專諸ノ事ハ、刺客傳ニ詳カナリ。
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云云、淩稚隆曰、勝ト曰

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索隱曰。張勃。晉人。吳鴻臚儼之子。作吳錄。故裴氏注引之。溧音栗。水名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曰。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犂。嬴姓之國。居巢亦國也。桀奔南巢。其國蓋遠。尚書序巢伯來朝。蓋因居之於淮南楚地。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謂之專設諸。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斷而連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

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凌約言曰、子胥ノ郢ヲ忘レザルヲ傳スルナリ、故ニ一傳中敍スル所、夫差ハ父ノ仇ヲ復スルナリ、伯嚭ト雖モ亦祖ノ仇ヲ復スルナリ、申包胥ハ君ノ仇ヲ復スルナリ、越王ハ己ノ仇ヲ復スルナリ、白公ハ父ノ仇ヲ復スルナリ、此敍事ノ徹ナリトス。

爲後子胥破楚案

終奢尙案

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幷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西江。乃吳楚之境。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

剛戾忍詢ハ、方苞曰、詢ハ辱ナリ、春秋傳ニ余不忍其詢トアリ。

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語中見胥爲人）詢。音火詬反。○索隱曰。鄒氏作詬。詬。罵也。音逅。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幷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到（一本到作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貫烏還反。○索隱曰。劉氏貫音彎。又音古患反。謂滿張弓。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

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云云、且欲入爲亂矣ニ至ルマデ、無忌讒スルノ辭ナリ。

且爲楚憂云云、憂ハ愁思ナリ、患ハ禍難ナリ。

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駰案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索隱曰。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曰。奮揚。城父司馬之姓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告太子語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

費無忌爲少傅、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錢大昕曰、忌極聲相近シ。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倒序世系）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擧。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擧直諫。見左氏楚世家。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無忌不忠（摠案）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禍根）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絶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絶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揣摩無忌心中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

ル所ハ皆別事ナリ、孫臏齊ニ在ル、田忌ノ客ノミ、其再ビ魏ヲ破ル、兵ヲ主ル者皆田忌也、故ニ詳ニ其兵謀ヲ著ス、此虛實ノ法ナリ、武ト起トノ書ハ世多ク有リ、論ニ於テ之ヲ見ハシ、臏ノ書ハ則チ傳フルナシ、故ニ傳ニ於テ世傳其兵法ト曰フト。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刖レ孫臏腳。籌レ策龐涓。吳起相レ魏。西河稱レ賢。慘礉事レ楚。死後留レ權。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五終

破馳說之言從橫者、馳說ハ卽チ游說ナリ、從ハ縱ニシテ、たてナリ、通鑑胡三省注ニ南北チ從ト曰フ、從ハ南北チ連テ一ト爲シ、西向シテ以テ秦チ擯ス東西チ橫ト曰フ、橫ハ山東六國ノ交チ離チ、之チシテ西向以テ秦ニ事ヘシムルチ謂フ。
南平百越、百越ハ一種ニ非ザルチ言フ、猶百蠻ト曰フ如シ。

太史公曰云云、方苞曰、孫武吳起兵チ論ズル具サニ書アリ、闔廬楚チ破リ郢ニ入リ、北齊晉チ威ス、武與リテ力アリ、楚悼王南百越チ平ゲ、北陳蔡チ併セ、三晉チ卻ケ、西秦チ伐チ、以テ起チ相トス、則チ武ト起トノ戰功、必シモ言ハズ、故ニ虛語チ以テ總括シ、而テ載ス

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幷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幷中悼王。索隱曰。楚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索隱曰。肅王臧也。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幷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索隱曰。韓之公族。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卽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僕言至此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

試延以公主ノ延ハ、延キ留ムルナリ。

君因召吳起而與歸云云、田叔吳起ト共ニ己ノ家ニ歸ルナリ、起ニ公主ノ怒ッテ田叔ヲ輕賤スルヲ見セシムル爲ナリ。

瓚曰。今河南城爲直之。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

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

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

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

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

武侯曰。善。卽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

索隱曰。呂氏春秋作商文。

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

親裹贏糧、贏ハ、漢書刑法志ニ、贏三日之糧、註ニ擔負ナリト見ユ。

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ハ、董份曰李克謂フ、起貪ニシテ色ヲ好ム、而テ此ニ其廉平ヲ言ヒ、又節廉ト云フ、豈其性本ト貪ニシテ、而功名ヲ立ント欲スルニ因リ、故ニ自ラ矯勉スル耶ト。

平之爲人也。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索隱曰。吮音弋輭反。又才輭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魯人或惡吳起ノ惡ハ、烏各反ニシテ、アシク言フナリ。

遂事曾子云云ハ、皆川淇園曰、曾子是時蓋武城ニ居ル、事孟子ニ見ユ、武城ハ魯地ト雖モ、然モ魯ノ國都ニ非ズ、起乃之魯ハ、魯ノ國都ニ之キシナリト。學兵法以事魯君ハ、董份曰、魯人之ヲ惡スル者、必之ヲ君ニ惡スルナリ、宜シク魯君ノ字ヲ用フベカラズ。

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衞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衞。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衞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魯人言至此則是棄衞。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曰。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爲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

ゲかまどナリ、日ニ之ヲ減ジテ、龐涓ヲシテ士卒ノ逃亡スル如ク思ハシメシナリ。

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應前百里趣利蹶上將）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能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曰。豎子。謂臏。）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結）世傳其兵法。（相與首句應）

吳起者。衞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

チ言フ、此二句當ニ舊語ニシテ、孫子之チ引キシナルベシ、注ノ此當是舊語云云ハ、宜シク此注ニ入ルベシ。批亢擣虛云云、批ハ擊ナリ、亢ハ喉ナリ、ツノ要處チ擊ツチ言フ、擣ハ衝ナリ、虛ハ空ナリ、其備ヘザルチ攻ムルチ言フ、亢チ批シ虛チ擣ケバ、則形相格シテ、而テ勢自ラ止リ、解カザルチ得ザルナリ、格ハ牴牾ナリ、羌閡チ謂フ。後十五年ハ、五當ニ三ニ作ルベシ。

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ハ、前後相屬カズシテ、半至ラザルチ謂フ。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云云、竈ハ兵粮チ炊

止。則彼自爲解兵也。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擧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索隱曰。謂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時。梁必釋趙而自救。是一擧釋趙而弊魏。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索隱曰。王劭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計相去無十三歲也。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伏後輕銳倍日并行案 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隱曰。蹶音巨月反。劉氏云。蹶。猶斃。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

拂ル所ナク、彼自ラ獨悟アリト言ヘバ、則其瑕隙ヲ攻ムルナキ也ト。

直指是非以飾其身ハ、方苞曰、飾當ニ飭ニ作ルベシ、直ニ是非ヲ指シテ、以テ其君身ヲ匡飭スルヲ謂フト、飭ハ正ナリ。

如此其汙也ノ下、韓非子ニ、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ノ二句アリ、又設ヲ恥ニ作ル、則解シ易シ、

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正義曰。拂悟。當爲咈忤。古字假借耳。咈。違也。忤。逆也。言大忠之事。擬安民興化。事在匡弼君。初亦不撃排。乃後周澤霑濡。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是知盡之難。知盡之難也。此句屬下文 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索隱曰。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得盡之辭。○正義曰。言說士知談說之難也。爲能盡此談說之道。得當人主之心。臣臣相合。乃是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索隱曰。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君之渥澤。周浹於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也。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正義曰。夫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祿於身。以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王道。是也。百里奚爲虜。正義曰。晉世家云。襲滅虞公及大夫百里。以媵秦穆姬也。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正義曰。汙音烏故反。庖虜是汙。則非能仕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恥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盗。其鄰人之父

當ニ史ニ作ルベシ、本書雖言篇ニ、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トアリ。

慮事廣肆ハ、方苞曰、事ヲ慮ル周徧ニシテ、而テ徧ク之ヲ陳ブルナリ。

彼自知其計云云ハ、知ハ智ナリ、韓非子智ニ作ル、舊注曰、彼或ハ自ラ計謀ヲ以テ智ト爲セバ、則其先ニ因テ敗ル所ヲ以テ、而テ之ヲ窮屈スルヲ得ル無シト。

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ハ、方苞曰、大忠悟言、皆說ク所ノ人ヲ謂フ、彼自ラ以テ其忠信ト爲セバ、則之ニ應ズル響ノ如ク、而ヲ辭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正義曰。前人自知其失誤。說士無以失誤窮極之。乃爲訕上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己意而攻閉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上。以致譴怒也。○正義曰。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貴人斷甲爲是。說者以乙破之。乙之理難同。怒以下敵上也。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己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僇。○正義曰。概古代反。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曰。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索隱曰。案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大忠志在匡君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之悅。而又幾諫。即不拂悟於君也。悟言無所擊排。索隱曰。謂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與化。亦無別有所擊射排擯。按韓子作擊摩。迺後申其辯

アリ、避諱スル所アリテ、託スルニ他故ヲ以テス、而テ說者深ク其事ヲ知ルナリ。

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注乃爲刺譏閒、韓非子集解之ヲ引キ、閒下之字アリ。

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方苞曰、資ヲ愛スル所ニ借ルト爲スナリ。

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凌稚隆曰、其多ヲ厭ウテ其久ニ倦ムナリト、韓非子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交之ニ作ル、錢大昕曰、天官書ニ、凌雜米鹽、正義云、米鹽細碎也ト、韓非子舊注云、博ク細雜ノ物ヲ明ニスレバ、則已多ク合セテ、猥ニ之ニ交ルト謂フ、顧廣圻曰、案ニ、交久二字皆誤ル、

說者身亡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本紀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彊述關中。違旨忤情。自招誅滅也○正義曰。彊其兩反。人主必不欲有爲。而說者彊令爲之。**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彊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正義曰。人主已營爲。而說者彊止之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正義曰。閒音紀莧反。說彼大人之短。以爲竊己之事情。乃爲刺譏閒也。**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索隱曰。韓子粥權。作賣重。謂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正義曰。鬻音育。劉伯莊云。論則疑其挾詐賣己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正義曰。說人主愛行。人主以爲借己之資籍也。**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正義曰。論說人主所謂憎惡。人主則以爲嘗試於己也。**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辭。則以說者爲無知。而見屈辱也。○正義曰。省山景反。**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誕。文而無當。○正義曰。汎濫。浮辭也。博文。廣言句也。言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正義曰。懦音乃亂反。說者陳言順人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正義曰。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詞。多有鄙陋。乃成倨傲侮慢。

未必其身泄之也云云ハ、方苞曰、必其事ヲ泄スニ心アラズ、而偶マ語其匿ス所ニ及ブ、亦危ヲ免レザルナリ。

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ハ、方苞曰、極知ハ盡ク其事ト心トノ隱ヲ知ルナリト。

說行而有功則ニ德亡、德亡ハ、索隱韓非子ヲ引テ、見忘ニ作ルト云ヒ、併テ德亡ニ勝ルト云フ、是ナリ、王先愼曰、亡忘古字通ズト。

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ハ、韓非子也ヲ他ニ作リ、故字上ニ屬シ、他故ト爲ス、他故ハ他事也、說ク所ノ人、出ス所ノ事

高說之以厚利。則陰用說者之言。而顯不收其身。說士不可不察。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正義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事。前人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推字對端字看則身危。正義曰。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美善之議。以推人主之惡。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正義曰。渥。霑濡也。人臣事君。未滿周至之恩澤。而說事當理。事行有功。君不以爲恩德。故德亡。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渥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亡。亡。無也。韓子作則見忘。然見忘勝於德亡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此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爲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鄰父人以牆壞有盜。卻爲見疑。卽其類也。○正義曰。說事不行。或行有敗壞。則必致危殆。若此者身危也。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正義曰。與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己功。說者知前發其蹤跡。身必危亡。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隱曰。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爲功。而說者與知是。則以爲閒。故身危。○正義曰。人主明所出事。乃以有所營爲。說者預知其計。而

又非吾辯之難ノ難ハ、韓非子ニナシ、蓋衍字ナリ、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ニ作ルベシ。
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ハ、韓非子失下而字アリ、顧廣圻曰、失當ニ索隱ニ依リ佚ニ作ルベシ、下文然後極騁智辯焉ト云フ、卽此句ノ義ナリ、極騁智辯ハ、韓非子ノ文ニシテ、史記ハ迺復申其辯知焉ニ作ル、錢大昕曰、失古ノ軼字ト、佚軼皆放佚ノ義ナリ。
則見下節而遇卑賤ハ、韓非子舊注ニ、彼則己ノ志節凡下ト爲シ、而テ卑賤ナ以テ相遇スルニ作ル、則見遇共ニらるト讀ムベシ。

詞理。能盡說己之情。此雖是難。尙非極難。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索隱曰。劉氏云。關說之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疎末。射尊重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正義曰。前者三說。竝未爲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闇與前人心會。說則行。乃是難矣。

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云。稽古義黃。祖述堯舜。是爲名高也。

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云。若秦孝公志於彊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

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

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爲厚利。而詐作欲爲名高之節也。○正義曰。前人必欲厚利。詐慕名高。則陽收其說。實疎遠之。

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疎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

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正義曰。前人好利厚。詐慕名

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ハ、方苞曰、吾其事ノ成敗利鈍ヲ知テ、而テ術以テ之ヲ處スル有ルノ難キニ非ザル也、顧廣圻曰、首三句、三吾字皆說者ヲ吾トスルナリ、下之所說ト相對ス、王先愼曰、凡說之難四字ハ、一篇ヲ總挈ス、非吾三句ハ、又說難ノ本意ヲ別チ、再ビ凡說之難ヲ以テ正文ヲ引起スナリ。

所用非所養。索隱曰。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常所祿養之士。故難可盡其死力也。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悲字貫下）索隱曰。又悲姧邪諂諛之臣。不容廉直之士。觀往者得失之變。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削弱。故觀往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韓子二十卷。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畜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而詰難之。故其書有說難篇。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緊應說難）終死於秦。（伏後案）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說音稅。難音奴干反。言游說之道爲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也。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正義曰。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鱗。說之難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爲難。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亦又未爲難也。尚非甚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失作橫佚。劉氏云。吾之所言。無橫無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正義曰。橫擴孟反。又非吾敢有橫失

蓋名ニ循ロ實ヲ責ムルノ謂ナリ、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商君列傳少好刑名之學、義皆同ジ。

於是韓非疾治國云云ハ、皆川淇園曰、疾以下非所養ニ至ルハ、五蠹ナリ、悲廉直一句ハ孤憤ナリ、觀往者一句ハ內外儲說林說難ナリト。

韓非者。正義曰。阮孝緒七略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云。王安五年非使秦。九年虜王安。韓非亡。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爲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索隱曰。著書三十餘篇。號曰韓子。而其歸本於黃老。（綱領）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爲。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爲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也。非爲人口吃。正義曰。音訖。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正義曰。孫卿子二十二卷。名況。趙人。楚蘭陵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疾字貫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轉語用以爲二字）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正義曰。介。甲也。冑。兜鍪也。今者所養非所用。（千古確言）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安祿養交之臣。非勇悍忠梗。及折衝禦侮之人也。

ルナリ、犧ハいけにへナリ、郊祭ニ用フル犧牛ハ、之ヲ養フ數歲ニシテ、衣スルニ文繡アル衣ヲ以テス、其時ハ榮華ノ如クナレドモ、太廟ニ入テ宰割ニ遭フ時ハ、孤ノ豚ト爲リテ、生ヲ全クセント欲スルモ得ザルナリ、人ノ仕官スルモ是ノ如キニ喩ヘシナリ。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ノ刑名ハ、淸王鳴盛曰、刑ハ刑罰ノ刑ニ非ズ、形ト同ジ、古字通用ス、刑名猶名實ト言フ如シ、故ニ其論云、申子卑卑施之名實ト、

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索隱曰。孤。小也。特也。願爲小豚。不可得。○正義曰。子不羣也。豚。小豬。臨宰時。願爲孤小豚。不可得也。子亟去。索隱曰。音棘。亟。猶急也。無汚我。索隱曰。汚烏故反。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索隱曰。汚瀆音烏讀。瀆汚之小渠也。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曰。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歲矣。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死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也。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案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也。正義曰。按地志云。京縣故城。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索隱曰。術。卽刑名法術。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索隱曰。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也。正義曰。阮孝緒七略云。申子三卷也。

亢桑子之屬ハ、錢大昕曰、亢桑卽庚桑ナリ、亢音剛、庚ト聲相近シ。

然善屬書離辭ハ、方苞曰、屬ハ連屬ナリ、書ハ文字ナリ、莊子ノ文、己ノ意ヲ以テ二字ヲ連合シ、而テ他書ニ見レザル者甚多シ、所謂善ク書ヲ屬スルナリ、離ハ麗ナリ、辭ト事トヲシテ相附麗セシムルナリ。

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ハ、當時ノ宿儒碩學ト雖モ、自ラ辯解シテ免ルル能ハザルヲ謂フ、洸洋ハ水ノ深廣ナル貌ナリ、是ヨリ上ハ、其學ヲ敍シ、下ハ其事ヲ敍ス。

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云云、郊祭ハ天地ヲ祭

胠音祛。亦有音去。篋音去刧反。〇正義曰。胠音丘魚反。篋音苦頰反。胠。開也。篋。箱類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誣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名譽。咸以喪身。非抱素任眞之道也。以詆訿孔子之徒。索隱曰。詆音邸。訿音訾。謂詆訐毀訾孔子也。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卽老聃弟子畏累。鄒氏畏音於鬼反。累音壘。劉氏畏音烏罪反。累路罪反。郭象云。今東萊也。亢音庚。亢桑子。王劭本作庚桑。司馬彪云。庚桑。楚人姓名。〇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成瓊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衞生之經。若槁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災言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然善屬書離辭。正義曰。屬音燭。離辭。猶力折其辭句也。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正義曰。剽疋妙反。剽。猶攻擊也。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索隱曰。洸洋音汪洋二字。又音晃養。又作瀁。〇正義曰。洋音翔。己音杞。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正義曰。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

號ス、故ニ其傳老子ト相混ズ、而テ太史公老子ヲ正言シテ隱君子トナス、衆說ノ荒怪ヲ破ル所以ナリ、且儋老萊子ト別ニ二人タルヲ見ハスナリ。

李耳無爲自化云云ハ、方苞曰、此書ヲ著シ道德ヲ言フ者、乃李耳ニシテ、而テ老萊子太史儋ハ別ニ二人タルヲ言フナリト、案ニ此二句、末篇太史公自序贊語ト全ク同ジ、或ハ後人此ニ攙入スル歟。

大抵率寓言也注、索隱ニ說ヲ擧グ、寓寄ナリ、後說從フベシ、其文空語無事實ナリ。

何必段干木邪。宗子注。索隱曰。音鑄。○正義曰。之樹反。注子宮。宮玄孫假。索隱曰。音古雅反。正義曰。作瑕。音霞。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索隱曰。案絀音黜。黜退而後之也。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正義曰。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爲而自化。清淨不擾而民自歸正也。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正義曰。郭緣生述征紀云。蒙縣。莊周之本邑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正義曰。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宛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爲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綱領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正義曰。率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作漁父。盜跖。胠篋。索隱曰。篋。猶言開篋。

蓋老子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ハ、方苞曰、前ニ老萊子孔子ト時ヲ同ウスト言ヒ、後ニ太史儋孔子ニ後ル百二十九年ト言ヒ、而テ中間老子ノ年數ヲ入ル、蓋老子隱レ去リ、其年壽ノ極ル所、世人亦其眞ヲ知ルナシ、故ニ老萊子太子儋ト相混ズト謂フナリ。

周太子儋見秦獻公云云ハ、周本紀ニ詳ナリ。

老子隱君子也、方苞曰、老萊子老子ト時ヲ同ウシ、而テ著書道家ノ要ヲ言フ、周太史儋、老子ト官ヲ同ウシ、嫁名ヲ同ウシ、又前知ト

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索隱曰。此前古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爲老子。故二百餘歲。○正義曰。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的知。故言蓋及或也。玉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於是云。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乎大始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

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

徐廣曰。實一十九年。

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索隱曰。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霸王者出。然與此傳離合正同。尋其意義。亦並不違。

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

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爲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

走者可以爲罔云云、罔ハ網ナリ、綸ハ釣絲ナリ、矰ハ矢ニ絲ヲ結ビ鳥ヲ取ル具ナリ、鳥魚獸ハ網釣矢ニテ取ルベキモ、龍ニ至テハ捕捉スベカラザルヲ謂フ、茅坤曰、老子猶龍ハ能其見ル所ノ遠クシテ、物ノ外ニ逃ルルヲ以テナリト。

莫知其所終ハ、方苞曰、老子モト周衰フルヲ以テ、身ヲ隱シ遠ク去リ、其終ル所ヲ知ルナシ、而テ世人遂ニ以テ神仙者流ト爲スナリト、注服具勝實ハ、錢大昕曰、具勝疑ラクハ卽チ巨勝ナリト、參同契注云、巨勝ハ胡麻ナリ、能年ヲ延ブル者ナリ。

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正義曰。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爲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爲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索隱曰。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此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爲散關令。是也。○正義曰。彊其兩反。爲于僞反。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眞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案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曰。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杖木爲牀。蓍艾爲席。菹艾爲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

終ノ句ニ應ズ、後隱君子ノ句、自隱無名ヲ將隱矣ト相應ズ、老子ノ子一段ニ至テハ、則其苗裔ニ據テ以テ其終ル所ヲ覓フル耳ト。
周守藏室之史也注、索隱張湯傳ハ、一本張蒼傳ニ作ル、錢大昕曰、蒼傳但秦時御史ト爲リ、柱下方書ヲ主ルト云ヒ、未嘗テ老子ニ及バズ、張湯傳ニ作ルハ尤モ謬ル。
蓬累而行ハ、明余有丁曰、蓬累ハ、蓬窮ヲ積累スルヲ云フ、今ノ笠ノ若ク然リト、蓬ハよもぎ、窮ハ箬ト同ジ、竹皮ナリ。

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正義曰。聃。耳漫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號曰聃。

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卽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正義曰。藏在浪反。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索隱曰。大戴記亦云然。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索隱曰。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累音六水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累。隨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攜隨而去也。○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皤蒿。細葉。蔓生於沙漠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也。皤蒿。江東呼爲斜蒿云。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索隱曰。良賈。謂善貨賣之人。賈音古。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嵇康高士傳亦載此語。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正義曰。姿態之容色與淫欲之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

老莊申韓列傳ハ、太史公自序ニ、老子韓非列傳ト稱シ、莊申二子ニ及バズ。
老子者云云ハ方苞曰、老子列傳、始ニ其國邑鄉里姓氏名字謚爵職守ヲ詳ニシ、終ニ其子孫雲仍封爵時代居國ニ及ブ、蓋世老子ヲ傳ヘテ神仙幻怪ノ流ト爲スヲ以テ、故ニ詳カニ誌シテ以テ其然ラザルヲ見スナリト、淩稚隆曰、老子淸淨無爲、モト事迹ノ考フベキナシ、太史公傳ヲ立ツル、只其孔子ニ語ルノ言ト、孔子之ヲ贊スルノ語、及令尹喜之ニ强フルノ事トニ據リ、以テ其平生ヲ概シ、而テ莫知所終ヲ以テ之ヲ結ブ、中間或曰或言ヲ連用シ、而ヲ又結ブニ莫知其然否ヲ以テス、正ニ莫知所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 正義曰。珠韜玉機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疎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年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王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敎衆理。達成聖孳。乃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曰。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裴氏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苦屬陳。今檢地理志。苦實屬淮陽郡。苦音怙。○正義曰。國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眞源縣也。厲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所生地也。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 索隱曰。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爲姓。許愼云。

智者而已。獨以察其心。若鮑叔之于管仲。千古一人耳。然愚謂此管仲之爲管仲也。君子固窮。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何至蒙不賢不智之迹耶。其介論卑而易行。其政善因禍而爲福。太史公此論。固切中其相齊之要領。實則苟于濟事。不暇顧在我之正守。已占于貧賤之時矣。晏平仲功業不及管氏。而相三君。妾不衣帛。則廉節過之。越石父稱詘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蓋名言也。宜晏子之敬待。然景公欲相孔子。嬰實沮之。石父豈賢于孔子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二終

ズ、故ニ獨リ其軼事ヲ論ズルナリト、軼ハ逸ト通ズ、脱漏セシ事迹ナリ。

孔子小之ハ、論語八佾篇ニ、子曰管仲之器小哉トアリ。

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正義曰。言管仲世所謂賢臣。孔子所以小之者。蓋以爲周道衰。桓公賢主。管仲何不勸勉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主哉。故孔子小之云。蓋爲前疑夫子小管仲爲此。

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索隱曰。左傳崔杼殺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索隱曰。太史公之羨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己雖與之爲僕隸。爲之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廩。豆不掩肩。轉禍爲福。危言獲全。孔賴左袵。史忻執鞭。成禮而去。人望存焉。

柯維騏曰。古之賢人君子衆矣。太史公列傳。獨首伯夷。春秋列國大夫。如展季蘧瑗銅鞮伯華叔向季札諸賢。皆不得錄。乃次及管晏。且願爲執鞭。何哉。太史公以良史之才。因言得罪。殆所謂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非與潔行餓死者同乎哉。黃震曰。今世之人。見賢而稱其賢。見智而稱其智。未足言知人。惟其方困窮時。其迹有甚於不賢不

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ハ、方苞曰、管晏ノ事迹、其書及他ノ載籍ニ見ハルル者紀スルニ勝フベカラ

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情狀妙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閒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曰。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及晏子春秋。索隱曰。嬰所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十篇。故下云。其書世多有也。○正義曰。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曰。軼音逸。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

之卽危行ノ危ハ論語憲問篇包咸曰厲ナリト、明徐孚遠曰、危言危行ハ、蓋其朝ニ立ツ儀度此ノ如キヲ言フノミ、正義非ナリ。

越石父賢云云ハ、方苞曰、管仲傳ニ於テ鮑叔能其賢ヲ知ルヲ擧ゲ、晏子傳ニ於テ其能越石父及ビ御者ヲ知ルヲ擧グ、三歸反坫正ニ食不重肉妾不衣帛ト反對ス、此ヲ觀テ文ノ義法微トシテ具ハラザル無キヲ知ルベシ。

解左驂贖之、驂ハ、車ノ副馬ナリ、左ノ副馬ヲ解キ之ヲ以テ石父ノ罪ヲ贖フナリ。

懼然ハ遽ナリ、遽カニ驚ク貌ナリ、攝衣冠ノ攝ハ收斂ナリ、威儀ヲツクロフナリ。

畏責及也。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卽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正義曰。縲音力追反。縲。黑索也。紲。繫也。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牟。覩弊冠反裘。負芻息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爲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按與此文小異也。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正義曰。懼休縛反。注皇覽云。晏子冢在臨淄城南菑水南桓公塚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山。又云。齊晏嬰塚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塚也。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己。謂以彼知我。而我志獲申。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爲相

スナリ、太史公實下因而字ヲ連下シ、而ア管仲桓ニ相タルノ覇業具サニ見ハルト、方苞曰、其事人ノ共ニ知ル所ナリ、故ニ其權略ヲ著ハトス、

三歸反坫ハ、論語八佾篇ニ見ユ、坫ハ土ヲ以テ之ヲ爲ル、諸侯鄰國ト會シ、獻酬シテ飮畢レバ爵ヲ其上ニ反ス、之ヲ反坫ト謂フ。

晏平仲嬰者云云ハ、方苞曰、晏子ノ事亦人ノ共ニ見ル所ナリ、故ニ本傳復敍列セズ、管仲ト同ジ、而其人ト爲リヲ總論スルハ、卽其名ヲ諸侯ニ顯ハスヲ敍次スルニ於テ之ヲ見ハス、管仲ト異ナリ、此章法ノ變化ナリト、晏子ノ事亦齊世家ニ詳カナリ。

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

音妹。左傳作曹劌。○正義曰。沫莫葛反。管仲因而信之。正義曰。以劫許之。歸魯侵地。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以上第三段 索隱曰。老子云。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爲政之所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過脈處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名嬰。平謚。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義曰。晏氏齊記云。齊城三百里有夷安。卽晏平仲之邑。漢爲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曰。世本及系本。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名杵臼。以節儉力行重於齊。虛實 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正義曰。謂己謙讓。非云功能。語不及之。卽危行。正義曰。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己。增修業行。

故其稱曰云云、其稱スル所ニシテ、卽管子ノ書ナリ、方苞曰其書多クシテ載スベカラズ、故ニ指要ヲ掲グト。上服度則六親固ハ、方苞曰、服ハ自服於土中ノ服ノ如シ、政ヲ行フヲ謂フナリ、上ノ服行スル所制度アレバ、則民親睦スルナリト、注服御物ト爲ス、蓋誤ル、自服於土中ハ書召誥ノ辭ナリ。

貴輕重、輕ハ譬フルニ曹沫ノ爲ニ屈スルガ如キ是輕ナリ、而テ信ヲ天下ニ立ツル是重ナリ、管仲善ク輕重權衡ヲ知ル、故ニ禍ニ因テ福トナシ、敗ヲ轉ジテ功ヲ成スナリ。桓公實怒少姬云云ハ、以下三事、齊世家ニ詳ナリ、凌稚隆曰、下三事、卽禍ニ因テ福トナシ、敗ヲ轉ジテ功ト爲

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不若也。以區區之齊。在海濱。正義曰。齊國東濱海也。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索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其書有此言。今舉其大略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正義曰。言爲政令卑下鮮少。而百姓易作行也。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索隱曰。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愼權衡。正義曰。輕重。謂恥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有恥辱甚貴重之。有得失甚戒愼之。桓公實怒少姬。見齊世家 索隱曰。謂怒蕩舟。歸而未絕。蔡人嫁之。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正義曰。今齊州東河也。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曰。沫

管仲曰吾始困時云云ハ、方苞曰、管仲ノ功史籍ニ焜耀ス、本傳ニ於テ敍列スレバ則贊ナリ、其微時ノ事ハ、則鮑叔ヲ稱スル者ヲ以テ之ヲ見ハス、此處實詳略ノ準ナリト、明茅坤曰、以下竝ニ鮑叔ノ賢ヲ次ス、客以テ主ヲ形ハスナリト。

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ハ、明王鏊曰、此十餘世ハ、是鮑叔ヲ言フ、而テ索隱ノ注スル所管氏ヲ言フニ似タリ、何ノ故ナルヲ知ラズト。

之謀也。以上第一段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正義曰。賈音古。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中間挿入此一段贊語 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步。耐步產微。凡十代。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以上第二段 管仲既任政相齊。正義曰。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爲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云云ハ、楊愼曰、此傳凡三段ト爲ス、首ニ管仲ノ出處ヲ敍シ、而テ管仲之謀也ヲ以テ之ヲ結ビ、其君ヲ致スノ功ヲ述ベ、次ニ鮑叔ノ知ヲ受クルヲ言ヒテ、多鮑叔能知人也ヲ以テ之ヲ結ビ、又次ニ其霸ヲ致スノ相略ヲ言ヒ、而テ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ヲ以テ之ヲ結ビ、其謀ヲ爲ス所以ノモノヲ述ブト。及小白立爲云云ハ、詳カニ齊世家ニ見エタリ。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索隱曰。潁。水名。地理志云。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有潁上縣。○正義曰。韋昭云。夷吾。姬姓之後。管嚴仲之子敬仲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索隱曰。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嘗欺鮑叔多自取。鮑叔知其有母。不以爲貪。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正義曰。齊世家云。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傒與叔牙足矣。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之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鮑敬叔之子叔牙也。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正義曰。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敎。一曰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也。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終

一三

孫譙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言衆言淆亂。惟折衷于聖人也。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堯舜禹之相授。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說者乃有許由務光等事。此何以稱焉。疑之也。余登箕山。乃有許由塚。則信然矣。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太伯伯夷詳矣。由光義至高。而文辭不少概見。此太史公所爲深惜之也。蓋其馳騁上下數千載。欲求一節義最高者。嚴立于其首。有讓國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于聖人。是以無傳。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孔子言伯夷叔齊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悲其意。睹軼詩可異焉。觀采薇之詩。則疑于怨矣。敍其事。述其歌。申之曰。怨耶非耶。其末襍引經傳之文。而卒歸之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又所以深悲由光之無傳。而喜伯夷之遇夫子也。要其歸。則不出最初兩語。載籍極博。考信六藝而已。孰謂子長愛奇哉。

リテ彰顯シ、或ハ附ク所ナクシテ湮滅ス、ソノ當時ニ窮シテ、又沒世ニ稱セラルル無キ者、尤モ悲ムニ足ルヲ言フナリト。
青雲之士ハ、明楊愼丹鉛總錄云、靑雲ノ士ハ、聖賢言ヲ立テ世ニ傳フルモノヲ謂フ、孔子是ナリ、附靑雲ハ、則伯夷顏淵是ナリ、後世仕路ニ登ルヲ謂テ靑雲ト爲ス、謬ナリト。
方苞曰、本紀世家列傳ノ後、皆論アリ、惟伯夷孟荀ハ、傳ト論トヲ合セテ一ト爲ス、故ニ後論ナシト。

蘇子由古史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爲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伐之。知天命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爲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然晉荀林父。衞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爲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敍。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

黃震曰。太史公疑許由非夫子所稱不述。而首述伯夷。且悲其餓死。爲擧顏子盜蹠。反覆嗟歎。卒歸之各從其志。幸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其旨遠。其文逸。意在言外。詠味無窮。然豈知其心之無怨耶。又曰。太史公載伯夷采薇之歌。爲之反覆嗟傷。遺音餘韻。把挹莫盡。君子謂。此太史公託以自傷其不遇。故其情到而詞切。然非伯夷怨是用希之心也。故後世高其文。而非其旨。

王直曰。史記後孟子而作。成書備。而記事富。有以補前聞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爲衞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爲有功于世也。又曰國謀立君。而己逃去。則必于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然亦不久居于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太卓絕。故後世稱之。指其所棲止之地。曰。此仁人之迹也。夫是以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于此山而後見稱耶。又曰。武王方爲天下去賊虐諫臣。毒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乃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耳。武王若罔聞之。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于紂也。

作、而萬物視ニ作ル、之ヲ引クハ夷齊ノ夫子ニ稱セラルルヲ說ク。

伯夷叔齊雖賢以下ハ、趙恒曰、夷齊烈士ヲ以テ名ヲ殉メ、夫子ノ序列ヲ得テ、名益〻彰ル、怨無カルベキヲ言フ、惟夫巖穴ノ士、行ヲ砥キ名ヲ立ル、夷齊ノ如キ者、後世夫子ニ遇ハズシテ、而テ名傳ラズ、悲ムベク、怨ムベシト爲ス耳、又曰、趨舍有時ハ、其趨ク所此ニ在レバ、則舍ツル所彼ニ在リ、富貴ニ趨ケバ、則令名ヲ舍テ、令名ニ趨ケバ、則富貴ヲ舍ツルヲ言フ、若此類ハ、伯夷ノ若キノ類ナリ、正義注スル所未ダ明ナラザルニ似タリト、方苞曰、人事常ナク、天道知リ難シ、即沒世ノ名、亦强フベカラザル者アリ、或ハ附ク所ア

德。萬物有長育之情。故相感應也。此以上至同明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合萬物有睹也。孔子歿後。五百歲而已當之。故作史記。使萬物見覩之也。太史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作述六經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牡牝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案述作而萬物睹見。

此暗言自己以證上文所引之意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正義曰。伯夷叔齊雖有賢行。得夫子稱揚。而名益彰著。萬物雖有生養之性。得太史作述。而世事益睹見。

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

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結篇首悲弔許由案 名堙滅而不稱。悲夫。正義曰。趨音趣。舍音捨。趨。向也。捨。廢也。言隱處之士。時有附驥尾而名曉達。若堙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

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正義曰。砥音旨。礪行修德。在鄉閭者。若不託貴大之士。何得封侯爵賞。而名留後代也。

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羣。吉凶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九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ハ、方苞曰、孔子老子ノ言ヲ疊引シテ、而繼グニ此語ヲ以テスルハ、聖賢ヨリ之ヲ論ゼバ、豈彼ノ若キノ富貴逸樂ヲ重ト爲シ、此ノ若キノ困窮禍災ヲ輕ト爲スヲ以テセンヤト言フ、蓋君子ノ所謂重輕ハ俗ト異ナリ、故ニ道不同不相爲謀ト曰フ、又曰聖賢ノ重ンズル所ハ、行立チ名成ルニ在リ、一時ノ豐瘁榮辱ヲ以テ德ヲ亂ラザルヲ言フナリト。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ハ、論語衞靈公篇ニ見ユ、衆庶馮生ハ、方苞曰、馮ハ任ナリ、其生ノ之ク所ニ任セテ、貿貿焉タリ、所謂誘然トシテ皆生テ、而其生スル所以ヲ知ラザルナリト。賈誼ノ語ヲ引ク、四句ノ中、烈士狥名ノ句ヲ重ンズ、名稱セラレザルヲ疾ムヲ謂フ。同明相照以下五句ハ、易文言傳ノ文ナリ、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

有忠臣。是擧代混濁。則士之淸潔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彼謂操行不軌以下先爲此言張本也。○正義曰。言天下泯亂。淸潔之士不撓。不苟合於盜跖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此指擇地而蹈以下 索隱曰。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曰。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光由等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言君子所欲者不在報施也 索隱曰。自此已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驥尾而行著。蓋亦欲微見己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狥財。烈士狥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己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正義曰。君子疾沒後懼名堙滅而不稱。若夷齊顏回。潔行立名。後代稱述。亦太史公欲漸見己立名著述之美也。**賈子曰。**引此終上文各從其志意 索隱曰。賈誼也。作鵩鳥賦云然。故太史公引而稱之也。**貪夫狥財。**正義曰。狥財迅反。狥求也。瓚云。以身從物曰狥。**烈士狥名。夸者死權。**索隱曰。言貪權勢以矜夸者。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衆庶馮生。**索隱曰。馮者恃也。音凭。言衆庶之情蓋馮恃矜其生也。鄒誕生作每生。每者冒也。冒即貪之義。○正義曰。太史公引賈子譬作史記。若貪夫狥財。夸者死權。衆庶馮生。乃成其史記。**同明相照。**此以下却說上見稱于夫子 索隱曰。以下竝繫辭文。**同類相求。**正義曰。天欲雨而柱礎潤。謂同德者相應。**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擧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張璠曰。猶言龍從雲。虎從風也。**聖人作而萬物覩。**馬融曰。作起也。○索隱曰。又引此句者。謂聖人起而居位。則萬物之情。皆得覩見。故己今日又得著書言世情之輕重也。○正義曰。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

リ累世不絶ニ至ルマデハ小人ヲ謂フ、或擇地ヨリ不可勝數也ニ至ルマデハ善人ヲ謂フ、擇地而蹈之ハ、行ヲ愼ミ、惡キ方ニハ蹈コマヌナリ、時然後出言ハ論語憲問篇ニ、夫子時然後言ト見ユ、其言ヲ發スベキ時ニ適ウテ言フナリ。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ハ、論語衞靈公篇、富貴如可求云云ハ、述而篇、富而可求也ニ作ル、歳寒云云ハ、子罕篇ニ見ユ。

身逸樂。索隱曰。謂若魯桓楚靈晉獻齊襄之比皆是。富厚累世不絶。或擇地而蹈之。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褰足高山之頂。竄跡滄洲之濱。是也。○正義曰。謂北郭駱鮑焦等是也。時然後出言。索隱曰。論語夫子時然後言。行不由徑。索隱曰。澹臺滅明之行。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慨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而卒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結言天道不足信 索隱曰。太史公惑於不軌而逸樂。公正而遇害。爲天道之非。而又是耶。深惑之也。蓋天道玄遠。聰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猶昧之也。○正義曰。儻音他蕩反。儻未定之詞也。爲天道不敢的言是非。故云儻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此承言天道雖有不可信處吾人不可因而阻爲善之志 亦各從其志也。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事也。言天道人道不同。一任其運遇。亦各從其志意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此正是各從其志 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此言善雖無報而名卒不可滅 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松栢少凋傷。平歲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喩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擧世混濁。淸士乃見。索隱曰。老子云。國家昏亂

ニ善人ニハ與シ親ムト謂フナリ、以下云云ハ、方苞曰、伯夷ノ餓死ニ因テ、而善ヲ為ス者時アリテ禍ヲ得、惡ヲ為ス者時アリテ福ヲ得ルヲ歎ジ、天道知ル無シ、此人情惑ナキ能ハザル所以ナリト。

恣睢注索隱曰、鄒誕生睢音千餘反劉氏音休季反、錢大昕曰、睢雎二字、形聲皆別ナリ、劉音ニ從ヘバ、字當ニ目ニ从フベシ、鄒音ニ從ヘバ、字當ニ且ニ从フベシ、索隱兼テ二音ヲ存シテ、辨正セザルハ何ゾヤ、李斯傳有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止ダ呼季反一音アリト、雎ハ關關雎鳩ノ雎ニシテ、音ショナリ、此ハ音キニシテ、目ヲ仰デ怒ル貌ナリ、又音雖トアリ。

操行不軌ノ軌ハ、法ナリ、凡ソ度ニ循ハザルヲ謂フ、操行不軌ヲ

索隱曰。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耶。又非善人者耶。亦疑也。自此以下上下千古无限悲歎感慨之情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索隱曰。厭言飫也。謂不飫飽也。糟糠貧者之所餐也。故曰糟糠之妻。是也。然顏子一簞食瓢飲。未見有糟糠之文。而卒蚤夭。即顏以疑天道之不足信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曰。蹠與跖同。竝音之石反。盜跖。柳下惠弟。見莊子。為篇名。○正義曰。案蹠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倣古。號之盜蹠。肝人之肉。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肝非也。莊子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暴戾恣睢索隱曰。暴戾。謂兇暴而惡戾也。鄒誕生恣音資。睢音千餘反。劉氏恣音如字。睢音休季反。恣睢。謂恣行為睢惡之貌也。○正義曰。睢仰白目怒貌也。言盜蹠兇暴惡戾。恣性怒白目也。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盜跖即柳下惠弟也。○索隱曰。直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值。非也。潼音同。案。潼水名。因為鄉。今之潼津關是。亦為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河北縣本漢大陽縣也。又今齊州平陵縣有盜跖冢。未詳也。即跖以終天道不足信之意是遵何德哉。索隱曰。言盜跖無道。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其人遵行何德而致此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而壽終。是賢不遇。而惡道長。尤大著明之證。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

不食周粟云云ハ、通鑑輯覽評曰、夷齊周粟ヲ食ハザルハ、特ニ義周ニ仕ヘズ祿ヲ受ケザルヲ謂フ、餓死スル者、亦貧餓ニシテ以テ死スルヲ云フ耳ト。

其辭曰云云、夷齊ハ武王ヲ以テ暴臣ト爲ス、故ニ暴臣ヲ以テ暴君ノ紂王ニ易ヘテ、其非ナルヲ知ラズ、古ノ伏羲神農虞舜夏禹等ノ敦樸禪讓ノ道、今ハ忽焉滅沒シ、此君臣ノ爭奪スルニ逢フ、我ハ安クニ適キ歸センヤ、已ニ歸スルニ所ナケレバ、死スルヨリ外ニ道ナシ、吁嗟徂カン、運命ノ衰フル哉ト言フナ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道ハ定マリテ親ム事ハ無ケレドモ、常

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正義曰。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淸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卽夷齊餓死處也。采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蕨鱉也。○正義曰。陸機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及餓且死。作歌。采薇歌騷之祖也 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卽首陽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犧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超忽久矣終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索隱曰。于嗟嗟嘆之辭也。徂者往也。死也。言己今日餓死。亦是運命之衰薄。不遇大道之時。至憂而餓死。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言。己觀此詩之情。以是有怨耶。又疑其云非是怨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ハ、論語公冶長篇ニ見ユ、怨字ハ、邢疏朱注共ニ人ニ怨マルル事稀ナリト說キテアレドモ、司馬遷ノ意ハ、夷齊ニカケテ見シ如シ、求仁得仁又何怨乎ハ、論語述而篇ニ見ユ、睹軼詩可異焉ハ、錢大昕曰、孔子ハ夷齊怨ムナシト謂フ、而軼詩ノ意ヲ觀レバ、亦怨ミナキ能ハザルニ似タリト言フナリト、軼詩ハ即下ノ采薇ノ詩ナリ、注ニ詳ナリ。

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睹音覩。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卽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邵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曰。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索隱曰。劉氏云。盍者疑辭。蓋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注索隱曰云云ハ、淸錢大昕曰、子長ノ書、每篇太史公ト稱ス、皆自ラ其官ヲ稱ス、他人加フル所ニ非ズ、又其父ヲ尊ブニ非ザルナリ、賈生馮唐傳文、亦余ト稱シテ、太史公ヲ加ヘザル者アリト、是ハ索隱ノ楊惲東方朔等ノ加フル所ト爲スヲ駁セシナリ。

其上蓋有許由冢云云ハ、明凌稚隆曰、堯許由ニ讓ル、蓋莊周ノ寓言、天下ヲ眇トシテ道フニ足ラズト爲ス耳、太史公許由ノ冢アリト言フハ、乃實ニ其人アルヲ明カス、而又文辭少ク概見セズト曰フハ、則堯讓ノ事ナキ、已ニ言外ニ隱然タリト。

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借許由務光以發烟波媚娜處）正義曰。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飮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飮之。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

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疑于有）索隱曰。說者謂諸子雜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竝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卞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爲不稱說之也。

太史公曰。（太史公別起）余登箕山。索隱曰。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

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水。卞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自沈於盧水。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疑于）見。（無）何哉。索隱曰。案概是梗概。謂略也。蓋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概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概古代反。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

老子傳ヲ升シテ列傳ノ首ニ置カシム、正義ハ、唐張守節ノ著ニシテ、開元二十四年ニ成ル、故ニ其次第ニ依リシナリ。

太史公列傳序云云ハ、史記百三十卷太史公自序ノ文ナリ。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ハ、清方苞曰、此六藝ハ、六經ヲ以テ言フ、許由卞隨務光ハ、諸子ニ見ユト雖モ、六經ニ載セズ、孔子又稱スルナシ、是ヲ以テ敢テ疑ヲ傳ヘザルナリ、又曰、六經孔子ノ道ハザル所ハ、從テ信ヲ考フルナシト。

見聞者歎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宕蕩。極文之變。而不詭于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爲立論。本朝又有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柯維騏曰。案太史公列傳序云。末世爭利。惟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伯。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然則太史公作傳。原首伯夷。其莊周申不害特附載於老子韓非中耳。唐開元敕昇老子申子。爲列傳首。乃列老莊於伯夷之前。而申韓別爲一傳。今世所傳正義本是也。司馬貞又以韓非與商君竝列。益紊亂矣。今所論次。悉依太史公之舊云。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索隱曰。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爲詩。今亡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

正義曰。舜禹皆典職事二十餘年。然後踐帝位。

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

索隱曰。言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莊子云。天下之大器。是也。則大器亦謂之重器。

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

即堯讓舜之難以明讓天下許由之妄

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敕云云、老子ハ、李氏、而シテ唐モ亦李氏ナルヲ以テ、唐高宗自ラ以テ老子ノ後ナリト爲シ、其乾封元年、亳州ニ如キ、老子ヲ祀リ、尊デ太上玄元皇帝ト爲ス、而シテ玄宗亦道敎ヲ崇ブ、故ニ開元二十三年ニ至リ、敕シテ史記列傳ノ順序ヲ改メ、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

吳興　淩稚隆　輯校

溫陵　李光縉　增補

伯夷列傳第一

索隱曰。列傳者。謂敍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正義曰。其人行跡可序列。故云列傳。

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一。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三。索隱云。二人敎迹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莊周同爲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云。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敕升爲列傳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敎未興。道敎已設。道則禁惡。咸致正理。制御邪人。未有佛敎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妙。興法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

楊愼曰。案唐崇老敎。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爲一卷。甚爲無謂。夫奔義激世。莫先伯夷。而老莊法意。流爲申韓。太史公敍述。自有深意。豈宜妄爲軒輊。今以伯夷傳居首爲一卷。次以管晏爲一卷。次以老莊申韓爲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

又曰。宋人謂。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今試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

史記列傳上目次終

漢文大系第六卷

史記列傳上目次

史記年表終

四一	117	六	甲子	使ヲ遣リ郡國緡錢ヲ治メ、義縱ヲ殺ス、霍去病卒ス、大司農顏異ヲ殺ス。
四二	116	元鼎一	乙丑	
四三	115	二	丙寅	張湯罪アリ、自殺ス、莊青翟自殺ス、趙周ヲ丞相ト爲ス、柏梁臺ヲ起シ承露盤ヲ作ル、均輸ヲ置ク、郡國鑄錢ヲ禁ズ、西域始テ通ズ、酒泉武威郡ヲ置ク。
四四	114	三	丁卯	函谷關ヲ新安ニ徙ス、匈奴伊稚斜單于死シ、子烏維立ツ。
四五	113	四	戊辰	后土祠ヲ汾陰ニ立ツ、始テ郡國ヲ巡ル、方士欒大ヲ五利將軍ト爲シ、公主ヲ尙ス、大鼎ヲ得、兒寬ヲ左內史ト爲ス、使ヲ遣リ南越ヲ喩ス。
四六	112	五	己巳	南越相呂嘉其王興ヲ弑シ、建德ヲ立テ反ス、路博德等ニ之ヲ討タシム、列侯百六人嘗酎ニ坐シ爵ヲ奪ハル、趙周自殺ス、石慶ヲ丞相ト爲ス、欒大ヲ誅ス。
四七	111	六	庚午	西羌ヲ平ゲ、南越ヲ平ゲ、九郡ヲ置ク、西南夷ヲ平ゲ五郡ヲ置ク、張掖敦煌郡ヲ置ク、東越王餘善反ス、揚僕等之ヲ擊ツ、卜式ヲ御史大夫ト爲ス。
四八	110	元封一	辛未	帝長城ヲ出デ單于臺ニ登ル、封禪儀成ル、帝東巡海上ニ如キ、神仙ヲ求メ、泰山ニ封ジ、肅然ニ禪ス、卜式ヲ太子太傅、兒寬ヲ御史丈夫ト爲ス、東越降ル。
四九	109	二	壬申	朝鮮遼東都尉ヲ殺ス、揚僕等之ヲ伐ツ、郭昌滇ヲ擊ツ、滇王降ル、益州郡ヲ置ク、杜周ヲ廷尉ト爲ス。
五〇	108	三	癸酉	趙破奴樓蘭王ヲ虜シ姑師ヲ破ル、朝鮮人王右渠ヲ殺シテ降ル、樂浪等四郡ヲ置ク、初テ角抵戲魚龍曼延ノ屬ヲ作ル。
五一	107	四	甲戌	匈奴邊ニ寇ス、郭昌ヲシテ朔方ニ屯セシム。
五二	106	五	乙亥	帝南巡シ、泰山ヲ增封ス、衛青卒ス、初テ刺史ヲ置ク、茂材異等ヲ擧グ。
五三	105	六	丙子	郭昌昆明ヲ擊ツ、宗室女ヲ以テ公主ト爲シ、烏孫ニ嫁ス、匈奴烏維單于死ス、子兒單于烏師廬立ツ。
五四	104	太初一	丁丑	柏梁臺災アリ、建章宮ヲ作ル、十一月朔旦冬至太初曆ヲ造リ、正月ヲ歲首ト爲ス、受降城ヲ築ク、李廣利宛ヲ伐ツ、王溫舒自殺ス。
五五	103	二	戊寅	石慶卒ス、公孫賀ヲ丞相ト爲ス、李廣利郁成ヲ攻テ克タズ、敦煌ニ還ル、趙破奴匈奴ヲ擊テ敗歿ス。
五六	102	三	己卯	李廣利宛ヲ圍ム、宛其王母寡ヲ殺シテ降ル、善馬ヲ得、匈奴兒單于死ス、季父呴犁湖立ツ。
五七	101	四	庚辰	明光宮ヲ起ス、匈奴呴犁湖單于死ス、弟且鞮侯單于立チ、使ヲシテ來獻セシム。
五八	100	天漢一	辛巳	蘇武匈奴ニ使ス。
五九	99	二	壬午	李廣利匈奴ヲ擊ツ、李陵戰敗レ虜ニ降ル、繡衣直指使者ヲ遣リ、東方盜賊ヲ擊ツ。
六〇	98	三	癸未	初テ酒酤ヲ榷ス、帝東巡ス。
崇神一	97	四	甲申	李廣利匈奴ヲ擊ツ、利アラズ、李陵ノ家ヲ族誅ス、太史公司馬遷史記ヲ作ル。

年	紀元前	年號	干支	事項
一五	143	後元	戊戌	劉舍免ズ、衞綰ヲ丞相、直不疑ヲ御史大夫ト爲ス、周亞夫ヲ獄ニ下ス、食ハズシテ死ス。
一六	142	二	己亥	二千石ヲ戒テ職事ヲ修メシム。
一七	141	三	庚子	農桑ヲ勸メ、黃金珠玉ヲ采ルヲ禁ズ、帝崩ズ、子徹立ツ。
一八	140	武帝徹 建元	辛丑	董仲舒ヲ江都相ト爲ス、衞綰免ズ、竇嬰ヲ丞相、田蚡ヲ太尉、趙綰ヲ御史大夫、王臧ヲ郎中令ト爲ス、申公ヲ迎テ太中大夫ト爲ス、始テ年號アリ。
一九	139	二	壬寅	淮南王安來朝ス、趙綰王臧自殺ス、嬰蚡免ジ、申公免ジ歸ル、石建ヲ郎中令石慶ヲ內史ト爲ス、許昌ヲ丞相、衞青ヲ太中大夫ト爲ス。
二〇	138	三	癸卯	閩越東甌ヲ擊ツ、兵ヲ發シ之ヲ救ヒ、其衆ヲ江淮閒ニ徙ス、帝始テ微行シ、上林苑ヲ起ス。
二一	137	四	甲辰	
二二	136	五	乙巳	三銖錢ヲ罷メ、半兩錢ヲ行フ、五經博士ヲ置ク。
二三	135	六	丙午	許昌免ズ、田蚡ヲ丞相ト爲ス、閩越王郢南越ヲ攻ム、王恢ヲ遣リ之ヲ討ツ、越人郢ヲ殺テ降ル、南越太子嬰齊ヲシテ入テ宿衞セシム、汲黯ヲ主爵都尉ト爲ス。
二四	134	元光一	丁未	初テ郡國ニ孝廉各一人ヲ擧ゲシム、李廣程不識ヲ將軍ト爲シ、兵ヲ將テ北邊ニ屯ス。
二五	133	二	戊申	始テ親ヲ竈ヲ祠リ、方士ヲシテ神仙ヲ求メシム、閒ヲ遣リ匈奴單于ヲ誘シ、塞ニ入リ、王恢等兵ヲ伏テ之ヲ邀フ、獲ズ、恢罪ヲ以テ自殺ス。
二六	132	三	己酉	河頓丘ニ徙リ、濮陽ニ決ス。
二七	131	四	庚戌	竇嬰ヲ殺ス、田蚡卒ス、薛澤ヲ丞相ト爲ス。
二八	130	五	辛亥	河閒王德雅樂ヲ獻ズ、南夷ニ通ジ犍爲郡ヲ置ク、西夷ニ通ジ一都尉ヲ置ク、皇后陳氏ヲ廢ス、大中丈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律令ヲ定ム、公孫弘ヲ博士ト爲ス。
二九	129	六	壬子	初テ商車ヲ算ス、渭渠ヲ穿ツ、匈奴上谷ニ寇ス、衞青等擊テ之ヲ御ク。
三〇	128	元朔一	癸丑	子據生ル、衞氏ヲ皇后ト爲ス、匈奴入寇ス、李廣ヲ右北平太守ト爲ス、東夷薉君降ル、蒼海郡ヲ置ク、主父偃嚴安徐樂ヲ郎中ト爲ス。
三一	127	二	甲寅	諸侯王國邑ヲ分チ子弟ヲ封ズルヲ得、匈奴入寇ス、衞青等擊テ之ヲ御ク、河南地ヲ取リ朔方郡ヲ立ツ、主父偃ヲ誅ス、孔臧ヲ太常ト爲ス。
三二	126	三	乙卯	匈奴軍臣單于死ス、弟伊稚斜立ツ、公孫弘ヲ御史大夫、張騫ヲ太中大夫、張湯ヲ廷尉ト爲ス、蒼海郡ヲ罷ム、西夷ヲ罷ム。
三三	125	四	丙辰	匈奴代郡定襄上郡ニ入寇ス。
三四	124	五	丁巳	薛澤免ズ、公孫弘ヲ丞相ト爲シ、平律侯ニ封ズ、匈奴朔方ニ寇ス、衞青六將軍ヲ率ヰ之ヲ擊ツ、青ヲ大將軍ト爲ス、博士弟子五十人ヲ置ク。
三五	123	六	戊午	衞青六將軍ヲ率テ匈奴ヲ擊ツ、趙信敗レテ匈奴ニ降ル、武功爵ヲ置ク。
三六	122	元狩一	己未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ス、子據ヲ太子ト爲ス、張騫ヲ西域ニ遣ル、始テ滇國ニ通ジ、復西南夷ヲ事トス、五時ニ祠リ一角獸ヲ獲、天瑞ヲ以テ之ヲ紀ス。
三七	121	二	庚申	公孫弘卒ス、李蔡ヲ丞相、張湯ヲ御史大夫ト爲ス、霍去病ヲ驃騎將軍ト爲シ、匈奴ヲ擊テ祁連山ニ至ル、匈奴渾邪王降ル、五屬國ヲ置ク。
三八	120	三	辛酉	匈奴右北平定襄ニ入寇ス、山東大水其民ヲ關西朔方ニ徙ス、昆明池ヲ作ル、隴西北地上郡戍卒ノ半ヲ減ズ、神馬ヲ渥洼水中ニ得。
三九	119	四	壬戌	皮幣白金ヲ造リ、三銖錢ヲ鑄鹽鐵官ヲ置ク、緡錢舟車ヲ算ス、衞青霍去病匈奴ヲ擊ツ、李廣自殺ス、卜式ヲ中郎、義縱ヲ右內史、王溫舒ヲ中尉ト爲ス、少翁ヲ誅ス。
四〇	118	五	癸亥	李蔡罪アリ、自殺ス、莊青翟ヲ丞相、汲黯ヲ淮陽太守ト爲ス、三銖錢ヲ罷ム、五銖錢ヲ鑄ル、帝甘泉ニ如キ、神君ヲ祠ル

四六	16[illegible]	一一	壬申	匈奴狄道ニ寇ス、民ヲ募リ塞下ニ徙ス。
四七	16[illegible]	一二	癸酉	河酸棗ニ決ス、民粟ヲ邊ニ入ル、爵ヲ拜シ罪ヲ免ズ、三老孝悌力田常員ヲ置ク、賈誼卒ス。
四八	167	一三	甲戌	親ラ耕桑スル禮儀ヲ具ス、肉刑ヲ除ク、田租ヲ除ク。
四九	166	一四	乙亥	匈奴入寇ス、兵ヲ遣リ之ヲ擊ツ、魏尙ヲ赦シ復雲中守ト爲ス。
五〇	165	一五	丙子	常雍ニ如キ、始テ五帝ニ郊見ス、親ラ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ヲ策シ、鼂錯ヲ中大夫ト爲ス。
五一	164	一六	丁丑	五常ヲ郊祀ス、新垣平ヲ上丈夫ト爲ス、齊地ヲ分ケ悼惠王子六人ヲ王ト爲シ、淮南ヲ分チ厲王子三人ヲ王ト爲ス、更メテ明年ヲ以テ元年ト爲ス。
五二	163	後元	戊寅	新垣平ヲ誅ス。
五三	162	二	己卯	復匈奴ト和親ス、張蒼免ズ、申屠嘉ヲ丞相ト爲ス。
五四	161	三	庚辰	匈奴老上單于死ス、子軍臣單于立ツ。
五五	160	四	辛巳	
五六	159	五	壬午	
五七	158	六	癸未	匈奴上郡雲中ニ寇ス、周亞夫等ヲシテ兵ヲ屯シ之ニ備ヘシム。
開化一	157	七	甲申	帝崩ズ、太子啓立ツ。
二	156	景帝啓一	乙酉	南帝ヲ尊デ太祖ト爲シ、文帝ヲ太宗ト爲ス、笞法ヲ減ズ、張歐ヲ廷尉ト爲ス。
三	155	二	丙戌	子六人ヲ立テ王ト爲ス、太皇太后薄氏崩ズ、申屠嘉卒ス、陶靑ヲ丞相、鼂錯ヲ御史大夫ト爲ス。
四	154	三	丁亥	吳楚七國反ス、周亞夫兵ヲ將テ討チ、大ニ之ヲ破ル、吳王濞誅セラレ、楚王戊自殺ス、鼂錯ヲ殺ス。
五	153	四	戊子	子榮ヲ太子ト爲シ、徹ヲ膠東王ト爲ス。
六	152	五	己丑	公主ヲ遣リ匈奴單于ニ嫁ス。
七	151	六	庚寅	皇后薄氏ヲ廢ス。
八	150	七	辛卯	太子榮ヲ廢シ、臨江王ト爲ス、王氏ヲ皇后ト爲シ、徹ヲ太子ト爲ス、陶靑免ズ、周亞夫ヲ丞相ト爲ス、郅都ヲ中尉ト爲ス。
九	149	中元	壬辰	
一〇	148	二	癸巳	臨江王榮自殺ス、梁王武人ヲシテ袁盎ヲ殺サシム。
一一	147	三	甲午	周夫免ズ、劉舍ヲ丞相ト爲ス。
一二	146	四	乙未	
一三	145	五	丙申	詔シテ獄疑キ者ハ之ヲ讞ス。
一四	144	六	丁酉	諸官名ヲ改ム、五時ニ郊ス、梁王武卒ス、分テ子五人ヲ王トス、匈奴雁門上郡ニ寇ス、李廣上郡太守ト爲ル、甯成ヲ中尉ト爲ス。

	西暦前	年	干支	事項
二〇	195	一二	丙午	帝布軍ヲ破ル、布誅セラル、還リ沛豐ヲ復ス、周勃陳豨ヲ誅ス、蕭何ヲ獄ニ下ス、已ニシテ之ヲ赦ス、盧綰反ス、樊噲ニ之ヲ討タシム綰匈奴ニ奔ル、帝崩ズ。
二一	194	惠帝盈 一	丁未	呂太后趙王如意ヲ殺ス、長安ニ城ク。
二二	193	二	戊申	齊王肥來朝ス、蕭何卒ス、曹參ヲ相國ト爲ス。
二三	192	三	己酉	匈奴ト和親ス、閩越君搖ヲ東海王ト爲ス。
二四	191	四	庚戌	挾書律ヲ除ク、原廟ヲ立ツ。
二五	190	五	辛亥	曹參卒ス、長安城成ル。
二六	189	六	壬子	王陵ヲ右丞相、陳平ヲ左丞相、周勃ヲ太尉ト爲ス、張良卒ス。
二七	188	七	癸丑	帝崩ズ、太后呂台呂産ヲシテ南北軍ニ將タラシメ、自ラ朝ニ臨ミ、制ヲ稱ス、少帝ヲ立ツ。
二八	187	呂后 一	甲寅	陳平ヲ右丞相、審食其ヲ左丞相、任敖ヲ御史大夫ト爲ス、呂台ヲ呂王ト爲ス、張偃ヲ魯王ト爲ス。
二九	186	二	乙卯	齊王弟章ヲ朱虛侯ト爲ス。
三〇	185	三	丙辰	
三一	184	四	丁巳	少帝ヲ殺シ、恒山王義ヲ立ツ、名ヲ弘ト改ム、曹窋ヲ御史大夫ト爲ス。
三二	183	五	戊午	南越王趙佗反ス。
三三	182	六	己未	呂王嘉ヲ廢シ、呂産ヲ呂王ト爲ス、匈奴狄道ニ寇ス。
三四	181	七	庚申	太后趙王友ヲ殺シ、梁王恢ヲ趙王、呂産ヲ梁王ト爲ス、恢自殺ス、呂祿ヲ趙王ト爲ス、周竈ヲシテ南越ヲ撃タシム。
三五	180	八	辛酉	呂通ヲ燕王ト爲ス、太后呂氏崩ズ、齊王襄兵ヲ發ス、周勃陳平等諸呂ヲ誅シ、代王恒ヲ迎立ス、呂后名クル所惠帝ノ子弘等ヲ誅ス。
三六	179	文帝恒 一	壬戌	陳平ヲ左丞相周勃ヲ右丞相灌嬰ヲ太尉ト爲ス、勃免ズ、陸賈ヲ南越ニ使ス、佗臣ト稱ス、賈誼ヲ大中大夫ト爲ス。
三七	178	二	癸亥	陳平卒ス、周勃ヲ丞相ト爲ス、賢良方正直言者ヲ擧グ、親ラ籍田ニ耕ス、誹謗妖言法ヲ除ク。
三八	177	三	甲子	周勃免ジ國ニ就ク、灌嬰ヲ丞相ト爲シ、太尉官ヲ罷ム、淮南王長審食其ヲ殺ス、匈奴入寇ス、沙嬰撃テ之ヲ走ラス、濟北王興居反シ敗死ス、張釋之廷尉タリ。
三九	176	四	乙丑	灌嬰卒ス、張蒼ヲ丞相ト爲ス、賈誼ヲ長沙王太傅ト爲ス、周勃ヲ獄ニ下ス、之ヲ赦ス、顧成廟ヲ作ル。
四〇	175	五	丙寅	更メテ四銖錢ヲ造リ、盜鑄令ヲ除ク。
四一	174	六	丁卯	淮南王長謀反ス、廢シテ蜀ニ徙ス、道ニ死ス、匈奴冒頓死ス、子老上單于立ツ、復和親ヲ請フ、賈誼ヲ梁王太傅ト爲ス。
四二	173	七	戊辰	
四三	172	八	己巳	淮南厲王長ノ子四人ヲ列侯ト爲ス。
四四	171	九	庚午	
四五	170	一〇	辛未	薄昭罪アリ自殺ス。

七〇	221	秦始皇 二六	庚辰	王賁齊ヲ襲ヒ王建降ル、初テ皇帝ト稱ス、十月ヲ歳首ト爲ス、天下ヲ分テ三十六郡ト爲シ、宮ヲ咸陽ニ築ク。
七一	220	二七	辛巳	帝隴西北地ヲ巡ル、馳道ヲ天下ニ治ス。
七二	219	二八	壬午	帝東巡シ泰山ニ封ジ、梁父ニ禪シ、遂ニ海上ニ遊ビ、徐福ヲシテ神仙ヲ求メシメ、南江ヲ渡テ還ル。
七三	218	二九	癸未	帝東遊シ陽武ニ至ル、韓人張良狙擊シ、誤テ副車ニ中ル、天下ニ令シ大索スル十日、得ズ。
七四	217	三〇	甲申	
七五	216	三一	乙酉	更メテ臘ヲ名ケテ嘉平ト曰フ。
七六	215	三二	丙戌	帝北邊ヲ巡リ、將軍蒙恬ヲシテ匈奴ヲ伐タシム。
孝元 一	214	三三	丁亥	南越地ヲ略取シ、桂林南海象郡ヲ置ク、蒙恬河南地ヲ收メ長城ヲ築ク。
二	213	三四	戊子	詩書百家ノ語ヲ燒ク。
三	212	三五	己丑	直道ヲ除ク、朝宮ヲ營シ前殿阿房ヲ作ル、諸生ヲ阬ニス、長子扶蘇ヲシテ蒙恬ノ軍ヲ監セシム。
四	211	三六	庚寅	星アリ、東郡ニ隕チテ石ト爲ル。
五	210	三七	辛卯	帝東巡沙丘ニ崩ズ、丞相李斯宦者趙高遺詔ヲ矯メ、少子胡亥ヲ立テ、扶蘇蒙括ヲ殺ス、驪山ニ葬ル。
六	209	二世 一	壬辰	諸公子ヲ殺ス、陳勝兵ヲ起シ楚王ト爲ル、楚周文秦ニ伐テ敗走ス、武臣趙王ト爲ル、劉邦項梁兵ヲ起ス、田儋齊王韓廣燕王魏咎魏王ト爲ル、秦衞ヲ滅ス。
七	208	二	癸巳	趙歇趙王ト爲ル、莊賈陳勝ヲ殺ス、景駒楚王トナル、項梁楚懷王孫心ヲ立ツ、韓成韓王ト爲ル、田儋魏咎死ス、李斯ヲ殺ス、趙高中丞相タリ、項梁敗死ス。
八	207	三	甲午	楚項羽秦章邯ヲ敗ル、章邯降ル、沛公武關ニ入ル、趙高帝ヲ弑シ、子嬰ヲ立ツ、子嬰高ヲ誅ス、沛公嶢關ヲ破ル。
九	206	漢王劉邦 一	乙未	秦王子嬰沛公ニ降ル、項羽秦降卒ヲ阬ニス、咸陽ヲ屠リ子嬰ヲ殺ス、自立西楚霸王ト爲リ、諸將ヲ封ズ、沛公漢王タリ、韓信ヲ擧テ三秦ヲ定ム、齊王田榮立ツ。
一〇	205	二	丙申	項羽義帝ヲ弑ス、漢王櫟陽ニ都ス、楚ヲ伐テ彭城ニ入ル、齊王榮敗死、子廣立ツ、陳餘代王ト爲ル、漢韓信魏ヲ擊テ王豹ヲ虜ニス。
一一	204	三	丁酉	韓信趙ヲ破リ、王歇ヲ禽シ、陳餘ヲ斬ル、燕ヲ下ス、英布漢ニ歸ス、楚漢王ヲ滎陽ニ圍ム、楚范增死ス、彭越梁十七城ヲ下ス、楚復之ヲ取ル。
一二	203	四	戊戌	韓信襲テ齊ヲ破ル、楚將龍且ヲ殺ス、田橫自立齊王ト爲ル、漢趙耳ヲ趙王韓信ヲ齊王英布ヲ淮南王ト爲ス、楚漢ト約シ天下ヲ中分ス。
一三	202	太祖高帝 五	己亥	漢項羽ヲ破ル、羽自殺ス、韓信ヲ楚王彭越ヲ梁王ト爲ス、漢王帝位ニ卽ク、田橫自殺ス、帝西關中ニ都ス、燕王臧荼反ス、擊テ之ヲ虜ス、盧綰ヲ燕王ト爲ス。
一四	201	六	庚子	楚王信ヲ執フ、赦シテ淮陰侯ト爲ス、功臣ヲ封ズ、曹參ヲ齊相ト爲ス、匈奴邊ニ寇ス、韓王信叛ス、太公ヲ尊デ太上皇ト爲ス、叔孫通朝儀ヲ起ス。
一五	200	七	辛丑	帝韓王信及匈奴ヲ封ジ、平城ニ圍マル、長樂宮成ル、徙テ長安ニ都ス。
一六	199	八	壬寅	帝洛陽ニ如ク、九月還ル。
一七	198	九	癸卯	劉敬ヲ匈奴ニ遣リ和親ヲ結ブ、趙王趙敖廢セラル。
一八	197	一〇	甲辰	太上皇崩ズ、周昌ヲ趙相ト爲シ、趙堯ヲ御史大夫ト爲ス、代相陳豨反ス、帝自ラ之ヲ討ツ。
一九	196	一一	乙巳	陳豨ノ軍ヲ破ル、呂后韓信ヲ殺ス、韓王信ヲ誅ス、蕭何ヲ相國ト爲ス、彭越ヲ殺ス、趙佗ヲ南粤王ト爲ス、帝疾アリ、英布反ス、帝自ラ之ヲ討ツ。

四四	247	三	甲寅	秦魏ヲ伐ツ、魏信陵君五國ノ師ヲ率キ之ヲ取リ、追テ函谷ニ至ル、秦莊襄王楚薨ズ、子政立ツ、是ヲ始皇ト爲ス。
四五	246	秦王政 一	乙卯	秦涇水ヲ鑿テ渠ト爲ス。
四六	245	二	丙辰	趙孝成王丹薨ズ、子悼襄王偃立ツ、廉頗魏ニ奔ル。
四七	244	三	丁巳	秦韓十二城ヲ取ル、趙李牧ヲ將ト爲シ、燕ヲ伐テ武遂方城ヲ取ル、魏信陵君無忌卒ス。
四八	243	四	戊午	秦魏ヲ伐ツ、魏安釐王圉薨ズ、子景湣王增立ツ。
四九	242	五	己未	秦魏ヲ伐テ二十城ヲ取リ、東郡ヲ置ク。
五〇	241	六	庚申	楚趙魏韓衞合從シ、秦ヲ伐チ函谷ニ至テ敗走ス、楚壽春ニ遷ル、衞徙テ野王ニ居ル、秦魏ヲ伐テ朝歌及衞濮陽ヲ拔ク。
五一	240	七	辛酉	秦魏ヲ伐テ汲ヲ取ル。
五二	239	八	壬戌	魏趙ニ鄴ヲ與フ、韓桓惠王薨ズ、子安立ツ。
五三	238	九	癸亥	秦嫪毐亂ヲ作シ誅ニ伏ス、秦王其太后ヲ雍ニ遷ス、楚考烈王元薨ズ、子幽王悍立ツ、盜春申君黃歇ヲ殺ス。
五四	237	一〇	甲子	秦相國呂不韋罪ヲ以テ免ズ、秦大索シ客ヲ逐フ、客卿李斯上書ス、遂ニ其令ヲ除ク。
五五	236	一一	乙丑	趙燕ヲ伐テ貍陽ヲ取ル、秦趙ヲ伐テ九城ヲ取ル、趙悼襄王偃薨ズ、子幽繆王遷立ツ。
五六	235	一二	丙寅	秦呂不韋蜀ニ徙リ自殺ス。
五七	234	一三	丁卯	秦趙ヲ伐テ其將扈輒ヲ殺ス、趙李牧秦師ヲ宜安ニ破ル。
五八	233	一四	戊辰	韓使ヲ遣リ藩ヲ秦ニ稱ス。
五九	232	一五	己巳	燕太子丹秦ヨリ逃歸ル、秦趙ヲ伐チ李牧ニ遇テ還ル。
六〇	231	一六	庚午	韓南陽ヲ秦ニ獻ズ。
六一	230	一七	辛未	秦韓ヲ滅シ王安ヲ虜ニシ、潁川郡ヲ置ク。
六二	229	一八	壬申	秦王翦趙ヲ伐ツ、趙其將李牧ヲ殺ス。
六三	228	一九	癸酉	秦趙ヲ滅シ王遷ヲ虜ニス、趙公子嘉自立シテ代王ト爲ル、楚幽王悍薨ズ、弟哀王立ツ、庶兄負芻哀王ヲ殺シテ自立ス、魏景湣王增薨ズ、子假立ツ。
六四	227	二〇	甲戌	燕太子丹荊軻ヲシテ秦王ヲ劫カシム、克タズ、秦遂ニ擊テ燕代ノ兵ヲ破リ進テ薊ヲ圍ム。
六五	226	二一	乙亥	秦薊ヲ拔ク、燕王遼東ニ走リ、太子丹ヲ斬テ秦ニ獻ズ、秦李信楚ヲ伐ツ。
六六	225	二二	丙子	秦王賁魏ヲ伐ツ、魏王假降ル、之ヲ殺シ遂ニ魏ヲ滅ス、楚人大ニ秦軍ヲ破ル、李信奔リ還ル、秦王翦之ニ代ル。
六七	224	二三	丁丑	秦王翦大ニ楚軍ヲ敗リ、其將項燕ヲ殺ス。
六八	223	二四	戊寅	秦楚ヲ滅シ、王負芻ヲ虜ニシ、楚郡ヲ置ク。
六九	222	二五	己卯	秦燕ヲ滅シ王喜ヲ虜ニシ、代ヲ滅シ、王嘉ヲ虜ニス、秦王翦江南ヲ定メ、百越ヲ降シ、稽會郡ヲ置ク。

年	西紀前	王年	干支	事蹟
一八	273	四二	戊子	趙魏共ニ韓ヲ伐ツ、秦之ヲ救ヒ大ニ其軍ヲ破ル、魏南陽ヲ割テ和ス、韓釐王咎薨ズ、子桓惠王立ツ。
一九	272	四三	己丑	楚太子完秦ニ質タリ、秦南陽郡ヲ置ク、燕惠王薨ズ、子武成王立ツ。
二〇	271	四四	庚寅	趙齊ヲ伐ツ。
二一	270	四五	辛卯	秦趙ヲ伐テ閼與ヲ圍ム、趙奢撃テ之ヲ却ク、趙奢ヲ馬服君ニ封ズ、秦齊ヲ伐テ剛壽ヲ取ル、義渠ヲ滅ス、秦范雎ヲ客卿ト爲ス。
二二	269	四六	壬辰	
二三	268	四七	癸巳	秦魏ヲ伐テ懷ヲ拔ク。
二四	267	四八	甲午	
二五	266	四九	乙未	秦君其母ヲ廢シ、魏冉羊戎等ヲ逐ヒ、范雎ヲ丞相ト爲シ、應侯ニ封ズ、趙平原君勝ヲ相ト爲ス、趙惠文王薨ズ、子孝成王丹立ツ。
二六	265	五〇	丙申	秦君毋芈氏卒ス、秦趙ヲ伐ツ、齊救テ之ヲ卻ク、齊襄王法章薨ズ、子建立ツ。
二七	264	五一	丁酉	秦白起韓ヲ伐テ九城ヲ拔ク。
二八	263	五二	戊戌	楚太子完秦ヨリ逃レ歸ル、頃襄王橫薨ズ、考烈王完立ツ、黃歇ヲ相ト爲シ、春申君ニ封ズ。
二九	262	五三	己亥	秦白起韓ヲ伐テ野王ヲ拔ク、上黨趙ニ降ル。
三〇	261	五癸	庚子	
三一	260	五五	辛丑	秦王齕趙上黨ヲ拔ク、白起代リ將タリ、大ニ趙軍ヲ破リ、其將趙括ヲ殺シ、降卒四十萬ヲ阬ニス。
三二	259	五六	壬寅	秦趙ヲ攻メ、武安皮牢ヲ拔キ、太原上黨ヲ定ム、韓趙又地ヲ割テ和ス、秦趙平原君ヲ誘執ス、既ニシテ之ヲ歸ス。
三三	258	五七	癸卯	秦趙邯鄲ヲ圍ム、趙平原君楚ニ如テ師ヲ乞フ、魏信陵君其將晉鄙ヲ殺シ、軍ヲ奪テ以テ進ム、燕武成王薨ズ、子孝王立ツ。
三四	257	五八	甲辰	秦白起ヲ殺ス、魏信陵君大ニ秦軍ヲ邯鄲ニ破ル、秦太子ノ子異人趙ヨリ逃レ歸ル。
三五	266	五九	乙巳	秦韓趙ヲ伐ツ、王諸侯ニ命ジ之ヲ討ズ、秦遂ニ入寇ス、西周武公秦ニ入テ地ヲ獻ズ、王崩ズ。
三六	255	東周惠公 一	丙午	秦丞相范雎免ズ、楚荀況ヲ蘭陵令ト爲ス、秦西周文公ヲ憚狐聚ニ遷ス、燕孝公薨ズ、子喜立ツ。
三七	254	二	丁未	韓王秦ニ入朝ス、魏令ヲ秦ニ聽ク。
三八	253	三	戊申	秦王上帝ヲ府ニ郊見ス、楚鉅陽ニ遷ル。
三九	252	四	己酉	魏人衞懷君ヲ殺シ、其弟元君ヲ立ツ。
四〇	251	五	庚戌	秦昭襄王稷薨ズ、與孝文王柱立ツ、燕趙ヲ伐ツ、趙之ヲ敗リ、遂ニ燕ヲ圍ム、趙平原君勝卒ス。
四一	250	六	辛亥	秦孝文王柱薨ズ、子莊襄王楚立ツ、燕齊ヲ伐テ聊城ヲ拔ク、齊攻テ之ヲ取ル。
四二	249	七	壬子	秦呂不韋ヲ相國ト爲シ、文信侯ニ封ズ、秦東周ヲ滅シ、其君惠公ヲ陽人聚ニ遷ス、周亡ブ、秦韓ヲ伐テ滎陽成皐ヲ取リ、三川郡ヲ置ク、楚魯ヲ滅ス。
四三	248	秦莊襄王 二	癸丑	秦趙ヲ伐テ太原ヲ定ム、楚黃歇徙リ呉ニ封ゼラル。

九四	299	一六	壬戌	趙君太子章ヲ廢シ、少子何ヲ立テ、自ラ主父ト號ス、秦楚ヲ伐チ、楚君ヲ執ヘテ歸ル、楚人子頃襄王横ヲ立ツ、秦田文ヲ丞相ト爲ス。
九五	298	一七	癸亥	田文秦ヨリ逃レ齊ニ歸ル、齊韓魏秦軍ヲ函谷關ニ敗ル、秦河東三城ヲ割テ以テ和ス、趙君其弟勝ヲ封ジテ、平原君ト爲ス、魯平公叔薨ズ、子文公賈立ツ。
九六	267	一八	甲子	楚君秦ヨリ趙ニ走ル、趙納レズ、秦追及シ以テ歸ル。
九七	296	一九	乙丑	楚懷王槐秦ニ薨ズ、魏哀王薨ズ、子昭王遬立ツ、韓襄王倉薨ズ、子釐王咎立ツ。
九八	295	二〇	丙寅	趙中山ヲ滅ス、故太子章亂ヲ作ス、公子成李兌之ヲ誅シ、遂ニ武靈王雍ヲ弑ス、秦魏冉ヲ丞相ト爲ス。
九九	294	二一	丁卯	秦魏ヲ解ニ敗ル。
一〇〇	293	二二	戊辰	魏韓共ニ秦ヲ伐ツ、秦白起之ヲ敗リ五城ヲ拔ク。
一〇一	292	二三	己巳	楚君婦ヲ秦ニ迎フ。
一〇二	291	二四	庚午	秦韓ヲ伐テ宛ヲ拔ク、秦魏冉ヲ封ジテ穰侯ト爲ス。
孝靈 一	290	二五	辛未	東周君秦ニ如ク、秦魏冉魏ヲ伐ツ、魏河東ヲ秦ニ入レ、韓武遂ヲ入ル。
二	289	二六	壬申	秦白起魏ヲ伐ヲ六十一城ヲ取ル。
三	228	二七	癸酉	秦君西帝ト稱シ、使ヲ遣リ齊君ヲ東帝ト爲ス、已ニシテ之ヲ去ル、秦趙ヲ攻テ梗陽ヲ拔ク。
四	287	二八	甲戌	秦魏ヲ攻テ新垣曲陽ヲ拔ク。
五	286	二九	乙亥	秦魏ヲ擊ツ、魏安邑ヲ獻ジテ和ス、秦韓ヲ夏山ニ敗ル、齊宋ヲ滅ス、宋王偃走死ス。
六	285	三〇	丙子	秦蒙武齊ヲ擊テ九城ヲ拔ク、齊狐咺陳擧ヲ殺ス、燕樂毅ヲシテ趙ニ如カシム。
七	284	三一	丁丑	燕樂毅齊ヲ伐テ臨淄ニ入ル、齊君出走ス、其相淖齒之ヲ殺ス、毅齊七十餘城ヲ下ス、燕毅ヲ昌國君ニ封ズ、秦魏韓京師ニ會ス。
八	283	三二	戊寅	齊人淖齒ヲ誅シ、其君ノ子襄王法章ヲ立テ莒ニ保ス、秦魏安城ヲ拔キ大梁ニ至ル、趙藺相如ヲ使シテ璧ヲ秦ニ獻ズ、衞君卒ス、子懷君立ツ。
九	282	三三	己卯	秦趙ヲ伐テ兩城ヲ拔ク。
一〇	281	三四	庚辰	秦趙ヲ伐テ石城ヲ拔ク、楚入寇ヲ謀ル、王東周君ヲシテ之ヲ喩止ス。
一一	280	三五	辛巳	秦白起趙ヲ伐テ代光狼ヲ拔キ、司馬錯蜀ニ因リ楚ヲ伐テ黔中ヲ取ル、楚漢北上庸ヲ獻ズ。
一二	279	三六	壬午	秦白起楚ヲ伐テ鄢鄧西陵ヲ取ル、秦趙澠池ニ會ス、燕昭王平薨ズ、子惠王立ツ、樂毅趙ニ奔ル、齊田單燕ヲ破リ齊地ヲ復ス、樂毅ヲ望諸君ニ封ズ、齊田文卒ス。
一三	278	三七	癸未	秦白起楚ヲ伐テ郢ヲ拔ク、楚徙テ陳ニ都ス、秦南郡ヲ置キ、起ヲ武安君ニ封ズ。
一四	277	三八	甲申	秦黔中郡ヲ置ク、魏昭王遬薨ズ、子安釐王圉立ツ。
一五	276	三九	乙酉	秦白起魏ヲ伐テ兩城ヲ拔ク、楚復江南十五邑ヲ取ル、魏公無忌ヲ信陵君ニ封ズ、魯文公賈薨ズ、子傾公讎立ツ。
一六	275	四〇	丙戌	秦魏冉魏ヲ伐ツ、韓之ヲ救ヒ大敗ス、秦復魏ヲ伐テ大梁ヲ圍ム。
一七	274	四一	丁亥	魏復齊ト合從ス、秦魏冉魏ヲ伐テ四城ヲ拔ク。

年	紀元前	王年	干支	事項
七八	325	四四	丙申	秦始テ王ト稱ス。
六九	324	四五	丁酉	秦張儀魏ヲ伐テ陝ヲ取ル、蘇秦燕ヨリ齊ニ奔ル。
七〇	323	四六	戊戌	秦齊楚齧桑ニ會ス、秦相張儀免ジ、出デテ魏ニ相タリ、韓燕皆王ト稱ス。
七一	322	四七	己亥	秦魏ヲ伐テ曲沃平周ヲ取ル。
七二	321	四八	庚子	王崩ズ、子定立ツ、齊薛公田文ヲ號シテ孟嘗君ト爲ス、燕易王薨ズ、子噲立ツ。
七三	320	慎靚王定 一	辛丑	衛更ニ號ヲ貶シテ君ト曰フ。
七四	319	二	壬寅	魏襄王嗣薨ズ、子哀王立ツ、孟軻齊ニ適ク。
七五	318	三	癸卯	楚趙魏韓燕共ニ秦ヲ伐テ函谷關ヲ攻ム、五國敗走ス、宋王ト稱ス、魯景公匽薨ズ、子平公叔立ツ。
七六	317	四	甲辰	秦大ニ韓ヲ脩魚ニ敗ル、魏成ヲ秦ニ請フ、張儀歸テ復秦ニ相タリ、齊人蘇秦ヲ殺ス。
七七	316	五	乙巳	秦蜀ヲ伐テ之ヲ取ル、燕君噲國ヲ其相子之ニ讓ル。
七八	315	六	丙午	王崩ズ、子延立ツ。
七九	314	赧王延 一	丁未	秦義渠ヲ侵シ、魏ヲ伐チ、又韓ヲ岸門ニ敗ル、齊燕ヲ伐テ之ヲ取リ、子之ヲ醢シ、燕君噲ヲ殺ス、孟軻齊ヲ去ル、齊宣士辟彊薨ズ、子滑王池立ツ。
八〇	313	二	戊申	秦趙ヲ伐ツ、楚屈匄秦ヲ伐ツ。
八一	312	三	己酉	秦大ニ楚ヲ敗リ屈匄ヲ虜ニシ、遂ニ漢中ヲ取ル、韓魏楚ヲ襲フ、楚兩城ヲ割テ秦ニ和ス、燕人太子平ヲ立ツ、是ヲ昭王ト爲ス、韓宣惠王薨ズ、子襄王倉立ツ。
八二	311	四	庚戌	蜀相蜀侯ヲ殺ス、秦張儀六國ニ説キ、連衡シ秦ニ事ヘシム、秦惠文王駟薨ズ、子武王蕩立ツ、六國復合從ス。
八三	310	五	辛亥	秦張儀復出テ魏ニ相タリ、秦蜀相莊ヲ誅ス、秦魏臨晉ニ會ス。
八四	309	六	壬子	秦初テ丞相ヲ置ク、樗里疾甘茂ヲ以テ之ヲ爲ス、張儀魏ニ卒ス。
八五	308	七	癸丑	秦魏應ニ會ス、秦甘茂韓宜陽ヲ伐ツ。
八六	307	八	甲寅	秦宜陽ヲ拔ク、秦武王蕩薨ズ、弟昭襄王稷立ツ、母羋氏國事ヲ治メ、魏冉ヲ將軍ト爲ス、趙始テ胡服シ騎射ヲ招ク。
八七	306	九	乙卯	趙君中山及胡地ヲ略シ、使ヲ諸侯ニ遣シ、併テ胡兵ヲ致ス。
八八	305	一〇	丙辰	趙中山ヲ伐テ數邑ヲ取ル、秦魏冉其君ノ嫡母ヲ殺シ、其故君妃ヲ魏ニ出ス。
八九	304	一一	丁巳	秦楚黃棘ニ盟フ、秦復楚ニ上庸ヲ與フ。
九〇	303	一二	戊午	秦魏蒲阪晉陽ヲ取リ韓武遂ヲ取ル、齊韓魏共ニ楚ヲ伐ツ、楚太子横ヲ秦ニ質トス、秦之ヲ救フ。
九一	302	一三	己未	秦魏韓臨晉ニ會ス、秦復魏ニ蒲阪ヲ與フ、楚太子横秦大夫ヲ殺シ、亡ゲ歸ル。
九二	301	一四	庚申	秦韓魏共ニ楚ヲ伐テ其將唐昧ヲ殺シ、重丘ヲ取ル、趙中山ヲ伐ッ、中山君齊ニ奔ル。
九三	300	一五	辛酉	秦公子悝齊ニ質タリ、秦羋戎大ニ楚ヲ敗リ、其將景缺ヲ殺シ、襄城ヲ取ル、楚太子横ヲ齊ニ質トシ、平ヲ請フ。

四二	351	一八	庚午	秦魏ヲ伐ツ、韓申不害ヲ相ト爲ス。
四三	350	一九	辛未	秦徙テ成陽ニ都ス、始テ井田ヲ廢ス、趙成侯薨ズ、子肅侯語立ツ。
四四	349	二〇	壬申	
四五	348	二一	癸酉	秦賦稅法ヲ更ム。
四六	347	二二	甲戌	
四七	346	二三	乙亥	衞成侯邀號ヲ貶シテ侯ト曰ヒ、三晉ニ服屬ス。
四八	345	二四	丙子	
四九	344	二五	丁丑	諸侯京師ニ會ス、晉康公屯薨ズ、子景公匽立ツ。
五〇	343	二六	戊寅	伯ヲ秦ニ致ス、秦公子少官ヲシテ諸侯ヲ率ヰテ來朝セシム、齊威王因齊薨ズ、子宣王辟彊立ツ。
五一	342	二七	己卯	
五二	341	二八	庚辰	魏韓ヲ伐ツ、齊孫臏ノ計ヲ用ヒ、魏ヲ伐テ韓ヲ救ヒ、魏將龐涓ヲ殺ス。
五三	340	二九	辛巳	秦衞鞅魏ヲ伐テ其將公子卬ヲ執ヘ之ヲ破ル、魏河西地ヲ秦ニ獻ジ、徙テ大梁ニ都ス、秦鞅ヲ封ジ、商君ト爲ス、楚宣王良夫薨ズ、子威王商立ツ。
五四	339	三〇	壬午	
五五	338	三一	癸未	秦孝公渠梁薨ズ、子惠文王駟立ツ、秦人衞鞅ヲ誅ス。
五六	337	三二	甲申	韓申不害卒ス。
五七	336	三三	乙酉	孟軻魏ニ至ル。
五八	335	三四	丙戌	魏惠王罃薨ズ、子襄王嗣立ツ。
五九	334	三五	丁亥	齊魏徐州ニ會シテ相王タリ、楚越ヲ伐テ大ニ之ヲ敗リ、越王無彊ヲ殺ス、越亡ブ。
六〇	333	三六	戊子	楚齊ヲ伐ツ、韓昭侯薨ズ、子宣惠王立ツ、燕趙韓魏齊楚合從シ秦ヲ擯ス、蘇秦從約長ト爲リ、幷テ六國ニ相タリ、燕文公薨ズ、子易王立ツ。
六一	332	三七	己丑	秦齊魏ノ師ヲ以テ趙ヲ伐ツ、蘇秦趙ヲ去リ燕ニ適ク、從約解ク、魏陰晉ヲ以テ和ヲ秦ニ爲ス。
六二	331	三八	庚寅	
六三	330	三九	辛卯	秦魏ヲ伐ツ、魏少梁河西地ヲ秦ニ獻ズ。
六四	329	四〇	壬辰	秦魏ヲ伐テ汾陰皮氏ヲ取リ焦ヲ拔ク、宋公ノ弟偃其君剔成ヲ逐テ自立ス、楚威王商薨ズ。
六五	328	四一	癸巳	秦張儀魏ヲ伐テ蒲陽ヲ取ル、魏盡ク上郡ヲ納ル、秦儀ヲ以テ相ト爲ス、子懷王槐立ツ。
六六	327	四二	甲午	秦義渠ヲ縣トス、焦曲沃ヲ魏ニ歸ス。
六七	326	四三	乙未	趙肅侯語薨ズ、子武靈王雍立ツ、

一六	377	二五	甲辰	蜀楚ヲ伐ツ、韓文侯薨ズ、子哀侯立ツ、魯穆公顯薨ズ、子共公奮立ツ。
一七	376	二六	乙巳	王崩ズ、子喜立ツ、三晉共ニ其君倶酒ヲ廢シテ其地ヲ分ツ。
一八	375	烈王喜 一	丙午	韓鄭ヲ滅シ、徙ツテ之ニ都ス、趙敬侯章薨ズ、子成侯種立ツ。
一九	374	二	丁未	
二〇	373	三	戊申	燕齊師ヲ林狐ニ敗ル、魯魏齊ヲ伐ツ、燕釐公薨ズ、桓公立ツ。
二一	372	四	己酉	趙衞ヲ伐テ都鄙七十三ヲ取ル、魏趙師ヲ北藺ニ敗ル。
二二	371	五	庚戌	韓嚴其君哀侯ヲ弑ス、子懿侯立ツ、魏武侯擊薨ズ、子惠王罃立ツ。
二三	370	六	辛亥	齊侯來朝ス、趙齊ヲ伐ツ、魏趙師ヲ懷ニ破ル、楚肅王臧薨ズ、弟宣王良夫立ツ。
二四	369	七	壬子	王崩ズ、弟扁立ツ、韓趙共ニ魏ヲ伐テ安邑ヲ圍ム。
二五	368	顯王扁 一	癸丑	齊魏ヲ伐ツ、趙齊ヲ侵ス。
二六	367	二	甲寅	
二七	366	三	乙卯	秦韓魏ノ師ヲ洛陽ニ破ル。
二八	365	四	丙辰	魏宋ヲ伐ツ。
二九	364	五	丁巳	秦三晉ノ師ヲ石門ニ敗ル、賜フニ黼黻ノ服ヲ以テス。
三〇	363	六	戊午	
三一	362	七	己未	魏韓趙ヲ澮ニ破ル、秦魏ヲ少梁ニ破ル、秦獻公薨ズ、子孝公梁立ツ。
三二	361	八	庚申	衞公孫鞅秦ニ入ル。
三三	360	九	辛酉	
三四	359	一〇	壬戌	秦衞鞅ヲ左庶長ト爲シ變法ノ令ヲ定ム。韓懿侯薨ズ、子昭侯立ツ。
三五	358	一一	癸亥	秦韓ヲ西山ニ敗ル。
三六	357	一二	甲子	
三七	356	一三	乙丑	
三八	355	一四	丙寅	齊魏郊ニ會田ス。
三九	354	一五	丁卯	秦魏ヲ元里ニ破リ少梁ヲ取ル、魏趙ヲ伐テ邯鄲ヲ圍ム。
四〇	353	一六	戊辰	齊田忌魏ヲ伐テ趙ヲ救フ、魏還リ戰ヒ敗續ス、韓東周ヲ伐テ陵觀廩丘ヲ取ル、魯共公奮薨ズ、子康公屯立ツ。
四一	352	一七	己巳	秦魏ヲ伐ツ、諸侯魏ノ襄陵ヲ圍ム。

七三	403	二三	戊寅	初テ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ニ命ジテ諸侯ト爲ス。
七四	402	二四	己卯	王崩ズ、子驕立ツ、盜楚聲王當ヲ殺ス、悼王疑立ツ。
七五	401	安王驕一	庚辰	
七六	400	二	辛巳	三晉楚ヲ伐テ乘丘ニ至ル、秦簡公薨ズ、子惠公立ツ、韓景侯虔薨ズ、子列侯取立ツ、趙烈侯籍薨ズ、子武公立ツ。
七七	399	三	壬午	
七八	398	四	癸未	鄭君其相子陽ヲ殺ス。
七九	397	五	甲申	盜韓相俠累ヲ殺ス。
八〇	396	六	乙酉	鄭子陽ノ黨其君繻公駘ヲ弑ス、幽公ノ弟康公乙ヲ立ツ。
八一	395	七	丙戌	
八二	394	八	丁亥	
八三	393	九	戊子	晉烈公止薨ズ、子孝公頎立ツ。
孝安一	392	一〇	己丑	
二	391	一一	庚寅	秦韓宜陽ヲ伐テ六邑ヲ取ル、齊田和其君康公貸ヲ海上ニ遷ス。
三	390	一二	辛卯	秦晉武城ニ戰フ、齊魏ヲ伐ツ、魯齊師ヲ平陸ニ敗ル。
四	389	一三	壬辰	齊田和魏侯ト濁澤ニ會シ、諸侯ト爲ルヲ求ム。
五	388	一四	癸巳	
六	387	一五	甲午	秦蜀ヲ伐テ南鄭ヲ取ル、魏文侯斯薨ズ、子武侯擊立ツ、吳起楚ニ奔ル、楚以テ相ト爲ス、秦惠公薨ズ、子出子立ツ、韓列侯取薨ズ、子文侯立ツ。
七	386	一六	乙未	去年趙武侯薨ズ、國人烈侯子敬侯章ヲ立ツ、邯鄲ニ都ス、初テ齊田和ニ命ジ諸侯ト爲ス、魏趙邯鄲ヲ襲ヒテ克タズ、
八	385	一七	丙申	秦庶長改其君出子及其母ヲ弑シ、靈公子獻公ヲ立ツ、韓鄭ヲ伐チ遂ニ宋ヲ伐ツ、齊太公和薨ズ、子桓公午立ツ。
九	384	一八	丁酉	
一〇	383	一九	戊戌	魏趙ヲ兔臺ニ敗ル。
一一	382	二〇	己亥	
一二	381	二一	庚子	楚悼王疑卒ス、楚人吳起ヲ殺ス、悼王子肅王臧立ツ。
一三	380	二二	辛丑	齊燕ヲ伐ツ、魏韓趙齊ヲ伐ツ。
一四	379	二三	壬寅	趙衞ヲ襲ヒ克タズ、齊康公貸薨ズ、田氏遂ニ齊ヲ幷ス、桓公午薨ズ、子威王因齊立ツ。
一五	378	二四	癸卯	狄魏師ヲ滑ニ敗ル、魏韓趙齊ヲ伐ツ、晉孝公頎薨ズ、子靜公俱酒立ツ。

周年	西暦前	年	干支	事項
四七	429	一二	壬子	秦躁公薨ズ、弟懷公立ツ。
四八	428	一三	癸丑	
四九	427	一四	甲寅	
五〇	426	一五	乙卯	王崩ズ、子午立ツ、衞公子亹昭公糾ヲ弑シ自立ス、是ヲ懷公ト爲ス、河南公其少子班ヲ鞏ニ封ジ、東周ト號シ、河南ヲ西周ト號ス。
五一	425	威烈王午 一	丙辰	晉趙襄子無恤卒ス、兄孫獻子浣立ツ、無恤ノ弟嘉浣ヲ逐テ代ニ自立ス、韓康子虎卒ス、子武子啓章立ツ、魏桓子駒卒ス、子文侯斯立ツ、秦人懷公ヲ弑ス、孫靈公立ツ。
五二	424	二	丁巳	晉趙桓子嘉卒ス、國人其子ヲ殺シ浣ヲ迎テ位ニ復ス、去年鄭共公丑薨ズ、子幽公己立ツ。
五三	423	三	戊午	晉韓武子鄭ヲ伐テ幽公ヲ殺ス、國人弟繻公駘ヲ立ツ。
五四	422	四	己未	秦上下畤ヲ作ル。
五五	421	五	庚申	
五六	420	六	辛酉	盜晉幽公柳ヲ殺ス、魏斯幽公子烈公止ヲ立ツ。
五七	419	七	壬戌	晉魏斯少梁ニ城ク。
五八	418	八	癸亥	秦人晉魏氏ト少梁ニ戰フ。
五九	417	九	甲子	
六〇	416	一〇	乙丑	
六一	415	一一	丙寅	秦籍姑ニ城ク、衞公子頹懷公亹ヲ弑シテ自立ス、是ヲ愼公ト爲ス、秦靈公薨ズ、國人其子ニ廢シ其季父簡公悼子ヲ立ツ。
六二	414	一二	丁卯	中山武公始テ立ツ、西周桓公ノ子ナリ。
六三	413	一三	戊辰	齊田莊子白晉ヲ伐テ陽狐ヲ圍ム。
六四	412	一四	己巳	齊田白魯ノ葛及安陵ヲ伐ツ、晉魏斯其子擊ヲシテ繁龐ヲ圍ミ其民ヲ出サシム、趙王翁卒ス、子翳立ツ。
六五	411	一五	庚午	齊田白魯ノ一城ヲ取ル。
六六	410	一六	辛未	魯元公嘉薨ズ、子穆公顯立ツ、齊田莊子白卒ス、子太公和立ツ。
六七	409	一七	壬申	秦初テ吏ニ劍ヲ帶シム、晉魏斯秦ヲ伐テ臨晉元里ニ築ク、晉韓武子啓章卒ス子景侯虔立ツ、趙獻子浣卒ス、子烈侯籍立ツ。
六八	408	一八	癸酉	晉魏斯中山ニ克チ、其子擊ヲシテ之ヲ守ラシム、齊田和魯ヲ伐チ晉韓虔鄭ヲ伐ツ、楚簡王中卒ス、子聲王當立ツ。
六九	407	一九	甲戌	齊田和衞ヲ伐ツ、晉魏斯經ヲト子夏ニ受ク、鄭人晉韓氏ヲ伐テ負黍ヲ取ル。
七〇	406	二〇	乙亥	
七一	405	二一	丙子	齊宣公積薨ズ、子康公貸立ツ、齊田會廩丘ヲ以テ田氏ニ叛ス、晉魏斯魏成ヲ相ト爲ス、趙籍公仲連ヲ相ト爲ス。
七二	404	二二	丁丑	宋昭公特薨ズ、子悼公購由立ツ。

年	紀元前	王年	干支	事項
二一	455	一四	丙戌	晉知伯魏駒韓虎ト趙無恤ヲ攻ム、無恤晉陽ニ奔ル、鄭人哀公易ヲ弑シ、聲公弟共公丑ヲ立ツ。
二二	454	一五	丁亥	晉知伯晉陽ヲ圍ム。
二三	453	一六	戊子	晉趙恤韓魏ト約シ、知伯ヲ攻テ之ヲ滅シ、其地ヲ三分ス、齊田盤其宗人ヲ以テ齊都邑大夫ト爲シ、三晉ト使ヲ通ズ。
二四	452	一七	己丑	晉知開秦ニ奔ル。
二五	451	一八	庚寅	秦左庶長南鄭ニ城ク、衞悼公黔薨ズ、子敬公弗立ツ、蔡元侯薨ズ、子齊立ツ。
二六	450	一九	辛卯	燕孝公薨ズ、成公立ツ。
二七	449	二〇	壬辰	越王不壽卒ス、子翁立ツ。
二八	448	二一	癸巳	晉知寬秦ニ奔ル。
二九	447	二二	甲午	楚子蔡ヲ滅ス、蔡侯齊出奔ス。
三〇	446	二三	乙未	
三一	445	二四	丙申	楚子杞ヲ滅ス、楚秦ト平グ、楚東地ヲ侵シテ泗ニ至ル。
三二	444	二五	丁酉	秦義渠ヲ伐テ其君ヲ執ヘテ歸ル。
三三	443	二六	戊戌	秦厲公共薨ズ、子躁公立ツ。
三四	442	二七	己亥	
三五	441	二八	庚子	王崩ズ、長子哀王去疾立ツ、弟叔哀王ヲ弑シ自立ス、是ヲ思王ト爲ス、少弟嵬思王ヲ殺シテ自立ス、弟桓公揭ヲ河南ニ封ズ、秦南鄭反ス、
三六	440	考王嵬 一	辛丑	
三七	439	二	壬寅	晉哀公驕薨ズ、子出公柳立ツ。
三八	438	三	癸卯	
三九	437	四	甲辰	晉侯韓魏趙氏ニ朝シ、獨絳曲沃ヲ有ス。
四〇	436	五	乙巳	
四一	435	六	丙午	
四二	434	七	丁未	燕成公薨ジ、滑公立ツ。
四三	433	八	戊申	
四四	432	九	己酉	楚惠王章卒ス、子簡王中立ツ、衞敬公弗薨ズ、子昭公糾立ツ、韓魏趙ニ屬ス。
四五	431	一〇	庚戌	魯悼公寧薨ズ、子元公嘉立ツ。
四六	430	一一	辛亥	義渠秦ヲ侵テ渭南ニ至ル。

二〇	481	三九	庚申	魯人麟ヲ獲タリ、孔子春秋ヲ作ル、齊田常其君簡公壬ヲ弑シ、弟平公鶩ヲ立ツ。
二一	480	四〇	辛酉	魯子服景伯齊ニ使シ、子貢ヲ介ト爲ス、齊魯ノ侵地ヲ歸ス、熒惑心ヲ守ル。
三二	479	四一	壬戌	衞蒯聵戚ヨリ衞ニ入テ立ツ、是ヲ莊公ト爲ス、衞侯輒魯ニ奔ル、子路之ニ死ス、孔子卒ス、楚白公勝亂ヲ作ス、沈諸梁討テ之ヲ誅ス。
三三	478	四二	癸亥	越子呉ヲ伐テ之ヲ笠澤ニ破ル、楚陳ヲ滅ス、晉趙鞅衞ヲ伐ツ、衞侯蒯聵出奔ス、衞人公子班師ヲ立ツ、齊衞ヲ伐テ班師ヲ虜シ、公子起ヲ立ツ。
三四	477	四三	甲子	衞石曼專其君起ヲ逐フ、衞侯輒齊ヨリ歸リ立ツ、齊田常鮑氏晏氏及公族ヲ殺ス、秦悼公薨ズ、子厲共公立ツ。
|	476	四四	乙丑	王崩ズ、王仁立ツ。
孝昭 一	475	元王仁 一	丙寅	越呉ヲ圍ム、晉定公午薨ズ、子出公鑿立ツ、晉趙鞅卒ス、其次子無恤立ツ、晉荀瑤鄭ヲ伐ツ。
二	474	二	丁卯	晉趙無恤代ヲ滅ス。
三	473	三	戊辰	越呉ヲ滅ス、呉子夫差自殺ス、越子句踐齊晉諸侯ト徐州ニ會ス、王胙ヲ賜ヒ伯ト爲ス、范蠡越ヲ去ル、大夫種ヲ殺ス。
四	472	四	己巳	蔡成侯朔薨ズ、子聲侯產立ツ。
五	471	五	庚午	
六	470	六	辛未	衞出公輒宋ニ出奔ス。
七	469	七	壬申	宋景公頭曼薨ズ、元公曾庶孫昭公特世子ヲ殺シテ自立ス、衞出公季父悼公黔立ツ、王崩ズ、子介立ツ。
八	468	貞定王介 一	癸酉	魯哀公將薨ズ、子悼公寧立ツ。
九	467	二	甲戌	
一〇	466	三	乙亥	
一一	465	四	丙子	燕獻公薨ズ、孝公立ツ、越王句踐卒ス、子鼫與立ツ。
一二	464	五	丁丑	
一三	463	六	戊寅	鄭聲公勝薨ズ、子哀公易立ツ。
一四	462	七	己卯	
一五	461	八	庚辰	秦河旁ニ塹シ、大荔ヲ伐テ其王城ヲ取ル。
一六	460	九	辛巳	
一七	459	一〇	壬午	越王鼫與卒ス、子不壽立ツ。
一八	458	一一	癸未	晉知伯趙韓魏氏ト范中行ノ地ヲ分チ、其君ヲ攻ム、晉侯齊ニ出奔ス。
一九	457	一二	甲申	晉出公鑿齊ニ薨ズ、知伯昭公ノ曾孫哀公驕ヲ立テ其政ヲ專ニス、蔡聲侯產薨ズ、子元侯立ツ、秦伯師ヲ率テ緜諸ト戰フ、
二〇	456	一三	乙酉	晉秦ノ武成ヲ取ル、齊平公鶩薨ズ、子宣公積立ツ、齊田常卒ス、子襄子盤立ツ。

四	507	一三	甲午	
五	506	一四	乙未	陳惠公呉薨ズ、子懷公柳立ツ、蔡侯呉子ヲ以テ楚人ト戰フ、楚師敗績ス、呉遂ニ郢ニ入ル、曹聲公弟露隱公ヲ弑シテ立ツ、是ヲ靖公ト爲ス。
六	505	一五	丙申	越呉ニ入ル、楚申包胥秦師ヲ以テ楚ヲ救フ、楚子郢ニ入ル、王子朝ヲ楚ニ殺ス、燕平公薨ズ、子簡公立ツ。
七	504	一六	丁酉	子朝ノ徒亂ヲ作ス、王晉ニ奔ル。
八	503	一七	戊戌	晉侯王ヲ周ニ入ル。
九	502	一八	己亥	曹靖公露薨ズ、子伯陽立ツ、陳懷公柳薨ズ、子湣公越立ツ、魯陽虎三家ヲ攻メ克タズ、齊ニ奔ル。
一〇	501	一九	庚子	魯孔子ヲ中都宰ト爲ス、鄭獻公蠆薨ズ、子聲公勝立ツ、秦哀公薨ズ、孫惠公立ツ。
一一	500	二〇	辛丑	魯孔子ヲ大司寇ト爲ス、魯侯齊侯ト夾谷ニ會ス。
一二	499	二一	壬寅	
一三	498	二二	癸卯	魯郈及費ヲ墮ツ、成ヲ圍ム、克タズ。
一四	497	二三	甲辰	晉趙鞅荀寅范吉射叛ス、趙鞅晉ニ歸ル、魯孔子ヲ以テ相事ヲ攝ス、齊人女樂ヲ歸ル、孔子衛ニ適ク、越子允常卒ス、子句踐立ツ。
一五	496	二四	乙巳	越呉ヲ攜李ニ敗ル、呉子闔廬卒ス、子夫差立ツ、衛世子蒯聵宋ニ出奔ス、晉人范中行氏ヲ敗ル、孔子衛ヨリ匡ニ適キ匡ニ畏ス、衛ニ返ル。
一六	495	二五	丙午	孔子衛ヲ去ル、曹ヲ過グ、宋及鄭ニ適キ、陳ニ至ル、魯定公宋薨ズ、子哀公將立ツ。
一七	494	二六	丁未	呉子越ヲ夫椒ニ敗ル、遂ニ陳ヲ侵ス。
一八	493	二七	戊申	衛靈公元薨ズ、蒯聵ノ子出公輒立ツ、晉趙鞅蒯聵ヲ戚ニ納ル、燕簡公薨ズ、獻公立ツ。
一九	492	二八	己酉	秦惠公薨ズ、子悼公立ツ。
二〇	491	二九	庚戌	盜蔡昭侯申ヲ殺ス、國人子成侯朔ヲ立ツ、孔子蔡ニ適ク。
二一	490	三〇	辛亥	晉趙鞅范中行氏ヲ逐フ、齊景公杵臼薨ズ、子孺子荼立ツ。
二二	489	三一	壬子	孔子蔡ヨリ葉ニ適キ、楚ヨリ返ル、顏回卒ス、楚昭王珍卒ス、子惠王章立ツ、齊陳乞其君荼ヲ弑シ、景公ノ子悼公陽生ヲ立ツ。
二三	488	三二	癸丑	魯侯呉子ト繒ニ會ス。
二四	487	三三	甲寅	宋公曹ニ入リ曹伯陽ヲ執ヘ殺ス、曹亡ブ、呉魯ヲ伐ツ。
二五	486	三四	乙卯	
二六	485	三五	丙辰	魯公呉ニ會シテ齊ヲ伐ツ、齊人其君悼公陽生ヲ弑シ、子簡公壬ヲ立ツ、孔子陳ヨリ復衛ニ至ル。
二七	484	三六	丁巳	孔子衛ヨリ魯ニ返リ、易書詩ヲ修ス、齊師呉ト艾陵ニ戰フ、齊師敗績ス、呉伍子胥ヲ殺ス。
二八	483	三七	戊午	呉子魯侯衛侯ト橐皋ニ會ス。
二九	482	三八	己未	魯侯晉侯呉子ト黄池ニ會ス、越呉ニ入ル、呉越ト平グ。

本邦紀年	西紀前	周紀年	干支	事件
一六	533	一二	戊辰	
一七	532	一三	己巳	晉平公彪薨ズ、子昭公夷立ツ、宋平公成薨ズ、子元公佐立ツ。
一八	531	一四	庚午	楚子蔡靈侯般ヲ誘殺シ蔡ヲ滅ス。
一九	530	一五	辛未	鄭簡公嘉薨ズ、子定公寧立ツ。
二〇	529	一六	壬申	楚公子比晉ヨリ楚ニ歸リ、其君靈王圍ヲ弑ス、公子弃疾比ヲ殺シテ自立シ、熊居ト改名、是ヲ平王トス、燕悼公薨ズ、共公立ツ、蔡平侯廬陳惠公吳復侯タリ。
二一	528	一七	癸酉	曹武公勝薨ズ、子平公頃立ツ。
二二	527	一八	甲戌	吳子餘昧卒ス、子僚立ツ、王太子壽卒ス。
二三	526	一九	乙亥	晉昭公夷薨ズ、子頃公去疾立ツ。
二四	525	二〇	丙子	
二五	524	二一	丁丑	曹平公頃薨ズ、子悼公午立ツ、燕共公薨ズ、子平公立ツ、宋衞陳鄭災アリ。
二六	523	二二	戊寅	
二七	522	二三	己卯	孔子京師ニ至ル、既ニシテ魯ニ返ル、楚世子建宋ニ奔ル、楚子伍奢及子尚ヲ殺ス、伍子胥吳ニ奔ル、鄭子產卒ス、蔡平侯廬薨ズ、子朱立ツ。
二八	521	二四	庚辰	蔡靈公ノ孫東國蔡侯朱ヲ攻ム、朱楚ニ出奔ス、東國自立ス、是ヲ悼侯ト爲ス。
二九	520	二五	辛巳	王崩ズ、子悼王猛立ツ、弟朝猛ヲ殺ス、晉人朝ヲ攻チ猛母弟丙ヲ立ツ。
三〇	519	敬王丙 一	壬午	王狄泉ニ居シ、尹氏王子朝ヲ立ツ、蔡悼侯東國薨ズ、弟昭侯申立ツ。
三一	518	二	癸未	王狄泉ニ在リ、吳巢ヲ取ル。
三二	517	三	甲申	宋元公佐薨ズ、子景公頭曼立ツ、孔子齊ニ適ク、魯侯且大夫季平子ヲ攻ム、克タズ、齊ニ奔ル、鄭楚世子建ヲ殺ス、建ノ子勝吳ニ奔ル。
三三	516	四	乙酉	晉諸侯ノ師ヲ率キ王ヲ成周ニ入ル、王子朝楚ニ奔ル、楚平王弃疾卒ス、子昭王珍立ツ。
三四	515	五	丙戌	吳子季札ヲシテ晉ニ聘セシム、吳其君僚ヲ弑ス、諸樊ノ子光立ツ、是ヲ闔廬ト爲ス、曹悼公午薨ズ、弟聲公野立ツ。
三五	514	六	丁亥	魯侯晉ニ如キ乾侯ニ居ル、鄭定公寧薨ズ、子獻公蠆立ツ、晉六卿公族ヲ殺シ、其邑ヲ分ツ、楚伯嚭吳ニ奔ル。
三六	513	七	戊子	
三七	512	八	己丑	晉頃公去疾薨ズ、子定公午立ツ。
三八	511	九	庚寅	
懿德 一	510	一〇	辛卯	吳越ヲ伐テ之ヲ敗ル、曹公子通聲公ヲ弑シテ自立ス、是ヲ隱公ト爲ス、諸侯成周ニ城ク、魯昭公禂乾侯ニ薨ズ、魯人其弟定公宋ヲ立ツ。
二	509	一一	壬辰	
三	508	一二	癸巳	楚子常吳ヲ伐ツ、吳楚師ヲ豫章ニ破ル。

二三	559	一三	壬寅	衛侯齊ニ出奔ス、衛人定公ノ弟殤公秋ヲ立ツ。
二四	558	一四	癸卯	晉悼公周薨ズ、子平公彪立ツ。
二五	557	一五	甲辰	
二六	556	一六	乙巳	
二七	555	一七	丙午	晉侯諸侯ト齊ヲ圍ム、曹成公負芻薨ズ、子武公勝立ツ、燕武公薨ズ、文公立ツ。
二八	554	一八	丁未	齊靈公環薨ズ、子莊公光立ツ。
二九	553	一九	戊申	
三〇	552	二〇	己酉	
三一	551	二一	庚戌	孔子生ル。
三二	550	二二	辛亥	
三三	549	二三	壬子	燕文公薨ズ、懿公立ツ。
安寧 一	548	二四	癸丑	齊崔杼其君莊公光ヲ弑シ、其弟景公杵臼ヲ立ツ、吳子諸樊卒ス、弟餘祭立ツ。
二	547	二五	甲寅	衛甯喜其君殤公秋ヲ弑ス、衛公衎復衛ニ歸ル、齊慶封崔杼ノ族ヲ誅シ、國政ヲ專ニス。
三	546	二六	乙卯	衛其大夫甯喜ヲ殺ス。
四	545	二七	丙辰	齊慶封晉ニ奔リ又吳ニ奔ル、楚康王招卒ス、子員立ツ、是ヲ郟敖ト爲ス、燕懿公薨ズ、子惠公立ツ、王崩ズ、太子晉早ク卒ス、次子貴立ツ。
五	544	景王貴 一	丁巳	衛獻公衎薨ズ、子襄公惡立ツ、吳子餘祭卒ス、弟餘昧立ツ、吳子季札ヲシテ魯齊鄭衛晉ニ聘セシム。
六	543	二	戊午	蔡公子般其君景侯同ヲ弑シテ自立ス、是ヲ靈侯ト爲ス、鄭子產ヲシテ政ヲ爲サシム。
七	542	三	己未	晉襄公午薨ズ、世子卒ス、晉人昭公裯ヲ立ツ。
八	541	四	庚申	楚公子圍其君郟敖ヲ弑シテ自立ス、是ヲ靈王ト爲ス、楚公子比晉ニ奔ル。
九	540	五	辛酉	
一〇	539	六	壬戌	燕惠公齊ニ出奔ス、燕人悼公ヲ立ツ、齊晏嬰晉ニ如ク。
一一	538	七	癸亥	楚子吳ヲ伐チ、齊慶封ヲ執ヘテ之ヲ殺ス。
一二	537	八	甲子	秦景公薨ズ、子哀公立ツ。
一三	536	九	乙丑	
一四	535	一〇	丙寅	衛襄公惡薨ズ、子靈公元立ツ。
一五	534	一一	丁卯	陳侯ノ弟招陳世子師ヲ殺ス、又哀公弱ヲ弑ス、招公子留ヲ立ツ、楚師陳ヲ滅ス、師ノ子吳晉ニ奔ル。

七六	585	簡王夷 一	丙子	鄭悼公濆薨ズ、弟成公睔立ツ。
七七	584	二	丁丑	
七八	583	三	戊寅	晉其大夫趙同趙括ヲ殺ス。
七九	582	四	己卯	齊頃公無野薨ズ、子靈公環立ツ、晉人鄭伯ヲ執ヘ、晉欒書鄭ヲ伐ツ。
綏靖 一	581	五	庚辰	晉景公據薨ズ、子厲公壽曼立ツ、晉程嬰屠岸賈ヲ滅シ趙武ヲ復ス。
二	580	六	辛巳	
三	579	七	壬午	
四	578	八	癸未	曹宣公彊薨ズ、弟成公負芻立ツ。
五	577	九	甲申	衞定公臧薨ズ、子獻公衎立ツ、秦桓公薨ズ、子景公立ツ。
六	576	一〇	乙酉	晉侯曹伯ヲ執フ、宋共公瑕薨ズ、唐山世子肥ヲ殺ス、華元山ヲ殺シ、共公少子平公成ヲ立ツ。
七	575	一一	丙戌	晉侯楚鄭ト鄢陵ニ戰フ、楚鄭敗績ス、曹伯ヲ釋シテ曹ニ歸ス。
八	574	一二	丁亥	晉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ヲ殺ス、燕昭公薨ズ、武公立ツ。
九	573	一三	戊子	晉其君厲公壽曼ヲ弒シ、悼公周ヲ立ツ、魯成公黑肱薨ズ、子襄公午立ツ。
一〇	572	一四	己丑	王崩ズ、子泄心立ツ、晉人鄭ヲ伐ツ。
一一	571	靈王泄心 一	庚寅	鄭成公睔薨ズ、子釐公惲立ツ。
一二	570	二	辛卯	
一三	569	三	壬辰	陳成公午薨ズ、子哀公弱立ツ、晉大夫魏絳諸戎ニ誓フ。
一四	568	四	癸巳	
一五	567	五	甲午	
一六	566	六	乙未	鄭子駟其君釐公惲ヲ弒シ、子簡公嘉ヲ立ツ。
一七	565	七	丙申	
一八	564	八	丁酉	
一九	563	九	戊戌	
二〇	562	一〇	己亥	魯三軍ヲ作ル。
二一	561	一一	庚子	吳子壽夢卒ス、長子諸樊立ツ。
二二	560	一二	辛丑	楚共王審卒ス、子康王招立ツ。

五〇	611	二	庚戌	楚人秦人巴人庸ヲ滅ス、宋人其君昭公杵臼ヲ弑シ、其弟文公鮑ヲ立ツ。
五一	610	三	辛亥	
五二	609	四	壬子	魯文公興薨ズ、魯公子遂其君ノ子惡及視ヲ弑シ、公子俀ヲ立ツ、是ヲ宣公ト爲ス、齊人其君懿公商人ヲ弑シ桓公ノ子惠公元ヲ立ツ、秦康公罃薨ズ、子共公立ツ。
五三	608	五	癸丑	
五四	607	六	甲寅	宋華元鄭ト戰ヒ敗績シ獲ラル、晉趙盾其君靈公夷皐ヲ弑シ、襄公ノ弟成公黑臀ヲ立ツ、王崩ズ、弟瑜立ツ。
五五	606	定王瑜一	乙卯	楚子陸渾ノ戎ヲ伐チ、鼎ノ輕重ヲ問フ、鄭繆公蘭薨ズ、子靈公夷立ツ、楚人鄭ヲ侵ス。
五六	605	二	丙辰	秦共公薨ズ、子桓公立ツ、鄭子公家其君靈公夷ヲ弑ス、弟襄公堅立ツ、楚子鄭ヲ伐ツ。
五七	604	三	丁巳	楚人鄭ヲ伐ツ。
五八	603	四	戊午	
五九	602	五	己未	燕桓公薨ズ、宣公立ツ。
六〇	601	六	庚申	
六一	600	七	辛酉	晉侯諸侯ト扈ニ會ス、晉成公黑臀薨ズ、子景公據立ツ、衞成公鄭薨ズ、子穆公遬立ツ。
六二	599	八	壬戌	齊惠公元薨ズ、子頃公無野立ツ、陳夏徵舒其君靈公平國ヲ弑ス。
六三	598	九	癸亥	楚子陳ニ入リ、夏徵舒ヲ殺シ、靈公ノ子成公午ヲ立ツ。
六四	597	一〇	甲子	楚子鄭ヲ圍ム、晉荀林父楚子ト邲ニ戰ヒ敗績ス、晉屠岸賈趙朔ヲ殺ス。
六五	596	一一	乙丑	楚子宋ヲ伐ツ。
六六	595	一二	丙寅	曹文公壽薨ズ、子宣公彊立ツ、彊左傳廬ニ作ル、楚子宋ヲ圍ム。
六七	594	一三	丁卯	
六八	593	一四	戊辰	
六九	592	一五	己巳	蔡文侯申薨ズ、子景侯同立ツ。
七〇	591	一六	庚午	楚莊王侶卒ス、子共王審立ツ、魯宣公俀薨ズ、子成公黑肱立ツ。
七一	590	一七	辛未	
七二	589	一八	壬申	齊侯魯ヲ伐ツ、晉郤克魯季係行父等齊侯ト鞍ニ戰フ、齊師敗績ス、宋文公鮑薨ズ、公共子瑕立ツ、衞穆公遬薨ズ、子定公臧立ツ。
七三	588	一九	癸酉	晉人公子穀臣ヲ楚ニ歸ス、楚人知罃ヲ晉ニ歸ス、晉六軍ヲ作ル、
七四	587	二〇	甲戌	鄭襄公堅薨ズ、子悼公濆立ツ、燕宣公薨ズ、昭公立ツ。
七五	586	二一	乙亥	王崩ズ、子夷立ツ、吳子去齊卒ス、子壽夢立ツ、王ト稱ス。

二四	637	一五	甲申	宋襄公玆甫薨ズ、子成公王臣立ツ、晉惠公夷吾薨ズ、子懷公圉立ツ、王狄師ヲ以テ鄭ヲ伐ツ、狄后ヲ立ツ。
二五	636	一六	乙酉	晉公子重耳晉ニ入リ立ツ、是ヲ文公ト爲ス、晉人懷公ヲ殺ス、王狄后ヲ廢ス、王子帶狄ヲ以テ入寇ス、王出テ鄭ニ居ル。
二六	635	一七	丙戌	衞文公燬薨ズ、子成公鄭立ツ、晉侯王ヲ逆ヘテ王城ニ入リ、王子帶ヲ誅ス。
二七	634	一八	丁亥	楚人夔ヲ滅シ宋ヲ伐ツ。
二八	633	一九	戊子	齊孝公昭薨ズ、弟潘世子ヲ殺シテ自立ス、是ヲ昭公ト爲ス、楚人宋ヲ圍ム、晉始テ三軍ヲ作ル。
二九	632	二〇	己丑	晉侯曹ヲ侵シ衞ヲ伐チ、楚師ヲ城濮ニ敗リ、王宮ヲ踐土ニ作ル、王晉侯ニ命ジ伯ト爲ス、王河陽ニ狩ス、諸侯來朝ス。
三〇	631	二一	庚寅	去年晉人衞侯ヲ執ヘ、京師ニ送ル。
三一	630	二二	辛卯	衞其大夫元咺ヲ誅ス、衞侯鄭衞ニ歸ル、晉人秦人鄭ヲ圍ム。
三二	629	二三	壬辰	
三三	628	二四	癸巳	鄭文公踕薨ズ、子穆公蘭立ツ、晉文公重耳薨ズ、子襄公歡立ツ。
三四	627	二五	甲午	秦人滑ニ入ル、晉人秦師ヲ殽ニ敗ル、魯釐公申薨ズ、子文公興立ツ。
三五	626	二六	乙未	楚世子商臣楚成王惲ヲ弑シテ自立ス、是ヲ穆王ト爲ス。
三六	625	二七	丙申	晉侯秦師ト彭衙ニ戰フ、秦師敗績ス。
三七	624	二八	丁酉	秦伯晉ヲ伐テ軍ニ誓フ。
三八	623	二九	戊戌	楚人江ヲ滅ス、秦戎ヲ伐ツ、王秦伯ニ金鼓ヲ賜フ、秦伯西戎ニ霸タリ。
三九	622	三〇	己亥	楚六及蓼ヲ滅ス、晉趙盾政ヲ執ル。
四〇	621	三一	庚子	秦繆公任好薨ズ、子康公罃立ツ、晉襄公歡薨ズ、晉人公子雍ヲ秦ニ迎フ。
四一	620	三二	辛丑	晉趙盾世子夷皐ヲ立ツ、是ヲ靈公ト爲ス、秦人ト令狐ニ戰フ、晉先蔑士會秦ニ奔ル、宋成公王臣薨ズ、子昭公杵臼立ツ、齊宋魯衞鄭君趙盾ト扈ニ盟フ。
四二	619	三三	壬寅	王崩ズ、子壬臣立ツ。
四三	618	頃王壬臣 一	癸卯	曹共公襄薨ズ、子文公壽立ツ、燕襄公薨ズ、桓公立ツ、楚陳ヲ伐ツ。
四四	617	二	甲辰	
四五	616	三	乙巳	魯翟ヲ鹹ニ敗リ、長翟橋如ヲ獲タリ。
四六	615	四	丙午	晉人秦人河曲ニ戰フ。
四七	614	五	丁未	陳共公朔薨ズ、子靈公平國立ツ、楚穆王商臣卒ス、子莊王侶立ツ、晉士會晉ニ歸ル。
四八	613	六	戊申	王崩ズ、子班立ツ、齊昭公潘薨ズ、子舍立ツ、昭公ノ子商人舍ヲ弑シテ自立ス、是ヲ懿公ト爲ス。
四九	612	匡王班 一	己酉	蔡莊侯甲午薨ズ、子文侯申立ツ。

	663	一四	戊午	
	662	一五	己未	魯公子牙ヲ殺シ、叔孫氏ヲ立ツ、魯莊公同薨ズ、子斑立ツ、慶父斑ヲ弑ス、季友陳ニ奔ル、慶父莊公ノ子滑公開ヲ立ツ、曹釐公夷薨ズ、子昭班立ツ。
	661	一六	庚申	晉侯二軍ニ作ル、耿霍魏ヲ滅シ、趙夙ヲ耿ニ畢萬ヲ魏ニ封ズ。
神武即位元年	660	一七	辛酉	魯慶父滑公ヲ弑ス、季友侯弟釐公申ヲ立テ、慶父ヲ殺シ仲孫氏ヲ立ツ、翟衞ニ入リ、懿公ヲ殺ス、衞公子戴公申ヲ立ツ、卒ス、文公燬ヲ立ツ、秦成公薨ズ、弟任好立ツ。
二	659	一八	壬戌	魯侯季友ニ汶陽及鄪ヲ賜フ、是ヲ季孫氏ト爲ス。
三	658	一九	癸亥	燕莊公薨ズ、子襄公立ツ。
四	657	二〇	甲子	
五	656	二一	乙丑	齊侯諸侯ノ師ヲ以テ蔡ヲ伐チ、遂ニ楚ヲ伐テ陘ニ次シ、楚屈完ト召陵ニ盟フ、齊人陳轅濤塗ヲ執フ、諸侯陳ヲ伐ツ。
六	655	二二	丙寅	晉侯其世子申生ヲ殺ス、重耳翟ニ奔ル、虞大夫百里奚秦ニ奔ル、晉虢ヲ滅シ、遂ニ虞ヲ滅ス。
七	654	二三	丁卯	晉公子夷吾梁ニ奔ル、楚人許ヲ圍ム。
八	653	二四	戊辰	曹昭公班薨ズ、子共公襄立ツ。
九	652	二五	己巳	王崩ズ、子鄭立ツ。
一〇	651	襄王鄭 一	庚午	王宰周公ヲシテ齊侯及諸侯ニ葵丘ニ會セシム、晉獻公詭諸薨ズ、里克奚齊ヲ殺ス、荀息奚齊ノ弟悼子ヲ立ツ、宋桓公薨ズ、子襄公茲甫立ツ。
一一	650	二	辛未	里克其君悼子及荀息ヲ殺ス、秦人夷吾ヲ晉ニ納レ之ヲ立ツ、是ヲ惠公ト爲ス、里克ヲ殺ス。
一二	649	三	壬申	王子帶戎ヲ以テ入寇ス、秦晉戎ヲ伐ツ。
一三	648	四	癸酉	王子帶齊ニ奔ル、齊侯管仲ヲシテ入聘セシム、楚人黃ヲ滅ス、陳宣公杵臼薨ズ、子穆公款立ツ。
一四	647	五	甲戌	晉饑ウ、秦粟ヲ晉ニ輸ス。
一五	646	六	乙亥	蔡繆侯肸薨ズ、子莊侯甲午立ツ。
一六	645	七	丙子	齊大夫管仲卒ス、晉侯秦伯ト韓ニ戰フ、晉侯ヲ獲、王命シ晉侯ヲ釋シ、國ニ歸ル。
一七	644	八	丁丑	
一八	643	九	戊寅	齊桓公小白薨ズ、五公子立ツヲ爭フ、易牙無詭ヲ立ツ、太子昭宋ニ奔ル。
一九	642	一〇	己卯	宋公諸侯ノ師ヲ以テ齊ヲ伐チ、孝公昭ヲ立ツ、齊人無詭ヲ殺ス。
二〇	641	一一	庚辰	秦梁ヲ滅ス。
二一	640	一二	辛巳	
二二	639	一三	壬午	宋公楚人齊人ト鹿上ニ盟フ、又盂ニ會ス、楚人宋公ヲ執フ、諸侯薄ニ盟ヒ、宋公ヲ釋ス。
二三	638	一四	癸未	王子帶ヲ齊ニ召ス、宋公楚人ト泓ニ戰ヒ、宋師敗績ス。

年	在位	干支	事蹟
689	八	壬辰	
688	九	癸巳	齊侯王命ヲ以テ衛ヲ伐テ衛侯朔ヲ納ル、黔牟周ニ奔ル。
687	一〇	甲午	
686	一一	乙未	齊無知其君襄公諸兒ヲ弑シテ自立ス、侯弟糾魯ニ奔リ、小白莒ニ奔ル。
685	一二	丙申	齊人無知ヲ殺ス、小白齊ニ入リ立ツ、是ヲ桓公ト爲ス、糾ヲ殺シ、管仲ヲ納レテ相ト爲ス。
684	一三	丁酉	齊師郯ヲ滅ス、郯子莒ニ奔ル、楚師蔡ヲ敗リ、蔡侯ヲ虜シテ歸ル。
683	一四	戊戌	
682	一五	己亥	王崩ズ、子胡齊立ツ、宋南宮萬其君滑公捷ヲ弑ス、宋人公弟禦說ヲ立ツ、是ヲ桓公ト爲ス、萬陳ニ奔ル、宋人之ヲ殺ス。
681	僖王胡齊 一	庚子	齊侯魯侯ト柯ニ會盟ス。
680	二	辛丑	鄭人其君子嬰ヲ弑ス、鄭厲公突櫟ヨリ鄭ニ入ル。
679	三	壬寅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ト鄄ニ會ス、齊始テ覇タリ、晉曲沃武公晉ヲ滅シ、其君緡ヲ弑ス。
678	四	癸卯	王曲沃武公稱ニ命ジテ晉侯ト爲ス、秦武公薨ズ、弟德公立ツ、楚鄧ヲ滅ス。
677	五	甲辰	王崩ズ、子閬立ツ、秦徙テ雍ニ居ル、晉武公稱薨ズ、子獻公詭諸立ツ、楚文王貲卒ス、子囏立ツ、是ヲ杜敖ト爲ス。
676	惠王閬 一	乙巳	秦德公薨ズ、子宣公立ツ。
675	二	丙午	蔿國等五大夫盬王ノ弟頹ヲ以テ亂ヲ作シ、克タズ、頹衛ニ奔ル、衛人燕人入寇シ頹ヲ立ツ、蔡哀侯獻舞楚ニ卒ス、蔡人其繆侯肸ヲ立ツ。
674	三	丁未	王出テ櫟ニ居ル。
673	四	戊申	鄭伯虢公王ヲ奉ジテ王城ニ歸リ、頹ヲ殺ス、鄭厲公突薨ズ、子文公踕立ツ。
672	五	己酉	秦密畤ヲ作ル、晉驪戎ヲ伐チ驪姬ヲ獲テ歸ル、陳其世子禦寇ヲ殺ス、厲公ノ子光齊ニ奔ル、楚子ノ弟惲其君杜敖ヲ弑シテ自立ス、是ヲ成王ト爲ス。
671	六	庚戌	楚人好ヲ諸侯ニ修ム、王楚子ニ胙ヲ賜フ、曹莊公夕姑薨ズ、子釐公夷立ツ。
670	七	辛亥	魯侯姜氏ヲ齊ニ逆フ、是ヲ哀姜ト爲ス。
669	八	壬子	衛惠公朔薨ズ、子懿公赤立ツ、晉侯盡ク羣公子ヲ殺ス。
668	九	癸丑	晉始テ絳ニ都ス、虢人晉ヲ侵ス。
667	一〇	甲寅	
666	一一	乙卯	晉侯驪姬ノ子奚齊生ル、太子申生曲沃ニ居リ、重耳蒲ニ居リ、夷吾ヲ屈ニ居ラシム。
665	一二	丙辰	
664	一三	丁巳	齊侯燕ヲ救ヒ、山戎ヲ伐チ、燕ヲシテ貢ヲ王ニ修セシム、秦宣公薨ズ、弟成公立ツ。

715	五	丙寅	鄭伯枋田ヲ以テ魯ノ許田ニ易フ、蔡宣侯措父薨ズ、子桓侯封人立ツ。
714	六	丁卯	鄭伯王左卿士ト爲リ宋ヲ伐ツ。
713	七	戊辰	鄭伯齊魯ト宋ヲ伐テ郜及防ヲ取ル。
712	八	己巳	魯公子翬其君隱公ヲ弑シ、桓公允ヲ立ツ、允一ニ軌ニ作ル。
711	九	庚午	燕繆侯薨ズ、子宣侯立ツ。
710	一〇	辛未	宋華督其君殤公與夷ヲ弑シ、大夫孔父ニ及ビ、穆公ノ子莊公馮ヲ立ツ。
709	一一	壬申	晉曲沃晉師ヲ汾ニ敗リ、晉侯ヲ虜ニス、晉人侯子ヲ立ツ、是ヲ小子侯ト爲ス。
708	一二	癸酉	晉曲沃武公晉哀侯光ヲ弑ス。
707	一三	甲戌	陳桓公鮑薨ズ、文公ノ子佗世子免ヲ弑シテ自立ス、是ヲ厲公ト爲ス、王鄭ヲ伐ツ、鄭射テ王ヲ傷ク。
705	一四	乙亥	楚子熊通隨ヲ侵シ、爵ヲ王ニ請ハシム、王許サズ、北戎齊ヲ伐ツ、鄭世子忽之ヲ救ヒ、戎師ヲ敗ル。
705	一五	丙子	晉曲沃武公其君小子侯ヲ誘弑ス。
704	一六	丁丑	楚子隨ヲ伐ツ、隨楚ト平グ、楚僭シテ王ト稱ス、王虢叔ニ命ジ、曲沃ヲ伐チ晉哀侯ノ弟緡ヲ立ツ、秦寧公薨ズ、三父世子ヲ廢シテ出子ヲ立ツ。
703	一七	戊寅	
702	一八	己卯	曹桓公終生薨ズ、子莊公夕姑立ツ。
701	一九	庚辰	鄭莊公寤生薨ズ、子昭公忽立ツ、宋人鄭祭仲ヲ執ヘ、莊公二子突歸リ立ツ、是ヲ厲公ト著ス、忽衞ニ出奔ス、衞侯其二子伋壽ヲ殺ス。
700	二〇	辛巳	蔡人陳厲公佗ヲ弑シ、故世子免ノ弟利公躍ヲ立ツ、五月薨ズ、弟莊公林立ツ、衞宣公晉薨ズ、子惠公朔立ツ。
699	二一	壬午	
698	二二	癸未	秦三父其君出子ヲ弑シ、故世子武公ヲ立ツ、齊釐公祿甫薨ズ、子襄公諸兒立ツ、燕宣侯薨ズ、子桓侯立ツ。
697	二三	甲申	王崩ズ、子佗立ツ、鄭伯突蔡ニ出奔、忽復鄭ニ歸ル、突櫟ニ入ル、秦彭戲氏ヲ伐チ華山ニ至ル。
696	莊王佗 一	乙酉	衞人伋ノ弟黔牟ヲ立ツ、衞侯朔齊ニ出奔ス。
695	二	丙戌	蔡桓侯封人薨ズ、弟哀侯獻舞立ツ、秦三父ヲ族ス、鄭高渠彌其君昭公忽ヲ弑シ、其弟子亹ヲ立ツ。
694	三	丁亥	魯桓公夫人姜氏ト齊ニ如ク、齊侯魯公ヲ殺シ、其子莊公同ヲ立ツ、齊侯鄭子亹ヲ殺シ、其弟子嬰ヲ立ツ、子嬰左傳子儀ニ作ル、周公黑肩王ヲ弑セントシ誅ニ伏ス。
693	四	戊子	陳莊公林薨ズ、弟宣公杵臼立ツ。
692	五	己丑	宋莊公馮薨ズ、子滑公捷立ツ。
691	六	庚寅	燕桓侯薨ズ、子莊公立ツ。
690	七	辛卯	王隨楚ヲ尊ブヲ責ム、楚武王隨ヲ伐テ師ニ卒ス、子文王熊貲立ツ、始テ郢ニ都ス、齊侯紀ヲ遷ス、紀侯其國ヲ去ル。

741	三〇	庚子	衛公子州吁兵ヲ阻ス、楚蚡冒卒ス、弟熊通蚡冒ノ子ヲ弑シテ自立ス、是ヲ武王ト爲ス。
740	三一	辛丑	
739	三二	壬寅	晉潘父其君昭侯伯ヲ弑シ、曲沃成師ヲ納ル、克タズ、國人昭侯ノ子孝侯平ヲ立ツ、潘父ヲ誅ス。
738	三三	癸卯	
737	三四	甲辰	
736	三五	乙巳	
735	三六	丙午	衛莊公揚薨ズ、子桓公完立ツ。
734	三七	丁未	
733	三八	戊申	衛州吁出奔ス。
732	三九	己酉	
731	四〇	庚戌	齊莊公購薨ズ、子釐公祿甫立ツ、晉曲沃成師卒ス、是ヲ桓叔ト爲ス、子莊伯鱓代リ立ツ。
730	四一	辛亥	
729	四二	壬子	宋宣公力薨ズ、其子與夷ヲ舍テ弟穆公和ヲ立ツ、燕鄭侯薨ズ、子繆侯立ツ。
728	四三	癸丑	
727	四四	甲寅	
726	四五	乙卯	
726	四六	丙辰	
724	四七	丁巳	晉曲沃莊伯翼ニ入リ、其君孝侯平ヲ弑ス、國人之ヲ逐ヒ、孝侯ノ子鄂侯郄ヲ立ツ。
723	四八	戊午	魯惠公弗湼薨ズ、其子息姑國ヲ攝シ、君事ヲ行フ。
722	四九	己未	魯隱公息姑元年以下春秋ノ世ト爲ス、鄭伯其弟段ニ鄢ニ克ツ、其母姜氏ヲ城潁ニ遷ス。
721	五〇	庚申	鄭伯其母ニ大隧ニ見ユ。
720	五一	辛酉	王崩ズ、孫林立ツ、宋穆公薨ズ、宣公ノ子殤公與夷ヲ立ツ、鄭周ノ地ヲ侵シ禾ヲ取ル。
719	桓王林 一	壬戌	衛州吁其君桓公完ヲ弑シテ自立ス、宋陳蔡衛ト鄭ヲ伐ツ、衛人州吁ヲ濮ニ殺シ、桓公ノ弟宣公晉ヲ立ツ。
718	二	癸亥	晉鄂侯卒ス、曲沃叛ス、王虢公ニ命ジ曲沃ヲ伐チ、鄂侯ノ子哀侯光ヲ立ツ、魯公漁ヲ棠ニ觀ル。
717	三	甲子	鄭伯入朝ス、王禮セズ、其禾ヲ取ルヲ怒ルナリ。
716	四	乙丑	晉曲沃莊伯卒ス、子武公稱代リ立ツ、秦文公薨ズ、子孫寧公立ツ。

年	年次	干支	事項
767	四	甲戌	燕頃侯薨ズ、子哀侯立ツ。
766	五	乙亥	秦襄公戎ヲ伐チ岐ニ至テ薨ズ、子文公立ツ、宋戴公薨ズ、子武公司空立ツ。
765	六	丙子	燕哀侯薨ズ、子鄭侯立ツ。
764	七	丁丑	楚若敖卒ス、子熊坎立ツ、是ヲ霄敖ト爲ス。
763	八	戊寅	
762	九	己卯	蔡釐侯薨ズ、子共侯興立ツ、秦東汧渭ノ會ニ徙ル。
761	一〇	庚辰	
760	一一	辛巳	蔡共侯興薨ズ、子戴侯立ツ、曹惠伯兕薨ズ、子石甫立ツ、其弟武之ヲ弑シテ自立ス、是ヲ繆公ト爲ス。
759	一二	壬午	
758	一三	癸未	衞武公和薨ズ、子莊公揚立ツ、楚霄敖卒ス、子熊眴立ツ、是ヲ蚡冒ト爲ス。
757	一四	甲申	曹繆公武薨ズ、子桓公終生立ツ。
756	一五	乙酉	秦鄜時ヲ作ル。
755	一六	丙戌	陳平公燮薨ズ、子文公圉立ツ。
654	一七	丁亥	
753	一八	戊子	秦初テ史アリ、事ヲ記ス。
752	一九	己丑	
751	二〇	庚寅	
750	二一	辛卯	秦伯大ニ戎師ヲ敗リ、岐西ノ地ヲ收メ、岐東ヲ王ニ獻ズ、蔡戴侯薨ズ、子宣侯措父立ツ。
749	二二	壬辰	
748	二三	癸巳	宋武公司空薨ズ、子宣公力立ツ。
747	二四	甲午	
746	二五	乙未	晉文侯仇薨ズ、子昭侯伯立ツ、秦初テ三族ノ罪アリ。
745	二六	丙申	晉侯其叔父成師ヲ曲沃ニ封ズ、陳文公圉薨ズ、子桓公鮑立ツ。
744	二七	丁酉	鄭武公掘突薨ズ、子莊公寤生立ツ。
743	二八	戊戌	鄭伯其弟段ヲ京ニ封ズ。
742	二九	己亥	

798	三五	戊申	
792	三六	己酉	
791	三七	庚戌	燕釐侯薨ズ、子頃侯立ツ、楚熊咢卒ス、子熊儀立ツ、是ヲ若敖ト爲ス。
790	三八	辛亥	
789	三九	壬子	姜戎ヲ伐チ、王師千畝ニ敗績ス。
788	四〇	癸丑	民ヲ太原ニ料フ。
787	四一	甲寅	
786	四二	乙卯	
785	四三	丙辰	晉穆侯費王薨ズ、弟殤叔自立ス、太子仇出奔ス。
784	四四	丁巳	
783	四五	戊午	
782	四六	己未	王崩ズ、子幽王宮湦立ツ。
781	幽王宮湦 一	庚申	姜氏ヲ立テ王后ト爲シ、宜臼ヲ太子ト爲ス、姜氏ハ申侯ノ女ナリ、晉太子仇襲テ殤叔ヲ殺シテ立ツ、陳武公靈薨ズ、子夷公說立ツ。
784	二	辛酉	三川竭キ岐山崩ル。
779	三	壬戌	褒姒ヲ納レ之ヲ嬖ス。
778	四	癸亥	陳夷公說薨ズ、弟平公燮立ツ、秦莊公卒ス、子襄公立ツ。
777	五	甲子	申后及太子宜臼ヲ廢シ、褒姒ヲ后ト爲シ、其子伯服ヲ太子ト爲ス。
776	六	乙丑	十月朔日之ヲ食スルアリ。
775	七	丙寅	
774	八	丁卯	鄭伯友ヲ司徒ト爲ス。
773	九	戊辰	
772	一〇	己巳	
771	一一	庚午	申侯犬戎ト入寇シ王ヲ弑ス、鄭伯友之ニ死ス、是ヲ桓公ト爲ス、晉衞秦兵ヲ以テ來リ救ヒ、故太子宜臼ヲ立ツ、鄭人桓公子武公掘突ヲ立ツ。
770	平王宜臼 一	辛未	東洛邑ニ遷ル、始テ秦ニ命ジ諸侯ト爲シ、衞侯和ニ命ジ公ト爲シ、命ヲ晉侯ニ錫フ、鄭伯東鄶虢十邑ヲ取リ之ニ國ス、秦上帝ヲ西畤ニ祀ル。
769	二	壬申	魯孝公稱薨ズ、子惠公弗湦立ツ。
768	三	癸酉	

紀元前	年	干支	事項
819	九	壬午	
818	一〇	癸未	
817	一一	甲申	
816	一二	乙酉	魯侯來朝ス、其少子戲ヲ世子ト爲ス、魯武公卒ス、戲立ツ、王千畝ニ籍セズ、齊胡公ノ子厲公ヲ弑ス、齊人之ヲ誅シ、厲公ノ子赤ヲ立ツ。
815	一三	丙戌	
814	一四	丁亥	
813	一五	戊子	衞釐公薨ズ、少子武公和立ツ。
812	六	己丑	晉獻侯籍薨ズ、子穆侯費生嗣グ。
811	一七	庚寅	
810	一八	辛卯	蔡夷侯薨ズ、子釐侯所事立ツ。
809	一九	壬辰	
808	二〇	癸巳	
807	二一	甲午	魯公兄括ノ子伯御、其君懿公戲ヲ弑シテ自立ス。

紀元前	年	干支	事項
806	二二	乙未	王弟友ヲ鄭ニ封ズ。
805	二三	丙申	晉侯條ヲ伐ツ、太子仇ヲ生ム。
804	二四	丁酉	齊文公赤薨ズ、子成公脫立ツ。
803	二五	戊戌	
802	二六	己亥	晉師千畝ニ戰フ、子成師ヲ生ム。
801	二七	庚子	宋惠公覵薨ズ、子哀公立ツ。
800	二八	辛丑	宋哀公薨ズ、子戴公立ツ、楚熊狗卒ス、子熊咢立ツ。
799	二九	壬寅	
798	三〇	癸卯	
797	三一	甲辰	
796	三二	乙巳	王魯ヲ伐テ伯御ヲ誅シ、懿公ノ弟稱ヲ立ツ、是ヲ孝公ト爲ス、陳釐公薨ズ、子武公靈立ツ、曹戴伯薨ズ、子惠伯兕立ツ。
795	三三	丙午	齊成公脫薨ズ、子莊公購立ツ。
794	三四	丁未	

西暦前	年	干支	事蹟
845	三四	丙辰	秦公伯卒ス、秦仲立ツ。
814	三五	丁巳	
843	三六	戊午	西戎叛シ、犬丘大駱ノ族ヲ滅ス。
842	三七	己未	國人叛シ王ヲ襲フ、王出テ彘ニ居ル。
841	三八	庚申	王彘ニ在リ、召公周公政ヲ行フ、是ヲ共和ト曰フ、晉靖侯宜臼薨ズ、子釐侯司徒立ツ。
840	三九	辛酉	王彘ニ在リ。
839	四〇	壬戌	王彘ニ在リ。
838	四一	癸亥	蔡武侯薨ズ、子夷侯立ツ、楚熊勇卒ス、弟熊嚴立ツ、王彘ニ在リ。
837	四二	甲子	王彘ニ在リ。
836	四三	乙丑	王彘ニ在リ。
835	四四	丙寅	王彘ニ在リ、曹夷伯喜薨ズ、弟幽伯彊立ツ。
834	四五	丁卯	王彘ニ在リ。
833	四六	戊辰	王彘ニ在リ。
832	四七	己巳	王彘ニ在リ。陳幽公寧薨ズ、子釐公孝立ツ。
831	四八	庚午	王彘ニ在リ、宋釐公擧薨ズ、子惠公覸立ツ。
830	四九	辛未	王彘ニ在リ。
829	五〇	壬申	王彘ニ在リ。
828	五一	癸酉	王彘ニ崩ズ、周公召公太子靜ヲ奉ジテ位ニ卽ク、諸侯復周ヲ宗トス、楚熊嚴卒ス、子熊霜立ツ。
827	宣王靜 一	甲戌	秦仲ニ命ジテ西戎ヲ征ス、尹吉甫ニ命ジ、玁狁ヲ伐ツ、燕惠侯薨ズ、子釐侯莊立ツ。
826	二	乙亥	方叔ニ命ジ南荊蠻ヲ征ス、召虎ニ命ジ淮夷ヲ平ゲ、王親ラ徐戎ヲ征ス、魯眞公濞薨ズ、弟武公敖立ツ、曹公子蘇其君幽伯ヲ弑シテ自立ス、是ヲ戴伯ト爲ス。
825	三	丙子	齊武公壽薨ズ、子厲公無忌立ツ。
824	四	丁丑	
823	五	戊寅	晉釐侯司徒薨ズ、子獻侯籍立ツ。
822	六	己卯	秦仲西戎ヲ伐テ之ニ死ス、其子莊公ニ命ジ戎ヲ伐テ之ヲ破ル、楚熊霜卒ス、弟熊狥立ツ。
821	七	庚辰	
820	八	辛巳	王東都ニ巡狩ス。

西暦	王・年	干支	事項
	二〇	壬午	魯公酉薨ズ、弟煬公立熙ツ。
	二一	癸未	魯公茅闕門ヲ築ク。
	二六	戊子	召公薨ズ、王崩ズ、子瑕立ツ、魯公熙薨ズ、子幽公宰立ツ。
	昭王瑕 一四	壬寅	魯公子濆其君宰ヲ弑シテ自立ス、是ヲ魏公ト爲ス。
	五一	己卯	王南ニ巡狩シ、江上ニ崩ズ、子滿立ツ。
	穆王滿 三	壬午	君牙大司徒ト爲シ、伯冏ヲ太僕正ト爲ス。
	一七	丙申	王八駿馬ヲ得テ西ニ巡狩ス、徐戎叛ス、王歸リ征シテ之ニ克ツ、造父ヲ趙城ニ封ズ。
	三五	甲寅	犬戎ヲ征ス。
	五〇	己巳	甫侯ニ命ジテ甫刑ヲ作ル。
	五五	甲戌	王崩ズ、子繄扈立ツ。
	共王繄扈 三	丁丑	密ヲ滅ス。
	一二	丙戌	王崩ズ、子囏立ツ。
	懿王囏 二五	辛亥	王崩ズ、共王ノ弟辟方立ツ。
	孝王辟方 一三	甲子	非子ヲ秦ニ封ズ。
	一五	丙寅	王崩ズ、懿王ノ子燮立ツ。
	夷王燮 八	甲戌	楚子熊渠庸揚粵ヲ伐テ鄂ニ至ル。
	一六	壬午	王崩ズ、子胡立ツ、齊哀公不辰ヲ殺シ、其弟胡公靜ヲ立ツ。
	厲王胡 一九	辛丑	齊公子山其君靜ヲ弑シテ自立ス。
	二〇	壬寅	齊侯徙テ臨淄ニ治ス、宋厲公鮒祀薨ズ、子釐公擧立ツ、晉厲侯福薨ズ、子靜侯宜臼立ツ。
	二一	癸卯	秦非子卒ス、子秦侯立ツ。
	二四	丙午	陳愼公圉戎薨ズ、子幽公寧立ツ、衞頃公薨ズ、子釐侯立ツ。
	二八	庚戌	齊獻公薨ズ、子武公壽立ツ。
前 849	三〇	壬子	榮夷公ヲ卿士ト爲ス。
848	三一	癸丑	秦侯卒ス、子公伯立ツ、楚熊延卒ス、子熊勇立ツ。
847	三二	甲寅	
846	三三	乙卯	衞巫ヲシテ謗者ヲ監セシム。

年	干支	事項
一五祀	辛酉	西伯太公望ヲ渭陽ニ得タリ、西伯犬戎ヲ伐ツ。
一六祀	壬戌	西伯密須ヲ伐ツ。
一七祀	癸亥	西伯耆國ヲ敗ル。
一八祀	甲子	西伯邘ヲ伐ツ。
一九祀	乙丑	西伯崇ヲ伐ツ、豐邑ヲ作リ、徙テ之ニ都ス。
二〇祀	丙寅	西伯昌薨ズ、世子發嗣ク、是ヲ周武王ト爲ス。
三二祀	戊寅	少師比干ヲ殺シ、太師箕子ヲ囚ノ、微子之ヲ去ル。
三三祀 周武王 一三年	己卯	西伯發紂ヲ伐ツ、紂自焚シテ死ス、殷亡ブ、武王位ニ卽キ、國ヲ周ト號ス、大ニ諸侯ヲ封建ス　祀ヲ改テ年ト曰フ、伯夷叔齊餓死ス。
一四（以下年字ヲ略ス）	庚辰	都ヲ鎬ニ遷ス、王疾アリ、周公旦祖考ニ告ゲテ代ルヲ請フ、翌日瘳ユ。
一六	壬午	箕子來朝ス。
一九	乙酉	王崩ズ、子誦立ツ。
成王誦 一	丙戌	周公旦冢宰ト爲ル、周公旦召公奭ニ誥ス、伯禽ヲ魯供ト爲ス。
二	丁亥	管叔鮮等流言ス、周公東ニ居ル。
三	戊子	管叔鮮蔡叔度等武庚ヲ以テ叛ス、王周公ニ命ジ、討テ之ヲ平ゲ、微子啓ヲ宋ニ封ズ、武王少弟康叔封ヲ衞ニ封ズ。
四	己丑	王淮夷ヲ伐チ奄ヲ滅ス、周公立政ヲ作ル。
五	庚寅	殷民ヲ洛邑ニ遷ス。
六	辛卯	周官ヲ作リ禮ヲ制シ樂ヲ作ル、越裳氏來朝ス。
七	壬辰	東都ヲ洛邑ニ營シ、九鼎ヲ居ク。
八	癸巳	蔡叔ノ子胡ヲ蔡ニ封ズ。
九	甲午	弟叔虞ヲ唐ニ封ズ、後晉ト曰フ。
一一	丙申	周公無逸ヲ作ル、周公薨ズ、君陳ニ命ジ東都ヲ治ム。
一二	丁酉	巡狩ス。
三七	壬戌	王崩ズ、子釗立ツ。
康王釗 一	癸亥	豐宮ニ朝ス。
一二	甲戌	畢公居里ヲ分チ、周郊ヲ成ス、畢命ヲ作ル。
一六	戊寅	魯公伯禽薨ズ、子考公酋立ツ。

帝・祀	干支	事項
帝沃甲 二五祀	乙未	帝崩ズ、祖辛ノ子祖丁立ツ。
帝祖丁 三二祀	丁卯	帝崩ズ、沃甲ノ子南庚立ツ。
帝南庚 二五祀	壬辰	帝崩ズ、祖丁ノ子陽甲立ツ。
帝陽甲 七祀	己亥	帝崩ズ、弟盤庚立ツ。
帝盤庚 一祀	庚子	都ヲ殷ニ遷シ、國號ヲ改テ殷ト曰フ、商道復興ル。
二八祀	丁卯	帝崩ズ、弟小辛立ツ。
帝小辛 二一祀	戊子	帝崩ズ、弟小乙立ツ。
帝小乙 二六祀	甲寅	豳ノ亶父岐ニ遷リ、國ヲ改テ周ト曰フ。
二八祀	丙辰	帝崩ズ、子武丁立ツ。
帝武丁 三祀	己未	傅說ヲ得テ相ト爲ス。
三二祀	戊子	成湯ヲ祭ル日、雉アリ鼎ニ雊ク、帝政ヲ修メ德ヲ行フ、天下咸驩ブ。
五九祀	乙卯	帝崩ズ、子祖庚立ツ。
帝祖庚 七祀	壬戌	帝崩ズ、弟祖甲立ツ、
祖甲帝 二八祀	庚寅	周古公亶父薨ズ、子季歷嗣グ。
三三祀	乙未	帝崩ズ、子廩辛立ツ。
帝廩辛 六祀	辛丑	帝崩ズ、弟庚丁立ツ。
帝庚丁 二一祀	壬戌	帝崩ズ、子武乙立ツ。
帝武乙 二祀	甲子	都ヲ河北ニ遷ス。
四祀	丙寅	帝河渭ニ畋シ震死ス、子太丁立ツ。
帝太丁 三祀	己巳	帝崩ズ、子帝乙立ツ。
帝乙 七祀	丙子	周公季歷薨ズ、子昌嗣ギ西伯ト爲ル、是ヲ周文王ト爲ス。
三七祀	丙午	帝崩ズ、子辛立ツ、是ヲ紂ト爲ス。
帝辛 八祀	甲寅	有蘇氏ヲ伐テ妲己ヲ獲タリ、炮烙ノ刑ヲ作ル。
一一祀	丁巳	西伯昌ヲ羑里ニ囚フ。
一三祀	己未	西伯ヲ釋シ、弓矢鈇鉞ヲ賜ヒ、征伐ヲ專ニセシム。
一四祀	庚申	虞芮成ヲ周ニ質ス。

年	干支	事項
三五歳	丁丑	商湯嗣テ諸侯ト爲リ、始テ毫ニ居ル。
三六歳	戊寅	商湯葛ヲ征ス。
三七歳	己卯	商湯伊尹ヲ進ム。
四〇歳	壬午	伊尹復毫ニ歸ル。
四二歳	甲申	商湯ヲ夏臺ニ囚フ、既ニシテ之ヲ釋ス。
夏桀五三歳 商湯一八祀	乙未	商湯夏桀ヲ伐ツ、桀鳴條ニ走ル、遂ニ放レテ死ス、夏亡ブ、商湯位ニ毫ニ即キ國ヲ商ト號ス、歳ヲ祀ト改ム、大ニ諸侯ニ誥ゲ、伊尹仲虺ヲ相ト爲ス。
商後改殷 成湯三〇祀	丁未	成湯崩ズ、孫太甲立ツ、史記太子太丁未ダ立タズシテ卒ス、乃太子ノ弟外丙ヲ立ツ、三年崩ズ、外丙ノ弟中壬ヲ立ツ、四年崩ズ、乃太甲ヲ立ツニ作ル、誤也。
帝太甲 一祀	戊申	伊尹帝ヲ桐宮ニ居ク。
三祀	庚戌	伊尹帝ヲ奉シ毫ニ歸ス。
三三祀	庚辰	帝崩ズ、子沃丁立ツ。
帝沃丁 八祀	戊子	伊尹卒ス。
二九祀	己酉	帝崩ズ、弟太庚立ツ。
帝太庚 二五祀	甲戌	帝崩ズ、子小甲立ツ。
帝小甲 一七祀	辛卯	帝崩ズ、弟雍己立ツ。
帝雍己 一二祀	癸卯	帝崩ズ、弟太戊立ツ。
帝太戊 一祀	甲辰	伊陟ヲ以テ相ト爲シ、巫咸之ヲ佐ク、桑穀共ニ朝ニ生ズ、帝德ヲ修メ祥桑枯死ス。
三祀	丙午	諸侯畢ク朝ス。
七五祀	戊午	帝崩ズ、子仲丁立ツ。
帝仲丁 六祀	甲子	都ヲ隞ニ遷ス。
一三祀	辛未	帝崩ズ、弟外壬立ツ。
帝外壬 一五祀	丙戌	帝崩ズ、弟河亶甲立ツ。
帝河亶甲 一祀	丁亥	都ヲ相ニ遷ス。
九祀	乙未	帝崩ズ、子祖乙立ツ。
帝祖乙 九祀	甲辰	都ヲ邢ニ遷ス、巫賢ヲ以テ相ト爲ス。
一九祀	甲寅	帝崩ズ、子祖辛立ツ。
帝祖辛 一六祀	庚午	帝崩ズ、弟沃甲立ツ。

帝・年	干支	事項
四八載	癸酉	帝南巡シ蒼梧ニ崩ズ。
夏大禹 一歳	丙子	禹位ニ卽ク、國ヲ夏ト號ス。
二歳	丁丑	皐陶ヲ擧ゲ將ニ政ヲ授ケントス、而テ皐陶卒ス、其後ヲ英六ニ封ズ、益ヲ擧テ相ト爲ス。
八歳	癸未	禹會稽ニ崩ズ。
帝啓 一歳	甲申	諸侯禹ノ子啓ヲ奉ジテ位ニ卽ク。
三歳	丙戌	有扈氏ヲ伐テ之ヲ滅ス。
九歳	壬辰	王崩ズ、子太康立ツ。
帝太康 一九歳	辛亥	帝國ヲ失フ、兄弟五人歌ヲ作ル。
二九歳	辛酉	帝崩ズ、弟中康立ツ。
帝中康 一歳	壬戌	胤侯ニ命ジ六師ヲ掌ラシム。
二歳	癸亥	胤侯ニ命ジ羲和ヲ征ス。
一三歳	甲戌	帝崩ズ、子相立ツ。
帝相 二八歳	壬寅	帝崩ズ、子少康立ツ。
帝少康 六一歳	癸卯	帝崩ズ、子予立ツ。
帝予 一七歳	庚申	帝崩ズ、子槐立ツ。
帝槐 二六歳	丙戌	帝崩ズ、子芒立ツ。
帝芒 一八歳	甲辰	帝崩ズ、子泄立ツ。
帝泄 一六歳	庚申	帝崩ズ、子不降立ツ。
帝不降 五九歳	己未	帝崩ズ、弟扃立ツ。
帝扃 二一歳	庚辰	帝崩ズ、子廑立ツ。
帝廑 二一歳	辛丑	帝崩ズ、不降ノ子孔甲立ツ。
帝孔甲 三歳	甲辰	劉累ヲ以テ御龍氏ト爲ス。
三一歳	壬申	帝崩ズ、子皐立ツ。
帝皐 一一歳	癸未	帝崩ズ、子發立ツ。
帝發 一九歳	壬寅	帝崩ズ、子履癸立ツ、是ヲ桀ト爲ス。
帝履癸 二一歳	甲子	公劉豳ニ遷ル、周道此ヨリ興ル。

史記年表

皇紀	西暦	漢暦干支	事蹟
		三皇 太皞庖犧氏又作太昊伏義氏	陳ニ都ス、始テ八卦ヲ畫ス、民ニ佃漁畜牧ヲ敎フ、龍ヲ以テ官ニ紀ス、書契ヲ作ル、嫁娶ヲ制ス、琴瑟ヲ作ル。
		女媧氏	笙簧ヲ作ル、共工氏亂ヲ作シ祝融ト戰ヒ、勝タズ。
		炎帝神農氏	陳ニ都シ曲阜ニ遷ル、火ヲ以テ官ニ紀ス、初テ耒耜ヲ作リ五穀ヲ藝ウ、始テ醫藥ヲ制ス、市易ヲ爲ス。
		五帝 黃帝軒轅氏	炎帝ト戰ヒ之ニ代ル、蚩尤ヲ涿鹿ニ誅ス、雲ヲ以テ官ニ紀ス、風后等ヲ擧テ民ヲ治メシム、天下ヲ行リ、符ヲ釜山ニ合ス。
		帝顓頊高陽氏	材ヲ養ヒ地ニ任ジ、時ヲ行ヒ天ニ象ル。
		帝嚳高辛氏	
		帝堯陶唐氏 一載 甲辰	羲和ニ命ジ曆象ヲ治ム。
		二載 乙巳	閏法ヲ置ク。
		六〇載 癸卯	虞舜孝ヲ以テ聞ユ。
		六一載 甲辰	洪水アリ、鯀ニ命ジ之ヲ治メシム。

皇紀	西暦	漢暦干支	事蹟
		七〇載 癸丑	舜ヲ擧テ登庸ス、舜八元八愷ヲ擧ゲ、五典ヲ和ゲ、百揆ヲ敍ス、四凶ノ族ヲ流ス。
		七二載 乙卯	舜ニ命ジ位ヲ攝ス、鯀ヲ羽山ニ殛シ、驩兜ヲ崇山ニ放ツ、禹ニ命ジ水ヲ治メシム。
		七三載 丙辰	舜終ヲ文祖ニ受ク、七政ヲ齊ヘ羣祀ヲ擧ゲ、羣后ヲ覲ス。
		七四載 丁巳	巡守ス、共工ヲ幽州ニ流ス。
		七六載 己未	三苗ヲ三危ニ竄ス、五刑ヲ制ス。
		八〇載 癸亥	禹水ヲ治メ功ヲ成ス。
		八一載 甲子	十二州ヲ分ツ。
		一〇〇載 癸未	帝堯崩ズ。
		帝舜有虞氏 一載 丙戌	舜堯ノ喪ヲ服ス、三年始テ位ニ卽ク、十二牧ニ咨リ九官ヲ命ズ、堯ノ子朱ヲ丹ニ封ズ。
		三二載 丁巳	禹ニ命ジテ位ヲ攝ス。

本表編纂ニ付テハ、病軀殆ド執筆ニ堪ヘズ、河田羆氏ノ助力ニ成ルモノ太多シ、附記シテ以テ謝意ヲ表ス。

明治四十三年十一月

成齋識

史記年表例言

一司馬遷十表ヲ著ス、曰三代世表、黄帝ヨリ以來周共和ニ訖ル、曰十二諸侯年表、共和ヨリ孔子ノ時ニ訖ル、卽春秋ノ世ナリ、曰六國年表、春秋ノ後ヲ踵ギ、周元王ニ起リ、六國ノ時事ヲ表シ、秦二世ニ訖ル、曰秦楚之際月表、二世元年陳勝劉項兵ヲ起スニ始リ、漢五年ニ訖ル、曰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曰惠景閒侯者年表、曰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曰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而シテ第十將相名臣年表ハ本缺ク、漢褚少孫之ヲ補フ。

一司馬遷ノ表頗詳悉ナレドモ、錯雜シテ遽ニ解シ難キモノアリ、亦閒誤謬ナキニ非ズ、今資治通鑑綱目、金履祥通鑑前編、及擧要淸通鑑輯覽等ノ書ヲ參考シテ此表ヲ作リ、其大略ヲ知ラシム。

一周厲王三十年以前ハ、記載稀疎ナルヲ以テ唯其事アルノ年ヲ載セ、以後ハ年ヲ逐ウテ之ヲ記シ、以テ漢武帝天漢四年司馬遷史記ヲ作ルニ訖ル。

ヲ撰ス、其引證スル所、先儒ノ舊說多ク、核據頗浩博ナリ、史記索隱三十卷、唐司馬貞撰、貞ハ河內ノ人、開元中官、朝散大夫宏文館學士タリ、貞初メ史記ヲ崇文館學士張嘉會ニ受ク、褚少孫補書、多ク踳駁ニ傷スルヲ病シ、又裴駰集解舊ト音義アリ、年遠クシテ散佚シ、諸家音義ノ書亦傳ヲ失フヲ以テ、乃チ裴駰集解ニ因テ撰シテ此書ヲ爲ル、史記正義百三十卷、唐張守節撰、守節始末未ダ詳ナラズ、其原書自序ニ據ルニ三十卷ト爲ス、晁公武陳振孫二家ノ錄スル所二十卷ニ作ル、蓋其字ヲ標シ注ヲ別スル、亦必ズ索隱ノ如シ、以上三書原本各單行ス、明代ニ至リ、國子監本ヲ刊スル時、三書ヲ句下ニ散入シ、更ニ刪節スル所多シ、今據ル所ノ評林ハ、明萬曆間、吳興淩稚隆輯校シ、溫陵李光縉增補ス、其體裁蓋仍監本ニ據ルナリ。

今校正ニ方リ、引用スル所ノ書ハ、清方苞ノ史記注補正、王鳴盛ノ十七史商榷、錢大昕ノ二十二史攷異、趙翼ノ二十二史箚記、及ビ同治中校刊スル所ノ張文虎ノ史記札記等ナリ。

明治四十三年九月

文學博士　重野安繹識

解題

史記ハ、漢司馬遷撰、遷ノ父談、太史公ト爲リ、嘗テ史ヲ修スルノ志アリ、未ダ成ラズ、將ニ卒セントス、遷ニ託スルニ其事ヲ以テス、遷又太史公ト爲ル、先人次スル所ノ舊聞ヲ論ズ、李陵ノ禍ニ遭フニ及ビ、憤ヲ發シ、遂ニ此書ヲ著ス、黃帝ヨリ始メ漢武帝ニ至ル、凡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ニ一百三十卷ト爲ス、其中漢景帝紀、武帝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ノ十篇、未ダ成ラズ、錄アルノミ、後ニ褚少孫之ヲ補フ、少孫ハ、張守節正義ニ據ルニ、潁川ノ人、漢元帝成帝間ノ博士ト爲ス、又褚顗家傳ヲ引キ、以テ梁相褚大弟ノ孫ニシテ、宣帝ノ時博士ト爲リ、沛ニ寓居シ、大儒王式ニ事フ、故ニ先生ト號スト爲ス、二說同ジカラズ、然ルニ宣帝ノ末、成帝ノ初ヲ距ル十七八年ニ過ギズ、其相去ル亦未ダ遠カラザルナリ、篇中間又後人ノ增入スル所アリ、則散佚スル所アルノミニ非ズ、且兼テ竄易スル所アリ、然ルニ其全書ハ、則仍遷ノ原本ナリ、遷ノ事蹟ハ、卷末ノ太史公自序、及ビ漢書本傳ニ詳ナリ。

其注解ハ、史記集解百三十卷、劉宋裴駰撰、駰字ハ龍駒、河東聞喜ノ人、駰、徐廣音義粗發明アルモ、殊ニ省略ヲ恨ムヲ以テ、九經諸史、幷ニ漢書音義、及ビ衆書ノ目ヲ採リ、別ニ此書

史記列傳 上

漢文大系

東京 冨山房藏版